

第三卷

FengZhiQuanji

冯至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山水
伍子胥





冯至全集

第三卷

山水

伍子胥

本卷编者 张 恬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冯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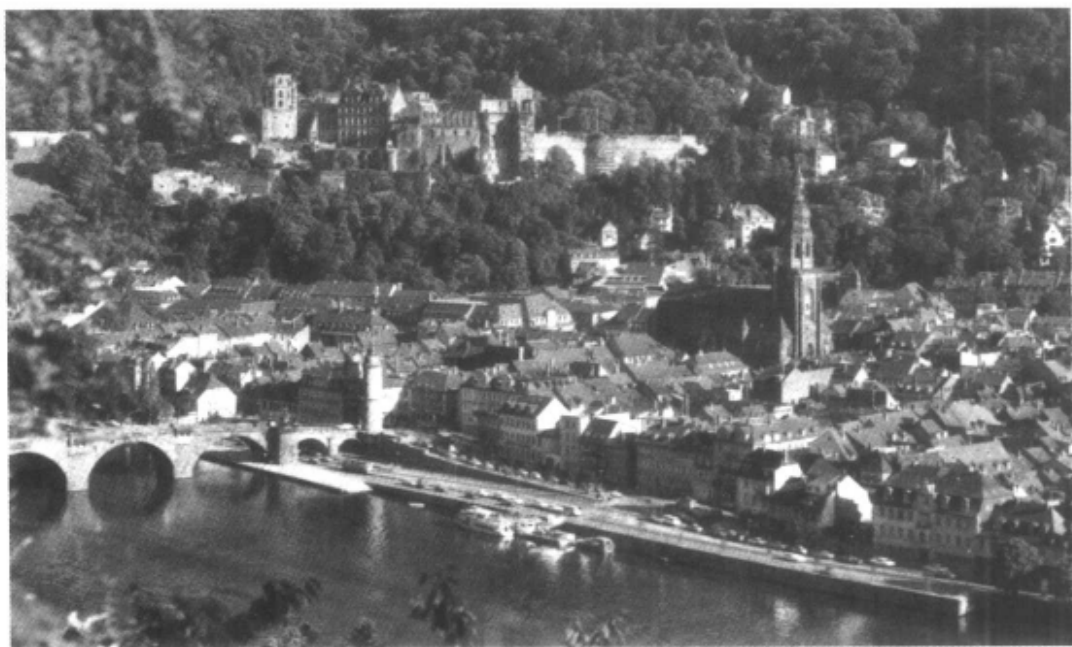
冯至在柏林郊区爱西卡卜住所(1932年)



姚可崑在海
德堡(1933年)



冯至与姚可崑在海德堡订婚时合影（1933年6月6日）



涅卡河畔的海德堡，1930年冯至到这里留学



昆明郊外的“林场茅屋”，在这里冯至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有分量的几部著作



1951年沈均儒（前排左二）、冯至（前排左一）等人参观魏玛歌德博物馆的歌德工作室

说 明

本卷收入散文集《山水》、散文集《东欧杂记》、二三十年代以散文为主的集外文章、小说《伍子胥》和 20 年代以来所写的未曾编集的历史故事与儿童故事，以及 50 年代初期所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张明山和反围盘》。

本卷注释除标明者外，均为编者注。

FT-P2 / 15

目 录

山 水

重印《山水》前言·····	(3)
C 君的来访·····	(5)
蒙古的歌·····	(9)
赤塔以西	
——一段通信·····	(13)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18)
两句诗·····	(23)
怀爱西卡卜·····	(25)
罗迦诺的乡村·····	(31)
在赣江上·····	(37)
一棵老树·····	(41)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46)

人的高歌·····	(51)
山村的墓碣·····	(57)
动物园·····	(60)
忆平乐·····	(67)
后记·····	(71)

东欧杂记

莫斯科·····	(77)
在斯大林时代里·····	(83)
加利阿山顶与玛利亚浴场·····	(89)
一部电影与一出歌剧·····	(94)
“五一”前夕在德累斯顿·····	(99)
青年与新生·····	(105)
波茨坦记游·····	(111)
“黑暗的窟窿”·····	(117)
马铃薯甲虫与蜜橘·····	(122)
爱情诗与战斗诗·····	(127)
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	(133)
新中国在东欧·····	(139)
《东欧杂记》后记·····	(145)

集外文章

质铺门前·····	(151)
交织·····	(157)

狰狞·····	(162)
蝉与晚祷 (Abendlaeuten) ·····	(165)
通信·····	(169)
好花开放在最寂寞的园里·····	(170)
梦及梦之前后	
——与羨季哥的一封信 ·····	(173)
历下通讯·····	(178)
读《春的歌集》·····	(181)
故园	
——读 Th. Storm 的诗 ·····	(185)
从深谷里·····	(193)
秋暮·····	(195)
记克莱思特 (H. Kleist) 的死 ·····	(201)
夜巷的三部曲	
——呈在一位死者的墓前 ·····	(210)
Petőfi Sándor ·····	(218)
火·····	(234)
乌鸦	
——寄给 M 弟 ·····	(245)
Cassiopeia ·····	(256)
望·····	(271)
H 先生 ·····	(283)
“北上杂笔” ·····	(293)
沉钟社启事·····	(302)
拜访·····	(304)
祈祷·····	(309)

旅行·····	(311)
雪夜(灯下幻想)·····	(315)
一九二九	
——岁暮客话·····	(319)
鸦片·····	(322)
黄昏·····	(328)
西郊遇雨记	
——寄给废名·····	(333)
若子死了·····	(339)
《逸如》序·····	(343)
老屋·····	(347)
父亲的生日·····	(350)
礼拜日的黄昏：一·····	(355)
礼拜日的黄昏：二 智慧与颓唐·····	(359)
礼拜日的黄昏：三 异乡·····	(363)

伍 子 胥

城父·····	(369)
林泽·····	(375)
洧滨·····	(382)
宛丘·····	(389)
昭关·····	(397)
江上·····	(403)
溧水·····	(408)
延陵·····	(413)

吴市·····	(417)
后记·····	(425)

历史故事与儿童故事

仲尼之将丧·····	(431)
伯牛有疾·····	(439)
两个姑母	
——《杜甫传》副产品之一·····	(445)
公孙大娘	
——《杜甫传》副产品之二·····	(448)
白发生黑丝	
——《杜甫传》副产品之三·····	(454)
向儿童说我童年的故事（一）	
彩色的鸟·····	(467)
向儿童说我童年的故事（二）	
表里的生物·····	(470)
向儿童说我童年的故事（三）	
猫儿眼·····	(473)

张明山和反围盘

痛苦的日子·····	(477)
鞍山解放了·····	(480)
小型轧钢厂·····	(482)
想到“反围盘”·····	(484)

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486)
苦心钻研·····	(488)
塑造模型·····	(490)
得到新的启发·····	(492)
领导上的大力支持·····	(494)
试验成功了·····	(498)
见到毛主席·····	(502)
小型厂的新面貌·····	(504)
全鞍钢向小型厂学习·····	(506)
劳动竞赛的新方向·····	(507)
后记·····	(511)

山

水

《山水》1943年9月由重庆国民出版社出版，收自1930年至1944年写的散文十篇；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收入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9集），增加《山村基碣》、《动物园》、《忆平乐》三篇及《后记》；1989年3月编入张锺主编的《大雁经典大系》，由台湾大雁书店重印，又增加了《C君的来访》一篇及《重印〈山水〉前言》，共收散文、前言、后记十六篇。现根据大雁书店版所收内容编入本卷。

1955年出版的《冯至诗文选集》选用了《赤塔以西》、《在赣江上》、《忆平乐》三篇；1985年出版的《冯至选集》除《蒙古的歌》、《两句诗》外，选用了其他各篇。

本集中的一些文章曾多次被编入坊间各种版本。

重印《山水》前言*

活得长久，人们说是一种幸福，在我看来，其中有幸也有不幸。幸，是还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多见一些世面，多增一些知识，多听一些过去所未闻，想也没有想到的事物，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致使人间的时空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不幸的是，看到不少中青年时代哀乐与共的朋友相继与世长辞，伤逝之情，难以遏止，再回顾自己从前写的东西跟今天的感情思想距离越来越远，而对于当前各种观念的变化，限于体力的衰退，不能深入体验，也只有从远处听听而已。“悟以往之不谏”，却

* 本文系为台湾大雁书店 1989 年 3 月重印《山水》（收入张锴主编的《大雁经典大系》）所写的前言，1988 年 9 月 24 日写于北京，后收入《文坛边缘随笔》。此据台湾大雁书店版编入。

无力“知来者之可追”，这可能是老年人常有的处境。

如今德国有些青年人说，他们跟歌德的距离比歌德跟荷马的距离还远。那么，现在的读者若是读了我在30、40年代写的收入《山水》里的十几篇散文，会不会说，他们跟《山水》的距离比《山水》跟明代小品文的距离还远呢？

张锴先生来信说，想在台湾重印《山水》，征求我的意见，我最初是有些迟疑的。经过几番踌躇，我还是同意了。人的观念可以改变，思想感情可以改变，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文章却是不能改变的客观存在。在当年战火连天、生活极端艰苦的岁月里，我在其他的创作与研究之外，星星点点地写了少许朴素的散文，作为一段平凡的心灵记录，也不无历史性的意义。读者对于这本小册子，或许会感到生疏，甚至像我前边说的“想也没有想到的”那样——不过，我前边说的“想也没有想到的”是新的事物，而今天《山水》读者“想也没有想到的”却是属于往日了。承蒙张锴先生厚意，重印《山水》，恰似重阳过后送来一盆菊花，但愿花的色香没有褪尽，不至于像苏东坡在诗和词里一再感叹的“明日黄花蝶也愁”。

C 君的来访 *

眼看着暑假又要过去一半，不禁想起去年此际的 C 君来访了。

C 君是我中学的同学，在同学中仅仅剩下的一个惟一的朋友。六七年来他忘不了我，隔两三个月总有一封信寄来，述说他的生活并问及我的近况。后来竟接到他从南京天文台上来信，说是要利用暑假之便重访这久经阔别的故都；并没有什么事务，只是想减轻一些情感上的负担。——不单是这封信上，过去他也时常这样说：在那座古老的城圈里从儿时直到青年期的种种的痕迹想起来是怎样地亲切，是怎样地比外边的任何事物都要亲切呀。

同时，我也不能安宁了。我怎样去接待这位经过长久别离的老友呢？他还是十几岁时彼此什么话都说的中学同学吗？可是成了一个生疏的青年的天文学者？——无论怎样，我需要见

* 本文写于 1930 年 7 月，原载 1930 年 7 月 28 日《骆驼草》周刊，第 12 期，后收入《冯至选集》第 2 卷及 1989 年 3 月台湾大雁书店出版的《山水》。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他面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就是夜里都有时从梦见C君的梦里醒来，终于盼到C君说是要到我的学校里来访我的那一天了。我在院中树阴下走来走去，顺着二门往外一望，心想C君不久就会从这里出现，——那费人寻思的C君，他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数年来我们好像都分头走着两条各不相谋的黑暗小道，虽说中途也有时略通消息，但其中所经过的隐微是彼此谁也不能深知的。今天想不到我们竟会相遇了。

我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当我最后叫一声他的名字，握住他的手的时候。

“你更高了。”这是他见我面时的第一句话。这使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心中欢喜。

走进屋里，他把我的一丈立方的小屋端详了一番，坐下说：

“北平的生活真是清静，就是你的小屋也好像是很舒适呢。”

“夜里耗子过于搅扰了。”

“比人总该好得多吧。”他从裤袋里取出一枝烟来，我看着他吸烟的神情，我相信这位老朋友是有了一些“哲学”了。

“C，你几时吸上了烟？”

“同酒是一个时候。在秦淮河畔喝醉了酒，夜里被一辆洋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颠簸簸地拉回到天文台，那是常有的事。”

C君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青年时却是很寂寞地过着。我陡然想起佐藤春夫的某一篇文章：“离开了示巴女王的某君不是躲在楼上仰观星宿吗？”^①

“朋友，你的话说得我怪是凄凉的。但一转想，我也觉得现

^① 佐藤春夫：《黄昏的人》，周作人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第340页，1923。

在人生的惟一妙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上穷碧落是研究天文，下黄泉是弄地质。这两件事都同‘人’不大发生关系，你整天在自己的小世界内挖一挖龙的骨头，或是拿望远镜望一望天上的星宿，那是不会有人管你的，你也落得把生命在一种近乎奇险的生活里消磨掉。我真羡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科学家，我只恨我当初不该多念了几本文学书，满脑子里装了些空疏的概念，处处不能忘情，弄得尾大难掉，拖泥带水，想找一座清静的天文台看一看空中的奇象是不可能了。”

“我们的天文台又何尝是你所想像的那样美好呢，至今还没有一架仪器哩。”

C 君说完这句话，似乎觉得我这小屋也不很舒适了，站起来说：“一同到公园里去走一走吧。”

走到公园里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把他的眼光注射在公园里的种种上面，不知从那上边温习了旧，可还是发现了新。他不住地吸烟，口角之间表露出辛尼克^①的微笑，他说：

“如今我们都能安安详详地坐在这里吸烟喝茶，谈些闲天，总算是有了‘进步’了。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中学时候对于一切是怎样地矫枉过直。出门因为不肯坐人力车总是步行，谈话时除了学术上或是社会上的问题外从来不知什么是谈天，公园一年未必来上几回；我从前对于旧礼俗的反抗曾经使全体的亲友目为败子，——如今呢，我这次回来，他们却都同样地欢迎我，赞美我，说我比从前‘进步’了。说真的，我也实在比从前‘进步’了，烟也吸上了，酒也喝上了，从前无论如何也不肯去做的事如今先是委曲求全、后是司空见惯地也都做过了，朋

^① 辛尼克，即英语 cynical（调刺的）音译。

友，你说，我是‘进步’了吧？从他们的口中赢得了‘进步’两个字，这真是我此次北来的意外收获。至于我这次的目的，却不在此。我是太想念北平了，我想同它再见一次面，为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至于什么故宫啊、汤山啊、八达岭啊，我都没到过，我这次也想郑重地拜访一番。作一个总结束，再来就不知是何年何日了。”

C君还不到三十岁，怎么就有了这样的心情呢。我把话岔开，我说：

“你看，月亮升上来了，风怪凉的，我们一同喝杯啤酒吧。”

第二天，我们就分开了，各人的黑暗的小路还不得不继续着去走吧。眼看又是一年，自己是怎样走的都不能认识清楚，C君的我当然更是茫然了。只想起他那次的来访像是一幅淡色的画，一首低音的歌，在我的夏季时吹来了一缕秋风。

蒙古的歌*

“蒙古是一个野兽，是无愉快的。石头是野兽，河水是野兽，就是那蝴蝶也想来咬人。”在一篇苏联的短篇小说里这样写着，读起来像是一首歌，一首惟一的蒙古的歌，正如古时鲜卑民族所唱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幻想在陌生的地方盘桓着。小学时候读地理，总以为青海是一片青色的死海，而蒙古只有黄色的旷野的荒沙。后来又听先生讲到沙漠上的幻洲，那的确很有趣味，不可不遭逢一次，骑着马或是骆驼，缠头，身披黄色的、红色的袍，手持长杖，这种憧憬不知怎么又转移到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了。只可惜，经验与年岁俱增，自己的世界反倒日见狭窄。抱定志愿说是要到南北冰洋去探险的那样的童心，等到中学毕业时已经做梦都梦不起来了。正在那时，遇见一位会说蒙古话的朋友，引起我的好奇心，蒙古有什么故事传说之类的东西吗？他大约知道的也不多，说是有，但内容很简单。我自然不能满意他这抽象的回答，

* 本文1930年写于北平，原载1930年6月16日《骆驼草》周刊，第6期。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又问有诗歌没有，他只微微地笑了一笑，话题却说到蒙古人的生活上去了。——自此以后，我脑里所萦回的，也无非是些眼前切身的事，而所谓戈壁上的蒙古人会不会对着天空的幻洲唱出歌来的问题，再也无心想起了。虽然班禅喇嘛曾来北京，同时中山先生正住协和医院，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南北池子的大街上对将来抱着无穷希望的青年和求班禅喇嘛摩顶祈福的蒙古人骤然同样地膨胀起来，但他们却泾渭分流，彼此从不曾互相注意过。后来又有某博上的蒙古旅行，也曾使我有一度的神往，但不过只是一度而已。

可是后来偶然在一个晚餐席上我却听见蒙古的歌了。那是在H埠，我在一本诗里写过的，阴沉的H埠。地近寒带，冬天的路上结着很厚的冰，许多不大熟识的人聚在一家饭店里；我当时好像患着怀乡病，溜在中间，并不曾沉入人群的狂欢，只不缓不快地掰香蕉，喝酒，吃菜，在我低着头的面前时时涌现出一个圆圈里的境界。圆圈外笑语同筷子正在一样地纷乱着，忽然桌子一拍，含笑的主人立起来了：今晚不是容易的事，大家会在一起。席上的客人有的来自贝加尔湖畔，有的鸭绿江的那边，还有富士山，就是我们本国的也不都是一省。明天说不定就人各一方。说到这里他举起酒杯，接续着说，请大家留个纪念在今晚的席上。

片时的静默。一个活泼的东洋人首先起立了，唱的据说是他的国歌。随后是广东戏，昆曲，还有伴着胡琴的皮簧，在你谦我让的中间，一个矮而胖的俄国人说话了，用纯熟的中国语：

“诸位！这里，关于俄国的歌，大家一定听得很不少了，在街上，在公园，在咖啡店。我今晚要唱一首异乡的歌，愿得主人的允许。”

大家都很惊讶，是什么呢？

“蒙古歌。”

出乎意外，一片鼓掌的声音。

不过是新鲜罢了，意义也不懂，声音也很沉闷，比起《四郎探母》、《空城计》来，太不能使听众陶醉了。但都很注意地听，不过是新鲜罢了。

催眠歌似的，没有抑扬高下，使人如置身于黄土的路上，看不见山，看不见水，看不见树木，只有过了一程又一程的黄土。是的，在这歌里，霞都不会红，天也不会青，——是一个迟钝的人在叙说他迟钝的身世。歌中自然也有转折，无论往哪边转也转不出它那昏黄的天地。

唱歌人的态度却是严肃的。

这样的歌，在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境界里，似乎太不生色了。但如果是白日无光，冷风凄凄地吹着的下午，从一个孤孤单单的帐篷里发出来这个声音，也未必不相称吧。——什么事都是因缘，谁想得到呢，这沙漠里的一朵灰色的花，向来不大有人采摘的，也会有今日飘落在光明的电灯光下，洁白的桌布上面，而它的声浪吻着两旁陈列着的西方的雕像。

唱歌的人态度始终是很严肃的。

席散后，我却没有放松这位唱蒙古歌的俄国人。我们在披外套的时候，我请求他，能够一起出去散一散步吗？他说可以，我们便从这热腾腾的屋里走出来了。我们到了清冷的夜的空气中，感谢的很呢，使我今天听见了这个奇怪的歌。他说并不奇怪，他的故乡是恰克图，同蒙古人做买卖的他的同乡们差不多都会唱这样的歌。

“但是，什么意义呢？”

“意义是很悲哀的，他们的马死了，他们在荒原里埋葬这匹马，围着死马哭泣：老人说，亲爱的儿子，你不等我你就死去了；壮年说，弟弟呀你再也不同我一起打猎了；小孩子叫声叔叔，几时才能驮我上库伦呢；最后来了一个妙龄的女子，她哭它像是哭她的爱人。”

“就意义说，这是一首很好的哀歌呀，真想不到他们也有这样好的歌。但是声调怎么这样沉闷呢？我只觉得蒙古是一个野兽，无愉快的。就是蝴蝶也想咬人呢。像你们的一位作家所说的一样。”

俄国人似乎是在笑我幼稚，他说：

“那不过是片面的观察罢了。什么地方没有好的歌呢。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少男少女的心呀。不过我们文明人总爱用感情来传染人，像一种病似的。至于那鲁钝而又朴质的蒙古人，他们把他们的爱情与悲哀害羞似地紧紧地抱着，从生抱到死，我们是不大容易了解，不大容易发现的。”

夜里非常冷，我们并不很和谐地在街上走着。他的话我也不愿意加以可否，一直走到江滨，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久我就离开了 H 埠，那夜的俄国人，那夜的蒙古歌，似乎早已忘记，两年后的今日，偶然读到一篇讲蒙古故事的短文，不觉又萦绕心臆了。

赤塔以西*

——一段通信

夜二时。

一片声音，是赤塔的车站。

赤塔，是一个宏壮的名字。虽说是译音，却使人觉得像是一座赤色的塔，高高地耸立在西伯利亚的原野，风的，雪的，夜的中间。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下车去，瞻仰瞻仰这想像中的名城——至少在现代的历史上它也抵得住一个小的莫斯科了。

只能看见的是在西伯利亚难于看见的窗外辉煌的灯光。

只能听到的是在中国难于听到的，仿佛是在苏联所特有的声音：严肃，沉重，艰苦……

这样过了二十分钟，车开了。

天明醒来，窗外已经不是昨天。昨天由满洲里走入苏境，只有一望无边的荒草：没有田，没有人家，没有坟墓；沿着铁路几条电线在那儿冷冷清清地传布着人间热闹的消息，剩下的只

* 本文1930年9月12日写于西伯利亚车中，原载1930年11月20日《华北日报副刊》，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已经不是昨天。白杨、赤杨、榆树、各样松柏一类的长青树，有的很高，有的小学生一般排成队依附在大树的旁边。血红的，阴绿的，焦黄的，色彩斑斓的叶子，没有风也是响着，飞舞着。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鲜艳了，停车坐爱枫林晚，在这里车却无须停，因为这伟大的，很少经人道破的，美丽的树林是一望无有边涯的。

走下床来，遇见车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见面，不知怎么就有如世代的旧邻了。隔壁的德国牧师第一句的“早晨好”，听着就好像十分耳熟。一个苏联的大学生也含笑用德国话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德国。“读书吗？”“是的。”“学什么呢？”“学文学和哲学。”——大学生听了这句话，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兴奋了，“学哲学？哲学，应该到我们的国里来学，我国里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

他不提柏拉图，不提康德，而认为列宁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听着有些愕然，但同时又仿佛感到一个新的世界观正在开始。静默了片刻，他也好像看出我的愕然，面貌变为谦虚，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的哲学，文学，都还年轻，尤其是工业。但是我们要工作。”他用手指着一幅贴在车上的宣传画，说，“你看，这个大人脚底下许多东西都破坏了，这都是外国货，我们不要；你看这个人手中捧的是什么——是机械，我们只要外国的机械。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了，我们只要用外国的机械制造我们的国货。许多外国的学者，技师，我们都出重价请他们来，我们自己吃黑面包，给他们白面包，我们穿破衣裳，他们穿好

衣裳——但是，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时大学生的母亲立在一旁望着她的儿子，很满意地笑着。

这时牧师望着窗外久已没有钟声了的礼拜堂，向我们另外一个旅伴发着感慨：“十九年前，我也从西伯利亚走过，绝不是现在这样荒凉，那时沿路都有卖东西的，车站上也很洁净。现在呢，一个鸡蛋要三十戈比，合中国钱六角。你看，这些小孩子，见人就知道要香烟，用两根手指在嘴唇上比着，多么卑下！”

母亲的手中拿着一卷杂志一类的东西，大学生孩子似地从她手中抢来，给我看，“这是我母亲正在读的一本小说，Erberg写的，作者在中国住过，里边写的是贵国的一位共产党员彭湃的故事，——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听到过这个名字——里边写的是什么呢？”

“里边有一段说中国的一个将军有八个太太，真吗？”

我还没有回答，他接着说下去：

“贵国还在内战吗？你是哪一党？贵国革命有多少年了？1911？——我们是1917，我们现在要好好地建设了，我们现在很苦，可是将来要同美国比赛比赛呢。不过我们的朋友还是中国，我们是要携手的。今年的长沙——”

牧师特别锐敏地听到“长沙”两个字，他插嘴了，我渐渐退出来，处在旁听的位置。

牧师说：“长沙，你不要提长沙了，我在那里住过十九年，我才从长沙来。共产党除了杀人放火外，没有一点爱。”

大学生微笑着，“战争是特殊的情形，你们德国人在法国又何尝不如此呢。——你念过列宁的书吗？你如果念过他的书，我管保你不替基督说教了。”

“基督教我们爱，不教我们恨。我们牧师有什么坏呢？我们

不饮酒，不吸烟，我们省下钱周济穷苦的人。”

“我们是教穷苦的人也能够饮酒，吸烟，而不受人周济。”

谈话止于此。午饭的时刻到了。

饭后一觉醒来，日已西斜，人人都倚着车窗，我在期待着贝加尔湖。

牧师的儿女们跑来跑去。每到一站牧师太太就说这样的话：“看这街道，看这房子，有多么脏啊；车站上怎么有这么多女子作工呢，俄国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拉住了一个小孩子，我问他许多话。他说：他们住在长沙，住在很好的房子里，七个仆人，四条狗，他姊姊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这次是爸爸送他们回国。我说，你们都是兄弟姊妹吗？“不都是，史密特不是。”他把另一个男孩子指给我。

“你的父母呢？”我拉过史密特的小手。

他歪着头待了许久。“爸爸——，长——沙——；妈——妈——，汉口——。”

“你为什么回德国呢？”

他只是歪着头。

“你离父母时，哭了吗？”

他只是歪着头。

牧师含笑走来了。“这些孩子们，我把他们送回德国去，送到福音堂的教养院里，我就不再管他们了。”

“还回中国吗？”

“还回中国，同我的太太，在3月后。”

“孩子们呢？”

“放在教养院里。”

总是笑着的牧师的脸上现在有些黯然了。“先生，这是怎样

一个时代呀，今年夏天的长沙，你在报纸上也读到了吧？将来的世界还要大乱，人们更要受苦，共产党和资本家更要争斗，我把孩子们安排好，我们信上帝的人就有福了。”

“怎么？”

“先进天堂。”

我几乎要打一个冷战。小孩子这时嚷起来了：“真好看！真好看！”

原来黄昏已近，贝加尔湖在我们面前了。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修道院楼上的窗子总是关闭着。但是有一天例外，其中的一只窗子开了。窗内现出一个少女。

巴黎在那时就是世界的名城：学术的讲演，市场的争逐，政治的会议……从早到晚，没有停息。这个少女在窗边，只是微笑着，宁静地低着头，看那广漠的人间；她不知下边为什么这样繁华。她正如百年才开一次的奇花，她不知道在这百年内年年开落的桃李们做了些什么匆忙的事。

这时从热闹场中走出一个人来，他正在想为神做一件工作。他想雕一个天使，放在礼拜堂里的神的身边。他曾经悬想过，天使是应该雕成什么模样——他想，天使是从没有离开过神的国土，不像人们已经被神逐出了乐园，又千方百计地想往神那里走去。天使不但不懂得人间的机巧同悲苦，就是所谓快乐，他也无从体验。雪白的衣裳，轻软的双翅，能够代表天使吗？那不过是天使的装饰罢了，不能表示天使的本质。他想来想去，最

* 本文1932年9月2日写于柏林，原载1932年10月15日《沉钟》半月刊，第13期。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重要的还是天使的面庞。没有苦乐的表情，只洋溢着一种超凡的微笑，同时又像是人间一切的升华。这微笑是鹅毛一般轻。而它所包含的又比整个的世界还重——世界在他的微笑中变得轻而又轻了。但它又不是冷冷地毫不关情，人人都能从它那里懂得一点事物，无论是关于生，或是关于死……

但他只是抽象地想，他并不能把他的想像捉住。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一个模型呢？他见过许多少年少女：有的是在笑，笑得那样痴呆，有的哭，哭得又那样失态。他最初还能发现些有几分合乎他的理想的面容，但后来越找越不能满足，成绩反倒随着时日消减；归终是任何人的面貌，都禁不住他的凝视，不几分钟便显出来一些丑恶。

难道天使就雕不成了吗？

正在这般疑惑的时候他走过修道院，看见了这少女的微笑。不是悲，不是喜，而是超乎悲喜的无边的永久的微笑，笑纹里没有她祖母们的偏私，没有她祖父们的粗暴，没有她兄弟姊妹们的嫉妒。它像是什么都了解，而万物在它的笼罩之下，又像是不值得被它了解。——这该是天使的微笑了，雕刻家心里想。

第二天他就把这天使的微笑引到了人间。

他在巴黎一条最清静的巷中布置了一座小小的工作室，像是从树林中摘来一朵奇花，他在这里边隐藏了这少女的微笑。

在这清静的工作室中，很少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走来。外边纷扰的人间是同他们隔离了万里远呢，还是把他们紧紧地包围，像是四围黑暗的山石包住了一块美玉？他自己是无从解答的。至于她，她更不知她置身在什么地方。她只是供他端详，供他寻思，供他轻轻地抚摸她的微笑，让他沉在这微笑的当中，她觉得这是她在修道院时所不曾得到过的一种幸福。

他搜集起最香的木材，最脂腻的石块。他想，等到明年复活节，一片钟声里，这些无语的木石便都会变成生动的天使。经过长时间心灵上的预备，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工作。他怀里充满了虔敬的心，不敢有一点敷衍，不敢有一点粗率。他是这样欢喜，觉得任何一块石一块木的当中都含有那天使的微笑，只要他慢慢地刻下去，那微笑便不难实现。有时他却又感到，微笑是肥皂泡一般地薄，而他的手力太粗，刀斧太钝，万一他不留心，它便会消散。

至于微笑的本身，无论是日光下，或是月光中，永久洋溢在少女的面上。怎样才能把它引渡到他为神所从事的工作上呢？想来好像容易，做起来却又艰难。

他所雕出的面庞没有一个使他满意。最初他过于小心了，雕出来的微笑含着几分柔弱，等到他略一用力，面容又变成凛然，有时竟成为人间的冷笑。他渐渐觉得不应该过于小心，只要态度虔诚，便不妨放开胆子做去。但结果所雕出的：幼稚的儿童的笑容也有，朦胧的情人的微笑也有……天使的微笑呢，越雕越远了。

一整冬外边是风风雨雨地过着，而工作室里的人却不分日夜地同这些木材石块战斗。

少女永久坦白地坐在他的面前——他面前的少女却一天比一天神秘，他看她像是在云雾中，虹桥上，只能翘望，不能把住。同时他的心里又充满了疑猜：不知她是人，是神，还就是天使的本身？如果是人，她的微笑怎么就不含有人所应有的分子呢？他这样想时，这天他所雕出的微笑，竟成为娼妇的微笑了……

冬天过去，复活节不久就在面前。他的工作呢：各样的笑，

都已雕成，而天使的微笑却只留在少女的面上。等到他雕出娼妇的微笑时，他十分沮丧：他看他是一个没有根缘的人，不配从事于这个工作。——寒冷的春晚，他把少女抛在工作室中，无聊地跑到外边去了。少女一人坐在家中，她的微笑并没有敛去。

他半夜回来，醉了的样子像是一个疯人，他把他所雕的一切一件件地毁去，随后他便昏昏地倒在床上。少女不懂得这是什么事情，只觉得这里已经没有她的幸福。她不由自主地走出房中，穿过静寂的小巷，她立在赛纳河的一座桥上。

彻夜的歌舞还没有消歇，两岸弹着哀凉的琴调。她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她一点儿也听不习惯。她想躲避这种声音，又不知向什么地方躲去。她知道，修道院的门是永久地关闭着；她出来时外边有人迎接，她现在回去，里面却不会有人等候。工作室里的雕刻家又那样怕人，她再也不想同他相见，她只看见河里的星影灯光是一片美丽的世界，水不断地流，而它们却动也不动，只在温柔的水中向她眨眼，向她招手，向她微笑。她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欢迎，她一步步从桥上走到岸边，从岸边走到水中……带着她永久的微笑。

雕刻家一晚的梦境是异样地荒凉。第二天醒来，炉灰早已寒冷。屋中除却毁去的石块木块外，一切的微笑都已不见。

他走到外边穿遍了巴黎的小巷。他明知在这些地方不能寻到她。而他也怕同她见面，但他只是拚命地寻找，在女孩，少女，娼妓的中间。

复活节的钟声过了，一切都是徒然……

一天他偶然走过市场，见一家商店悬着一副“死面具”。他看着，他不能走开。

店员走过来，说：“先生想买吗？”

他摇了摇头。店员继续着说：

“这是今年初春赛纳河畔溺死的一个无名的少女。因为面貌不改生态，而口角眉目间含着一缕微笑，所以好事的人用蜡铸出这幅面具。价钱很便宜，比不上那些名人的——”

雕刻家没有等到店员说完，他便很惊慌地向不可知的地方走去了。

这段故事，到这里就算终了。如今那副死面具早已失落，而它的复制却传遍了许多欧洲的城市。带着永久的无边的微笑好像在向我们谈讲着死的三昧。

两 句 诗 *

常常夹着一本书，到山里去散步。散步而夹着一本书，是一种矛盾。因为若是把心沉在书里，势必把四围的风景都忘却；若是不能不望一望眼前的树木以及远方的原野，书，就往往难以聚精会神地读下去。有时我想，我要坐在那条有最美的远景的石凳上读一读《纯理性评判》，体验体验自然的美景，与人的纯理性是否能够在一种境界内融会起来。但是《纯理性评判》始终不曾带到那里去读，一天却在一条林径里读到两句诗，那是贾岛的名句：

独行潭底影
数息树边身

这样的境界，怕只有尝透山林里的清寂的人才会感得到。当时我深深觉得，里边写着这两句诗的那薄薄的一本线装书已经化成自然里的一草一木，这次我把它带出来，不是一件多余的

* 本文1935年写于海岱山，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事了。

近代欧洲的诗人们，有好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歌咏古希腊的 Narcissus^①，一个青年在水边是怎样顾盼水里的他自己的反影。中国古人常常提到明心见性，这里这个独行人把影子映在明澈的潭水里，绝不像是对着死板板的镜子端详自己的面貌，而是在活泼泼的水中看见自己的心性。——至于自己把身体靠在树干上，正如蝴蝶落在花上，蝶的生命与花的色香互相融会起来一般，人身和树身好像不能分开了。我们从我们全身血液的循环会感到树是怎样从地下摄取养分，输送到枝枝叶叶，甚至仿佛输送到我们的血液里。（里尔克有一篇散文，他写到在他靠着树时，树的精神怎样传入他的身体内的体验。）这不是与自然的化合，而是把自己安排在一个和自然声息相通的处所。

这两句诗写尽了在无人的自然里独行人的无限的境界，同时也似乎道破了自然和人最深的接融的那一点，这只有像贾岛那样参透了山林的寂静的人才凝练得出来，无怪乎他在这两句的下边要自下注解了：

二句三年得
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
归卧故山秋

① 即纳克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自爱狂。

怀爱西卡卜*

1933年，德国的国社党获得政权不久，我在复活节后的一天早晨离开了那和平幽静的爱西卡卜村。

爱西卡卜是柏林郊外的一块小住宅区，我于4月迁入，4月搬出，整整住了一年。当我临行时，我想，这一年的居停，在我生命的途上，好似误了一班火车，和一座生疏恬淡的野站结下一段因缘，但是下列的火车终于驶来，我也就不能不登上郁闷的旅途：别时恋恋难舍，此后恐怕也难有再见的机会。

柏林的四郊是健康的松林，爱西卡卜就是从西郊的松林中挖出来的一块空地。粉白色矮矮的楼房，红沙铺成的道路，房前房后都种遍朴素的花草：我每逢从那沉重阴暗的柏林市中心乘车出来，在这里下了车，身心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舒适。

城市和人一样，要慢慢地生长；生长太快了，就未免有些地方不实在。柏林的发展，在19世纪后半叶帝政时代，过于迅速，所以它比起巴黎和伦敦来，每每给人以空虚和夸大的印象。

* 本文1937年写于吴淞，原载《西风》杂志，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严肃而呆板，庞大而没有风格，这在它街旁假古典式的建筑上最为显著。——欧战后的德国是一个最自由的国家，有一部分新鲜的人，担受不起柏林市容上那种陈旧冷酷的面孔，于是纷纷跑到郊外，建筑起新的建筑，幽静，舒适，近乎人情。这种心情，有些地方，很像昔日的人们为了寻找自由，脱离欧洲旧日的社会，航海奔向新大陆的样子。因此柏林的郊外在短时间内新添了无数雅致而朴素的住宅。

爱西卡卜的住民多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革命后是最有势力的一个政党。那时人们身受战争的创伤太深，都只好在理想里过活，觉得往后再也不会有战争，全人类都是兄弟。这些党人抱着一种新的世界眼光，梦想永久的和平，待人和善，遇事也就多所妥协。可是无论心怎样仁，理想怎样高，却无法去制止一个随着世界经济恐慌而来的客人——失业。人人的身后都渐渐感到一种饥饿的威胁，于是这宽容而和缓的政党在铁一般冷酷的事实面前便一天一天地削弱下去，同时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的党——共产党和国社党——便日日膨胀了。可是在爱西卡卜村住民的屋顶上，直到我离开那里为止，还没有看见飘扬过卐字旗。他们的政治着着失败了，待人却依然是那样坦白，和蔼……

我的房东太太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妇人。她爱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爱她，但是他们离了婚。离婚的原因自然是为了一个女性的第三者闯入他们的家庭，然而男的和第三者也没有结婚的希望，只是自己觉得爱上了别人，对自己的妻不起，不能和她同居了，独自在柏林市内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子住着。女的也就匀出几间房，租给客人，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依靠房租过活。逢节逢年，男的还不断回来看望他的妻子。一到这

里，望着窗外的树林便叹息着说：

“这里住着，是多么健康舒适呀！”

说完了，总是两人相对，怅然许久，无话可说。

房东太太常常把她丈夫的这句话向我重述一遍，同时发出疑问：“谁让他不能在这里呢？”随后就委委婉婉地叙述他们两人的过去，最后的结束是：“我们的故事，是一部长篇小说，两下里无可奈何的心情，是怎么也不能解决的——”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了她的姊妹身上：

“我们本来来自乡间，父亲是一个地主，少女时代常常有些外来的青年到我们家里来度夏。一年一年，我们姊妹几个都从这些青年里选出来我们现在的丈夫。我的境遇固然不佳，但想起旁人来，也就可以自慰了。姊姊嫁给一个建筑师，后来那建筑师爱上另一个妇人，两人跑到俄国去了。还有一个妹妹，至今没有嫁人。在大战时，她订婚不久，她的未婚夫便上了西部前线。一天德国打了大胜仗，和这消息一齐来到的，还有她未婚夫阵亡的电报。我的父亲为了庆祝前线胜利，把国旗取出来要挂在门前，她却哭着倒在父亲的怀里说，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要挂旗吧，……”

早餐前，晚饭后，我听了不少类似这样的谈话，这般亲切，好似听着母亲或爱人谈过去的身世一般。参加我们谈话的，还有一个农业高等学校的学生P君。P君的年龄约在三十左右，已经在农场里做过许多年的工，如今又回到学校里来，预备博士考试。他的身材很高，胆量却很小，博士论文题目从教授处领到已经有三年之久，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勇气起始写论文第一章的第一个字。房东太太常以慈母般的关怀问他：

“P先生，你的论文怎么还没有下笔呢？”

“我在搜集材料。”

他的材料似乎永没有搜集完了的一天，而他每天的生活却是慢慢地梳洗，慢慢地吃早餐，慢慢地散步，散步回来吃午餐，午餐后读杂志，读完杂志喝咖啡，随后又是慢慢地切面包，……就这样慢慢而无所从事地过去。——有一回他的母亲从家乡里来看他，他的生活也紧张一番，陪着母亲到各处去玩。一两天后，母亲玩不下去了，临走时向着房东太太说：“我已三十年没到柏林了，柏林改变了许多，我本想多住几天，可是我不忍让我的儿子为我牺牲光阴太多，他正在作博士论文呢。”

母亲走后的当天晚上，房东太太把这段话当着我面向 P 君说了，并且附带着说：“你的母亲若知道你这样把时间不当一回事，不知该作何感想呢。”他敷衍地答道，“她不会这样想。”同时我却看他的面上显出一种死水般的沉寂，这是我从来没看到过的。

P 的生活虽然如此迟缓，但他知道的却又非常之多。艺术、教育，外国的风俗人情，以及文字学常识，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爱西卡卜村本地的人物，他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我若是和他出去散步，他便会指给我，这边住着一个在当时已经有了世界名誉的作家，那边住着一个思想开明的牧师。有一天他向我说，方才在车站上遇见挪威的前代作家卞约生的女儿，经人介绍，知道她是从南欧穿过德国回挪威去。她一入德国境，耳闻目睹的就是国社党和共产党天天在街上打死架，精神窘迫极了，只有在这爱西卡卜村中，还能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

这里的空气的确是自由的，住宅区的外层是各色各样的运动场，运动场外是走两三点钟也走不完的松林。居民都像是家人一般，惟一的商店是他们共同组织的消费公社，白天到柏林

市中去工作，晚间回来，任随个人的嗜好享受他们所独有的和平。

这种和平却有渐渐维持不下去的趋势。大家都愿意永久保持他们生活的态度，但是外边的风雨一天比一天逼紧，他们无形中也感到一切在那儿转变。这从房东太太的忧虑上可以看得清楚。那年德国举行了两三次总选举，每次总选举的结果都使她怅惘许久。她所希望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增加，只是不要减少，但归终还是失望。同时外边传来的消息不是某人家中被检查了，就是某人被解职了。一天，她的丈夫忽然回到家里来，在房中走来走去，一句话也没有。我问她是什么缘故，她说，方才她丈夫送一个朋友入狱，那是《世界舞台》周刊的主任编辑奥赛斯基，因为一篇文章政府认为是泄露了军事秘密……

社会民主党的党人们也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弱点，这样和缓而近乎人情，在政治上一定要失败的。他们眼看着国社党的冲锋队在街上横冲直闯，也感觉有组织训练的必要了。于是有些青年组织起国旗护卫团来，也穿着固定的制服，和冲锋队对抗。在爱西卡卜我看见他们一度出现，但不久便不见了，大半是因为人人都有大势已去之感。

在我临行的前夜，我又同房东太太和 P 君在一起谈话。P 君发了无限的感慨：“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事事可以用感情讲得通，人人都是可爱的，而无时不想帮助他人。但是事实呢，没有一个人得到我的帮助，如今连自助也感到不可能了。所谓情感是看不出来的，威力反倒受人崇拜。我们在炉边纵谈一晚人类的爱，赶不上一个说谎的人在群众中大声一呼的万分之一。我这一生是命中注定了，但是想不到社会民主党竟也沦落到我这

般地步……回想它十年前如何炫耀一时，竟像是我回想我儿时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

屈指离开爱西卡卜已经过了四年。房东太太和 P 君的近况，我很想知道，但是无从得到他们的消息。我只知道 P 君所向我提到的作家和牧师都已流亡外国；去年奥赛斯基在牢狱里得到不能领取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当去秋世界运动会在柏林西郊举行时，我偶尔在报纸上看见了一次爱西卡卜（因为它距运动场不远）这个村名时，曾经为四年前同在那里住着的人们遥祝过一次平安。

罗迦诺的乡村*

乘车穿过了郭塔尔得山洞，便走入瑞士东南的特精省，这是意大利人种的瑞士，一切风物也是南欧的了。最惹人注意的，房屋在山北都是灰色，忽然变为耀目的粉白色——但白色里处处透露着衰老腐旧，反不及北方的灰色那样新鲜。

特精省的南端是罗迦诺城，临着一座爪形的湖，这座湖由意大利和瑞士两国分领。若是坐在汽船上，绕湖一周，左边一站是意大利的，右边一站是瑞士的，虽然居民都说着意大利话，可是一边热狂于法西斯主义，一边是自由和平，百余年不知干戈，对比起来，煞是有趣。

我在湖边的一个小村落里住过一个晚夏的 8 月。

脚刚踏上轻松的土地，举目一望两旁的浓绿，便深深嗅到浓郁的故乡气味。不只是气候和北平夏季的乡间很相似，就是几种违阔许久的生物，也在这里重逢了：中午是无边无际的蝉声，夜晚窗外时常有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蝎子在墙缝里出没，

* 本文 1937 年写于吴淞，原载《西风》杂志，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 2 版编入。

更有成群成队的壁虎，灰色的，绿色的，在壁上和草间爬来爬去，有时清早起来，露水未晞，草地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长逾尺，绿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静，它一动也不动，你可以轻轻地在它身旁赏玩许久，不提防有一个大的蝗虫跳出，它也飞箭般跟着窜入草的深处。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乡所有的。西瓜、蜜桃，这些暑中的鲜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叶子，成阴地伸出矮矮的墙头。只是暗绿色，瘦而长，火焰形的扁柏，三三两两地被移种在别墅里，或是白色的圣母堂旁，给我们一些异乡之感。

这可以说是在故乡一样的乡间。

我们背山临水，租下一所小楼。房东是这村里惟一的富户，惟一的“世界人”。据说祖父曾经到非洲去经商，赚下了一些财宝，死后供给儿孙们享用，所以这一家人也无所事事，天冷了到巴黎去过冬，只有夏天才回到家乡；但在家乡也忘不了都市的繁华，晚饭后每每放开收音机，收听都市的音乐，搅得四邻不得清静。

除此以外，远远近近却是异常清静。不但听不到瑞士以外的国家是怎样磨掌擦拳，钩心斗角；就是瑞士以内的事，也好像与他们无干。你若问一个本地人，“你是意大利人吗？”他自然回答你一个“不是”。——再往下问，“你是瑞士人吗？”——那么他便瞪着惊愕的大眼望着你，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说，“我是特精省人”。不必和他们谈什么罗马、伦敦，就是本国内的日内瓦、瞿里许^①，在他们看来也是极辽远的地方，虽说乘车几小时便到。

^① 瞿里许：通译苏黎世。

可是我们在那些严肃的大都市里过过生活的人，骤然来到这里，对于这些疏散无事的“特精省人”，总有一些缺乏信任。——我们在外边飘流无定，无论到什么地方，第一个去处便是邮局，看看有没有转来的信件，或是把新的通信处留在邮局里。但当我行装甫卸，在当地邮局办了一番交涉后，走出来，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走进邮局，空旷的屋里，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问我话，我不懂；我用几句临时速成的意大利话向她说，她不懂。后来似乎彼此会意，我在一个纸条上写好了通讯处，交给她，她接过来，点头笑一笑，放在抽屉里，便无事了。一瞥间我望见那抽屉里乱七八糟，甚至还放着一些针线。我很不放心，但事情已经办完了最后一阶段，紧接着只有推门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邮局里的局长，邮务员，信差，是三位一体的，这集中的“一体”正是那女孩的哥哥。这位哥哥本来就事务繁重，午饭后又要午睡，睡醒了还要在酒店里喝红酒，所以把邮务员和信差的职务都交给他的妹妹，他自己则悠悠自得，处在局长的地位。

两天后，那少女果然背着一个大信袋，在我们门前出现了，递给我几封初次转来的信。我接到这些信，真是高兴！这是前日交涉并没有误会的证明，但是她笑着不肯走，殷勤地问我：“Francobollo？”我知道这字是邮票的意思，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问我。正犹疑间，她从信袋里取出一个硬纸夹子，里边都是邮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邮票是在她身边带着，问我买邮票不买。我想，这真是方便：邮票既可送上门来，那么新写完的信也可以直接交给她了，落得不出门。但我对于她还是不大信任，邮票固然可以在门前买，可是待发的信还是不肯直接

交给她。

我们时常乘公共汽车到罗迦诺城去，沿站都有大小邮包送上来，一次，车子在一个站上停住了，石上坐着一位年老的邮差（这恐怕也是这站上邮局里“三位”集中的“一体”吧），把刚从邮筒里取出的信件一封封地在太阳底下盖邮戳。车到了，他也不慌，下车的人下完了，他也不慌，上车的人上完了他仍然不慌，开车的人耐着性儿等他，一直等到他不慌不忙，把邮戳盖完，把信件包好，放在车上，——才将喇叭一按，加速驶去。回头看，那老邮夫却坐在那块路石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们的车，直到车拐了弯，两不相见。

像这样的松缓随便，在我们过惯都市生活的人看来，有些看不下去，但同时又觉得也实在亲切可爱。每个大都市的人口动辄号称几百万，可比起全人类来，究竟是极少的少数。至于过着像这里的生活的人们，无论什么地方，还是占人类的大多数。我们到底怎样才对呢，是要使那大多数的人跟我们一样紧张起来才对，还是叫我们这极少的少数去学一学他们的松缓？

那少女几乎天天送我们的邮件来，一封也没有遗失，日子久了我再想起我刚来到时对于信件的那种疑神疑鬼的心，未免太小家气了。——在大都市住久了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地变得小家子气。——有一天，她的哥哥送信来了。我真是惊异！穿着制服，戴着制帽，皮靴囊囊，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严肃整齐过。我把信握在手里，不由自主地问：“令妹呢？”他的回答是，家里生了一个小牛。

不久，小牛的诞生传遍了左邻右舍，我们都被邀请去参观小牛。我们在牛棚外看见一畦硕大的番茄，于是我们摘了一篮，付了一些代价，带回家来。从此这一家不但供我们番茄，还时

常送来其他的菜蔬和做果酱的苹果。

瑞士的肉类是出名贵的，我们一日三餐，只以菜蔬为主。可是面包常起恐慌。附近没有面包房，每天早晨由一个少年骑着车挨户送，有时却得不到。我们一向是现钱交易，怎么也想不出不送的理由。有一次我们在湖边候船，看见那少年正在码头上放跳板，同他谈起来，才知道清早送面包是他的“兼差”，他的正常职业是在船码头上放跳板。我问他，为什么时常忘记给我们送面包呢？他仿佛在叙说与他无干的旁人的事，所举出的理由也似乎很正大，那是因为我们住房的台阶太高。我听着有些忿忿，同住的某夫人到底乖巧，示意给他，往后不会让他白登高台阶的。——经过这番谈话后，彼此的交情似乎深了一些。第二天，面包按时送到了，某夫人也不失信，送他一枝香烟作为登台阶的报酬。他满意接受了。果然，此后每日一枝香烟，面包也天天送到。

想不到，住房的台阶高也会这样影响到吃饭问题。然而并不止于送面包一件事。我们的厨房是用煤油炉子烧饭，零买不如整购，到邻村惟一的杂货店里订下一桶煤油，说妥立刻就送来，我们回来后，却空等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去催问，说是昨天店里没有闲人，今天下午一定送到，于是我们回去等着，又等到了黄昏，仍然不见送来。气忿有什么用呢，只好在次日清晨再忍着气去问，店里老板的回答是：

“已经送去了。”

“我们却没有见到。”

于是大家把昨日送煤油的小厮唤来。他理直气壮地说：

“他们的台阶太高，我把煤油交给他们的邻居了。”

回去到邻家一盘问，那桶油放在苹果树下，等它的主人，已

经等了一夜。

在这些人们中间住不上几天，大家便熟识了，自己也不知不觉把皮鞋脱去，换上家乡的布鞋，把领带抛开，换上反领的衬衫，时表也用不着，锁在箱子里，自有那日出日落给我们正确的时间——人、动物、植物，好像站在一个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减损，也不能扩张的范围：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懒惰，但是没有欺骗。这样，湖山才露出它们的雄壮。一片湖水，四围是默默无语的青山，山间的云，层出不穷地变幻。有时远远驶来一只汽船，转个圈子，不久又不见了，与这里的世界好像不发生一点关系。

在 赣 江 上 *

在赣江上，从赣州到万安，是一段艰难的水程。船一不小心，便会触到礁石上。多么精明的船夫，到这里也不敢信托自己，不能不舍掉几元钱，请一位本地以领船为业的人，把整个的船交在他的手里。这人看这段江水好似他祖传下来的一块田，一所房屋，水里块块的礁石无不熟识；他站在船尾把住舵，让船躲避着礁石，宛转自如，像是蛇在草里一般地灵活。等到危险的区域过去了，他便在一个适当的地方下了船，向你说声“发财”。

我们从赣州上了船，正是10月底的小阳天气，顺水，又吹着南风，两个半天的工夫，便走了不少的路程。但到下午三点多钟，风向改变了，风势也越来越紧，领船的人把船舵放下，说：“前面就是天柱滩，黄泉路；今天停在这里吧。”从这话里听来，大半是前边的滩过于险恶，他虽然精于这一带的情形，也难保这只风里的船不触在礁石上。尤其是顾名思义，天柱滩，黄泉

* 本文1939年9月写于昆明，原载昆明《今日评论》，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路，这些名称实在使人有些惶然。

才四点钟，太阳还高高的，船便泊了岸，船夫抛下了锚。四下一望没有村庄。大家在船里蜷伏了多半天，跳下来，同往常一样，总是深深地呼吸几下，全身感到轻快。不过这次既看不见村庄，水上也没有邻船，一片沙地接连着没有树木的荒山，不管同船的孩子们怎样在沙上跳跃，可是风势更紧张了，天空也变得不那样晴朗，心里总有些无名的恐惧：水里嶙峋的礁石好像都无情地挺出水面一般。

我个人呢，妻在赣州病了两个月，现在在这小小的船里，她也只是躺着，不能坐起。当她病得最重，不省人事的那几天，我坐在病榻旁，摸着她冰凉的手，好像被她牵引着，到阴影的国度里旅行了一番。这时她的身体虽然一天天地健康起来，可是她的言谈动作，有时还使我起了一种渺茫的感觉。我在沙地上绕了两个圈子，山河是这般沉静，便没精打采地回到船上去了。

“这是什么地方？”她问。

“没有村庄，不知道这地方叫什么。”

.....

风吹着水，水激动着船，天空将圆未圆的月被浮云遮去。同船的孩子们最先睡着了。我也在些起伏不定的幻想里忘却这周围的小世界。

睡了不久，好像自己迷失在一座森林里，焦躁地寻不到出路，远远却听见有人在讲话。等到我意识明了，觉得身在船上的时候，树林化作风声，而讲话的声音却依然在耳，这一个荒凉的地方那里会有人声呢？这时同船的 K 君轻轻咳嗽了一下。

“我们邻近停着小船吗？”我小声问。

“不远的地方好像看见过一只。”K 君说。

“你听，有人在讲话，好像在岸上。”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半了——”K 君擦着一枝火柴，看了看表，说出这句话，更增加我的疑虑。

此外全船的人们还是沉沉地睡着。

我也怀着但愿无事的侥幸心理又入了半睡状态。不知过了多少分钟，船上的狗大声吠起来了；船上的人都被狗惊醒，而远远讲话的声音不但没有停住，反倒越听越近。我想，这真有些蹊跷了。

船上的狗吠，船外的语声，两方面都不停息；又隔了一些时，勇敢的 K 君披起衣服悄悄地走出船舱。这时全船的人都惊醒着，屏息无声，只有些悉索的动作：人人尽其可能地把身边一点重要的物件，往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放；柴堆里，炉灰里，舱篷的隙缝里……大家安排好了，静候着一件非常的事。

前后都是滩，风把船拘在这里，不能进也不能退，好像是在个魔术师的手里。我守着大病初愈的妻，不知做些什么事才好。忽然黑暗的舱里出现了一道光，是外边河上从舱篷缝里射进来的；这光慢慢地移动，从舱前移动到舱后，分明是那河上放光的物体从我们的船后已经移到我们船头了。这光在舱后消逝了不久，又有一道光射到舱前，仍然是那样移动。

全船在静默里骚动着，妻的心房跳动得很快，只是小孩子们睡得沉沉的。

K 君走进来了，轻轻地说：“远远两只划子，一只在前，一只在后，船头却燃着一堆火，从我们的船旁划过。每只划子上坐着两个人，这不是窥探我们船上的虚实吗？”

我听了 K 君的话，也走到舱外。暗银色的月光照彻山川，两团火光在急流的水上越走越远了。这是他们去报告他们的伙伴

呢，还是探明了船上人多，没有敢下手呢？

我望着那两团火光，尽在发呆，狗吠停止了，划子上的语音也听不见了。除去这满船的疑猜和恐惧外，面前是个非人间的，广漠的，原始般的世界。

最后船夫走到我身边，他大半被这满船客人的骚动搅得不能安静地躺在被里了。他说，不要怕，这地方一向是平静的。

“那么半夜里这两只划子是做什么的呢？”

“那是捉鱼的，白天江上来往的船只多，不便捉鱼。夜静了，正是捉鱼的好时候。鱼见了火光，便都跟随着火光聚拢起来；你看那两只划子的下边不定有多少鱼呢……”

我恍然大悟，顿时想到“渔火”那两个字。

第二天早晨，风住了，船刚要起锚，对岸划来一只划子，上边有两个渔夫。他们好像是慰问我们昨夜的虚惊，卖给我们两条又肥又美的鳊鱼。

妻，幼年生长在海边，惯于鱼虾，对着这欢蹦乱跳的鱼，脸上浮现出病后第一次的健康的笑容。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棵老树*

我们搬到这里来时，所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放牛的老人。他坐在门前的一块石墩上，两眼模糊，望着一条水牛在山坡上吃草。他看见我们几个从城里来的人，我不知道他怎样想法，可是从他毫无表情的面上看来，他是不会有什么感想的。他好比一棵折断了的老树，树枝树叶，不知在多少年前被暴风雨折去了，化为泥土，只剩下这根秃树干，没有感觉地蹲在那里，在继续受着风雨的折磨；从远方望去，不知是一堆土，还是一块石，绝不会使人想到，它从前也曾生过嫩绿的枝叶。他听话也听不清楚，人类复杂的言语，到他耳里，都化为很简单的几个单音。

据林场的主人说，这片山林经营已经将近三十年，一开始时，这个老人就到这里来了。我想，当时他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壮年，他必定也曾经背起斧头，参加过那艰难的披荆斩棘的工作。但是从什么时候起他的筋力渐渐衰减，官感渐渐迟钝，把

* 本文1941年写于昆明，原载昆明《文聚》杂志，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那些需要强壮的筋力或灵敏的官感的工作一件件地放下来，归终只是从早到晚眼前守着一只笨拙的水牛呢？这个过程一定是缓缓的，漫长的，他若回忆到他的壮年，（如果他有回忆的话，）会比我们苦忆前生还要模糊吧。

时间对于他已经没有意义。气候的转变他也感觉不到，我只看见他春、夏、秋、冬，无论早晚，只是穿着一件破旧的衣裳。他步履所到的地方，只限于四周围的山坡，好像这山林外并没有世界；他掺杂在林场里的鸡、犬、马、牛的中间，早已失却人的骄傲和夸张。他“生”在这里了；他没有营谋，没有积蓄，使人想到耶稣所说的“天上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

水牛，好像不是属于这个生物纪的。庞大的身躯，缓缓地草地上走着，像是古代的生物；原始的力还存留在它的身上。当它仰着头，卧在浅浅的泥水池子里，半个身子都没不下去，它那焦渴的样子使我们觉得这个水渐渐少了的世界，真有点对不住它。把它交在这个老人的手里，是十分和谐的。山坡上，树林间，老人无言，水牛也没有声音，蹒跚蹒跚，是一幅忧郁的画图。因为他们同样有一个忘却的久远在过去，同样拖着一个迟钝在这灵巧的时代。

老人的生活从未有过变动。若有，就算是水牛生小牛的那一天了。他每天放牛回来，有时附带着抱回一束柴，这天，却和看山的少年共同抱着一只小牛进来了。他的面貌仍然是那样呆滞，但是举动里略微露出来了几分敏捷。他把小牛放在棚外，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那许久不曾打扫过的牛棚打扫得干干净净，铺上焦黄的干草，把小牛放在干草上。他不说话，但是这番工作无形中泄露出一些他久已消逝了的过去。他把小牛安插好了

不久，在山坡上生过小牛的老牛也蹒跚地走回来了，此后老牛的身后又多了一只小牛。他呢，一番所谓兴奋后，好像眼前并没有增加了什么。

一天下午，老牛不知为什么忽然不爱走动了，老人举起鞭子，它略微走几步，又停住了，他在它面前堆些青草，它只嗅一嗅，并不吃。旁的工人都说牛是病了，到处找万金油，他却一人坐在一边，把上衣脱下来晒太阳。他露不出一点慌张的神色，这类的事他似乎已经经验过好几次，反正老牛死了还有小牛。两盒万金油给牛舔下去后，牛显出来一度的活泼，随后，更没有精神了。山上的人赶快趁着它未死的时候把它拉到山下的村庄里去。老人目送几个人想尽方法把这病牛牵走，并不带一点悲伤。他抽完了一袋烟，又赶着小牛出去了，他看这小牛和未生小牛以前的那只老牛一样。因为他自从开始放牛以来，已经更换过好几只牛，但在他看来，仿佛从头到了，只是一只，并无所谓更换。

可是这老人面前的不变终于起了变化。今年初夏的雨分外少，山下村庄里种的秧苗都快老了，还是不能插，没有一个人不在盼望云。天天早晨虽然是阴云四布，但是一到中午云便散开了，这样继续了好些天，有些地方在禁屠求雨，因为离湖边较远的地方，已经呈露出几分旱象。一天上午，连云也没有了，太阳照焦一切，这是在昆明少有的热天气。老人和平素一样，吃完午饭，就赶着牛出去了。——大家正在热得疲惫，尽在想着午睡的时候，寂静的林场的院子里吹来一阵凉风，同时天气从西北的方向上来了，转瞬间烟云布遍四山，大雨如注。雨继续了三个钟头，山上的雨水到处顺着枯竭了许久的小沟往下流。人人都随着宇宙缓了一口气，一两个从村庄里走到山上来

玩耍的农夫准备着雨一止了便跑下山去，赶快插秧，那怕是天晚了，也要能插多少就插多少。人们尽在雨声里乱谈乱讲，却没有一个人想起外边的大雨里还有两个生命。

雨止了，院子里明亮起来，被雨阻住的鸟儿渐渐离开它们避雨的地方飞回巢里去，这时那老人也牵着小牛回来了。人和牛都是一样湿淋淋的，神情沮丧，好像飓风掠过的海滨的渔村，全身都是零乱。老人把牛放在雨后的阳光里，自己走到厨房里去烘干他那只有一身的衣裤。人们乱忙忙的，仍然是没有人理会他们。等到老人把衣服烘干再走出来时，小牛伏在地上已经不能动转。这只有几个月的小生命，担不起这次宇宙的暴力，被骤雨激死了。

当晚工人们在林边掘了一个坑，把小牛埋在里边。埋葬后，老人还在漆黑的夜色里坑旁边坐了很久。最后，一步步地挪回来。——第二天，我看见他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手里仍然拿着放牛的鞭子，但是没有牛了。他好像变成一个盲人，眼前尽管是无边的绿色，对于他也许是一片白茫茫吧。几十年的岁月，没有一天没有水牛，他都实实在在地度过了，今天他却有如（我借用一个诗人所爱用的比喻）一个钟面上没有指针。

老牛病死，小牛淋死，主人有些凄然。考虑结果，暂时不买新牛，山上种菜不多，耕地时可以到附近佃户家里去借。所成问题的，是这老人如何安插。他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做了，主人经过长时的踌躇，又感念他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只好给他一些养老费，送他回家去。

家？不但旁人听了有些惊愕，就是老人自己也会觉得惊奇。他在这里有几十年，像是生了根，至于家，早已变成一个遥远，生疏，再也难以想像的处所了。他再也没有勇气去到那生疏的

地方，那里有他的孙儿孙媳，但是他久已记不得他们是什么面貌，什么声音，什么样的人。人们叫他走，说是回家，在他看来，好比一个远征，他这样大的年纪，哪里当得起一个远征呢。他一天挪过一天，怎样催他，他也不动，事实上他也不知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去。最后主人派了两个工人，替他夹着那条仅有的破被送他——他在后边没精打采，像个小孩学步一般，一步一步颠地离开了这座山，和这山上的鸡、犬、木、石。……

第二天，送他的工人回来了，说是已经把他安插在他的家里，人们仍旧在这山上度他们的长昼，谁也没有感到短少了什么。

又过了几天，门外的狗在叫，门前呆呆地站着一个年青的农夫，他说：“祖父回到家里，不知为什么，也不说，也不笑，夜里也不睡，只是睁着眼坐着。——前晚糊里糊涂地死去了。”这如同一棵老树，被移植到另外一个地带，水土不宜，死了。

在山上两年的工夫，我没有同他谈过一句话，他也不知我是哪里来的人。我想，假如小牛不被冷雨淋死，他会还继续在这山上生长着，一年一年地下去，忘却了死亡。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在人口稀少的地带，我们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总觉得它们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其中可能发生的事迹，不外乎空中的风雨，草里的虫蛇，林中出沒的走兽和树间的鸣鸟。我们刚到这里来时，对于这座山林，也是那样感想，绝不会问到：这里也曾有过人烟吗？但是一条窄窄的石路的残迹泄露了一些秘密。

我们走入山谷，沿着小溪，走两三里到了水源，转上山坡，便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房屋，建筑起来不过二三十年，我们走的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但是我们从城内向这里来的中途，忽然觉得踏上了一条旧路。那条路是用石块砌成，从距谷口还有四五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伸出，向山谷这边引来，先是断断续续，随后就隐隐约约地

* 本文1942年写于昆明，原载1943年昆明《文聚》，第1卷，第4期，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消失了。它无人修理，无日不在继续着埋没下去。我在那条路上走时，好像是走着两条道路：一条路引我走近山居，另一条路是引我走到过去。因为我想，这条石路一定有一个时期宛宛转转地一直伸入谷口，在谷内溪水的两旁，现在只有树木的地带，曾经有过房屋，只有草的山坡上，曾经有过田园。

过了许久，我才知道，这里实际上有过村落。在七十年前，云南省的大部分，经过一场浩劫，回、汉互相仇杀，有多少村庄城镇在这里衰落了。在当时短短的二十年内，仅就昆明一个地方说，人口就从一百四十余万降落到二十五万。这里原有的山村，是回民的，还是汉人的，是一次便毁灭了呢，还是渐渐地凋零下去，我们都无从知道，只知它是在回人几度围攻省城时成了牺牲。现在就是一间房屋的地基都寻不到了，只剩下树林、草原、溪水，除却我们的住房外，周围四五里内没有人家，但是每座山，每个幽隐的地方还都留有一个名称。这些名称现在只生存在从四邻村里走来的砍柴、背松毛、放牛牧羊的人们的口里。此外它们却没有什么意义；若有，就是使我们想到有些地方曾经和人发生过关系，都隐藏着一小段兴衰的历史吧。

我不能研究这个山村的历史，也不愿用想像来装饰它。它像是一个民族在这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我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

最可爱的是那条小溪的水源，从我们对面山的山脚下涌出的泉水，它不分昼夜地在那儿流，几棵树环绕着它形成一个阴凉的所在。我们感谢它，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居住，那山村也不会曾经在这里滋长。这清冽的泉水，养育我们，同时也养育过往日那村里的人们。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

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不管是时间或空间把他们隔离得有多么远，彼此都会感到几分亲切，彼此的生命都有些声息相通的地方。我深深理解了古人一首情诗里的句子：“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其次就是鼠麴草。这种在欧洲非登上阿尔卑斯山的高处不容易采撷得到的名贵的小草，在这里却每逢暮春和初秋一年两季地开遍了山坡。我爱它那从叶子演变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有谁要认识这小草的意义吗？我愿意指给他看：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麴从杂草中露出头来。这时我正从城里来，我看见这幅图像，觉得我随身带来的纷扰都变成深秋的黄叶，自然而然地凋落了。这使我知道，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那消逝了的村庄必定也曾经像是这个少女，抱着自己的朴质，春秋佳日，被这些白色的小草围绕着，在山腰里一言不语地负担着一切。后来一个横来的运命使它骤然死去，不留下一些夸耀后人的事迹。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节，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来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色的，放在水里立即变成靛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这是一种热闹，

人们在其中并不忘却自己，各人盯着各人目前的世界。这景象，在七十年前也不会两样。这些彩菌，不知点缀过多少民族的童话，它们一定也滋养过那山村里的人们的身體和儿童的幻想吧。

这中间，高高耸立起来那植物界里最高的树木，有加利树。有时在月夜里，月光把被微风摇摆的叶子镀成银色，我们望着它每瞬间都在生长，仿佛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周围，甚至全山都带着生长起来。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但是，这种树本来是异乡的，移植到这里来并不久，那个山村恐怕不会梦想到它，正如一个人不会想到它死后的坟旁要栽什么树木。

秋后，树林显出萧疏。刚过黄昏，野狗便四出寻食，有时远远在山沟里，有时近到墙外，作出种种求群求食的嗥叫的声音。更加上夜夜常起的狂风，好像要把一切都给刮走。这时有如身在荒原，所有精神方面所体验的，物质方面所得获的，都失却了功用。使人想到海上的飓风，寒带的雪潮，自己一点也不能作主。风声稍息，是野狗的嗥声，野狗声音刚过去，松林里又起了涛浪。这风夜中的嗥声对于当时的那个村落，一定也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对于无眠的老人，夜半惊醒的儿童和抚慰病儿的寡妇。

在比较平静的夜里，野狗的野性似乎也被夜的温柔驯服了不少。代替野狗的是麝子的嘶声。这温良而机警的兽，自然要时时躲避野狗，但是逃不开人的诡计。月色朦胧的夜半，有一二猎夫，会效仿麝子的嘶声，往往登高一呼，麝子便成群地走来。……据说，前些年，在人迹罕到的树丛里还往往有一只鹿出现。不知是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繁盛的鹿群，最后只剩下了一

只，还是根本是从外边偶然走来而迷失在这里不能回去呢？反正这是近乎传说了。这美丽的兽，如果我们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它不期然地在我们对面出现，我们真会像是 Saint Eustace^①一般，在它的两角之间看见了幻境。

两三年来，这一切，给我的生命许多滋养。但我相信它们也曾以同样的坦白和恩惠对待那消逝了的村庄。这些风物，好像至今还在述说它的运命。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

① 即圣尤斯塔斯，公元2世纪罗马基督教圣徒，殉教者。据传，原为罗马帝国将军，在意大利蒂利沃附近狩猎时，见一公鹿，两角间插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遂改奉基督教；其后全家遭难，并因拒向异教神明献祭而被封于铜牛腹中烤死。所谓“十四圣助者”之一。

人的高歌*

大家游西山回来，坐在滇池的船上，回望西山的峭壁，总不免要把那峭壁上凿出来的龙门作为谈话的资料。有人在赞叹宗教的力量，它使人类在大地上创造些足以与雄壮的山川相抗衡的事物。回想南、北朝，佛教全盛的时代，尤其是在北朝，有多少人，无论是僧或俗，发了愿心，在山西，在河南，在甘肃，从没有树林的枯山里凿出多少伟大的石窟，使我们在那里行旅的人除却放眼所见到的混浊的河水，无边的黄土外，偶然还能遇到宁静的庄严的石像。我们的身体虽然浴在黄土里，但是我们的心情对着那些石像，或者会感到天空一般地晴朗。并且，在这类的工程前，无时不觉得人的手是怎样地在那里活动。

“这峭壁上一段小小的工程，比起云冈、敦煌等地的石窟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M君这样说。

C君，略微知道一些昆明的掌故，听了这话，不以为然，他说道：

* 本文1942年写于昆明，原载1943年5月《明日文艺》，第1期，后收入《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不能这样比。你要知道，像云冈，像敦煌，以及河南的龙门，多半是从南、北朝开端，经过隋、唐，一直到宋时，还在那儿开凿，那是几世纪内，千万只手的成绩。而这里的龙门规模虽然小，却是一个人左手持凿，右手持锤，只是两只手一点一点地凿成的——”

M君不回答，C君回转头来，望着山腰上的三清阁继续说：

“这是一个人用坚强的意志凿成的。在乾隆年间有一个石匠，不知那时就是一个道教徒呢，还是后来才成为道士。他姓吴，他在没有正式工作的时候，也离不开他的凿和锤，他在昆明城内或四郊到处走着，看见路上或桥上有什么残败的地方，就施展开他手里的工具加以修补。一天他正在西郊修补一座小石桥，对面来了一个人用手指着那峭壁向他说，你看那巉岩，那上边有一座石室，从三清阁到石室是没有道路的，人们只在岩石边架上一条铁索。人在铁索上走着，稍一不慎，便会跌落到湖里。况且铁索如今也朽败不堪了，你为什么不一劳永逸，因山就势，开凿出一条石路呢？

“那石匠听了，望着西山的峭壁，心中就从岩石里盘算出一条宛宛转转，高下不平的小路。不久他开始了他的工作：左手持凿，右手持锤，不顾寒暑，不管风天或雨天，日日和那顽固的岩石搏斗。他不受任何人的帮助，十多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我们方才登临过的那条石路。这十多年的工夫，是单调的，没有什么事迹可说，除却一凿一锤从早到晚的声音外，恐怕这人连话都没有说的机会。

“现在逛西山的人，没有一个不到那里去玩一玩眺望湖景。就艺术来看，它当然抵不住云冈的任何一个石窟，但它的开凿人的意志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尤其是因为他在刚凿成的那一年

便死去了。”

M君听了这段话，也不敢再小看这段工程了。只是说了一句：“这类的故事，恐怕当时在云冈，在敦煌也少不了吧。”其他的人都好像得到一种启示似的，觉得意志坚强的人在他的事业未完成前是不会死去的，假如那工程再延长五年，他也许会晚死五年吧。

这时同游的友人里有一位T君，显着很沉默，当大家正在唏嘘赞叹的时刻，他说：“我望着这湖水总爱想到海，方才我听完这段不言不语，与岩石搏斗的故事，不知怎么想起一个和海水有关系的人了。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离海不远的一县，我虽然不生长在那里，童时却常常听家人谈到那县里的故事。因为地近海滨，那里的人多是以航海为业的。在海禁没有大开，轮船还没有行驶的时候，海上就只有这些人驾着帆船驶来驶去。轮船盛行之后，它们也并没有完全绝迹。直到近些年来，那些航海者的子孙有的才渐渐改了职业。他们当时的航线相当长远。近的是在渤海里穿来穿去，远的就到上海或是朝鲜、日本的沿岸，有时甚至到了南洋。

“那时，一只船从大沽口开出去，往往是经过一年半载才能够回来。船上的人们把一切交托给那靠不住的海洋，既然以此为业，也就视以为常，并不觉得这是冒险。受苦的却是丢在家里的母亲和妻子们，在她们的想像中，海是多么可怕，随时都在展开涛浪可以把她们的儿子或丈夫所驾驶的小帆船吞咽下去，并且在这中间再也不能得到他们的信息。他们一离开家门，母亲常常就起始吃素，妻子就起始夜夜衣带不解地睡觉，这都是表示同海上的人共甘苦的意思。这样割舍一切的舒适，直到

他们有一天回来为止。有的，当真不幸，在海上遇见飓风或是触到礁石，埋葬在海里了，慈爱的母亲往往就一直地吃着素，忠实的妻子一直地和衣睡觉，一年一年地梦想着他们还有回来的那一天。海上的飓风，海里的礁石，在她们想像中具有极神秘的意义。飓风是来去无定，不可捉摸；礁石呢，在远处的也模糊不清，但是在渤海内，尤其是从大沽口到营口一条最常走的航线上，因为走的次数太多了，听人讲的次数也太多了，所以哪一带有礁石，哪一带常常出危险，她们知道得最为清楚。

“我的原籍是一片碱地，不用说五谷不能生长，就是院子里想种一点花草，都必须到天津去取些泥土放在花盆里栽。粮食必须到外处去运，所以往营口的那条航线就成了那一带居民的生命线了。在这线上有一块只有两三个渔村的荒岛，附近的礁石最多，遇风暴或浓雾时最容易迷失方向，远处也许有比这里更凶险的地方，但是人们死在这里的最多。——在许多年前，也许是我祖母的儿童时代，有一只船跟平素一样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从大沽口起锚出发了。走了两三天，正在这荒岛的附近，海上起了暴风，这只船触在礁上沉没了。其中有一个人，在垂死的时候遇了救，被另一只船载到营口。

“这人在垂死的时候遇了救，觉得仿佛又换了一个生命一般，同时想到那无情的礁石和全船将沉时恐怖的情况以及自己临死时的心情，刹那间就决定了一件事：在那荒岛上为什么不建筑起一座灯塔呢？

“从此他就飘流在营口一带。他在他的家乡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有的说他死在海里了，有的说他遇了救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有的说在营口街上被同乡看见过，好像成为乞丐。他家里的妻子，不管这些传说是怎样分歧，反正在他没有回来之

先，只有过着白天吃斋念佛，夜里和衣而卧的生活。——他本人呢，却像是化缘的和尚一般，到处请求布施，说是要在一座荒岛上建设一座灯塔。

“陆地上的人很少有人想到海。谁听他这样荒唐的话呢？他用尽种种的言辞，反来复去地使人相信他所说的不是谎话。有的是相信了，但大半的人以为他不是个疯子，便是个骗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所募到的钱距离他所希望的数目还太远，同时他的身体也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想，在他未死前完成这件事，他不能不想出一种残酷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手指用布缠起，浸上菜油，在不肯施舍的人们的面前，把那块缠在手指的油布用火点燃，让火慢慢地燃到指尖。他说，在那荒岛旁，不知有多少人无辜地丧了性命，不知使多少人家的妻子一直到死不得安眠，这一点手指尖上的痛苦算什么呢？横在我的乡人的面前的，那个可怕的命运就永久不会避免了吗？果真如此，我这两只手又有什么用途呢？

“最后等到他的钱够建筑一座灯塔时，他的十指几乎都烧到了。他在营口出重资雇了几位泥水匠，率领着他们到了那只有两三个渔村的荒岛，开始了他们建塔的工作。有时在晴朗的日子，同乡的船在离岛不远的地方走过，远远望得见岛上有人在那儿活动。但不知是做些什么。船有的开去，有的开回来，岛上的人们围着活动的那个东西渐渐长高了，也不知是什么。因为那岛对于他们是非人间的神秘的地方，也许是有什么神或鬼在那儿作祟。直到一天的傍晚，岛上高高的建筑上不见有人活动了，却放出橙黄色的光来，才似信似疑地想到，也许是一座灯塔吧？

“建塔的人从此就天天在那塔上走上走下，在雾里，在风雨

里，在海上的黄昏里，燃起一点比长庚星的光大不了多少的橙黄色的灯光。船上的人们望着这点光，分辨得出方向，他们怀着感谢的心情，以为是岛上有什么仙人出现，在怜悯他们。

“那人后来衰老得不成样子，但是他认为他是不能死的，因为塔上的灯光一天也不能缺少。据说，一天他病势很重了，他勉强爬到塔顶，燃着了灯，再也走不下来，他就望着那盏灯光，永久地闭上了眼睛。当时的海上起了很大的风涛……”

我们的船在湖上慢慢地走着，大家倾听 T 君的这段话，感到兴奋。在 T 君刚一闭口的时候，C 君说出他的感想：

“方才我说完那段石工的故事，M 先生曾经说，这类的故事恐怕当时在云冈，在敦煌也少不了吧。我这时也觉得，在深山，在大海，在许多穷乡僻壤，也总少不了与这建塔者类似的故事。人间实在有些无名的人，躲开一切的热闹，独自作出来一些足以与自然抗衡的事业。”

山村的墓碣*

德国和瑞士交界的一带是山谷和树林的世界，那里的居民多半是农民。虽然有铁路，有公路，伸到他们的村庄里来，但是他们的视线还依然被些山岭所限制，不必提巴黎和柏林，就是他们附近的几个都市，和他们的距离也好像有几万里远。他们各自保持住自己的服装，自己的方言，自己的习俗，自己的建筑方式。山上的松林有时稀疏，有时浓密，走进去，往往是几天也走不完。林径上行人稀少，但对面若是走来一个人，没有不向你点头致意的，仿佛是熟识的一般。每逢路径拐弯处，总少不了一块方方的指路碑，东西南北，指给你一些新鲜而又朴实的地名。有一次我正对着一块指路碑，踌躇着，不知应该往哪里走，在碑旁草丛中又见到另外一块方石，向前仔细一看，却是一座墓碣，上边刻着：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

* 本文1943年9月3日写于昆明，后收入散文集《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走到这里就死了。
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
请给他作个祈祷。

这四行简陋的诗句非常感动我，当时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基督徒，能够给这个不知名的死者作一次祈祷。但是我不能。小时候读过王阳明的《瘞旅文》，为了那死在瘴疠之乡的主仆起过无穷的想像；这里并非瘴疠之乡，但既然同是过路人，便不自觉地起了无限的同情，觉得这个死者好像是自己的亲属，说得重一些，竟像是所有的行路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想到这里，这铭语中的后两行更语重情长了。

由于这块墓碣我便发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兴趣：走路时总是常常注意路旁，会不会在这寂静的自然里再发现这一类的墓碣呢？人们说，事事不可强求，一强求，反倒遇不到了。但有时也有偶然的机会，在你一个愿望因为不能达到而放弃了以后，使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得获。我在那些山村和山林里自然没有再遇到第二座这样的墓碣，可是在我离开了那里又回到一个繁华的城市时，一天我在一个旧书店里乱翻，不知不觉，有一个二寸长的小册子落到我的手里了。封面上写着：“山村的墓碣”。打开一看，正是瑞士许多山村中的墓碣上的铭语，一个乡村牧师搜集的。

欧洲城市附近的墓园往往是很好的散步场所，那里有鲜花，有短树，墓碑上有美丽的石刻，人们尽量把死点缀得十分幽静，但墓铭多半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愿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息……”一类的话。可是这小册子里所搜集的则迥然不同了，里边到处流露出农人的朴实与幽默，他们看死的降临是无法抵制

的，因此于无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写得潇洒而轻松。我很便宜地买到这本小册子，茶余饭罢，常常读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听了，没有一个不诧异地问：“这是真的吗？”——但是每个铭语下边都注明采集的地名。我现在还记得几段，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着：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

还有一个小学教师的：

我是一个乡村教员，
鞭打了一辈子学童。

如今的人类正在大规模地死亡。在无数死者的坟墓前，有的刻上光荣的词句，有的被人说是可鄙的死亡，有的无人理会。可是瑞士的山中仍旧保持着昔日的平静，我想，那里的农民们也许还在继续着刻他们的别饶风趣的墓碣吧。有时我为了许多事，想到死的问题，在想得最严重时，很想再翻开那个小册子读一读。但它跟我许多心爱的书籍一样，尘埋在远远的北方的家乡……

动 物 园 *

他的壮年是在印度、南非、南美，那些浓郁而旷野的地方度过的。他如今头发白了，扶着栏杆走上他四层楼的住所，常常发喘，有时甚至要在楼梯旁的小凳上坐下休息几分钟才能继续往上走，可是他一谈到他往年在南方的经验，尤其是他那痴情的放荡的畋猎生活，他的两眼便发出炯炯的光。他立刻打开他的照相簿给人看。

“你们看，这是在印度打的一条虎。那时我住在一座到处都是草莽的山上。山附近常常有虎出没，你们知道吗？黄昏时若是骑着马在草莽中间走过，马一听到虎叫的声音，便颤栗起来，随后全身痉挛，一步也不敢前进。这时候骑马的人真窘。有些天，虎闹得太凶了，我们想起一个方法，把一匹病得要死的马拴在一棵树下，大家远远近近地埋伏在草里边。月夜里，虎叫起来了，病马早已吓得和死马一样。几分钟后，虎出现了，向着这匹病马跑来，我们的枪弹便一起放射——第二天早晨，就

* 本文1944年写于昆明，原载1944年6月4日《生活导报》，后收入散文集《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照了这幅死虎的相。”

他又一页一页地翻下去，“看，这是非洲的一只野猪。那回又是在荒原里搭起帐篷。夜半，人们都睡熟了，忽然在睡梦中听见我的狗发出一声狂叫，提着灯走出来一看，我那条从家乡带出来陪我走遍世界的狼犬已经血淋淋地倒在地上，据说是被豹子咬死了。第二天，我们把一切准备好，要替我的狼犬报仇，举行一次盛大的猎豹的出征。但是豹的踪迹遍寻不得，树林里出现了野猪。你们知道猎野猪的方法吗？你万不可迎面射击它，因为它若是中了弹，就只知道死命地向前冲，你就有被它撞死的危险。最好是躲在旁边，向它的腹部射去，说不定它会撞死在一棵大树上……

“那真是使人鼓舞的事，”他把簿子合上，“在荒野的地方猎取野兽。我们这里有什么趣味呢，背着猎枪射下几只林中的飞鸟，架着苍鹰捉几个草间的走兔，或是牵着猎犬追踪麋鹿的踪迹。

“还有南美洲。亚马孙河的上游，丑恶的鳄鱼在水陆之间爬上爬下，但是最荫凉的地方，在你面前会不知不觉地展开一片 *Victoria regia*^①，叶子那样大，花色那样惨白，会冷透了你的心。也就是在最凶险的地方，才有这奇异的美景，你们可知道，在虎豹称雄的山上也常常有孔雀飞舞吗？——*Victoria regia*，孔雀，在我们这里是梦境，在那里却是真实。”

他这样说着，人们看着他颤巍巍的身躯还在放射着他往日的英勇，他的四壁悬挂着的猎具上仿佛还没有退尽野兽的血腥，虫蛇的毒液。但是从窗外望下去，是汽车电车永不停息的繁华

① 南美洲巨型睡莲。

的大街，街两旁开设着最新式的商店和咖啡店。晴朗的下午，咖啡店把桌椅都摆在大街的两旁，坐遍各色各样的男女。大都市里复杂的声音侵到这屋子里来，更显出这老人的寂寞。他退居在这里，将近十年了。他常常说：“我真愿意再有一次青春，到远方的广大的世界里驰骋一番呢。”他有时又把对面的窗子打开，“你们看这边的动物园，对于我是快乐，也是痛苦。快乐的是我低头望着这广大的园子，里边无数的生命至少还使我感到往日的真实，痛苦的是铁笼木栏使那些生命都渐渐变了本质。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就很少听过一次虎啸或狮吼，只有夜半，我的梦回翔在赤道以南的地带，忽然听到一声吼叫，惊醒过来，不知道声音是从梦中来的，还是从下边的动物园里。”

打猎的人爱谈打猎的故事，说得过分地夸张而玄妙时，往往使听者嫌厌。但是这老人谈得总是很有趣味，从来不曾使人感到单调过。许多青年人都爱爬上他那四层楼的楼梯去听他娓娓动听的故事。他多少年的光阴都在他乡度过，回到故乡后，故乡的一切都变得生疏了，曾经消谢过他华年的那些地方反倒成为他所怀念的家乡。

他天天早晨到动物园里散步，好像怀着无限的乡愁。虎、豹、狮、斑马、鳄鱼……每个兽的身上都放散出他所熟识的，它们所特有的气息，可是它们都短少它们所应有的背景：热带的沙漠，森林里的沼泽，一望无边的草莽。尤其是一天亮就开始睡眠的大蝙蝠把灰色的翅膀挂在枯树枝上，色彩斑斓的毒蛇盘在松树干上，一动也不动，这和标本室里那些死的模型有什么分别呢？他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些生物闭锢在这里，有如沦亡了的部落的后裔，成为人家的奴隶，被人运到这里，运到那里，任人摆布，他们的血里还有那样的呼声吗，向着旷野，向着森林，

向着远方的自由？”

园子里更使他恋恋不舍的是栏杆上挂着的牌子，上边写有：“虎，印度产”，“斑马，非洲产”……这类无声无息的死的文字里隐伏着多少辽远的山川！无数的远方，无数他再也不能看见的奇景，都藏在这几个字里，有如古代的画，只画出人物，至于人物背后的山水树木，只用单字标明，——可是这单字里含有多少真实的意义！

从死的字里唤回当年活的山水，他感受得一天比一天深。他绝没有勇气说：“我抛掉眼前的这几个死的字，再去过一番那无边的犷野的泼辣的生活。”他自己的身体不允许他，外边也绝不会给他送来一个这样的机会。他将要长此望着这些笼里的，栏里的，没有背景的野兽一天一天地衰老下去……

但是，一天机会来了，战争来了。街上喧嚣起与往日不同的人声，铁路上日日开走与往日不同的列车。下午几个常常到他这里来的听他讲故事的青年来的次数也减少了，后来索性有的就不见了。但是动物园里没有一些改变，虎的眼珠里，豹的跳跃里，并没有什么奇异的预感，至于蛇，至于大蝙蝠，仍旧默默地没有声息……

他渐渐听说，某处有空袭了，某个城市被炸了，而他的周围和他面前的动物园还是没有变动。一切都是战时状态了，他却以为，敌人的飞机绝不会到他的头上飞翔，炸弹也不会落在这一片和平的动物园里。

空袭渐渐多了，终于也轮到他所居住的这座城市。警笛响了，好像与他无干；刹那间街上的行人都不见了，他心里感到一度异样的凄凉；机声响了，高射炮声响了，枪声响了，炸弹的声音，飞机陨落的声音，随后机声远了，剩下一片他从未经

验过的死寂。打开窗子望出去，有几处冒着浓厚的黑烟……

但是被炸的地方越来越近，有一次空袭后，附近的一座大厦炸去了三四层。广场的树枝上悬挂起半条人腿……

一向以为不相干的，远方的事如今都到了近旁，他才起始为这广大的动物园担心，它像是一片眼看就要泛滥的湖水，水位一天比一天增高。

动物园里游人的数目也在减少，这不是什么好的预兆，他每天早晨到那里边去散步，反倒去得更早回来得更迟了。他享受着眼前的风平浪静，担心着暴风雨的到来，同时又好像在期待着它的到来。

一天，他又在望着“印度产”，“非洲产”……那些死的文字发呆，警笛鸣了，紧接着机声响了，回家去是不可能的，只好躲在附近的一座土丘下边。大批的飞机飞到他头上的天空，他分不清哪些是敌人的，哪些是自己的。立刻有一片射击，轰炸，爆裂，陨落的声音，混在一起，忽然他面前飞起一只孔雀，转瞬间他仿佛又是置身于印度的草原，望见几十成群的孔雀在空中飞舞，眼前都是孔雀的羽毛，一片绿，一片昏黄，他失去了知觉。

最后，四围的寂静唤醒了他。世界完全改变了。六七十步远的地方就血肉狼藉地躺着一部分野兽的死尸，勉强认得出来的是：这里一条虎腿，那里一个豹头，这里一条狐尾，那里一段斑马的颈子，这些最勇猛的，或是最狡猾的生物都没有能够保住它们的生命，好像宇宙经过一番只有在洪荒时代才能有的浩劫，使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但是他走到湖水边，那里的铁网也断了，鳄鱼、龟、蛇，都还守着它们原有的位置，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只有海狸正从水里爬到一大块洁白的石上，在美

好的日光下晒它润泽的皮毛。麋鹿却早已越过它们的木栏，在行人的路上荡来荡去。还有柔顺的意大利种的大耳白兔，暹罗种的灰黄色的猫在一片碧绿的草坪上跳跃，假使没有那几处狼藉不堪的血肉和残败的铁栏木笼，真会使人疑心这是宇宙初创的第七日，和平，寂静……但是动物园外，有的房顶上冒起浓烟，有的窗子里吐出火焰，救急的汽车在大街上吼着，没有停息。

他的心情对于这个景况不曾有过一点准备，正在彷徨时，不知受了什么启示，不自主地走出动物园的门。想不到空旷的大街已经成了动物的世界，咖啡店前石板的桌子上聚集起各色各样的猴子，在跳跃，在争夺，打成一片。广场上有粗笨的鸵鸟在那里兜圈子，好像要放开腿奔跑，可是又跑不开。一座旅馆的门前，平素总侍立着一个古装的侍童，如今却是一个高大的黑熊不住地在那里扒弄着旅馆的玻璃门。两只奇拉夫立在街心，伸出它们的细长的脖颈，有两丈高，仿佛高大的桅樯。平滑的柏油路上奔驰着高山地带的羚羊，草原中的野狸……还有各样一时叫不出名称的四足兽。他忽然回头一看，后面摇摇晃晃走来一只西藏高原的犏牛。在这样一条最近代，最繁华的街上忽然出现这么多离奇的生物，他的耳目迷离，他的心神眩惑了。

再也没有争奇夺艳的妇女，再也没有衣履翩翩的绅士，正午的阳光下他好像又恢复了青春，回到他所梦想的犷野的热带。他壮年的血又在他身内循环，他从他的记忆里唤回来沙漠，唤回来沼泽，唤回来森林。两旁的华丽的建筑正在向着原始转变时，他忽然听到了一辆狂吼的卡车停住了，紧接着一片枪声，立刻击中了一只鸵鸟，一只羚羊，还有那旅馆门前的黑熊，同时也唤醒他壮年时畋猎的雄心。

“我回去取我的枪去!”他定一定神,辨一辨方向,向四下一望,已经望不见他居住的那座楼。

[附记]

一天,报纸上登载着,欧洲某大城市的动物园被炸,许多野兽都跑到繁华的大街上。这段新闻使我想起十年前在欧洲一座城市里认识的一个好畋猎的老人,我于是写了这么一篇小东西来纪念他。

忆 平 乐*

六年前，11月下半月里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桂林上了一只漓江上的民船。那时正是长沙大火后，各地方的难民潮涌一般地到了桂林。抗战以来，如果说南京失守是第一个挫折，那么武汉撤退显然是第二个挫折了，大家不知道此后的局势将怎样发展，但对于将来都具有信心。人们好像很年轻，报纸上虽然没有多少好消息，同时几乎天天要跑警报，可是面貌上没有一些疲倦。并且人人都以好奇的眼光观看这很有特性的城市。他们不但没有抱怨，反倒常常怀着感谢的心情说：“若不是抗战，怎么会看到这里的山水。”

在桂林住了半个多月，全国各地的一举一动都会在这里发生感应。但是一上了漓江的船，就迥然不同了，初冬的天空和初冬的江水是一样澄清，传不来一点外边的消息。我立在船头，当桂林的那些山峰渐渐在我面前消逝时，我心里想：10月的下旬在赣江上，11月的下旬在漓江上，一东一西，中间隔着四四方方的湖南那么一大省，但是民船，两个地方却没有一点不同，

* 本文1944年写于昆明，后收入散文集《山水》。此据《山水》第2版编入。

同样的船篷，同样的船身，同样的船夫撑船的姿式。从空间我又想到时间：在战前，在百年前，甚至在千年前，漓江上的航行也必定没有多少变化。山是那样奇兀，水是这样清澈，江底的石块无论大小都历历可数。此外就是寂静，寂静凝结在前后左右，好像千军万马也不能把这寂静冲破。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至于山水的奇丽还要算漓江。船过了大圩，这条江水便永久被四面的山包围起来了。船在水中央，仿佛永久在一座带形的湖里。船慢慢地走着，船上的人没有事做，只有望着四周的山峰。经过长久的时间，山峰好像都看熟了，忽然转了一个大弯子，面前的山峰紧接着也改变了形象，原来船已经走出这“带形的湖”又走入一座新的“带形的湖”里。山转变无穷，水也始终没有被前面的山遏住。这样走了两天，过了阳朔一直到了平乐。

在平乐，我们找到了一辆汽车要经过柳州、南宁到龙州去。往南越走越热，临行的前一天，妻的身上穿着棉衣，她说想做一件夹衣预备在热的地方穿，但恐怕来不及了，因为汽车在第二天清早就要开行。我说，我们不妨到裁缝铺里试一试。我们于是在临江的一条街上买了一件衣料，随后拿着这件衣料问了几家裁缝铺，都异口同音地说来不及了。最后到了一家，仍然是说来不及了，但口气不是那样坚决，不可能中好像含有一些可能的意味。我们也就利用这一点可能的意味向那裁缝恳求：

“如果你在今晚十二点以前把这件衣服缝好，我们愿意出加倍的工资。”

“加倍的工资，我不要；只怕时间来不及了。若是来得及，一件夹袍是一件夹袍，工资无须增加。”

“我们也是不得已，因为明天清早就要到柳州去。”

我们继续恳求，最后那裁缝被我们说动了，他说，“放在这里吧，我替你们赶做——”

我们把旅馆的地址留给他，继续到街上料理其他的琐事。晚饭后，一切都已收拾停当。我们决定早一点睡，至于那件夹衣，第二天清早去取，想不会有什么耽搁。想不到睡得正熟的时候，忽然有茶房敲门，说楼下有人来找。我睡眼蒙眬地走到楼下，白天的那个裁缝正捧着一件叠得好好的夹衣在旅馆的柜台旁立着。他说，这件夹衣做好了，在十二点以前。

我当时很感动，我对于我的早睡觉得十分惭愧，我接过来那件夹衣，它在我的手里好像比它本来的分量沉重得多。我拿出一张一元的纸币交给那个裁缝，他找回我两角钱，说一声“一件夹袍八角钱”，回头就走了。我走上楼，把夹袍放在箱子里，又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钟正打十二点。

六年了，在这六年内听说广西省也有许多变化，过去的事在脑里一天比一天模糊。入秋以来，敌人侵入广西，不但桂林、柳州那样的大地名天天在报纸上出现，就是平乐也曾经一再地在报纸上读到。当我读到“平乐”二字时，不知怎么，漓江两岸的风光以及平乐的那晚的经验都引起我乡愁一般的思念。如今平乐已经沦陷，漓江一带的山水想必还是和六年前没有两样，可是那个裁缝，我不知道他会流亡到什么地方，我怀念他，像是怀念一个旧日的友人。——朋友们常常因为对于自己的民族期望过殷，转爱为憎，而怨恨这个民族太没有出息。但我每逢听到一个地方沦陷了，而那地方又曾经和我发生过一些关系，我便对那里的山水人物感到痛切的爱恋。

并且，在这六年内世界在变，社会在变，许多人变得不成人形，但我深信有许多事物并没有变：农夫依旧春耕秋收，没

有一个农夫把粮食种得不成粮食；手工艺者依旧做出人间的用具，没有一个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他们都和山水树木一样，永久不失去自己的生的形式。真正变得不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有些政客把政治弄得不成政治，有些军官把军队弄得不成军队。

现在敌人正在广西到处猖獗，谣言在后方都市的衣冠社会里正病菌似地传布着，我坐在屋里，只苦苦地思念着漓江上的寂静和平乐的那个认真而守时刻的裁缝：前者使人深思，后者使人警省。

后 记*

三十一年^①的秋天，从过去写的散文中抽出十篇性质相近的，集在一起，按照年月的先后编成一个集子，在封面上题了“山水”两个字，随后又信手写了一篇跋语：

“十几年来，走过许多地方，自己留下的纪念却是疏疏落落的几篇散文。或无心，或有意，在一些地方停留下来，停留的时间不管是长到几年或是短到几点钟，可是我一离开它们，它们便一粒种子似的种在我的身内了：有的仿佛发了芽，有的则长久地沉埋着，静默无形，使人觉得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最难忘怀的，譬如某某古寺里

* 本文系作者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5月版《山水》所做的后记，1946年冬写于北平。此据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编入。

① 指民国三十一年。

的一棵千年的玫瑰，某某僻静的乡村礼拜堂里的一幅名画，某某海滨的一次散步，某某水上的一次夜航……这些地方虽然不在这小册子里出现，但它们和我在这里所写的几个地方一样，都交织在记忆里，成为我灵魂里的山川。我爱惜它们，无异于爱惜自己的生命。

“至于这小册子里所写的，都不是世人所谓的名胜。地壳构成时，因为偶然的遇合，产生出不寻常的现象，如某处的山洞，某处的石林，只能使我们一新眼界，却不能使我们惊讶造物的神奇。真实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边含有无限的永恒的美。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正如菜蔬之外还想尝一尝山珍海味；可是给我们的生命滋养最多的并不是那些石林山洞，而是碧绿的原野。自然本身不晓得夸张，人又何必把夸张传染给自然呢。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因为自然里无所谓奇，无所谓胜，纵使有些异乎寻常的现象，但在永恒的美中并不能显出什么特殊的意义。

“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宋、元以来的山水画家就很理解这种态度。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万古长新。最使人不能忍耐的是杭州的西湖，人们既不顾虑到适宜不适宜，也不顾虑这有限的一湖湖水能有多少容量，把些历史的糟粕尽其可能地堆在湖的周围，一片完美的湖山变得支离破裂，成为一堆东拼西凑的杂景。——我是怎样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带有原始气氛的树林，只有樵夫和猎人所攀登的山坡，船渐渐远离

了剩下的一片湖水，这里，自然才在我们面前矗立起来，我们同时也会感到我们应该怎样生长。山水越是无名，给我们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这些风景里出现的少数的人物也多半是无名的：但愿他们都谦虚，山上也好，水边也好，一个大都会附近的新村里也好，他们的生与死都像一棵树似的，不曾玷污了或是破坏了自然。”

等到第二年九月，《山水》在重庆的一个书局出版时，由于一时的疏忽，这篇不及一千字的短文却没有印在书的后边。如今重新编定这本小书，又加上三十一年以后的三篇，再把它重读一遍，觉得它并没有失却它充作跋语的意义。这种对于自然的看法，我不能不感谢昆明七年的寄居。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但是自从三十一年以后，除去这里加上的三篇，我就很少写《山水》这类的文字了。当时后方的城市里不合理的事成为常情，合理的事成为例外，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官长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寒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像支配了一切。我写作的兴趣也就转移，起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种种现实的杂文，在那时成为一时风尚的小型周刊

上发表，一篇一篇地写下去，直到三十四年^①八月十日才好像告了一个结束。如今回顾，我仍然爱惜《山水》里的几篇，以及那篇跋语里所说的几段话。因为无论在多么黯淡的时刻，《山水》中的风景和人物都在我的面前闪着微光，使我生长，使我忍耐。就是那些杂文的写成，也多赖这点微光引导着我的思路，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不会感到疲倦。

如今回到北平，眼前的种种陷入比战时更为纷纭的状况，终日坐在城圈子里，再也没有原野的风梳栉我的心灵，而昆明的山水竟好像成为我理想中的山水了。这时我觉得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纪念过去走过的许多地方，倒不如说是纪念昆明。

① 指民国三十四年。

东欧杂记

,

《东欧杂记》为作者 1950 年 3 月 30 日至 6 月 9 日参加中国人民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时的散文结集，收散文及后记共十三篇。1950 年 11 月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 年 11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2 年 12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 3 版。其中《莫斯科》、《“五一”前夕在德累斯顿》、《马铃薯甲虫与蜜橘》三篇选入 50 年代中学课本。

莫斯科*

莫斯科，我在你的红场旁住了二十来天，我来到你这里，感到一种幸福，我离开你，也感到幸福。

这幸福是难以形容的：既不像旧日的香客们参拜了一座神庙载福回家了，也不像疲劳的旅客在一个旅馆里睡了一夜好觉又走上长途。这幸福是实际的，因为在你这里我了解了许多事物；这幸福是理想的，因为从你这里我望见世界上更多的远景。

我们的社会基层在改变，无论人或物都要随着改变，只要他们不甘心死亡，就没有一件事会阻止他们从旧蜕化出来新，更没有一座高山或深渊划分出新与旧的界线。这有八百年历史的莫斯科就是一个好榜样。许多欧洲的城市都靠着一条河，河这边是老城，河那边是新城。老城区是弯曲的街道和挤得紧紧的房屋，留存着不少封建时代残酷的遗迹；新城多半是十八九世

* 本文写于1950年3月30日，1950年11月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本文开头一句“莫斯科，斯大林时代的莫斯科，你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北极星，哪一颗发光的星辰不在瞻望着你？”1985年8月收入《冯至选集》时改做“莫斯科，我在你的红场旁住了二十来天”。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纪以来的产物，周围的气氛不是市民的庸俗便是劳动者的苦难。莫斯科却没有那样的界线。临近郊区的房屋和桥梁固然是新的，但莫斯科最古的核心也是新的。克里姆林宫随时都焕发出新的精神，瓦西里教堂也不断更改它古老的面貌。在中欧南欧有些市政厅或教堂的地窖里还存留着中世纪的监狱、土牢、残酷的刑具，使人深深体会，法西斯的集中营和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红场上，在人民欢呼的红场上，如果不是历史告诉我们说，我们绝不会想到这里曾经竖立过绞架，流过无数人的血泪。历史博物馆里的一切也是新的活的，一开始就是从猿到人的图像和模型，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事实一点儿也没有老，它生动地教育着现代的人：劳动创造世界。此后就是阶级社会的形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生活的对比，一世纪一世纪地看下去，最后看到十月革命的前夕。我们从那里出来，自然便会起了一个愿望：到列宁博物馆去，到革命博物馆去！莫斯科处处都能使我们领悟到，苏联最善于处理旧社会的遗产，绝不让它们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发了霉，生了锈，它让它们发挥新的作用。

至于新的事物，则让它尽量发展。政府放开远大的眼光，勇敢计划，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施展他们的智慧和毅力。我们听人述说运河的开凿、斯大林汽车工厂宏大的规模。我们听人述说，高尔基大街加宽路面时，有几座六层大厦并不拆毁，而是把它们的基础一分一寸地向后移动，住民和家具都无须搬出，等到大厦在新的地基上稳定了，住民只须回答一次电话，“水电没有毛病吧？”我们还听说，德国法西斯的匪军临近莫斯科时，地下铁道的修筑并没有停息，许多工人都上了前线，立刻有青年男女来补充；他们在工作中锻炼成具有专门技能的工人，并且有些人克服了意料不到的困难，成为英雄与模范，因为在战

时修筑的那条隧道是通到斯大林工厂的，有四次经过莫斯科河底，人们在四十五公尺下的深处工作，要随时和性质不同的地层与地下水战斗。

地下铁道这艰巨的工程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气魄。一提起地下，人们总会想到阴暗、狭窄、闭塞。但我们立在自动电梯上走入地下时，我们便觉得好像不是下降，而是上升。里边迎接我们的是光明、宽敞、新鲜的空气。三十五座宽广的车站，用乌拉尔、乔治亚、阿尔泰各地的大理石砌成，被人称为现代的宫殿。是的，看了这些建筑，人们再也不想去看欧洲的那些古代的堡垒和近代的宫苑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市侩们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尊重个性的。”请他们看一看这些车站吧。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设置、不同的色彩，没有一座和另一座相雷同。建筑师、雕刻家，只要他们担任起一个车站的设计，便充分地在这上边发挥出他们特殊的才能。才能最高的表现者也常常由于一座车站的完成获得了斯大林奖金。那些市侩们又说，“社会主义国家是只求功利的。”也请他们看一看这些车站和隧道吧。这里诚然是讲求功利的，但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那样只为了公司股东的功利，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才有那样低微的票价和舒适的车辆，那样充足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每座宽广的车站里才有那么多富有教育意义的雄壮的石像和精巧的浮雕，美和实用才能得到那样高度的结合。

苏联政府爱它的人民。它教育他们，娱乐他们。在苏联，教育不是呆板而枯燥的，娱乐不是荒唐而没有风趣的。这上边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创造性。我说的是星象馆大讲堂里的人造天空。每次关于天文或地理的通俗讲演完毕后，电光便在

讲堂的圆顶上照映出夜间的星空，天体在运转，星座在移动，最后星光渐渐稀少，东方发红，国际歌的乐曲中拥出一轮红日。——我说的是大剧院旁的儿童剧院。这剧院是为儿童设置的：座位矮小，剧场并不小，观众小，观众在休息时间散步的大厅并不小。小观众们多半是集体去看戏，他们的情感和舞台上的表演融成一片，随着戏剧情节的变化，人们会听见舞台下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愤怒，有时欢呼。里边的空气从开幕到闭幕始终是紧张的。但是观众们看完戏回到学校里，教员就要领导他们讨论这出戏，分析这出戏，从中挖掘问题，发现教育的意义。——我说的是傀儡剧团。这剧团的导演者奥布拉索夫和他的同伴们，给那些用布和弹簧制成的“演员”输入新的生命，不管“演员”扮演的是“天方夜谭”里的美女，或是俄罗斯古代传说中受难的英雄，或是童话里寓言里的一只虎、一只羊，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能刻画出剧中人物的性格。这种简单的、带有原始性的艺术在奥布拉索夫手里得到了新的发展，如今不只是儿童，就是许多成人也被它的魔力所吸引了。但这不只是精妙的技术，却也是一种教育，它加强了人的感觉，丰富了人的想像。——我还要说到那些工人俱乐部，那些文化休息公园，那些少年营和少年宫，新颖的儿童读物和儿童电影，哪一件不是苏联人民的新创造？

克里姆林宫北有莫斯科大剧院，克里姆林宫南过了莫斯科河是特列杰亚柯夫画廊。大剧院里表演的和画院里陈列的形成一个对照。大剧院经常上演芭蕾舞剧。这种艺术，15世纪在意大利宫廷里兴起，后来在北方的彼得堡沙皇剧院中有了大的发展，如今苏联把它接受下来，看成国宝，不但在国内继续培养，而且举世闻名。剧院没有一天不是满座的，谁要去看戏，必须

在几天前订票，这证明苏联人民对它的喜爱。他们喜爱这有限的舞台上呈现出无限的奇景：暴风雨的海洋，梦境中金鱼的游泳……一切自然界的壮观和童话的幻境。他们更喜爱芭蕾舞者的身体与音乐融和，表演出各种不同的节奏。我们最初觉得，这些舞剧的内容太奇幻了，与现实隔离太远了。但继而一转想，苏联的人民既然热爱这种艺术，而这些舞剧的内容又是健康的，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中荒唐与淫靡的气氛，人们为什么不可以在一天的劳动后到一个美幻的世界里开扩他们的心胸呢？——可是特列杰亚柯夫画廊就完全不同了。每幅画都是现实，历史的现实。我们经过中世纪的神像画，18世纪的贵族画像，走入伟大的19世纪。这里画的是沙皇时代俄罗斯人苦难的生活：移民在荒原里的死亡，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父亲从牢狱里的归来，近卫军集体的被绞杀……没有一个国家的绘画像这样密切地和人民的生活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了。尤其是列平^①，他和托尔斯泰是分不开的，他好像给托尔斯泰的书画插画，托尔斯泰好像给他的画作说明，他们都为一个伟大的未来作准备。而且在这画廊里也表现出那“伟大的未来”的实现：革命领袖的像，胜利的红军的像，英勇的工人和农人的像，农场里的菜蔬是那样新鲜，青年人的原野是那样绿；一切都是肯定的、乐观的、光明的。这些鲜明的色彩反映着苏联人的实际生活，正如大剧院的舞剧反映着苏联人的想像一般。

苏联人肯定的、乐观的生活促使一切在发展。在这发展中不断改变旧的，创造新的。莫斯科地下的铁道还要继续延长，地上的建筑还要继续增添。三百十七公尺高的苏维埃宫的设计模

^① 列平：今译列宾（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1844—1930），俄国画家。

型以及许多莫斯科的改造计划都在向我们说，莫斯科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

在白天，我们看见列宁墓前参拜者的行列是不断的。

在夜里，我们望着克里姆林宫塔顶上红星的光芒是不灭的。

在斯大林时代里*

4月的布达佩斯是一座美丽的春城。匈牙利人爱好鲜明的色彩，这时，尤其是女人和小孩子，都穿上耀人眼目的衣裳。多瑙河中心马尔基特岛上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草地上整整齐齐摆列着鲜红的长椅。我们在岛上散步，向南望着河上的桥梁，谈起五年前的战争。我们的主人向我们说，1944年冬季，德国的法西斯看着霍尔梯^①的反动政府在苏军的胜利中就要崩溃，于是，派兵占领了匈牙利，盘踞了布达佩斯。布达佩斯于12月24日被苏军围住。苏军不忍使布达佩斯的居民和建筑成为战争的牺牲，29日派出两个使者，通知被包围的法西斯军队不要作困兽的斗争，劝他们把城完好地交出来。但法西斯匪徒们不顾国际公法，使者刚走入他们的阵地，便被他们戕杀了。虽然如此，苏军还遵守斯大林的指令，不要伤害布达佩斯的居民和建筑，在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1月、195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3版。此据第3版编入。

① 霍尔梯(Horthy Miklós, 1868—1957)，1920—1944年为匈牙利法西斯独裁者。

最剧烈的斗争中也没有使用重炮。可是在1945年1月18日，苏军解放了多瑙河东的佩斯，法西斯匪徒们便把河上的桥梁一座一座地炸毁了。等到2月中旬，河西的布达，他们也保持不住时，他们又炸毁了他们的军火库，进行普遍的破坏，使布达佩斯大部分的房屋都变成废墟。那时的布达佩斯哪里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人人都垂头丧气，说这座城非三十年不能恢复。但是现在呢，五年的工夫，布达佩斯又成为一个美丽的、色彩鲜明的布达佩斯了！人们不只恢复了旧的，而且建筑了新的。我们的主人用手指着北方多瑙河上游的一座正在兴建的桥说：“这就是一座新的建筑，斯大林桥。这完全是给工人建筑的，因为桥的一端是工厂，另一端是工人住区，从先工人到工厂，要绕一个很大的弯子，将来这座桥建筑成功，工人便会得到许多方便，节省许多时间。”

事实上，不只布达佩斯，就是整个的匈牙利，在它4月4日全国解放时，人们的面前更是一片荒凉：法西斯匪徒们破坏了工厂，拖走了机器，烧毁了村庄，宰杀了牛马；而且全国没有剩下一辆载重汽车，铁路毁掉百分之八十。人民忍受着饥饿，通货膨胀打破一切历史的纪录。但是苏联并没有把匈牙利当作战败国。它认为1941年向苏联宣战的是希特勒的帮凶霍尔梯反动政府，并不是匈牙利的人民，所以它刚刚把反动势力从匈牙利的土地上铲除出去，就立即向匈牙利人民伸出来援助的手。匈牙利的交通不能立即恢复，苏联在6月24日送给它二百五十辆载重汽车；农村里没有牛马，苏军在9月24日送来许多牛马；缺乏衣服，10月5日苏联运来了大批的棉花。这不过是战后的第一年。此后我们便看见匈牙利对苏联的赔款一次一次地减低，苏联对匈牙利技术上与物质上的帮助却逐渐增加，致使匈牙利

在工人党积极的领导下提前完成了1947年8月1日颁布的三年计划，并且从今年起又规定了新的五年计划。我们觉得匈牙利这五年内恢复与建设的迅速有些近于奇迹，但是匈牙利人总是这样回答：“我们感谢斯大林！”

“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一天在匈牙利作家协会里，“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的作者伊利施·培拉向我说，“文化方面我们更要感谢苏联。在过去反动政府的统治时期，多少作家和艺术家都流亡外国，或是过着监狱生活，我们近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约塞夫在我们的诗歌里添了许多丰富的内容与表现的方法，但是由于贫困与被迫害，在1936年自杀了，死时才三十四岁。如今我们都获得自由，可以在自由的天地中创作了。苏联的文学在这五年内也大量地介绍过来，教育着我们下一代的青年。此后再也不会有人把普鲁斯特^①或乔伊斯^②当作榜样在死胡同里寻求死路了。”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解放了匈牙利，并且给匈牙利送回来一百年前沙皇的军队从匈牙利人手中夺去的自由的旗帜。1849年匈牙利人民的反奥斗争已经快要胜利，但是俄国的沙皇派军队来支援奥皇，打散了匈牙利人民的军队，还抢走匈牙利人民的旗帜当作战利品。如今匈牙利人民在苏联的帮助下获得胜利，那些旗帜也回到人民的手里。在盛大的游行时，我曾看见这些褪了色、受了伤的旗帜被人高高举起，向前引路，发扬出湮没了一百年的伟大的光辉。

与布达佩斯相对照，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弗尔

① 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小说家。

② 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

塔瓦河上的桥梁和两旁古代的建筑却都没有毁坏，但是人们谈起来，这也要感谢斯大林。1945年5月5日，苏军已经在几天前攻克柏林，布拉格的人民武装了自己和纳粹军队作激烈的战斗，他们占据了无线电台和几条重要的交通线。但是纳粹军队还要垂死挣扎，使捷克的人民军不能进展。人民军利用电台向斯大林作紧急的呼吁，斯大林立即命令驻在柏林的乌克兰线的坦克部队驰援捷克，于5月9日解放了布拉格。人们都说，“苏军来得神速，纳粹军队没有来得及破坏布拉格便撤退了。”随着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也得到解放。

两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历史上稀有的旱灾，由于农产品的歉收要损失一百五十亿克朗。反动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推进他们政治的阴谋。他们千方百计制造饥饿和混乱，煽动人民对于人民民主的政体表示不满。他们劝农民不要向政府售粮。地主和乡村资本家们把他们收获的四分之一都送入黑市。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越坏——越好。”但一般的农民和中农并不受他们的蛊惑，政府在这情形下还能收集起六万六千辆车皮的粮食。这时，苏联却运来四万辆车皮的谷类，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免于饥饿，并且帮助解放不久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上度过了一个难关。

对于捷克，对于匈牙利，苏联尽了它伟大的帮助；就是对于战败的德国，它的帮助也没有减少。远在1942年，当纳粹的军队在苏联的领土上横行时，斯大林在2月23日就发表那伟大的命令，说红军并不要灭绝德国的人民与消灭德国的国家。所以在1945年5月纳粹政权一告终止，苏联人便不以胜利者自居，而是以辅助者的姿态来对待德国人民了。战争期内法西斯匪徒们从乌克兰、波兰各地掠夺来很多粮食，都堆集在柏林的

仓库里，在崩溃的前夜，他们把这些仓库全部烧毁，致使苏军攻入柏林后，枪声还没有停止，便不得不运来大批的面包，救济柏林的市民。东德的一些被破坏的工厂如今都恢复了，可是在它们没有恢复时，当地的负责人常常被苏联的军官问：“这些工厂怎么还是空的呢？你们不愿意重新恢复它们吗？”如果德国人疲倦地回答，“从何做起呢？”苏联的军官便说，“德国的带头作用的人们都到哪里去了？请告诉我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帮助你们。多少水泥？多少玻璃？对于工人们用多少特殊的给养？……”

我没有到过其他的东欧民主国家，但是我知道它们人民快乐的生活与建设的热情与匈牙利和捷克并没有两样。而且这些东欧的国家在过去国与国之间曾经存在过多少仇恨与纠纷，如今解放后它们彼此相处又是多么和乐！它们你来我往，互相帮助，像是一个大家庭一般，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我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它们共同防御着铁托的间谍^①，共同抚养着坚持在游击区的希腊民主战士送来的子女。这些现象使我们想到斯大林的那段话：“许多人不相信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平等的。但是，我们苏联人民认为，这样的关系是能够，而且必须存在的。苏联人民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特质，它自己所独具而别的民族则没有的特质。这些特质乃是每一个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公共宝库的贡献，使之得到补充和丰富。在这一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在同样

① 二战后成立的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曾因南斯拉夫实行独立的政治、经济政策与南斯拉夫发生矛盾，而将南开除，导致前苏联、东欧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关系发生破裂，遂指责铁托为“间谍”。

的地位，并且每一个民族对于任何别的民族都是平等的。”

从这里我们更会感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与导师”这个称号中所含的具体的意义，更会明瞭东欧民主国家的人民为什么每逢节日便在苏军烈士纪念碑前献花圈，更会理解莫斯科斯大林礼品陈列馆里陈列着的礼品代表着多少劳动人民的真情：他们把他们最好的制作品从工厂里，从农村里，从艺术工作室里搬出来呈给他们的领袖与导师，因为只有在斯大林时代，他们才能这样和平友好，刚从濒于死亡的战争里出来便快乐而勇敢地走上建设的道路。

加利阿山顶与玛利亚浴场*

为了多看一些匈牙利解放后重要的建设，我们到匈牙利东北部的工业区作了两天的旅行。4月6日早晨，乘汽车出发，在路上参观了农业合作社、国营农场、三年计划中建设起来的大发电厂。晚间到了马特拉山区中的加利阿山顶，这是全匈牙利最高的地方，高出海面一千公尺。

我们在山顶上走进一家旅馆，旅馆是一座现代式的建筑，设备简要而精致。它过去是银行家和贵族们“休息养病”的处所，战争时遭受了破坏，如今政府把它重新修复，专供优秀的工人在里边作假期的休养。旅馆里忽然来了这么多的外国人，引起原住客人的注意。当我们刚在客厅里坐下等候晚饭时，我们就得到通知，这旅馆里休养的工人希望和我们共同开一次晚会。

晚饭后已经十点多钟了，晚会以唱歌开始，最初发言的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他说，他在过去反动政府的统治下没有享受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85年8月收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过正规的教育，却住了几年的监牢，解放后在高等学校里教政治课，因为教课成绩好，得到奖章，现在在这里作一个月的休养。随后有纺织工人、炼钢工人、农村里的劳动英雄……起来述说他们过去的苦难与现在的幸福，并且把他们工作的场所夸奖得比什么地方都美。我们代表团里的工人同志也把中国工人一些斗争的事迹和解放后工作的热情介绍给他们。掌声、欢笑声，始终没有停息过。十二点钟过去了，大家也不想散会。会散了，那位教育工作者把我拉在一边，以无限的关怀问我中国教育的情形，又谈了二十分钟，还约定明天早晨有工夫再谈。我们在匈牙利受到隆重的招待，在不同的场合都或多或少要遵守外交上的礼节。但是这天晚上，不管是发言的，或是没有发言的，却都不拘形式，亲切友爱，破除了一切界限，彼此觉得像是一家人一般。

这一天的生活太丰富了，看了不少的东西，说了不少的话，回到寝室里，兴奋得不能立刻去睡，我把通往望台的门打开，走到望台上。下弦月的月光照映着满山的枞林，在这匈牙利最高的山顶上我想起来从前读过的托马斯·曼^①的长篇小说《魔山》：在瑞士高山上的——比这里当然高得多——一家疗养院里，聚集着一些养病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多半是些贵族、官僚、自由职业者。里边有一段说他们由于长年与实际的生活隔离，精神都失却正常，终日作些愚钝而颓废的消遣来消磨岁月。有时人人捧着一个照相机到处摄影，有时搜集邮票，有时吃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有时大家闭着眼睛比赛画小猪，有时既无目的又无原则地搞世界语……

^①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德国作家。

每一种消遣都会成为一时的风尚，每个一时的风尚都是同样地无聊。这里充分地描写出资本主义世界那些休养所和疗养院里颓废而堕落的气氛。我想，加利阿山顶在解放前一定也是一座“魔山”。这样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树林，不过只是疗养着一群口嚼巧克力、闭着眼睛画小猪的人们。如今，这里的主要住客变成新社会的建设者了，他们在高山上，却时时刻刻忘不了他们的工厂、他们的田地。他们只是想把身体养得更健康，好回去用更多的力量去工作。

第二天早晨，旅馆里的主人引导着我们参观了游泳池和厨房：游泳池里的水永久澄清，而且永久保持着一定的温度，厨房里的一切和外边的饭厅是同样清洁。当我们惊讶这样的设备时，主人说，“匈牙利过去许多供剥削者过着淫靡生活的地方，如今都归属人民了，成为劳动人民的休养所。我们这里不过是许多休养所中的一个。”

与匈牙利同样情形，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名胜地方也都成为劳动者的休养区了。5月8日，我们到了捷克西陲、靠近德国边境的玛利亚浴场和卡尔浴场。这两座浴场一向被称为波西米亚山谷里的两颗珍珠，因为含有各种不同矿质的泉水能治疗许多病症，从中世纪以来它们就远近闻名。尤其在19世纪前半，奥国的皇后和一些说德国话的大大小的公侯们不断地到这一带地方聚会，几乎变成政治的中心。歌德也常到这一带地方来。不管他早年的作品表现了多少反抗的精神，晚年的著作里有多少对于未来的新时代的预感，但是他在这些地方每逢遇见王公贵族们迎面走来，他便把自己看成是他们的臣仆，脱下帽子，弯着身站在一边，这姿态曾经引起不少人对他的嘲笑。后来在

1819年，梅特涅^①在卡尔浴场召集过德奥各邦的首相会议，通过了监督大学生活动、审查杂志书籍种种反动的决议。

如今这些被德奥贵族们霸占了几百年的胜地又回到捷克人民的手里了。我们到达玛利亚浴场时，游人并不多，因为休养的季节还没有开始。可是到处在刷新整理，旅馆、饮水厅、沐浴室、运动场、游泳池，以及那些树木茂盛的园林，都将要修理得整整齐齐，准备着迎接今年到这里来休养的工人。

“休养的季节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问陪着我们到处参观的浴场管理处的负责人。

“5月15日开始，”他回答，“到那时，各地的工会就会把需要到这里来休养的工人们送到这里来。这里有四十处工人休养所供他们居住。”

“一个人能住多久呢？是不是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休养的机会？”

“一个人住两星期。捷克工会会员有一百多万，全国有二百五十个休养所，全年能容留二十五万人，所以目前只有工作优良的模范工人能得到休养的机会。将来休养所渐渐增加，机会也会渐渐增加的。”

吃午饭的时候，主人继续向我们述说：“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海，但是有世界闻名的矿泉。我们就向我们的友邦用我们的矿泉换他们的海。每年从波兰，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有不少的工人到捷克斯洛伐克来休养，我们也把我们一部分工人送到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海滨。这样，我们的工人也可以

^① 梅特涅 (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 1773—1859)，1809—1848年为奥地利帝国大臣、首相，1848年革命时被迫下台。

呼吸海边的空气，在海水里游泳了。去年一年，就有五千工人得到机会到外国去。并且有时我们也邀请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志们到我们这里来。去年法国工人罢工时，捷克工人给法国工人募了许多款，支援他们罢工的斗争，但是这项捐款由于法国政府的阻挠寄不出去，于是我们把法国的战友们接到玛利亚浴场来休养，用这笔钱招待他们，加强国际工人的团结。”

我听了这段话，再想一想前世纪在这里聚集过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不是彼此为了个人的利益钩心斗角，就是共同商议着怎样压制人民，剩下的时间就是无聊的消遣和男女的调情。如今这里属于劳动人民了，便立即表现出国际工人的友谊和团结。

在午饭时，儿童们用鲜花来欢迎我们，青年们用捷克的民歌来欢迎我们，修理浴场的工人伸出他们粗壮而热情的手来欢迎我们，女厨工也从厨房里走出，她们说，她们要把菜做得格外可口，以表示欢迎。在接连不断的欢迎中，这顿饭延续了两个钟头。等到起身离开玛利亚浴场时，已经下午三点半了。

从玛利亚浴场到卡尔浴场是一段变化无穷的路程，汽车时而走在林谷里，时而走到山坡上，绕不完的曲折，看不完的美景。因为时间晚了，我们不能在卡尔浴场停留，只有把汽车开慢一点，在它旁边走过，从外表看，觉得它一切的规模比玛利亚浴场还要宏大些。

一部电影与一出歌剧*

4月2日，我们在布达佩斯看到了匈牙利彩色电影第一部的成功出品《路达斯·马基》。这是匈牙利旧日农村里的一段故事。青年路达斯·马基在一个地主家里做苦工，因为一点小小的纷争被地主捆在板凳上打了五十鞭子，随后他和他的母亲又被地主从庄园里赶出，弄得无家可归。但是这青年并不屈服，他立下誓愿，要在短时期内打地主三次，每次打他五十鞭子。他于是用了种种智谋，果然找到机会，把那肥胖的地主鞭打了三次。地主每经过一次意料不到的鞭打，便显出十分狼狈，后来完全失却他作威作福的自信心，得了“吃惊病”，露出许多丑态。这故事充分嘲讽了地主的愚蠢无能，颂扬了一个被压迫的青年农夫在阶级仇恨里表现的机警与智慧。

一个多月以后，5月8日，我们在布拉格国家剧院看到捷克音乐家斯梅塔那（1824—1884）一出著名的歌剧《出卖的未婚妻》。这也是农村的故事。有两家地主，甲家有个女儿，长得很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85年8月收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漂亮，乙家有个儿子是白痴。一个媒人贪图乙家的钱财，给白痴和甲家的女儿说媒。父母答应了，女儿却说什么也不答应，她说她爱上了她家里的一个长工，她是那长工的未婚妻。大家一想，这很好办，长工没有钱，给他一点钱，他一定肯把他的爱人让出来。媒人找长工去商量，长工想了一想说：“好吧，我把我的未婚妻卖给乙家的长子。”于是按照这句话彼此立下字据，各存一份，他把他的未婚妻卖给乙家的长子了。女孩子听到这消息，哭得死去活来，骂他无情。快到结婚时，白痴被一个马戏团骗走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大家正在焦急，长工出现了，他从怀中掏出来字据，他说：“和我结婚吧。”原来他正是乙家的长子，儿时死去母亲，后来被继母赶走，长大了就在一些地主的家里做苦工。乙家的父母没有办法，只好看着他和甲家的女儿在一片歌舞中结了婚。歌剧到这里就闭幕了。

我们的主人请我们看那部电影，因为它无论在技术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匈牙利彩色电影中一部最成功的出品，色彩与内容非常谐调，处处对照着地主的愚蠢和青年农夫的智慧。在映演时我们的主人恳切地问我：“这样的电影送到中国去演，你觉得怎样？”我说：“中国人一定会很欢迎的。”至于捷克政府请我们看《出卖的未婚妻》，则是因为斯梅塔那是捷克的人民音乐家，在前世纪捷克被奥帝国统治的时期，他就在他的作品里尽量吸取了捷克的民间音乐与舞蹈，这出歌剧唱的是捷克的歌曲，舞的是捷克的舞蹈。所以在演唱时，每逢一曲歌、一节舞，我旁边坐着的一个捷克军官便给我解释：“这是捷克的民族形式。”

但是除此以外，我却由于电影和歌剧的内容想到欧洲过去农民的生活。在欧洲十五六世纪，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削比过去更为残酷，引起农民反抗，到处燃烧着农民起义的火焰。几乎

在同时，有些小商人、手工艺者，以及贫苦的学生们，他们常常聚集在市场上、小酒馆里、旅途中，讲述些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半是嘲笑骄傲的贵族和虚伪的僧侣，对统治阶级用讽刺来表示抗议。里边有许多故事，都述说农夫怎样用计谋摆脱贵族的迫害，或是更进一步，反过来给贵族一个有力的打击。它们和《路达斯·马基》与《出卖的未婚妻》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不管这类故事是怎样成功地表达了地主的无能与穷苦农民的智慧，但是直到1945年，东欧国家的农民始终是被地主压得喘不过气来。例如匈牙利，在解放前还是一个封建性的农业国，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大地主盘踞着。大地主的数目只占农村居民的千分之二，而他们占领的土地却有全国农田的百分之四十三。有一个公爵，他一家就占有二十万公顷。天主教会占用的土地，达到六十万公顷。可是大多数的贫农没有土地，没有房屋，每天的收入不够在布达佩斯乘一次电车的票价。这样形成了人们在口头上常常说的“乞丐三百万”。但匈牙利全国人口的数目还不到一千万。匈牙利解放后，政府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土地改革。有六十五万没有土地的贫穷的农家获得土地，有一百五十万公顷的土地分给他们，于是几百年来封建地主和主教们的统治区域都归农夫自己管理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工业化较强的国家，没有像匈牙利那样大规模的封建地主，可是经过1945年与1948年两度土改后，一共也有四十多万贫农家庭分了一百三十多万公顷的土地。这样，农民再也不会遭受地主的鞭打，更不会再有人用金钱来买他的未婚妻了。

土改只是解放了农民，铲除了剥削者，至于使农村社会基本上起了变化的是农业合作社与农业机械出借站。这些组织是

随着土改后渐渐创办起来的。在创办过程中政府曾做了不少艰难的说服工作，因为农民富有保守性，分得一块土地就不肯放手，他们不愿大家不分彼此地合作耕耘。我们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参观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里的负责人总是不厌详尽地讲给我们听：初创办时只有少数的几家加入，后来社员渐渐增加，加入后，有的愿意彼此消除土地的界限，共同耕种，有的还是各自耕种自己的土地，一切都听由社员的自愿，不加勉强。但政府为了奖励农民加入合作社，在选种、施肥、贷款这些事务上边给合作社许多帮助。并且农民加入了合作社，实际上也得到许多利益，他们渐渐由怀疑而信任，因此合作社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几个合作社往往围绕着一个农业机械出借站，里边的拖拉机与拖拉机驾驶者也是一年比一年增加。每个出借站都设有文化室，成为农民聚会、娱乐和学习的中心。这样，农村里才不断地产生新型的农民：有的拖拉机驾驶者佩上了劳动模范的奖章，有些青年男女组织了米丘林^①小组，他们运用他们的智慧去研究增加生产，改良种子，再也用不着想怎样躲避地主的欺凌，或是向地主战斗。

我们在农业合作社和机械出借站，看到那里农民所表现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便深切地感到，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这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农民才能分得土地；只有工人阶级的帮助，农村才能机械化，改变出新的面貌。同时我又想，像《路达斯·马基》与《出卖的未婚妻》那样的电影与歌剧固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并且使我们了解过去的农民生活，但是如果能看到含有新的内容、反映解放后农民生活的

^① 米丘林（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ичурин，1855—1935），苏联植物育种家。

电影或戏曲，岂不更好呢。

一次，在捷克我们从一个农业合作社里出来，我们的主人向我说：“现在用不着和地主作斗争了，但是和农村里的保守思想作斗争也并不容易，多亏农村里进步青年的努力，在这上边发生了不少的作用。”

“现在有没有写这类青年的电影或戏剧呢？”我问。

他沉吟了片刻，才说：

“这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文学界一般的现象。写过去地主压迫农民的，写法西斯的残暴的，写集中营生活的，嘲笑反动的统治阶级的，这类的作品很多；但是写新建设、新生活、新人与新事物的，现在才刚刚开始。在文学部门中只产生了一些诗，歌咏新人新事，因为诗可以迅速完成。至于小说、戏剧，以及电影，都还有所期待。我们希望：从这一代的青年里能产生一批新的作家，他们不再回顾 1945 年以前，只是从 1945 年写起。”

“五一”前夕在德累斯顿*

4月30日下午四时，我们从柏林出发，坐汽车到德累斯顿去，准备参加那里“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这条汽车大路不经过任何乡村，任何城市，也没有和它交叉的道路，只是一直通到德累斯顿。这是纳粹时代的建筑，当时建筑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交通，倒不如说是为了侵略。1939年3月纳粹匪徒阴谋而无耻地占领了捷克全部，自然是从这里进军的；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1945年5月柏林的苏军奉到斯大林的指令，抽出一部分坦克部队驰援陷入危机的捷克人民军，解放捷克首都布拉格，也是从这条路迅速赶到的。如今已经看不出多少战争的痕迹了，只有几座桥梁被炸毁，换上临时性的木桥，此外还偶尔有一两架破烂的机器躺在路旁，身上生满黄锈，没人理会。碧野里疏疏落落点缀着红瓦顶的房屋，平静而单调。我坐在车里只想着昨天看到的柏林。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1月、195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3版，并被选入中学课本。此据第3版编入。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莫斯科飞到柏林的。莫斯科正是一连串的好天气，人们为了迎接“五一”，每座建筑都在被刷新，刷新了又被修饰，用文字，用旗帜，用列宁斯大林的像。玻璃窗都擦得亮亮的，克里姆林宫的绿色瓦顶也打扫得一尘不染。但我们一到柏林，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没有太阳，气候比莫斯科还冷，走入市区，是惊人的冷静。几条往日最繁华的大街两旁不是烧剩下的墙壁，便是一片空场堆积着砖瓦。我们在台尔曼广场旁的旅馆门前下了车，招待我们的人指着广场对面一片废墟说：这就是当年希特勒发号施令的地方，也是他的葬身之所。可是当我们晚饭后到运输工会参加一个小规模的庆祝会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里边在欢呼，在歌唱，十几个劳动英雄在被表扬。我们从辽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客人一走进大厅，便被他们团团围住。他们是运输工人，因此他们的工作是很容易联系到远方的。“向胜利的中国致敬！”“向毛泽东致敬！”呼喊不停，在各样的口号中也掺杂着“向西欧拒运战争物资的运输工人致敬！”我们最受感动的，是两个青年从我们一来就跟在我们身边，“替我们问候中国青年！”重复了十几遍，最后我们走出门外，上了汽车，他们还隔着车窗叮咛嘱咐：“问候中国的青年！”

这是一个大的转变。街旁的那些瓦砾里掩埋了希特勒时代的罪恶，这里却充满了和平气氛，工人和青年充分表现出建设的热情和国际主义的精神。从运输工会回来的路上，同车的德国朋友问我：

“你对于柏林初步的印象怎样？”

“柏林破坏得太厉害了；德国的人民却大大地进步了，这证明统一社会党在领导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只要德国的人民进步了，能够列入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付与这么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他说话时用手指着街旁的废墟。

在这单调的汽车大路上我不住思索着昨晚的这段谈话，同车的一个德国青年向我们谈起德累斯顿：

“德累斯顿的新城还完好，旧城却大部分炸毁了，尤其是文化建筑的区域。这是在希特勒匪徒们眼看就要投降，苏军距离德累斯顿只有几公里时被美国的飞机在一夜里炸掉的，那夜正赶上从布莱斯劳退下来大批的难民，麇集在街旁和广场上，在轰炸中死伤了三十五万——”

“三万五千？”我不相信那个数目，我以为听错了，事实上也许是三万五千。

“三十五万！”他接着说下去，“这次轰炸是不必要的，因为德累斯顿眼看就要解放了。美国的飞机不只一次，每逢苏军临近一座文化上或工业上重要的城市，就先把它炸掉，不让一座城完好地落在苏军手里——人民的手里。同时也给苏军在解放那座城市后增加许多善后的困难。”

我立即想到苏军将要向日本宣战时，美国为什么要赶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与轰炸德累斯顿形式上虽不完全相同，本质上却是由于同样的阴谋。

“我们姑且抛开德累斯顿不谈，因为那时的德累斯顿，还是纳粹德国的德累斯顿，不管美国的用心是对付敌人纳粹，还是对付盟友苏联，表面上还是说得下去的。至于捷克呢，它是被纳粹侵略的国家，多少捷克的爱国人士有的在国外盟国的军队中作战，有的在国内作坚强的反法西斯的斗争，而在眼看就快要解放的时期，它的重要的工厂，如斯廓达工厂，拔佳鞋厂，都

有一部分遭受过美国飞机的轰炸。这是很显然的，这时美国的飞机绝不是在对付纳粹，却是对付自己的盟友了，它在为美国独占资本家战后的市场着想，来毁灭捷克最重要的工业。”

“如今怎样了呢，”我说，“那些想毁灭他人来养肥自己的纳粹匪徒们已经埋葬在废墟中，东欧被他们侵略过的国家都在努力建设，向着社会主义突飞猛进。可怜美国的独占资本家们却穷极无聊，一步步走上法西斯的死路。”

傍晚时到了德累斯顿。易北河北岸的新城果然完好，但是走过奥古斯特桥，旧城的一切建筑，文艺复兴体的王宫，巴洛克体宽广的堡宫，以收藏古典绘画驰名的画院都成为一片瓦砾。从前德累斯顿的游人往往要在那些地方消磨许多时间，如今我们只是坐着汽车迅速走过，所看到的是这里倒着一座石像，那里剩下一段颓垣。

我们到了工会招待所，和昨晚在运输工会里一样，又是一次热诚的欢迎。里边有工会干部，模范工人，自由德国青年歌咏队，新闻记者和政府里的负责人。大家一握手便像是多年未见面的朋友一般；彼此关心生活，关心建设，三言两语便谈到海南岛的解放，苏联对于德国人民的帮助，他们问我们的台湾、西藏，我们问他们的西德和西柏林。再谈下去，彼此更觉得亲切了，大家都说：现在德国的情况和两年前的中国有类似的地方，西德的波恩傀儡政府不就等于蒋介石匪帮，美帝国主义过去所加之于中国的现在不是正加紧地加之于西德吗？于是我们表示，希望德国迅速统一，迅速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出去，像我们把他们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一样。

和我们同来的波兰代表也沉痛而有力地说：“德国法西斯把全波兰的城市与建筑破坏了百分之八十五。但现在我可以告慰

德国人民的，是波兰仍然存在。只要两国的劳动人民携了手，一切纷争都会消除了，更不必说战争了。”这使我想起了斯大林在1942年希特勒最猖獗时说的那句名言，“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就会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则依然是存在的。”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者们，好好听取这句话吧！

在这些人中间也有从西德来的，有的从纽伦堡尔格，有的从萨尔区，他们受了西德工人的嘱托，来问候祖国的工人。是的，西德已经成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回到自由的祖国。西德的人民在马歇尔计划的影响下苦难一天比一天加深。大城市商店的陈列窗里陈列着美国的商品，形成表面的繁荣，工人的失业数目却日渐增长，现在正从二百五十万升到三百万。不合理的现象到处都是，那位纽伦堡尔格来的代表说出许多具体的事实：

皮鞋工厂里制造出来的皮鞋无处倾销，美国的皮鞋却充满了市面。

美国的乳酪大批运到德国，德国人无力购买，堆积在货房里都发霉腐烂了。政府在救济失业工人时却把这些腐烂的乳酪买下来发给失业的工人。工人领到手里问：“我们拿着这些乳酪有什么用呢？”回答是：“你们把它在市上卖掉，所得的钱不就等于救济金吗？”

并且美国的侦探小说和海盗淫荡的电影在“教育”着西德的青年。正如在美国常常有儿童杀人案件发生一般，西德现在也常有青年秘密结社来干些图财害命的勾当了，因为演美国影片的电影场成了他们的学校，侦探小说成了他们的教科书。

这个纽伦堡尔格人谈起话来娓娓动听，西德人民在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下的种种苦难使这欢乐的场面立即沉静下去。但他

的语调并不永久是这样低沉，说到一个阶段时，他的精神忽然兴奋起来：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西德不能这样长久下去的，和平与民主的力量在滋长着。我说一个中国人常爱说的比喻吧，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一下雨这纸老虎就完了。现在我告诉你们，在西德已经快开始下雨了。”

说到这里，人民警察带进来一个客人，黑瘦的面貌，黑色的头发，穿着一身黑衣服，不会说德国话，经过翻译才知道是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要到柏林去参加“五一”。

阿尔巴尼亚很不幸，没有得到好邻居，东边是美国傀儡保皇法西斯统治着的希腊，北边是美国间谍铁托集团所统治的南斯拉夫^①。因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出入就受了很大的限制，这位阿尔巴尼亚的友人不得不绕很大的一个圈子才经过捷克到了德累斯顿。对于他的意想不到的出现全场的主客表示出兴奋和感谢，于是都起来向他致敬，向他敬酒，他的脸上也显露出好像到了家了似的笑容。

在这晚会中，中间掺杂着自由德国青年歌咏团的合唱，人人都为了明天的“五一”欢悦。明天从广州到柏林将有八万万人口在不同的城市和村庄，用不同的语言庆祝他们共同的“五一”，不会像从前，除去苏联外，这区域里的大部分人只是在反动政府的压制下，或是在监狱里度过他们的“五一”了。

^① 二战后由于前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铁托及其领导的国家曾受到“美国间谍”的指责。

青年与新生*

5月28日，全德青年大会的第二天，我们站在检阅台上望着七十万青年组成的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天空中时而聚起浓云，紧接着是一阵骤雨，时而又露出微薄的阳光，队伍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同样的整齐与热烈。检阅的和游行的没有一人把天气的变化放在心上，下雨也罢，出太阳也罢，保卫和平的决心是永久一致的。大家歌唱，欢呼，鼓掌，应答，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中间没有片刻的停息。列宁的像，斯大林的像，皮克总统的像，各国革命领袖的像；大大小小的旗帜，各样的花束，彩色的轻气球；各种标语，引人注目的图画——处处表示出青年人创造的才能。我们站在风雨里，看着这个热闹的景象，只是兴奋，没有疲倦。这时在我身边站着两个老人，望去不过六十岁左右，但是招待我们的一位干部却指着他们轻轻地向我说，这两个老同志曾经和恩格斯一起工作过。我听了这话，感到惊奇。我们推算，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那么这两个老人至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1月、195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3版。此据第3版编入。

少该有八十岁了。“也许比八十岁还多”，那干部回答。

我由于好奇与尊敬便和两个老人里的一个谈起话来，谈起他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生活，谈起中国的新文艺。最后我问他：“听说你和恩格斯一起工作过？”

他停了片刻，望着那无穷无尽的青年队伍，他用沉着的声音说：“我青年时候是做梦，现在的青年把梦给实现了。”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不以为然。19世纪末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都是铁一样的真实，怎么能说是做梦呢？这句话快乐里多少掺杂着一些感伤的成分。

但是我抬起头来，望一望四周残破的建筑，不由地想起方才在报纸上读到的大会里的一位贵宾爱伦堡的谈话，他说：“这是一个悲惨的，同时也是乐观的景象，在柏林的废墟中间看见这么多生活肯定的年轻的人。这景象使人想起一个民族的悲惨的过去。如今一个不可动摇的和平意志充满了德国人民的心。德国青年的当前任务便是尽一切的力量使德国不再有一次成为流血的战场。”

诚然，德国人民过去的历史是悲惨的。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打了两回败仗，却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受着他们统治者的愚弄，作了两次大战的祸首。德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侵略史：容克地主与新兴的大资本家互相勾结，表现出俾斯麦的骄横，维廉第二的狂妄与希特勒的残酷无耻，致使国内进步的势力随时都受着摧残和打击。直到1945年5月，伟大的苏军把柏林解放了，纳粹匪徒们被捕的被捕，自杀的自杀，逃亡的逃亡，人们才从长期的噩梦里醒过来，面对着一片废墟，目瞪口呆，手足失措，不知道明天要做些什么事。

这时，那些受尽法西斯的迫害的共产党人渐渐回来了，有

的从集中营里，有的从他们流亡的外国。他们回来，担任起艰难而重大的工作，他们不但要清理街旁的废墟，而且要清理人们精神上的废墟，不但要建设新房屋，而且要建设新人。他们于是组成了工人的统一的政党，领导了民族阵线，由此产生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实行了土改，把战犯们的工厂收归国有，改变了社会基础；在工厂里发动劳动竞赛，在农村里设立拖拉机出借站，使生产提高。这样，不满五年的岁月，由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与苏联的帮助，东德的面貌焕然一新，新的共和国的国歌一开始就这样歌唱——

从废墟里复活
我们面向将来。

从这里我也就渐渐理会了那老人说那句话时的心情。他过去的工作本身并不是梦，而是看着当前的景象，想起德国过去五十年一套反动的历史，他在其中所受的失败与挫折，真会有一种如梦的感觉。

这五年内的成功，德国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国许多中年以后的人，因为经过的变化太多了，他们经过维廉第二时代的军国主义，经过魏玛共和国后期的经济恐慌，经过法西斯十几年的愚弄，头脑已经油滑，感觉已经迟钝，对于新的事物失却感应。可是青年，没有那么多过去的负担，能够锐敏地看得清面前新的远景。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都是爱青年的，但德国由于这种特殊情形，它对青年有更多的期望。而青年也没有辜负这个期望，他们对于政府的一切号召，无论在城市或是在农村，都带头响应。

解放后的一年，1946年5月，自由德国青年团便提出来青年的一代应该享受四种基本权利：有权利参与政治，有权利工作，有权利受教育，有权利快乐。如今在党的干部里，在群众组织、各机关、各经济部门，以及议会里，都有青年参加了；每个青年都有了工作，他们对将来具有信心，无须顾虑会有一天找不到职业，必须在街头过夜；人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战前大学里工农子弟不过占百分之二三，现在则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于为了青年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健康与快乐，我们到处看见青年休养所、青年旅舍、青年俱乐部……并且青年剧团、文工团、体育团体都大批在发展着。

由于青年积极地参加了政治的与经济的活动而显露出卓越的成绩，大家都认为现在的青年与往日被军国主义与法西斯所愚弄的小热昏完全不同了，他们具有明确的思想与处理事务的才能。于是政府在27日青年保卫和平大会上宣布了一条最近通过的法令，把成人的年龄提前二年，从满二十岁提前到满十八岁，使青年有更多的机会为人民服务。

自从自由德国青年团公布了全德青年大会的会期以来，共和国里的青年使用了极大的努力来迎接这空前的盛会。他们用自己的劳力在柏林建筑起能容八万人的体育场，一座能容一万人的大会场，从柏林郊外森林里开辟出一个能容二万人的少先队共和国。在工厂和农村里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在劳动竞赛的运动中1948年到1949年有十万青年参加，乡村青年和女性青年占有很少的数目，但等到1949年至1950年这一年内便有二十八万青年参加，其中有五万九千是农村的，六万是女性。青年的文学与艺术的工作者也竞赛似地创造新歌，编写新剧，培养民间舞蹈，把绘画和雕刻送到柏林来展览。并且自由德国青

年团发动“学识优良”的考试，考试及格的按着等级的不同可以得到铜色的、银色的、金色的三种奖章。参加这个考试的人要读熟加里宁^①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奥斯特罗夫斯基^②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布雷德尔^③的《台尔曼传》，以及歌德、海涅^④、高尔基的著作；他们要了解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性质，国际主义的精神与劳模运动的意义。此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务，即是每个到柏林来参加大会的青年，至少要带来十个人的保卫和平、禁用原子弹的签名，所以最后结算，七十万青年带来了八百万个签名。——在这多方面建设性的准备中，每个青年的思想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这样一代的青年在预告着一种在德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生，这也是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与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教育所发生的成果。但是在西德，在英美法的占领区里，德国的青年是怎样的情况呢？街头上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一天比一天增多，青年失业者的数目达到一百万，女孩子被迫卖淫，男孩子被迫到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去充当雇佣兵。今年年初瑞士一家报纸《鲁森新闻》这样记载着：“有六个国家的人贩子每月要招募二千到二千五百名年轻的德国人去服兵役。那不只是法国的与英国的招募者，却也有佛朗哥的西班牙与阿根廷的代理人。”并且旁的国家也看上这笔好生意，都跃跃欲试。一个美国记者

① 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1946），[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② 奥斯特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1823—1886），[前]苏联作家。在国内战争中受伤致残，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病榻上写成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③ 布雷德尔（Willi Bredel，1901—1964），[前]民主德国作家。

④ 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报道伊朗国王访美的最大的收获是获得美国的允许，在德国招集大批纳粹时代的军官到伊朗军队里服务。这现象，就是西德的傀儡政府都无法遮饰，它不得不在一篇文告里这样标题：“青年没有职业——人民没有将来。”

事实上西德的青年是会有职业的，西德的人民也会有将来的，只要英美帝国主义者从西德滚开，还带走西德傀儡政府的全部机器。这道理西德进步的青年看得很清楚，他们保卫和平，争取统一的决心和东德的青年并没有两样，所以他们把这次的大会看成预告德国统一的第一声号角，他们怀着热烈的紧张的心情期待着大会日期的到来。但是西德的傀儡政府却百般阻挠，不但不给他们通过边界的护照，而且把边界封锁起来。虽然如此，还是有些青年有的在夜里，有的在下雨的时刻，乘人不注意越过封锁线。这样不只是青年过来了二万多，还有多少先锋队队员，以及他们的父母也跟着过来。大会开完了，他们举着胜利的旗帜，排着队，唱着歌，回到西德。有一个两千人的队伍，一越过英国占领区的边界，便在一片荒野地方被警察围住了。那些警察说，奉到“政府”的命令，说是东柏林有伤寒病流行，从东柏林来的青年都要登记，受检查。但是这些青年坚决拒绝登记，他们说：“东柏林是一块最干净的地方，既没有花柳病，也没有伤寒病，叫我们登记，是别有居心的阴谋。”警察围他们围了两昼夜，最后看见这些青年是不能屈服的，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们举着胜利的旗帜，排着队，唱着歌，走去了。

波茨坦记游*

6月1日，德国青年大会已经结束了两天，我们这天没有预定的节目，主人向我们建议，正好利用这个空闲到波茨坦去看看，我们立即同意了。从前在柏林住过的外国人，很少没有到过波茨坦的，他们去的目的，多半是要游览普鲁士国王弗利特利希第二在那里建筑的无忧宫和他设计的无忧园，如今我们同意主人的建议，却是因为1945年8月2日斯大林和艾德礼与杜鲁门在那里共同签名公布了有历史意义的波茨坦协定。这协定主要的精神是彻底铲除德国法西斯与军国主义，积极扶持德国人民与德国的民主力量，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统一的德国。可是这个协定不久便被英美法帝国主义者撕毁了：他们纵容战犯，起用纳粹党人，制造了西德傀儡政府，改变了德国币制，把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劈成两半，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把西德变为向东方和平民主阵营进攻的一个军事根据地。这计谋违背德国人民的利益，所以现在德国人民正以全力争取统一，争取波茨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1月、195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3版。此据第3版编入。

坦协定精神的实现。

波茨坦是布兰登堡省的省城，在柏林西南，距离柏林不过半小时汽车的路程，现在柏林西部被英美法三国占领，我们从东柏林出发，要绕一个很大的弯子，所费的时间比从前多了二倍。快到波茨坦时，路旁渐渐出现了不少精美的别墅式的房屋。我们的主人向我们说，这些房屋旧日的房主不是跑到西德就是跑到西柏林去了，那都是纳粹时代的军官或站在幕后支持纳粹的资本家们。现在它们已经归人民所有，有的成为工人俱乐部，有的成为青年服务处。

“波茨坦有它不名誉的传统，”他继续说，“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是普鲁士，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根源是波茨坦。提起波茨坦，人们便会想到弗利特利希第二，——这个不顾信义，专门依靠阴谋与武力的普鲁士国王是希特勒的先驱，他在这里设计了园林，建筑了宫殿，豢养了一大批仆役和奴隶，致使他死后一百六十年波茨坦始终都保持它的特质：里边的居民主要成分是军官、退休的官吏、资本家、庸俗的市侩，他们张嘴弗利特利希，闭嘴弗利特利希，直到1945年5月，法西斯政权崩溃，人们才好像大梦初觉，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德国的最反动的城。”

“现在怎样了呢？”我们问。

“最反动的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在这里曾经有过相当艰难的工作。但是他们的下一代经过教育，完全不同了。”

这样说着，汽车已经开入城中心。这座城和东德几个著名的城市一样，在眼看就要被苏军解放的前两天，遭受过一次美国飞机大规模的轰炸。到处还有废墟存在，新的房屋也建筑了不少。——一个自由德国青年团的干部来接我们，他陪着我们

穿过城市，到了无忧园。

无忧园，十八年前我曾经来过，如今世界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它的外表并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偶尔一个雕像炸掉了头，或是短了一个胳膊，主要的建筑并没有多少损害。但是有一个“东西”却不见了，那是无忧宫西边，过去一般小市民津津乐道的、所谓“历史的风车”。

据说，弗利特利希^①当年住在无忧宫里，旁边有一座磨房，磨房风车的声音常常搅扰他，他派他的臣仆向磨房主人说，他要收买这座磨房。磨房主人说，这是他祖父和父亲传下来的，不能出卖。国王怒了，他说，不卖就把它拆掉。磨房主人说，柏林有法院，若是国王不讲理把它拆掉，他就到法院里去告国王。国王“欣赏”他的倔强，只好既不收买，也不拆掉，让风车继续在风中转动，发出骚扰的声音。于是它就成为那个把全普鲁士化为兵营，把保持地主贵族特权当作重要任务，用阴谋和闪击瓜分波兰的弗利特利希大王“爱好公理，尊重民权”的标记，直到1945年，一颗炸弹把它炸掉为止。

我们谈着这段故事，青年团的干部说：“纵使这传说里有几分真实，谁知道磨房主人经过了这番交涉后，在这磨房里又继续住了几天呢。这磨房他既然因为是从他父亲祖父那里承袭来的不肯放弃，但他并没有能够把它传给他的后代。这是专横不讲理的统治者一向的作风，他越专横，越要叫人说他宽大，怕人不相信，就弄出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作为他宽大的证明。在这一点，我们倒要感谢美国的炸弹把这虚伪的玩艺儿炸掉了。”

^① 指弗利特利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又称腓特烈大帝。

我们走进无忧宫，里边一切的布置一点也没有改变：国王家属和亲戚们的像，“罗可可”^①时代的图画和家具，满架法文书的图书室，饭厅，音乐厅，寝室……我们穿行宫内一间一间的房屋，我们的主人不断向我们说，这幅像多么蛮横，这幅像多么愚蠢，这幅画多么荒淫，弗利特利希只读法文书，写法文，他把德国人民看成给他当兵给他纳税的奴隶，他看不起他们，甚至看不起他们的语言……

下午我们到了无忧园西端的新宫。这新宫里的布置比无忧宫还要华丽，正中央的“宝贝厅”能容数百人，四围的墙壁镶满了珍贵的宝石和贝壳。新宫起始建筑时，正是七年战争结束的那一年，1763年。弗利特利希发动这强盗式的掠夺战争，把自己的国家也打得民生凋敝，人民过着极端穷苦的日子。从先历史家常常说，七年战争后的弗利特利希厉行节俭，有时节俭到了吝啬的地步。我想，那些历史家不会看不见这座“宝贝厅”的，若是他们看见墙上的宝物，不知是装作看不见呢，还是暂时欣赏耀目的珠光宝色，而忘却他们在书本上写的对于统治者节俭的赞扬？

一切的外表都没有多大改变，可是游览者的眼睛变了，眼睛一变，楼台殿阁的意义也随着变了。并且它们的用途实际也在改变。当我们立在新宫的楼上时，我们的主人指着对面一座建筑说：“这是从前统治者的臣仆和侍从们办公的地方，如今我们在这里边创办了工农学院。工农子弟在过去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们在这学院里要大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使他们有

① 继巴洛克（Barock）之后，欧洲18世纪的建筑、艺术风格，以纤巧、华丽为其特征。

充足的基本知识，将来能入大学深造。”

新宫里有一座小型剧院，一向是统治者关起门来享乐的地方。一直到魏马共和国时代，1930年，这里还演过戏，一张戏票要用一百马克。新宫的看守者把这奢侈的演出当作一件奇闻似地告诉我们说。那位青年干部紧接着说：“不要忘记！1930年德国失业的人数是六百万！”这时我们听到楼下有钢琴的声音，原来是新宫里的一部分已变成舞蹈学校，一些青年正在练习从苏联学习的芭蕾舞。

我们从新宫里出来，已经夕阳西下，那著名的喷水池把水喷得有几丈高，劳动人民和苏联的士兵都快乐地在林阴道上散步，我们再想起方才谈到的工农学院和舞蹈学校，我们才深深感到昔日统治者的无忧园现在已经变成人民的无忧园。至于宫殿里那些豪华的设置再也引不起游人的惊讶和羡慕，它们只是告诉人们说，普鲁士的统治者曾经怎样地剥削人民。

中午，布兰登堡省议会的议长曾经招待我们午饭。他在席上致词说：波茨坦过去很不光荣，它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摇篮，但是现在已经是人民的城了。并且波茨坦的人民要为两件事感到骄傲：第一，去年选举时推皮克为德国总统候选人，是布兰登堡议会提出的；第二，斯大林曾经在这里签订了波茨坦协定。波茨坦人民要和全德的人民一样，努力争取波茨坦协定的实现。同时他说，这里苏联的驻军从来不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过波茨坦的人民，对于波茨坦的复兴事业随时都在从旁援助。我们也举起酒杯，祝贺人民的波茨坦日见繁荣，德意志共和国迅速统一，波茨坦协定精神不朽。

我们回去时，波茨坦举行的运动会刚刚散场，一队一队的

青年男女举着旗帜，唱着歌，从大街上走过。德国的和苏联的少先队儿童在街旁手携着手一起玩耍，若不是人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无法分辨哪些是苏联儿童，哪些是德国儿童。

“黑暗的窟窿”*

去年5月1日，一个外国作家在莫斯科看完了盛大的游行，晚饭后又走到街上，看见整个的莫斯科变成一个娱乐的广场，电光照耀中到处都是舞蹈，到处都是歌唱。在红场旁，更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光芒四射，但他无意中忽然发现，在国家旅馆和莫斯科大学中间有一座大建筑是漆黑的，他当时感觉，黑得像一个窟窿。这“黑暗的窟窿”不是旁的，是美国大使馆。

今年4月4日是匈牙利解放五周年的纪念日，前一天晚上匈牙利政府在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里招待各国代表举行庆祝会。主人报告了五年来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客人也顺序致词，祝贺匈牙利人民在工人党和他们的领袖拉科西的领导下的胜利与成功。无论主人或客人在他们的演说中对于苏联和斯大林都表示感谢，因为若没有苏联伟大的帮助，匈牙利的解放和解放后的建设都不会这样顺利。会场里鼓掌的声音从头到尾总是一样地热烈，最热烈时人们都站立起来，起来又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1月、195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3版。此据第3版编入。

坐下，坐下又起来，不知起坐了多少遍。但是在我们对面楼上几间包厢里坐着几个穿礼服的男女，大家鼓掌时他们并不鼓掌，大家立起来时他们更不立起。全场兴奋，只有那里是冷淡的；全场光明，只有那里是阴森森的。最后他们好像不耐烦，会还没有结束，便一个跟着一个退席了。我正在纳闷，不知那是些什么人，旁边一个匈牙利人告诉我说，“那都是西方的外交老爷们。”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立刻便想到那个外国作家在莫斯科红场旁的那段经验，我心里想，这几间包厢也像是“黑暗的窟窿”。

是的，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胜利，他们沮丧；我们解放，他们感到损失；我们欢乐，他们愁眉苦眼；我们惟恐我们的电光照耀得不够亮，他们惟恐他们的窗帘挂得不严紧，有一线光泄露出去。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人民的剥削者，他们不但怕他们本国的人民翻身，旁的国家人民的胜利他们也受不了。所以我们保卫和平，他们开外长会议准备战争；我们庆祝“五一”，他们禁止“五一”游行。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法国的人民赠给爱伦堡荣誉勋章，最近爱伦堡坐飞机到了巴黎，法国政府在飞机场上传知他，不许他在巴黎居住。中国人民的友人史沫特莱，不断地受她本国政府的迫害，她死前在伦敦说到她这几年的生活是“一段长期的可怕的历史，这段历史和希特勒获得政权前后一些德国的反法西斯者的历史相类似”。

这一套对比如果写下去，是永久写不完的。并且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无须详述。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阴谋，总是常超过我们想像的范围，若不是亲身经验，我们便难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

德国青年在从5月27日到29日三天内举行一次全国性的

大会，不分东德和西德，各地青年都到柏林会合，游行，表示他们争取国内统一、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这号召在几月前宣布出去，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统治下的西德傀儡政府就着慌了，恐怕西德的青年到柏林去。因为他们希望西德青年永久作他们的奴隶，西德青年的觉醒对他们是不利的。惟一对付的方法就是利用报纸来造谣诬蔑。分明是和平示威，他们却说这次要冲入西柏林，实行暴动，拿青年作牺牲；分明是友谊的会合，他们却说青年到柏林就回不来了，要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造谣尽管造谣，事实胜于雄辩。德国七十万青年的和平示威在预定的计划内胜利完成了。每个外国的参加者都被德国青年的行动所感动，认为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报纸怎样反映这件事呢？一家荷兰的天主教的报纸说，“自由德国青年的队伍已经冲入西柏林，并且和美国的军队进行斗争。”纽约的《每日新闻》说，游行的队伍被大雨冲散了，大街上冷冷清清，天空只有一架美国的直升飞机飞来飞去。那天诚然是下了几阵雨，但青年们在雨中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更良好的秩序。一家伦敦报纸更善于解嘲，新闻的标题是“共产党的失败”，它说，因为英美在柏林西区警戒森严，预定的“暴动”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他们不只用文字造谣，并且设法用照片来诬蔑。在开会以前，我们就读到一封信，是西德汉堡一家画报的编辑写给一个西柏林的女摄影记者的，用恶劣的文字写着恶劣的阴谋。那封信被人揭发，用照相机照下来，从头到尾这样写着：

亲爱的罗西！

我有几天在路上，所以不能早一点给你写信。你

的照片都很好，只是第一必须还快一点（它们迟了一天），此后至少必须先把标题告诉我，我好留出地位来。第二你必须按照一定的观念摄影。为了青年大会要摄取下边的照片：

第一，自由德国青年尽可能面带饥容，立在西柏林糕点店的窗前（从商店里边望外照，前边有些糕点）。

第二，自由德国青年在桌旁，一大堆涂着奶油的点心（吃着），两眼贪婪。

第三，空盘子，还有糕点的残余，青年仰靠椅背，闭目，得意微笑。

（这些照片能够不费事在青年大会以前就照出来。）

第四，一队青年（从后边看）为了痛苦弯曲身体，两手放在臀部前边（如果一旦放射了催泪弹）。

此外的一切必须按照发生的事体办理。开驶放水坦克？消防队？如果开枪了，牺牲的人。警察鞭打青年？严格的规律与军事管理。行军礼？自由德国青年打进玻璃窗？等等。请你准时把这些照片交给我的弟弟，以便星期二就可以到我这里。

今天不多写了。敬礼。

赫尔木特·普林次

1950年5月12日

从这信里我们看出那些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们是多么

耻，多么卑污！关于青年大会的照片“在青年大会以前”就可以照出来。并且饥饿、军事管理、催泪弹、鞭打青年、青年打进玻璃窗，是他们希望发生的事。而他们的愿望和青年大会的事实中间有多么远的距离！我读完这封信，又很自然地想起那“黑暗的窟窿”。

这封信不也是从某一个“黑暗的窟窿”里寄出来的吗？当世界各地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庆祝自己的伟大胜利时，帝国主义者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干一些鬼鬼祟祟的勾当来企图阴谋破坏人民的和平事业。但他们的卑劣伎俩在正义的人民的强大力量前是显得何等渺小！这些“黑暗的窟窿”正是他们失败和沮丧的标记。

马铃薯甲虫与蜜橘^{*}

5月20日前后，东欧各民主国家的报纸都用显著的地位发表苏联决定削减德国赔偿费百分之五十以及把二十三个企业所有权移交给德国人民的消息；这消息获得了各人民民主国家普遍的赞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衷心的感谢。正在这时候，常常有一架美国飞机飞入德意志共和国境内，掠过萨克逊省慈维考区的天空，谁也不知道这飞机是为什么飞来，对它也没有加以注意。但每逢飞机飞过后，农人便在生长着马铃薯嫩苗的田野里发现了大批的马铃薯甲虫，可是人们并没有把田里的害虫和天空中的美机联系在一起。等到后来不只在田地里，却在美机飞过的市场上、住宅房顶上也发现同样大批的甲虫时，人们才想到，这些甲虫不是地上生长的，而是经过美国飞机从天上落下来的。因为害虫只能孳生在田地里，绝不会生在房顶上。于是德国政府发动了数千人，才把那些甲虫扑灭。这罪行引起德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1月、195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3版，并被选入中学课本。此据第3版编入。

国人民普遍的愤怒，他们都说：“今天用害虫来毁我们的农田，明天说不定就会用原子弹来戕杀我们的生命。”

这事发生了不久，德国的青年在柏林会合，柏林东区形成青年的世界。一天，在与美国占领的西柏林相毗邻的波茨坦广场上青年的男女正在歌唱舞蹈，边界上开来一辆美国摄制电影的卡车，从车里抛过来无数金黄色的美国蜜橘。德国是很难得到南方的水果的，美国人想，这些孩子们一看见珍贵的水果，必定争先恐后地抢着来吃，他们便可以把这幅“抢橘图”摄入电影，给争取和平反对美帝的青年一个有力的嘲笑：在美国蜜橘的面前低头就等于向美帝手里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美元——投降。不料，青年们把橘子捡起来并不吃，却一个一个地向着那辆美国卡车抛去，致使摄影师脑里盘算的一幅画图完全改变了形象，他感到失望，只好垂头丧气放下了他的摄影机。

从飞机里抛下甲虫来伤害农田，从摄制电影的卡车里抛出蜜橘来诱惑青年，这是多么无聊，多么卑鄙，但同时也充分地刻画出华尔街的仆役们的特性：奸狡与愚蠢。

这种特性，有一次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又得到一个表露的机会。我在一旁倾听，随时都想到慈维考田野上刚刚消灭了的甲虫和波茨坦广场上抛烂了的蜜橘。全德青年大会结束后，德国新闻局局长召集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为了这次德国历史上破天荒的青年大会，各处记者来的真不少，苏联的、中国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西德的、西欧各国的、美国的，都聚集在柏林采访大会的新闻。德国新闻局局长认为是必要的，请各国代表在记者们面前发表一些对于大会的批评和感想，同时也希望记者们把大会的真象报道给他们报纸的读者。代表们对于大会的成功都感到兴奋，尤其对于德国青年争取和平的决心

与国际主义的精神表示敬佩。许多进步记者也趁着这机会向各国代表从正面提出许多他们需要了解的问题。但是其中有一小撮帝国主义者豢养的记者们却发了些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蠢的怪问。

主席刚刚宣布开会，说完简短的致词，一个荷兰记者便发言了。他说，听说这里有从荷兰来的代表，他希望听一听他的同乡的意见。荷兰代表发表了他对于大会的肯定的意见后，那记者便摆出阴险的面目问：

“你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说吗？我好把你的议论在荷兰的报纸上发表。”

“我到柏林后，我的名字发表不只一次了，你略微看看东柏林的报纸便会知道。”

荷兰的青年回答后，会场里起了一阵笑声。

反动记者好像都是白痴，对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大会他们仿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有丝毫的感觉与反应。他们都和荷兰记者一样，专门要求他们国内进步青年的代表发表意见。法国的记者请求法国代表说话，法国代表说，“这次大会是帝国主义者的大失败。我们法国青年永久不充当对苏联作战的炮灰。我们确信，在这一点上德国青年在和我们并肩战斗。”会场上没有英国代表，于是英国记者不放松澳洲的代表，澳洲的代表却说，“这次大会对于帝国主义的计谋和体面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我希望每个参加这次大会的记者都应该拿出他的良心来纠正反动报纸的造谣。”

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进步青年的代表都不曾被他本国反动记者怀有恶意的问话吓住，却反过来给他们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一个美国记者，据说是《纽约邮报》的，他看他的世界

真是宽广，好像把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也看成美国的一州，他以傲慢的态度提出一个问题：

“我要问一问厄瓜多尔的代表，不知他能否说明，南美洲有许多国家，为什么只来了一个厄瓜多尔的代表？”

厄瓜多尔的代表还没有站起来，主席便微笑说：“我奉劝这位先生，这问题最好在华盛顿提出！”紧接着厄瓜多尔的代表给主席的话作了一个具体的说明：“在我们国家，领一个到德国去的护照只有经过美国才能办到。进步的青年是很难得到的。所谓美国使馆在南美洲各国并不是外交代表住的使馆，却都是监督本地青年的警察站。”

人们听了这段话，立即看出来美帝国主义者在南美洲的狰狞的面貌。

这些帝国主义的记者们都怀着抛掷马铃薯甲虫的毒狠心肠来伤害进步青年的代表，但他们得到的回答都像是抛回去的蜜橘一般，使全会场发生一阵哄笑。他们自知无趣，招待会没有完结，便三三五五悻悻然退出了会场。

最可怜是一个西德傀儡政府支配下的广播电台的记者。他既没有英美法反动记者那样自觉“理直气壮”，以为他们侍奉的政府随时都能够有权力把这些“反叛”的青年代表抓到监狱里去，但他又要向他的主子献媚取宠，他提出的问题更是颠预而可笑。他说，“我要请教诸位代表，你们是否要在世界上创立一个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

又是一阵笑声。主席环顾全场，问大家，“这个问题有回答的必要吗？”大家只是继续着笑。

但是他并不知趣，经过一些旁人的问答后，他又向中国的代表提出问题：“听说中国现在在民主世界里（这回他不谈民主

国了!)是仅次于苏联的大国,外边的标语上也写着向中国青年学习,请问中国代表,中国青年是不是也把终日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作为他们惟一的工作呢?”

“中国的青年取种种的方式来保卫和平,”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许立群站起来说,“游行示威也是其中的一种;可惜这个自由在西德却完全没有。”

一片掌声使这位西德的记者面红耳赤,低下头来。

从飞机里投掷甲虫,从卡车里抛出蜜橘,在记者招待会上不从正面,只是歪曲地提问题:这代表着帝国主义者现阶段上一贯的作风。他们被局限的头脑再也没有能力理解人民远大的目标与坦白的胸怀了,他们只能愚蠢地在暗地里损害人民的事业,自以为很聪明、很得法,但得到的结果只是显露出自己本来的丑相。

[附注]

关于投掷马铃薯甲虫事,中国的报纸上也曾登载过,见5月31日的《人民日报》。

爱情诗与战斗诗*

在匈牙利，和人谈起匈牙利过去的诗人，其中最灿烂的名字当然是彼得斐^①。他如今被匈牙利的人民爱戴，有如普希金在苏联一般。“但是，”一天一个在匈牙利文化部里工作的人向我说，“除了彼得斐，我还愿意向你介绍两个诗人，一个是20世纪初期的进步诗人阿第^②，一个是霍尔梯反动政府时代自杀的无产阶级诗人约塞夫^③。”我说，彼得斐在中国已经有人介绍过，另外的两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于是答应我，替我找一些匈牙利革命诗人的德文翻译。过了两天，我又遇见他，他说，很抱歉，他能找到的这几个诗人的外国文的翻译，多半是一些爱情诗，至于表现他们伟大人格的战斗的诗歌，都没有译出。所以他不能把这些翻译给我。同时他附带着说，在旧日的社会里，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原题为《彼得斐和海涅也得了解放》，原载1950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后收入《东欧杂记》时改用现题，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1月、195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3版。此据第3版编入。

① 彼得斐：今译裴多菲（Petőfi Sándor, 1823—1849），匈牙利诗人。

② 阿第（Ady Endre, 1877—1919），匈牙利诗人。

③ 约塞夫（József Attila, 1905—1937），匈牙利诗人。

人们对待这些诗人，总是表扬他们的爱情诗，贬低他们的战斗诗。

从这段谈话里我想到了前世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者。像匈牙利的彼得斐，德国的海涅，在统治者的眼中本来都是“叛徒”，那些文学史家是不肯承认这些“叛徒”们的作品的真意义的。但这些“叛徒”由于真实的生活与炽热的良心在诗歌上得到伟大的成功，为人民爱好，文学史的作者不能对他们一字不提或是完全否定他们的地位，于是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只讲他们的爱情诗，不谈他们的战斗诗。他们也有他们的论据，就是说战斗诗已经随着时代过去了。这样既可以表示他们的“公平”，也不至于得罪他们的统治者。我想，匈牙利诗人的翻译者之所以只译爱情诗不译战斗诗，或多或少是受了这些文学史家的影响。

但是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社会走着下坡路，所谓“现代人”无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显出变态时，健康的爱情诗也被排斥了，他们说那些爱情诗是浅薄的，不够深刻。其实，进步诗人的爱情诗进一步便会使人想到社会的缺欠，对于那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也是危险的，他们掩盖了这种危险，只用浅薄二字抹杀诗的价值，至于不够深刻，只是不够变态而已。所以在这时期，欧美的所谓文化生活就是一方面大量发展那些粗俗的卑鄙的电影和侦探小说，一方面有些自命高深的文人钻入神秘的洞穴写些一般人不能理解的诗和散文。表面看来，二者好像互相敌对，一个是庸俗堕落，一个是深刻清高，事实上不过都是统治者的两个忠实的仆役，取不同的方式来麻醉他的人民。

等到法西斯匪徒获得政权，更是变本加厉，他们不但无理

会人民诗人，而且横加摧残，任意诬蔑。据说在匈牙利霍尔梯的统治时期，谁若是当众朗诵了彼得斐的革命诗歌，就会遭受逮捕。至于海涅在德国的纳粹时代更成为双重的罪人。第一因为他对于19世纪前半期德国的反动政治不断地攻击讽刺，第二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的“罗蕾莱女仙歌”太普遍了，他们能焚毁他的诗集，但不能把这首歌从人民的口中烧去，他们却想入非非，说它的作者是“无名氏”。致使德国解放后有许多青年竟不知德国诗人中有一个人叫做海涅！

如今，人民得到解放，人民的诗人也得到解放。他们从被曲解、被轻视、被诬蔑里解放出来，把全部的生命再一次呈献给人民。他们也从人民中得到从来不曾享受过的爱戴。我们在匈牙利到处可以听到彼得斐的名字，有彼得斐大街、彼得斐广场，幼稚园里的小孩子都会说彼得斐的故事，他怎样在1848年参加革命，怎样在第二年的战场上失踪。到处可以看到彼得斐的像，在学校里、在会场里、在徽章上、在游行队伍中间被青年们高高举起。在德国，海涅的政治诗也第一次被人普遍诵读，他和马克思的交谊也起始被人深入地研究，他和歌德、普希金、高尔基并列，被规定为德国青年必读的四个诗人。

由于海涅和彼得斐的遭遇，我想起我个人和西洋文学的一些因缘。在我刚刚学习德文时，我读到鲁迅先生翻译的几首彼得斐的诗，感到爱好。正巧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一部德文版的彼得斐诗集，前边有一篇彼得斐的传记，我于是根据这篇传记写了一篇彼得斐介绍。同时我也喜欢读海涅，在这年暑假里译了一部海涅的游记。那时我的德文知识是很浅陋的，抱着字典都有许多地方看不懂，无论写的彼得斐介绍或是译的海涅游记，都错误百出；并且对于这两个诗人的认识也不正确，对

于彼得斐，我只是被他那二十七年丰富多变的生活所感动，至于海涅，我只觉得他的爱情诗写得那样单纯自然，社会的讽刺是那样尖锐。后来见闻渐渐“广”了，读了一些现代西方批评家的文字，觉得彼得斐、海涅不够“深刻”了，深刻的是象征派以后的一些诗人。所谓深刻，说得好听一点，是以为他们能够表达出现代人的苦闷，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作品不容易了解。我于是把往日爱过的那些清新明快的诗歌丢在脑后，找些不容易了解的东西读来读去：好像文字的晦涩就等于表现出现代人的苦闷，现代人的苦闷非晦涩不可似的。所以在鲁迅先生译完了法捷耶夫的“毁灭”的时期，我却遇见了里尔克^①。在里尔克的影响下我过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我如今回想，是一条错而又错的道路，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力都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开他的影响。直到北京解放，学习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才找到了正当的大道。

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期，像里尔克那样的诗人对于社会中种种病态是锐敏地感到了的，但他只是感到，并不想寻求根本治疗的方法，却抱着自己的痛苦投入神秘的洞穴。他本来有过许多机会，可能走上进步的道路，但他一经接触，便转回了头。他少年时拜访过托尔斯泰，中年时会晤过高尔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寄与无限的同情，并且因而受了反动暴徒的袭击，但他并不由此向前瞻望社会发展的方向，却躲到瑞士的一个古堡中，终日推敲他最后的、也是最晦涩的诗篇。和他情形相似，许多西欧的诗人都走着这悲惨的道路，显明的例子是那两个一度参

^① 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诗人。

加过西班牙内战随后又退入幽暗的迷宫里的英国诗人奥登^①和史宾特尔^②。如今这类诗人，无论是活的或是死的，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和下流电影与侦探小说并排着给反动的统治者点缀“文明”。不管他们感觉多么锐敏，处世多么清高，写诗多么费力，若是不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总不免要堕落为残酷的剥削者手下的一个小卒。因为我们分明看见，在德国的法西斯匪徒们在他们本国和他们奴役的国家内布满集中营广设杀人场的岁月中，海涅的诗集在书店里绝迹，而里尔克的诗和信札却一本一本地在印行；在帝国主义者煽动战争，进行侵略的现在，里尔克在美国更为流行……

感谢这伟大的人民的时代，使不少的人从那“深不可测的”晦涩的魔宫里跳出来了。最值得钦佩的是智利诗人聂鲁达^③，当他写一首诗献给斯大林格勒时，一开头就这样写：

从前我写时光，我写海洋，
我写忧愁，穿着紫色的金属衣裳，
我写天空，我写苹果树的摇荡，
如今我呀，我为你斯大林格勒歌唱。

同时他说，“当我看到年轻的……阿根廷人或是古巴人恋慕卡夫卡^④，里尔克，或是劳伦斯^⑤的时候，我就怒不可遏……

① 奥登 (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英国诗人。

② 史宾特尔，今译斯彭德 (Stephen Spender, 1909—)，英国诗人。

③ 聂鲁达 (Pablo Neruda, 1904—1973)，智利诗人。

④ 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

⑤ 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英国作家。

年幼无知的青年人因为一心关怀‘纯诗’而显得未老先衰，他们忘掉了人类的基本的责任……凡是今天不参加战斗的人就是懦夫。……在我们的斗争中才能找到艺术的取之不尽的源泉。”^①

我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和尼克索^②的一段谈话。这位八十岁的丹麦的作家，半年以来都在东欧各民主国家旅行，到处作保卫和平的讲演，在我们到达匈牙利后的第三天，他也到了布达佩斯，和我们住在同一的旅馆里。他向我们说，中国人民的胜利使和平阵营大大加强了，并且问到许多中国解放后的情形。他听说我曾经写过一些诗，他便笑容满面地向我说，“你不要写爱情诗，要多写战斗的诗！”

我听了他这句话，我感到无限的惭愧。我心里想，敬重的大师，你应该向我说，“你不要写那些沉思默想的，所谓‘现代’的诗，要多写战斗的诗。”也许你一生战斗，你从来不曾把欧洲象征派以后的那些文字的巫师们放在眼里。

① 这段文字和上边的几行诗都见于爱伦堡写的《巴勃罗·聂鲁达》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于《苏联文学》1949年10月号。我这里引的是根据《翻译》月刊，第2卷，第2期，庄寿慈先生的中译。在同一期的《翻译》月刊里还有一篇《彼得斐的胜利》，我整理这篇杂记时曾参看了这篇文章。——作者注

② 尼克索（Martin Andersen Nexø，1869—1954），丹麦作家。

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

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少有不知道尤利乌斯·伏契克这个名字的。他是青年和新闻记者的好榜样，所以捷克青年联盟“学习优良”的奖章上刻着伏契克的像，最卓越的青年文工团被称为“伏契克文工团”，新闻工作者把他的死日，9月8日，定为“记者节”，有贡献的新闻记者每年在这天获得伏契克奖金。我们刚到布拉格的那天晚上，一个青年联盟的干部就向我们推荐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说，“这不是普通一般的报告文学了，是捷克人民的经典。”

伏契克(1903——1943)生长在产啤酒出名的皮尔森城，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儿子，共产党员，在布拉格做报纸编辑；他写过政论、文评、剧评、关于捷克和苏联的报告、短篇小说；他乐观、勇敢、年轻。1939年3月15日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捷克全境，这个许多人都熟悉的新闻记者忽然不见了，同时在布拉格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题目为《伏契克〈在绞索下写的报告〉》。1985年8月收入《冯至选集》时改为现题。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或其他捷克的小城中出现了一个满面胡须、目光直视、谁也不认识的“荷拉克教授”。这个伪装的“教授”作出一种不问时事、不问政治的超然姿态，躲避了纳粹特务的注意。但他这时正积极参加捷克人民的独立运动，经常领导着捷克共产党的地下报纸《红色权利报》。这报纸如今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份最大、最有影响、人人必读的报纸，那时在地下由于伏契克有力的文字也是一件最锋利的反法西斯的武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当天晚上伏契克就散发传单，阐述这次战争的罪恶意义。1942年2月23日斯大林向苏军发表了那伟大的命令，《红色权利报》的读者在24日晚就能够读到。报纸广泛地传播着，工作也顺利进行，但不幸一件偶然的疏忽使这个“荷拉克教授”于1942年4月24日落在纳粹特务的手里了。特务们认出他是伏契克，把他送入布拉格附近潘克拉斯地方的监狱。每天严刑拷问，叫他说出组织上的机密，他始终保持沉默。他在狱里没满一个月，纳粹匪帮在布拉格的首领，著名的刽子手海特利许被刺了，布拉格立即戒严。在戒严期内，纳粹实行报复，杀戮了成千成百的人，把海特利许被刺处附近的两个村落里狄斯和雷察基夷为平地，从潘克拉斯监狱每天都有不少人被拉出去绞死或枪毙。伏契克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的可能，但是特务们总希望能够从他口里得到一些重要的机密，所以他留下来没有死去。也正是在这戒严时期，一天出乎意外，一个狱里的监视人轻轻问他：“你怎么样？”伏契克回答：“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我明天就要枪毙。”随后监视人说：“可能他们这样做。也许不是明天，也许迟些天，也许根本不。但是在这些时候……最好时时准备着……”他沉默了片刻又说：“万一不幸……你愿意让人向外面传递一些消息吗？或是你愿意写些东西？你要了

解，不是为了现在，是为了将来，你怎么到这里来的，是否有人出卖了你，这里人们都是什么态度……使你所知道的不至于和你一起沦亡……”——随后他就给伏契克送来了纸和铅笔。

伏契克在特务警察面前始终保持他的沉默，但当他手里握着铅笔，面对这宝贵的纸张时，他就不沉默了。他起始向着他的同志、向着捷克人民和全人类述说狱里的形形色色，可爱的、可憎恨的，以及可嫌厌的人物，述说他伟大的思想，对于苏联的热爱与对于捷克将来的信心。他写完一些，就交给那个监视人偷偷地带出去，放在安全的地方保存起来。一直写到第二年的6月9日，特务们要把他解往柏林，他知道不久就要死去，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写“报告”了，他用这样几句话作了结束：

我这出戏也要终结了。我不能描写这个终结。我还不知道它。这再也不是戏。这是生活。

在生活里没有旁观者。

幕揭开了。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

1943年9月8日，他在柏林被害。过了一年又八个月，希特勒政权崩溃，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伏契克的夫人从另一个集中营里出来，找到当年潘克拉斯监狱里的监视人——他的名字叫柯林斯基——，把伏契克写的零张碎页连缀在一起，就是这部如今成为捷克人民的经典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在5月，布拉格的大街上充溢着快乐的生活，行人都换上轻便的春服，一些商店陈列窗里摆出各色各样的儿童玩具，玻璃和陶制的器皿。有不少的人在战争时期受过纳粹匪徒的鞭打，

住过特务的集中营，他们如今都快乐、健康，好像为了祖国前途无量的建设在工作中谁也不愿意回想过去的那些阴惨而冰冷的故事。但若是偶然和他们提起伏契克，他们便立即变得严肃了。这严肃包含着一种情感的两面：悲悼与尊敬。他们悲悼这样一个优越的捷克人民的儿子在纳粹的特务那里受到那么多难以想像的摧残与折磨；他们尊敬这个忠贞爱国的共产党人在身体难以形容的痛苦下表现了那样崇高的精神，这精神不断地在启发他们，教育他们。我在5月中旬比较空暇的一天，在布拉格一家书店里，买到这部“报告”的德文译本，回到旅馆里就打开来读。这本书从第1页起就把我吸引住了，一句接着一句，一段接着一段，一章接着一章，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使我把它放下，一直读到最后的一行：“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其中每个字都放射着血的气味与忠贞的光芒。当我读完了，把窗子打开，望着布拉格大街上来来往往、快乐而匆忙的生活，“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句代替了千言万语，作者最后的一句话不住地在我心里翻腾着。

从这天起，我得暇便想从这本书里诵读一两段，因为其中的每一段几乎都是一首美丽而崇高的诗篇。他写着监狱里的同志们怎样声气相通，形成一个伟大的集体，特务警察们是怎样灭绝人性，几个像柯林斯基那样的“监视人”怎样暗地里援助狱中的被难者，还有一些两面讨好的懦夫，“如果你要淹死了，他们袖手旁观，如果你靠近了河岸，他们向你递过来手”。他又写出许多人临死不屈的坚强。在戒严时期捷克人成千成百地被杀戮，一个革命战士在死前对特务说：“这对你们毫无用处。我们有许多人还要牺牲，但是归终被打倒的是你们……”伏契克被审问时，特务们问他：“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是结局了，你

明白吗，你们一切都输了。”

“只是我输了。”伏契克说。

“那么你还相信共产党的胜利吗？”

“当然。”

“还相信俄国的胜利吗？”

“当然。战争不能有旁的结局。”

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把它感人的地方都记录下来，就等于把全书从头到尾抄一遍或是翻译一遍。现在我只把两段关于“五一”的文字记在下边。伏契克在狱里度过两次“五一”。第一次的“五一”时，他到狱里刚刚一个星期，被拷打几乎死去了，他写那天的感想：

5月1日！这时候我们已经在许多城市的周围起来了，预备好我们的旗帜。这时莫斯科的街上头一批的队伍已经走向检阅场，并且现在这时有千百万人为了人类的自由从事最后的斗争，千万人牺牲在这斗争里。我是他们里边的一个。充作他们里边的一个，充作最后战争的战士里的一个，是美好的。

1943年的“五一”，正巧柯林斯基值日。伏契克说，这是一个幸福，在这天又有片刻时间充作共产党的新闻记者，写一个报告叙述这个新世界里战斗力量的五月检阅。他这样报告：

现在是我们早晨的散步。我先操练。孩子们，今天是“五一”，我们开始一些与往日不同的动作，虽然守卫们在惊讶。第一个动作，一、二，一、二，打锤

头。第二个动作，收割。锤头与镰刀，用一些幻想同志们就会明白，锤头与镰刀。我向四围看。他们微笑着，并且兴奋地重复这些演习。他们明白了：这是我们的“五一”大会，这个哑剧——是我们的“五一”宣誓，纵使我们将走向死亡，我们也永久是忠贞的。

回到牢房里。九点钟。现在克里姆林宫的钟正敲十下，红场上开始检阅^①。父亲，我们跟在一起走！那里正在唱国际歌，现在国际歌歌声响彻全世界，它应该也从我们的牢房里唱出来。我们歌唱。于是一个革命歌曲跟着另外的一个，我们不愿意是孤单的，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属于那些现在正自由地歌唱而和我们同样在战斗中的人们……

① 布拉格时间比莫斯科时间晚一小时。

新中国在东欧*

十八年前，我有一次在5月里从德国萨克逊省徒步走入捷克边境，在一座小商店的门前坐下休息。商店里有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青年女子。中年的妇人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是中国人。那青年女子立即显出鄙视的神情，举起两臂做出放枪的姿式，随后又用右手在面前摆了两摆。她不会说外国话，她做的手势我却一看便明了：放枪是表示中国土地上总有战争，摆手是表示中国人不会有幸福的生活。因为语言不通，我也无法和她谈下去。至于她所想的战争，是日本侵略东北呢？是军阀的混战呢？还是革命的反“围剿”斗争呢？这在她的心目中我想是分辨不清的，她只从当时一般的报纸上得到一个概念，中国一切都乱七八糟。

这回正巧我又在5月里到了捷克，刚到布拉格，在旅馆里坐下，一个招待我们的人便说：“我们这两年来随时都在注意中国解放战争的发展，每次的大胜利都给我们带来新的兴奋和鼓

* 本文写于1950年6月，后收入《东欧杂记》，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1月、195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3版。此据第3版编入。

舞。去年4月，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会场上，我们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10月里我们刚开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广州便解放了；现在，正赶上我们解放五周年的纪念日，你们又解放了海南岛。听到你们的胜利，我们庆祝我们的纪念日会格外起劲。”我听了这话，立即想起十八年前在捷克边境上的那一个小小的经验，我心里想，这中间有了多么大的一个变化！并且这段话决不是外交辞令，因为我们在东欧民主国家到处可以从青年口里，从工人口里，从文化工作者口里，听着他们异口同音地说：“中国的胜利给世界和平阵营里带来了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我们的队伍立即壮大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所经历的艰苦的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的抗日，三年半的解放战争，赶走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帝国主义者，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事迹，他们谈起来都非常亲切而生动，仿佛和他们有无限的血缘上的关联。尤其是他们想起他们的过去：大战前国内被反动政府统治着，国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想尽方法利用他们作为反苏的前哨，大战期内不是被德国法西斯吞并，便是供人驱使，他们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有的流亡外国，有的长期过着监狱生活，从事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更是不断地受着法西斯特务的摧残，直到1945年，苏军战胜了德寇，他们才从长期的压迫下翻过身来，庆得解放。中国人民过去也是不断地受着反动政府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革命的武装势力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都坚持下来，终于获得今日的胜利。在这一点上，他们对于毛主席天才的领导表示无限的钦佩。我们在东欧时常听见人们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与坚韧的斗争是我们的好榜样！”

东欧国家由于过去反动政府长期的统治，一般人在解放后

对于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在中国一样曾经发生过许多误解，在思想上有过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所以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刘少奇副主席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东欧也成为极有意义的文件，自从去年被译成外国文字以来，就不断地被传诵、学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当我在德国时，德累斯顿一位统一社会党的重要干部向我说：“这两篇文字已经是我们党里学习的重要文件。我们过去学习马列主义过于抽象，不联系实际，因此造成1933年惨痛的失败。这些文件可以给我们启发，给我们解决问题。”那时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刚被人节译成德文，在《东方与西方》杂志上发表，虽然我在短促的居留时间内接触的范围很有限，但我曾遇到过不少人谈到这篇讲话。柏林工会的文教部长向我说，前两天他向工会的文教干部讲演，就引用了许多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一位女作家说，这篇讲话的内容深切地接触到德国文艺界存在着的问题，像对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这些观点的批评都是一针见血，人们读了，觉得扼要而中肯。

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坚强奋斗，和毛泽东思想的介绍，新中国在东欧民主国家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增高，意义一天比一天重大，因此新中国派来的代表也格外被人看重，在大会里或宴会席上讲演以及座位的次序，首席是苏联，中国总居在第二位。我们走到工厂里，走到青年或妇女团体里，也总是受着热烈的、特殊的欢迎，一束一束的鲜花，一阵一阵的掌声，最热烈时往往被人高高抬起，抬入群众簇拥欢呼的街心。尤其当中国青年代表团到柏林参加全德青年大会时，火车刚入德国边境，便被人从火车上迎接下来，改坐汽车，走过一

座城市，广场上便举行一次欢迎中国代表的群众大会，街旁也站满了群众，他们把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花束抛到车里来，车走到哪里，哪里便是欢呼和鼓掌。在青年大会游行时，我们看见了“毛泽东队”。这一队的青年每人举着一幅毛主席的像，望去总有几百幅；文工团表演时，歌舞終了，舞台上也是出现三幅大像：斯大林的、德国总统皮克的和毛主席的。这些青年常常询问我们，怎样和中国的青年通信。少先队想和中国的少年儿童队通信，青年工人想和中国工人通信，艺术学生想和中国的艺术学生通信。这片热情不是偶然的，除了前面说的种种原因外，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帝国主义者过去在中国所造的孽现在正在德国制造着。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口号：

“向胜利的中国青年致敬！”

“向中国青年学习他们怎样赶走了美帝国主义者！”

在这些国家里，有时我们遇到从西欧来的进步人士，他们对于新中国的一切也是同样关怀。我们在匈牙利，被法国共产党的代表殷勤询问，今年中国的粮食够不够吃。丹麦的老作家尼克索一见面就说，他去年八十岁生日，收到毛主席的贺电，感到无上的光荣。最感人的是当年和佛朗哥作战的里斯特尔将军，他说：“我和你们是以同样的心情盼望着赶快解放台湾！”

并且东欧各国的诗人们常常写关于中国的诗歌，尽管他们所写的和中国的实际情形有相当的距离，他们却以无限的热忱歌咏中国解放军的胜利、毛主席的伟大、中苏友好和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翻身。报纸上时常有这类的诗发表。一天我在柏林，从外边回到旅馆里，看见门缝间夹着一封信，打开看是一个德国现代诗人写的两首诗，他特意抄给我们表示敬意，

一首诗是《万里长城》，另一首是《毛泽东一日的工作》。在前一首里他说这个建筑如今是多余的了，因为中国的东北和西北与伟大的朋友苏联为邻；在后一首诗里他叙述了毛主席从早到晚一日勤劳的工作，工作完了还不立即休息，却从容不迫地写出一首简练而有力的诗。他这样写，当然是受了毛主席那首《沁园春》的影响，因为这首诗在欧洲翻译成许多种文字，传诵一时。

在这些热烈的欢迎和谈话中，我们却常常被一个青年、一个工人，或是一个新闻记者拉到一边，静悄悄地问：“你们的文字什么时候才能改为拼音文字呢？”我最初听到时，以为不过是一两个人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听得次数多了，便感到这句问话中含有更多的意义。他们觉得对于新中国的发展只有欢欣和鼓舞是不够的，他们想学习中国文，好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新文化和社会情况。而中国的文字却使他们望而生畏，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文字能够迅速改革，但他们并不能体会到，中国文字改革还需要相当的时期。

事实上，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知道的也实在很少。过去的反动政府怕人民和人民接近，它们经常制造谣言，进行诬蔑；如今人民和人民携手了，又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想深一层了解并不很容易。所以谈起中国文艺，一般人还是只知道他们在反动政府时代从美国搬来的林语堂^①那个名字。一次在匈牙利，我们说明林语堂是中国的反动作家后，一个在外交部里工作的人说：“我们知道，中国的新文艺最能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我

^① 林语堂（1895—1976），现代散文家、小说家。早年赴美国、德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抗战后赴美国任教，并从事写作。

们想多多地介绍给我国的人民，但是我们不懂中文，无从下手。最近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寄来两部俄文翻译的中国名著，一部是《鲁迅选集》，一部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我们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两部书从俄文里转译出来……”还有一回在旅途中，一个新闻记者想尽方法要和我共同坐一辆汽车，目的就是想知道一些关于中国地理和历史的普通常识。

反过来说，我们关于东欧民主国家所知道的也是同样稀少。我们受着他们热烈的欢迎，随时都感到彼此应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叫那些掌声和欢呼含有更充实的内容。同时我们觉得，中国今日的地位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艰苦奋斗的成果，我们不敢有一点自满的心情，我们时时都记起毛主席去年所说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那句名言。目前中国该做的事太多了，我们在这“万里长征”中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以尽到对于我们祖国和世界进步人类的应有的贡献。

《东欧杂记》后记*

1950年3月30日，到了莫斯科，第二天清早，乘飞机到布达佩斯。十天后，从布达佩斯飞回莫斯科。在红场旁住了将近二十天，4月29日飞到柏林。5月4日到布拉格，26日重到柏林。6月4日飞回莫斯科，7日离莫斯科回国。在东欧停留了两个月零八天，经过的国家除苏联外，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是从天空飞过的，在华沙的飞机场停了两次，所看见的只有飞机场旁的几座建筑，上边飘扬着上白下红鲜明耀目的波兰国旗。时间有限，地域有限，接触的事物既不能深入，更不够全面：如今

* 本文1950年10月8日写于北京，原载《东欧杂记》，1950年11月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1985年8月收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把一些见闻略加清理，写成十二篇短文，不成系统，只能说是杂记。

此外却还有难于忘记的事，没有写在杂记里，我只能在这里记下来，作为补充：

我难于忘记的，是和一个保加利亚女拖拉机手的谈话。在柏林全德青年大会游行的那天，她在检阅台上遇见我们，她热烈地要和我们谈话，要知道新中国的情形。通过翻译，她说这是第一次看见中国人；她说，若不是保加利亚解放了，不用说到柏林，就是走出乡村的边界都很少有机会。她关心中国的妇女，她问中国人民政府里有多少百分比的妇女在工作，政协里有多少女代表，中国有多少拖拉机，有多少女拖拉机手。同时她从衣袋里掏出几个季米特洛夫纪念章，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她的谈话朴素而诚挚，最后她重复着说，她从前只局限在小小的乡村里，不知道这乡村以外的事，如今她的眼光扩大了，扩大到东方大海里的台湾。

我难于忘记的，是一个希腊的儿童。也是在柏林，一天我们去参观少年先锋队共和国，被成千成万的儿童围住，他们争着向我们握手，请我们签名，正在忙乱的时刻，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褐色皮肤的儿童，睁着大眼睛，手里举着民主希腊的旗帜。少先共和国里的工作干部向我们说：“希腊的民主战士正在国内进行艰苦的反保皇法西斯的斗争，无法照顾自己的子女，因此把他们送到友好的国家抚养。这里就有几队希腊少先队，最近还要有几千个希腊儿童送到德国来。”我们于是和这希腊儿童紧紧握手，祝他的父母迅速获得胜利，好早一些接他回到祖国去。

我难于忘记的，是布达佩斯自由山上的少年先锋队铁路。铁

路长十公里，沿路有四五站，除去车上的司机是成年的技师，每站上有一两个成年人指导外，大部分的工作都由少先队里十岁到十四岁的优秀儿童轮流担任。他们在这里学习着守纪律，守时刻，为人民服务。我们在4月1日的下午，乘坐这列电力火车，穿过山上嫩绿的树林，每到一站都受到他们的欢迎，从他们手中接受许多刚刚从山上采来的野花野草。

我难于忘记的，是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看见的一些民间舞蹈。人们穿着彩色的服装，奏着民间的音乐；现实与幻想、严肃与诙谐、力与美，都在舞蹈里结合，表现出生活的欢悦。舞蹈的形式是旧的，欢悦的情绪是新的，因为它有了解放后新的社会基础。

我难于忘记的，是苏联人民的友谊。在苏联境内，无论是火车里，或是大街上，我们不解俄语的中国人每逢遇到困难时，便会有人自动地走来帮助我们。在其他国家，我们偶然遇到的苏联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热诚的、直率的，像是多年的朋友一般。

最后，我要重写一遍《莫斯科》杂记里结尾的两句话：

“在白天，我们看见列宁墓前参拜者的行列是不断的。

在夜里，我们望着克里姆林宫塔顶上红星的光芒是不灭的。”

因为这对于莫斯科红场旁旅馆里住过的客人是最难于忘记的。



集外文章

本卷收录的集外文章，系作者 20 至 30 年代未曾结集的散作，以文学创作为主，包括小说、散文及少量随笔，并有一篇近似独幕剧的速写《夜巷的三部曲》，共计三十七篇。

质 铺 门 前*

——衣袋里只剩下三个铜钱了；这三个铜钱，在衣袋里，滚来滚去，很没趣的，一个星期了。

明天，明天又是星期六啊，M 弟那里也没有钱用了。

——旁的商人，都是和和气气的，——质铺里，高高柜台旁坐着的一个个冷酷的脸儿，是如何的可怕！

——我曾在被侮的愤恨中，所发的誓，——再也不进质铺的门，无论怎样的穷，——恐怕保持不住了！

假如我能够压制着我的心儿不那样突突地跳，脸儿不发红，足不趑趄，口不啜嚅；把我的棉衣，能够换来两块钱……M 弟的零用也有了，我的零用也有了；还可以拿剩下的一块钱，或是买本我所要买的 Koerner^①的诗集，或者到别离了半月公园中的咖啡馆里，……只要我能够……两块钱是无论如何，总可以勉强度过下星期——饭账，不必管它！

——勇敢些，有什么害羞呢！

* 原载 1923 年 10 月 5 日《民国日报·文艺旬刊》，第 10 期。

① 即克尔纳 (Karl Theodor Koerner, 1791—1813)，德国诗人。

——是的，明天早晨……

只是这些，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半夜；——连眼都不能闭上。

在P城的春夏之交，这样清和的早晨，太难得了！他夹着一个小红花布包袱，出了宿舍，便三步两步地跑过对面的小桥，顺着河的东岸，望北走去。

越怕到的地方，越慢慢地走，时间偏偏地越快——

呵，那高高的墙，细长的门！停住了他的脚步——好像将入阴森的地狱！

他一咬牙，很迅速地进去了；——柜里坐着几个可怕的鬼。

他把小红花包袱望柜台上一放！他低下头去……

他猛然望旁边一看，旁边并没有第二个质当的人，可是他的头不能回转了——

他先看定了没有人间罪过，可是充满了悲哀，两颗珍珠一般明，又漆一般黑的眼珠，渐渐现出来天真的红唇，秀丽的眉毛，鬈松的乌发，窈窕的少女的身材……

去年浓云阴郁，冷风凄凄，他在路上，哭泣洗不了的悲哀与惭愧呀！

那天，才读完了一本 Roderich Benedix^① 喜剧，教员说，下次要讲 Wallenstein^② 了，买一部 Schillers Werke^③ 须要两元四

① 即贝内迪克斯（1811—1873），德国作家，著有喜剧《老头子》、《韦斯培医生》等。

② 指席勒的历史剧《华伦斯坦》。剧中主人公华伦斯坦（Albrecht Eusebius Wenzel von Wallenstein, 1583—1634），是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

③ 席勒的著作。

角。

空空地，哪里去寻两元四角！——

几点钟的功课，匆匆过去了，他赶快跑回宿舍里；——真巧啊，他同住的 L 君正躺在床上睡午觉。

他很忙地把自己的箱子——又是箱子又是书箱，——打开，乱找了半天，把他亡母给他做的棉袍取了出来。

真是一个阴郁的晚秋天气呀！

鼻子永久发着酸，咽了几次唾沫，勉强把眼泪含住了！

这是什么地方，也有……？

当他跑入质铺门的时候，他暗暗祈祷，不要遇见熟人呀！不要遇见哥哥，不要遇见爱我的人呀！——

也不早，也不晚，单单地在这个时候把这块可怜的肉体摆在这里了！

那美丽的眼的氤氲，是的，是常常被泪洗过了的！

头发的鬈松啊，是的，哭完了都不曾整理！

丰润的微红的面庞，人间的悲哀，还不十分深刻吧？

一望而知，伊是一个名义上是中等阶级，而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女子。

这个地方，伊怎会到了这里？——他的神经疲乱了！

伊是怎样含羞地把半旧的绸夹衫望柜台上轻放，伊是怎样比小羊还要柔顺，半吞半吐地对那些恶魔说，“钱，……随你们——”。他又惭愧，又悲愤，当这一刹那呀，他俩的目光交注，融和成一种暗淡的光焰的——那一刹那呀！

——伊会想到我，我是大学校的学生吧？

——伊会想到我，我是大学校中，一个堕落的学生吧？

——借账不曾还

——这些衣裳，去听戏？去吃酒？甚至于……是的，伊是这样想——伊哪里想到，我是要买那与现在的中国一样，当时日耳曼的一位常在病中奋斗的诗人的血泪呢？

——我没有“我”了，伊想的，在伊是真确呀——我是一个堕落的大学生，——可怜在这天使的面前。

——我，我惭愧！我不如死去！

他不能自主了！

他在混沌之中，一些微小的意志，就是，“快快离开这里吧——上帝故意与我作难——”

他躺在床上，不住地看右手中的两块半钱，当票早已团作一团，他被催了眠，在这两块半钱中现出一个境地。——

在一所旧式的房屋中，屋中的光线很暗，一个慈蔼的四十来岁的母亲在床沿上坐着凝想，女儿靠住母亲的肩哭泣，——不，伊俩支持着，都有不能抑止的哭泣，可是谁也不敢先哭啊！

“娘，真的，爹爹出门，快有两年了！”

“女儿——咳，……好在，你爹爹的旧衣服在家里搁着也没用……”

伊如何打开箱子，如何取出那半旧的绸夹衫，如何交与伊的女儿，如何看着伊的女儿出去，如何……——现于他的面前。

啊，这到底是谁的境界？——他心里疑惑——

假如伊的女儿是有残疾的，假如伊有三个男孩在院中游戏……

他痛哭起来了！

——我的久在他乡，劳苦二十余载的爹爹呀！

——我的坟墓里，长久呻吟的温柔的娘呀！

我自能记忆到现在，十四年了，十四年质当赎当的生活呀！

那年，他才咿哑学话时，他的父亲同他的母亲很悲伤地别离了，后来他听父亲说，他父亲因为家中债务的事情，受他一个叔祖的逼迫，不得已跑到了 T 城；正巧，海口的轮船正在那夜开驶，就立刻上了轮船，——海水平静，天空无云，无边的银色世界，正在陆上管弦歌唱中家家团圆憨笑的中秋！

母亲一方面思念征人，一方面不知生了多少闲气！……他记忆中最初的印象，就是祖母屋中姑姑、堂兄姊，都在说笑，他顾长的和蔼的母亲孤寂着在屋隅站立。

父亲留下的几十块钱用完了。那天天背着包袱的 C 妈几乎要天天下午，当太阳走得最慢的时候，来同他母亲解闷；有时也给他兄弟买些糖果，可是伊走时，不是今天拿走一件衣服去当，就是明天拿走一个旧瓷瓶、刺绣……去卖。

他的眼膜上，由泪里显出无数的十几年前的影子。——

如同电影，去岁的经过，要忘了的，都被他记了起来。——梦一般的！

“Pa”地一声，他回转头来，是他的同学 K 君。他对他笑了一笑，二人不曾说话。——同时，他出了一身汗。

手原是插在衣袋里，紧握着一把纸票。——学校红色大楼，在他面前，他的梦，醒了！——他战栗着，偷偷取出纸票看，当票上写的字很难认，可是“伍钱”二字，非常清楚易认，他再数一数钱票，才一百二十几枚铜元。

——同是一件棉衣，去年两元半，今年一百二十……？

他想了一刻。——

——啊，去年是秋之末，今年是夏之初啊；他得了这个答案，很以为是。

回首 K 君，K 君已走的很远了！

他又赶了几步，把他叫回来；他们说笑着望那边书店里走去——

他对 K 君郑重地说——

“P 城太寂寞了！我们在咖啡店，茶楼，……都没有女孩子给我们斟。——P 城就是这最低的都市浪漫化都不可能啊！”

1923 年 6 月 2 日 北京

交 织 *

扬子江流域以南的乡间，寒梅道破了春的消息以后，又蕴酿许久，才如少女的梦一般——那初春氤氲的烦闷，与气候一样，渐渐温暖，渐渐浓郁，笼罩了人间。年老的人对于这个好像不能有什么感受，事业的企图占据了壮年人脑中的全部，最幽闲无事的是那些眉头凝聚才舒，睡眠惺忪，含羞的颜色总退离不了双颊的人们——氤氲的烦闷，在她们那朦胧的情绪上浮泛着——轻弹着——至于点燃——只有在清明节的雨中，远望杨柳的含烟，适于这种韵调吧！

春日载阳，
有鸣仓庚；
女执懿筐，
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

* 原载 1923 年 12 月《浅草》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采桑祁祁——
女心伤悲，
殆及公子同归。

这人间最静美的，哪能用什么现在所谓“劳动”，“工作”等词来污染！哪容功利主义者来问“为什么”！——宇宙间的现象，只有无所为的是纯洁，是美，……

看哪！堪与白莲比拟的蚕儿们，些些侵蚀那绿油油的桑叶！由这鲜洁的色彩里，发出来的清脆声音，——坦白的，没有忧郁的心儿里，可以得多少安慰！清泪可以润去多少自蚕事忙了以来夜夜不能闭合的困眼中的疲倦！

姊妹们，姑嫂们，同携手提着篮儿商量采桑的去处也好，在蚕儿身旁打盹也好，暇时嬉笑也好，——春多佳日，蔚蓝天际，白云悠悠地——浮呢！

吐丝的蚕，绝不能引她们感到人生的悲哀，——“吐丝的蚕，女性的象征呵！”浅薄的人们看来，以为是最大的牺牲；其实，蚕儿完全为的是它自己，它自己适意的享乐！——如此想时，无物无我的人们，哪知对蚕儿抱歉与怜悯。

热烈叫了一夏的蝉声，它把最后的调子向人暗示，“秋将深了！”清朗无云的天空，雁声远远，秋气吹来，少女们乌黑的头发，仿佛被吹散许多温柔。

严厉的秋风，还隐藏在潇潇夜雨的后面，蟋蟀儿在墙缝里嚶嚶地叫，叫得半明半暗的灯光，与机杼的声音，入了螺旋一般，没有尽头的深夜。最恬淡的情绪，都密密地，被织入这一缕缕，一丝丝的里边！——

嫂嫂才将颜料配好，由她把一匹织成了的绸染为玫瑰紫的浓色；——妹妹在她身旁，微笑了！

一个北方暗无天日的都市里，并且是冬日的风雪之夜。屋内灯光淡淡地同一个容貌并不显着憔悴的青年作伴。他坐在床上，打开他玫瑰紫色破旧的绸被，他不住的凝想。他想到，“妹妹在她身旁，微笑了——”同时他的多血双颊上现出一点笑容，他细而长的上下眼皮，又迷迷闭上。

在离此地不远的家乡，十年以前，还不曾有一些同这石头一般冰冷的社会接触，母亲的怀里，如何温暖！母亲的乳头，如何甜美！——母亲的面貌，如何的慈祥幸福！

戴胜鸟在远方咕咕地叫的早晨，一个八岁的，肌肉丰润的儿童，常常用手揉他的眼睛，由没有梦境的睡眠中醒来；——弹棉花的在隔壁很音乐地弹着！母亲在炕上一针一线为她的宝宝做玫瑰紫色的绸被……此外没有一些声息——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啊！哪里去寻找这个“意恐迟迟归！——”不要往下想了！棉，恐怕不是十年前的棉；线更不是十年前的线了！可怜这块世上最幽美的情绪组成的玫瑰紫色的绸被呀！也

破了许多了！它不言不语，这样收场，它太不幸了！——它同它的主人沦落到这般地步！孤冷！飘零！没有爱！

不要这样想呵！那将及二十年前扬子江流域以南的少女们，现在恐怕也不是，……我所想像中的人了！……

因为外边的狂风，破了的顶棚上又掉了下来很多的灰尘——

他不能往下想了！他把帐子徐徐放下。

他理着由身上解下来的腰带，低着头，沉吟了许久。——

灯光没有气力地燃着，后来不久石油干了，它也就一点一点地微弱，一直到不能支持时——灭了！

不知是几小时以后，风也住了，天也晴了。那还没有缺了许多的月亮，悬在天空——月光偷偷窥进他的窗户，射透了他夏天用的极薄的纱帐——

他雪白的胳膊伸在被外，脸上含着微笑，唇微细地颤动，呼吸在平静之中又好像有些紧张，他那两只同耶稣画像上的脚一样赤红的脚也露在被外……

圣母玛利亚一般和善，顾长身条的慈母，在他身上抚摩呢！比少女看着她所养的蚕儿，更甜——更娴静……

窗外雪地里，弹着比弹棉花更好听的幽扬音调……

将及二十年前扬子江流域以南乡间的少女们，并一点不会老去，还与从前一样……处女的，淑雅的……黑漆的眼珠，玉笋的手儿，现于他的床前——更显着分明了！……——

条条的蚕儿，仍在吐丝……

蟋蟀嚶嚶地叫……

和谐的机杼声……

朵朵的玫瑰花，放出来浓烈的香气……

在清寒的月光内，幽美的情绪交织之中，——他同他们，都睡梦一般地复活了……

1923年7月16日午后五时

狰 狞*

——早晨，睡醒了，未起床之前，回想我方才的梦境。——
我走入一个繁华的，被人称做模范的都会里。

大半是个游艺场吧！房子都整齐而且美丽。

球房，咖啡馆，露天的茶座，……侍者们穿着洁白的长衣，
脸色都是苍黄的，跑来跑去，很响亮地嚷着。

我心里很平淡，我向四围顾盼。

那边一排房子，很宽敞的玻璃窗里，有很多妩媚的脸儿，含着笑，向外望呢！

她们有的团集着，有的分散着，低低地说些什么，嘻嘻地笑些什么……

来了一个白发的老人，扶着杖，不住地喘……

她们中间一个最妖艳的，跑出来了！两臂向老人扑去，燕子一般的！

窗里的人们，都含着嫉妒望着——

* 原载 1923 年 12 月《浅草》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眼看着樱红的唇，将埋入白须里，老人喘起来了，——他赶快把她推开，喘了许久，吐在地上一滩痰！

窗里的人们，都含着嫉妒嬉笑着——

老人才离开了她，一个翩翩的青年又走来了。红润的双颊，由他轻薄的绸衣里想去，肌肉一定是很丰满的。

他望了望她，她越发得意，越发骄傲了！她觉得她全身的浓香，衣裙的颜色，魔术的简单的装饰，更有了真正的意义。

窗里的人们，都含着嫉妒羡慕着——

热烈地抱在一起了！都是一般红的肉唇，连成一个不能分离了！紧张！——两臂更抱紧些——颤——两个舌头——浅红色的肉，在颤——……

窗里的人们，都含着嫉妒赞叹着——沉默——

一个凶悍大汉的巴掌，把他俩打开了！——打破他俩的美梦——

青年很气愤地正要反抗，他看了他满脸的横肉纹，与黄色的眼珠，他变为和蔼，——踉跄着走了！

她更娇软，更柔嫩，刚要将她的头望大汉的怀里放，两唇一耸，黑眼珠儿向他的厚唇一转，——被他一脚踢开了！

她躺在地上，自己不知是怎么回事，昏了过去！

他在她身上，蹂躏了半天，她的头发乱了，香气也散了！粗暴的手在她两腋下“胳肢”了一会儿，她慢慢苏醒，又是咕咕地哭！

哭了出来，他在她脸上唾了许多唾沫星子，她终于哭起来，——他很没趣地——

窗里的人们，嘲笑着——

我，茫然，惘然——

身旁站着一个梳着双辮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她对于这个也很不在意，她唱着妖蕩的小曲。

她好像不懂得什么，可是我迷惑在她那小曲靡靡的声中了！

最后，我再也不许她往下唱了！

我用我的手，按着她的小嘴，她吐出她的舌尖，一股温存的热气，由我的手心，传遍全身。

我不能自制，——全身充满了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抱住了她，吻！——吻了她，——吻了又吻！

她歪着头儿笑，我也笑……

“我吻了你以后，嘴里怎么这么甜呢！甜得我怪难受的！”

“我嘴里总是含着‘口香糖’的。——我常听那边玻璃窗里的姐姐们说，嘴里要是不含糖，无论漱刷得如何干净，总有时有些胃气，或旁的气味。……”

她说完了，没有一点留恋，望那排有玻璃窗的房子里跑去！我踉蹌着……

1923年7月17日

蝉 与 晚 祷 (Abendlaeuten)*

——蝉声——年年不会改变的蝉声——

——浓云，烈日，暴雨，……尽日日地灿烂变化，显示自然界的权威，在这如火如荼的盛夏……

——但是，在年年不会改变，热烈的蝉声中，已经能够使人感到，清秋的寂寞情调——

——远方的严冬呵，可怕的是，又一个严冬呵！

在他十八年平凡暗淡的生涯中，很少有什么往事可以供他回首，供他寻味，——更不用说，慰他现在的孤寂：他常常登在城上眺望，他把城外广大的，绝不会开放一些奇异花朵的郊原比他一生；那条看来将要枯死的河水，呜咽着蜿蜒，正好象征他的运命，——络绎不断地，只有这点细碎的哀音，消磨他的时日。

但是——

“蝉声——年年不会改变的蝉声——”

* 原载1923年12月《浅草》季刊，第1卷，第3期，曾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呵！宇宙间，只有蝉声，是多情呵！

两年前，夏秋之交，短迫如梦，童话一般的——咳！迷濛的春烟，在秋冬未来之先，早已涣散了！

他含着清泪，往蝉声中听去，J. F. Millet^① 的 L'Angélus^② 中的两个青年男女，引导着他，渐听到 Chenmin^③ 同 Naimin^④ 的笑声了！

那时，他自然是很悲伤的，因为他慈爱的继母，与八年前他的生母一样，把他扔在这漠漠如沙的世上，随着死神长逝了！他由他母亲就医的 P 城，怅怅地回到家乡，一进家门，最先迎接他的，就是他的姑母带来的两个小天使的嬉笑！——真仿佛是上帝的使命，使他俩来慰他过分的悲伤。

浓绿森森的叶中，发出来的蝉声，把时间空间叫得无边无限。烈日之下，宇宙好像要在这种状态中，从此终老。他懒懒地对着寂默的，轻轻蒙住一层暗淡清纱的“晚祷”，他一句也说不出，心境异常平淡：先望着画中的晚霞，后集中于那两个虔诚的青年，渐移于远远礼拜堂的钟声，同那高耸的塔尖了！……他不知是睡是醒，忘掉了一切，四围充溢着“涅槃”（Nirwana）的气味……

“四哥！……”

“四哥！玩牌去！……”

等到他回复觉得《晚祷》在他对面以后，他似乎才听到 Chenmin 同 Naimin 的跑步声，夹杂着烂熯的笑声……由旁的

① 即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法国画家。

② 米勒作品《晚祷》。

③ 作者的表弟陈新民。

④ 作者的表妹陈蕙民。

屋子跑来……其实，他们早已跑到他的身旁了！

两年以来，他的心，在这无情的人间，不知又受了多少伤痕；两只眼睛，不知又减少了多少含蓄。他在暑假期内，很无聊地回到家乡。衰弱的他，——不敢再受社会的鞭笞了——在他仅有的两间大的小屋内，将屋门关闭，把自己禁锢起来，好像道院中的苦行者。无论什么事，他为他身体的，同精神的健康起见，不闻不问，便是最上之策。因此，有人说，说他太冷了；有人说，说他没有从先天真了；……他自己也没有理由可以否认。

树梢上还染着夕阳：蝉在一日之内，已唱到最后的歌调了！——

一直到，院中都沉暗下去，月光射透了并不浓厚，弥漫了天空的云雾，呈银灰颜色。屋内才燃着了的蜡烛的捻子不住滋滋的爆，他的手总离不了一张——一张六寸的照片了！

——Chenmin 弟，有了几分成人的风度了！

——Naimin 妹，也长得这样高了！今岁，她不是才十一吗？十二？……

——他们近来读什么书？

——再见面时，还能同两年前一样吗？

——呵！数千里外的甘肃呵！

他回想起来，两年前一个初秋的午后，橄榄滋味的别离，他的鼻子发着酸。沉重多悲的心又浮荡在茫茫绿色的泪海里。他不知如何才好，——他，病的，不健全的，污浊的，现在的他呀，他们所给的天真与快乐，都哪里去了！？……他由窗子，望那葡萄架下，当年黄昏时乘凉的葡萄架下，于今寞寞无语，不

但听不见小孩子的笑声，就是成人的笑声——不，说话声，都听，不常听到呵！……当他躺在藤椅上，Chenmin 坐他膝上，Naimin 在他身旁，他们的手都聚在一起时，他心里如何的坦白，如何的朴质！说笑话，唱儿歌，——又说，又笑，又唱，一直到 Naimin 的脸色通红，发也乱了，他们五岁的小妹 Fumin 也唱着最简单的歌儿跑来——

“虫儿，虫儿，——飞呀！——

莫咬我的手，

今朝，明朝，

请你到我家，——去喝酒！”

同时，Naimin 的小唇又吻在他的红颊上，她的手将他前边的发慢慢往下梳，齐到眉头，含着笑，在他耳边细声说——

“四哥呀！我把你叫做四姊罢！”

那一刹那呀！他心里漾起极微妙的笑纹，头不自主地仰起时，月已东升，……一只蝉，——呵！一只蝉由榆树飞到柏树上……在这最神秘，最纯净的音乐中，他深深地一呼吸——呵！圣母 Maria 的芬芳呵！

他同 Chemin，Naimin 都默默地，清明无罪的眼，仰望着清朗无云的天空，在作那最真诚，最幽美，没有形式的——晚祷 (L'Angélus)！

钟鼓楼定夜的钟声，比往常不同，只有更，更增加他们的寂静！

1923 年 7 月 27 日夜一时

通 信 *

高孤雁^①先生：

北京的寒风，恐怕是你不曾领略过的。夜半了，我由朋友家里回来，接到由上海转来的先生的信，我又不知先生的通信处，只好在《旬刊》上简单答复。

近来四马路中市大东书局印了一种袖珍本的《燕子龔藁》，先生可以托上海的朋友代购。此外尚有柳亚子刻本及沈尹默先生写的石印本，皆非卖品。

11月北京《晨报副刊》曾有一篇曼殊的传，亦可以供参考。曼殊的小说在《甲寅》及《新青年》诸杂志均发表过。

《旬刊》篇幅有限，不多写了。

如愿通信，寄至北京大学第三寄宿舍可也。

冯至敬复

28日灯下

* 原载1924年1月6日《民国日报·文艺旬刊》，第18期。

① 高孤雁是一个读者，看到冯至在《文艺旬刊》上发表的读苏曼殊燕子龔诗集的文章，写信给冯至，了解有关苏曼殊的情况。

好花开放在最寂寞的园里 *

Nun schmückt' er sich die schöne Gartenzinne,
Von wannen er der Sterne Wort vernahm,
Das dem gleich ew'gen, gleich lebend'gen Sinne
Geheimnisvoll und klar entgegenkam.

——Goethe^①

没有一个诗人的生活不是孤独的，没有一个诗人的面前不是寂寞的（尤其是当他执笔运思的时候）；无论是 Goethe 一般的享尽世上的荣誉，或是薄命的 Keats^② 遍遭人间的白眼——任凭他表面上，环境上，是怎样不同，其内心的情调则有共同之点，孤独，寂寞。

没有朋友，没有爱人的尼采在他独卧病榻的时候，才能产

* 原载 1924 年 6 月 10 日《民国日报·文艺周刊》，第 37 期。

① 这是歌德的名作《席勒大钟歌跋》第五节头四句，大意是：“于是他为自己修饰美丽的花园围栏的平顶，从那儿倾听星辰们的言谈，它是如此神秘而又清明，正迎合了永恒的、生动的感官……”。诗中“他”指席勒，他在 1797 年买了一座花园住宅。“感官”亦可译作“思想”，则指席勒高超的哲学思维。

② 济慈 (John Keats, 1795—1821)，英国诗人。

生了萨拉图斯特拉的狮子吼；屈原在他放逐后，徘徊江滨，百无聊赖时，才能放声唱出来他的千古绝调的长骚；尼采，屈原，是我们人的最孤寂的人中的两个，他们的作品却永久立在人类的高峰之上，绝非普通一般人所可仰及。

我最看不惯群众，有时偶然到会场里，或是市民聚会的地方，竟时时使我感到若置身于群鸦乱噪的林中，万想不到还是在有思想，有辨别力的人类的里边。

我相信人永久是孤独的。最忠诚的伴侣，只有月下灯前的影子。所谓朋友，所谓情人，都不过是你暂时在路上的同行者，等到到了十字路头，又不能不各自分散，各寻各的目的地去了；同行的时候，所见所感者大致相同，就谈些比较着可以互相感应(?)的话，分离了以后，你望北走了，所遇的都是风雪阴霾，我望南去了，所感的尽是春光明媚，所遇所感者既变，思想以及种种，也就渐渐地大不相同了。

群众尽是些盲目而无意识的。朋友，情人，不过是暂时的。只有你的影子是一生不能离你，孤独便是你终身的伴侣了。

同是一朵花的颜色，我的视觉所见到的便与你的不同；同一个三弦上所弹出的声音，你的听觉所听到的又与我的不同；所谓互相了解，是不可能的事体。天天做些无聊的虚伪事体，在普通人以为是理所固然；多情的诗人，具有绝大爱心，想拥抱一切，但终于适得其反……

诗人，如果你做诗是蚕吐丝，蜂酿蜜一般的不得不然，如果你的爱，你不愿看着他日见枯萎，如果远方还似乎有一些所在供你眺望——青年的诗人，如果你的美梦还不曾破：那么请

你们认定吧！请你们安于永久的孤独，永久的寂寞吧！

看哪，看那天上的群星，看那山巅上的积雪，看那几千年来的金字塔，看那群禽乱飞，Phoenix^①独在高空翱翔，看那群兽相聚，雄狮独在沙漠中容与，看那群英缤纷，幽兰独生于深谷之中；它们孤独的生活，是如何丰富，在它们寂寞的面前，可以寻着了终身不会失散的忠友，不会失散的爱人，树立了它们自己的世界！

,

① 长生鸟，神话中的鸟，在阿拉伯沙漠活数百年后，于火中自焚，然后复自灰中新生，再开始另一个循环。

梦及梦之前后*

——与羨季哥的一封信

自从我因为病不能读书，不能作文的二十天以来，天天吃完了晚饭，就在我嫂嫂的房里，还有我的姊姊，我们三人谈心；一直谈到九点半，我们快要睡眠的时候。至于谈料，姊姊不外乎家中的往事，同我那两个一生受人欺侮的亡母；嫂嫂的乡思，总是不知不觉使伊谈到江南的情形、故事；我呢，多半是关于人生的感想。

昨晚的灯光的底下，我们都静默相对无语，我觉得太凄凉了；窗纸在响，外边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我无意中由书架上，取出来一本“六祖坛经”，看了几段，就同伊们谈到释迦见生老病死而出家的事。

由释迦又想到耶稣，我略述了些耶稣的生活，同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山上的说教。——灯光由凄凉顿变严肃，最后我站起来，很切迫地说：“几十年的光阴不算什么，混混沌沌的一生是很无聊的……”

* 原载 1924 年 6 月 10 日《民国日报·文艺周刊》，第 37 期。

我回到我的屋里，沐浴完了，躺在床上。我对于我经过摩擦以后，发热的红色的肌肤，还是与《燕子来时》^①同样的感觉。同时我想起，有一次到医校中去访朋友，在解剖室里见的那具待人解剖灰白色的死尸。由那死尸又联想起契诃夫小说《戚施》中的波比尔伊力支罗舍微支^②：那老人的谈话，诚然引青年人的厌恶，但是当他写——

今老矣，无人见需，亦无人见爱，故将乞儿辈相忘。逮老死时，为草葬，薄槨无仪，或送诸加尔轲夫，供解剖室之分割……

的时候，也使人起无限的同情呵！

可怜的，人的末路！

老年的人，哪能随着小孩子一块儿跳跃！随着青年人一块儿舞蹈！花红柳绿，燕语莺啼，于老年人不能起一些灵感。退了伍的人们！只合一人在屋内，听听外边青年男女的欢笑歌哭！

外边又是雷电，又是风雨。

母亲睡得很浓。我却辗转反侧，总是在半睡不醒的状态。

敲门的声音很紧迫，我匆匆忙忙下了床，冒着雨接到了一封信。回来燃着了床头的白烛，是一封似曾相识的一个女子来的信。

① 是我的一篇散文，燕子来时作。——作者注

② 见周作人先生《域外小说集》中。——作者注

C. P 弟——

姊两年以来，无日不在病乡中……然尚有时可以读书自娱……（中间一段我全忘了）……

世人真若荆棘之无聊：荆棘，无所谓兄弟，无所谓姊妹……最干枯无趣者也！……而彼在荒野丛中，矜矜自傲……若生物界之意味，尽聚彼荆棘身上。姊 C. W. 上言。

我翻来覆去地读，好像猜谜，我眼里涌出几珠清泪——想起我的羨季哥哥。

“怎么还不睡呢？”母亲蒙眬着说。

“我睡不着。娘也醒一醒罢！”我把那页信，藏在被底下，不知为什么怕被母亲看见。我的手又去摩母亲的头发，我的头靠在母亲的肩上；母亲也就睁开伊的睡眼，问我：

“夜深了，还不睡，想什么？”已是十分寂静，风雨，都不知在何时停止，窗外仿佛只剩下一些电雷的余威。

“我没有想什么。我想的是羨季——”

“是在 C 城女子中学教书的羨季吗？”

“是的，我想起他来，我真是不知如何才好！”

“羨季是一个诗人，一个多情的人。学生同他的感情，好极了；他教的那班学生对于他，真像最友爱的兄妹。

“我想到他——那班学生，究竟是要毕业的……分散的……”

“睡罢！别发疯了！”母亲听不懂我言不达意的话，又闭了眼。

我又拿出信来读，渐渐得了具体的解答——

我在今春读了他那两篇文章——一篇是纯洁的嫉妒，一篇是无可奈何的哀悼^①——怀里的呜咽，至今还在。羨季，时常使我赞慕：他对我说，他同学生如何没有一些隔阂，如何直舒胸怀地谈论……但是他谈话时发扬的眉宇间，总似乎有什么东西埋伏着……于今，我发见了——

好寂寞呀！好可怕的寂寞呀！三四年后，我的羨季哥哥将如何呢？好可怕的寂寞呀！他终于要受东西南北的磔刑吧！

我由呜咽中醒来。

被，一半在床上，一半在地上，早晨的凉风，由窗户穿入，吹透我灰色宽大的睡衣。母亲不在，信也寻不着了。但我还继续着望下想——

耶稣，是叛徒，终于被钉在十字架上。人只许爱一个人，或少数的人；爱全世的人，定要受责罚的。何况更有恁般的野心呢：愿世上的男人皆待如兄弟，愿世上的女子皆待若良人——

我眼看着，年轻的女郎们，弃掉了白发龙钟的慈母，随着欢子远去了；我耳听着，一个好友对我说，若是有了恋人，也不天天跑到我这里来了！

人在不相同的道路上，各人走各人的路。富的顾不了穷的；快乐的顾不了哀伤的；成功的顾不了失败的；尤其是生的忘掉了死的；合的忘掉了离的。荆棘一般的人们，坚强自矜，一对一对相爱的，嘻嘻笑笑走了！可怜是两臂想抱尽天下人的人，终

^① 指羨季的《嫉妒》及《空间的座位》二文。后者曾在《文艺旬刊》发表，惜乎印错了许多字。——作者注

于是空空地一个人——看着，含着纯洁的嫉妒与无可奈何的哀悼看着……

1923年9月17日

历下通讯*

……济南确是有些像老残所说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风调。

我在大明湖里荡了三次船。第一次是夜泛。天上是星光，芦苇里闪烁着萤光，水面上浮萍很多。浮萍开处，自然也可以看见几颗星影。第二次是一个风雨横斜的下午，登北极阁。满目湖山，织在愁雨凄风之中。羨季对我说，“济南此处似江南。”末次是在湖水云际都红遍了的夕阳光里，同游者又增加了慧修和清独；慧修是 26 日抵济，清独是路过这里被我们在车站上约下来住了一天，昨日才走的。……

26 日的黄昏，我跑到西关商埠一个栈房里去找朋友，他们因候我久不至，进城去找我了。距慧修车到的时候，尚有两点钟之久，不便立刻到车站去，我就一人在马路上乱跑起来。这次到济南，因为住的是在亲戚家里，又有几个好友在这里，所以没有一点他乡作客的情怀。但是此夜，我在马路上乱跑，许多日本商店子都被我跑遍；当我在一家文具店里买了几张画片

* 原载 1924 年 7 月 29 日《民国日报·文艺周刊》，第 44 期。

出来的时候，一个日本的圆圆的脸儿并不十分美丽的姑娘，水汪汪的眼睛，仿佛含着无限的幽怨，向我望了两望，我接收了伊的目光，赶快把头儿低下，我深深地觉得“伊是在异国，我是在他乡呵！”

立刻都变了。

要想遇见熟人——更不用说怀念的人——是不容易的；要想回家，家在千里之外了！

当时面前现出几个粉红黛绿的脸儿，张开伊们那妖媚的怀儿，殷殷勤勤地笑着说，“异乡流浪的少年人呀！我这里是温存的：我这里有甜美的葡萄酒，任凭你深深地斟酌呀！”

我迷迷忽忽地不知怎样才到了津浦车站，候车室里有几个江南的女子低低地不知谈些什么，后来走来了两个中年的男子，伊们都嘻嘻地笑了。那时我并没有什么，我只是切盼着我的慧修兄。

车到了。

下车的人都三三五五地下了车，匆匆忙忙出了站台了。

车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头儿倚着窗子，睡得酣浓极了。瓦斯灯光下，又因为路上车轮的震轧，面色含着几分苍白的病容。我对着伊那轻轻颤动的小嘴唇儿望了许久，我的狂野的心早以使我心里的手儿把伊抱住，使我心里的唇儿吻伊千番万遍！……

车轮轧轧地把我的梦幕一层一层地撒散了。

车站站台上只剩下一个冷冷清清穿着白布衫子的我同六七个荷枪的黑衣警察。——终于没有见着了我的心儿。

我是最怕坐火车的，尤其是怕听那消魂的笛声。几次在未上火车之前，都是这般想，或是可以遇见一个女子同坐吧！但

总是不曾遇过一次。假使那女子同我一车厢，……恨我不能跑上火车，陪伊一路呵——我在归路上这样想。我又不规不则地替伊忖度了半天伊的命运。……

次日早，慧修来电话，说他已于昨晚到济南了。

我到他的栈房里，他责我为什么不到车站去接他，我只是笑，他反倒不知是怎么回事了。他同我谈了几句见面时的兴奋的话后，脸上又把他的笑容敛去，恢复比他在京时更惨淡的愁郁了！

下午在公园里坐了一会，公园比北京的还要庸俗得多，一点不能使人陶醉。读了一会羨季的小说；怀念了一会远方的朋友。……

前天清独带着病，下了车，谈了一夜，他的精神真好！

昨天由湖上归到姑母家里，姑母正同着两位姑娘谈话。一个是有歇斯底里病的，姑母早就告我说过。一个风姿倒还秀丽，谈话总是低着头儿——或是因为我的原故！伊很悲愤地说，说伊母亲丧后，父亲怎样不能理会伊的心情，伊说伊的志愿是到修道院里去当尼姑，后来伊们不知怎么谈到古玩，由古玩又谈到时下的装饰去了。我听着不大耐烦，我就跑到书房里同表弟表妹们谈了许多故事。

天气热得很，又不下雨，终日混混沌沌……

明日一定可以到青岛了！

7月1日

读《春的歌集》*

市巷街路将从此有春了，
你那红脚底儿踏过去。

——卖花少女！

槐树的花儿香满了街，天空飘荡着几缕红霞，我托着一本德国格林姆的童话在路上随走随读，马路上除了三三五五的学生与工人外，也很少行人：——这样清新的早晨，在春夏之交，漠漠风沙的北京里是很难得的。忽然一阵车铃响，车上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匣葡萄干，头儿微微地仰着，鬃松的头发堆在两肩……

从此以后我也常常买葡萄干吃着玩了。

朋友也找不着，信也接不到一封，书也不能读。黄昏时偶然踉跄地走到公园里，躺在路旁的椅子上，仰望松叶隙处的青天，听听燕子的呢喃。——“是谁呢？睡在这里！我们吓一吓他！”几个白影儿随着清脆的笑声跑过去了！

* 原载 1924 年 8 月 5 日《民国日报·文艺周刊》，第 45 期。

从此以后我也常常含着两眼清泪在那座椅子上去休息了。

我亲爱的春的歌者！

你们歌颂晓阳射给你们的春光！

你们歌颂姑娘笑给你们的春意！

从此以后，我常常把这小本集子放在怀袋里，怀内便觉得温暖起来了！

那天，举城的青年都手持“新月”“采果”去到城南公园欢迎泰戈尔；黄风虽是吹散了那一团团灰色的云，但在马路上，行人衣襟上，却也刮上了几滴雨点。我因为不大懂得泰戈尔的诗与他的哲学，又加上心绪不好，犯不上去欢迎他。一个人在琉璃厂的旧书店看书，照例是一本也不买的。白衫子上着满了灰尘，自己想我自从十四岁一直到现在，此地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消遣的地方，五年之内，意气不知消磨了多少。书店主人的眼光，都有些熟识，他们好像是在鄙薄我，“一年一年地，还在这里！”

我却终于不曾辜负了一家书店，买了这本《春的歌集》。

我在海王村园内一座山石上，一气把它都读完了；一篇篇地，一直地读到了“晚天扯破了云裳”的时候。

从此以后，我常常把这本书儿，握在手内，放在胸前，吻在口边……

北地的风沙，真是容易催人老大呀——尤其伤心的，是催人以不成熟便颓衰下去——文艺界也是这样，不怕不成熟，就怕不成熟而呈枯萎之状——古柏苍松，他们是常绿而不凋的，为我们所企仰；红樱青杏，是一年一季，更觉得可亲可爱，现在

呢，满目都是未红而坠地的樱桃，遭虫蛀食的青杏，更不用说松柏之材的生长了！

春的歌者！你们具有诗人所应有的谦逊的态度，天真的心情，优美的环境，用纯朴而柔婉的音乐的调子使许多读者的面前，充溢了春的气息：青春的，更青春了，失掉了的，恢复了；人世悲哀渗透了的中年以后的人，也要破颜一笑吧！你们是在这荆棘弥漫的荒园中，是颗惟一的——

红的，红的，红樱桃！

青的，青的，青杏子！

你们不觉得寂寞吗？啊，我错了，“寂寞”两字在秋天的时节太显著了；在春天，无论如何，或者不至于十分的感到吧！

只要，春天的——

黄鹂固然好听，雀鸟儿也是一样清脆，

蝴蝶儿固栩栩地可爱，蜜蜂儿也是嗡嗡地薰人欲醉，

紫萝兰固然是楚楚可怜，野玫瑰也自有一种芬芳妩媚。

但是，黄鹂有黄鹂的春，雀鸟有雀鸟的春，蝴蝶，蜜蜂，……也各有各的春：春神没有一点偏激，很平匀地把春分配在它们的身上；它们也是同等地谦逊而和蔼，把自己所有的春表现出来。

春的歌者！

微霜，微阳里，

香汗透香肌。

舞罢轻披蕊丝发；

清白何须绿叶衣。

----- 梅花风里

你们的春，不是古代诗人所说过的春，不是西方诗人所吟咏的春，你们的春，是你们自己的，春浮漾在这小集子上，是怎样的新俊——但，同时他是我们全人类的。

由北京来到青岛，已经二十天了。天天在森林里生活，“红是相思绿是愁”，红的，经了几宵风雨已经十分憔悴了；绿的，则悠悠地愁遍了天涯。夜雨淅淅，虫声唧唧，对此孤灯，葡萄干是食完了。北京公园的椅子是不能坐了，所幸这本《春的歌集》在我身旁！

鸟儿出山去的时候，
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
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
说山里的花已开了。

——山里的小诗

1924年7月22日 若鹤山下

故 园 *

——读 Th. Storm 的诗

Das Bächlein murmelt wohl und spricht:
Armer Knabe, komm bei mir vorüber.
Siehst auch hier Vergissmeinnicht!
——Ja, die sind schön an jedem Ort.
Aber nicht wie dort!
Fort, nur fort!
Die Augen gehn mir über!

——Heimweh von E. Mörike^①

连日愁雨潺潺，湿云黯黯，故乡十天总有九天的清天朗日，

* 本文最初发表于1924年8月12日《民国日报·文艺周刊》，第46期。

① 本文抒写因读德国诗人特奥多尔·施托姆(1817- 1888)的诗而引起的对故园的怀念，但文前却引录了另一位同代德国诗人爱德华·默里克(1804—1875)的一首诗《乡愁》的后半段，大意是：“……小溪潺潺说道：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来瞧瞧这儿的勿忘草！——是的，它们长在哪儿都很美，可就不如那儿的！去吧，去吧！我不禁热泪盈眶！”

到这里恰恰与之相反。马樱花含满了病容，山崖的薜荔更因之懒懒无欢。窗外树林中时听人语，望去偶有白衣或是黄衣的人在浓绿丛中往来，好像是唐代小说中半神话的境界。蝉声的热烈徒使少年人的心里起焦躁之情，虫吟的凄切则深深地与人以“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之感！乘细雨登山，云雾迷濛，天涯海际，茫茫无覩；提杖入市，家家琴声，户户笑语，空空惘惘，不知所之。

我的故乡固然没有什么可以萦我恋思，但是异乡人的情怀我却实切的领略了！

父兄求食他方，姊嫂兀坐斗室；Philister^①之徒把我的母亲在壮年时送到墓中，把我的儿童时代划上了不堪回想，污蔑而丑恶的伤痕：这样的故乡！不堪又不能西顾的故乡！——一天黄昏散步海滨，踽踽凉凉，手持一束 E. Mörike 的清诗依着栏杆在读，读到了他的《乡愁》(Heimweh) 时，不觉凄然！海岸上有许多小孩子随着母亲拾贝壳，日本的姑娘们缓步轻歌，我对着灯塔上时明时灭，才燃着了的灯光，我对着灯光映射着的远远的归航，不禁涌出两行清泪，长叹一声——

“夕阳落在我西方的故乡，

渺茫的黄昏，占领了这无边的海洋！”

当时恨我不能随了夕阳，到了故乡，到了那松柏丛中长眠的母亲的墓上……

由海滨怅怅的归途上，想起来 E. Mörike 的朋友 Th-Storm (1817—1888)。

① 德语，卑鄙小人。

昨日由一家墓畔，情不自禁的折了一枝木槿，今天看它在桌上，开着的是凋萎了，含苞的更没有开的希望了，我因为它的命运，在花瓣上吻了又吻，不幸的木槿花呀！你哪有清福听我们这位诗人的《十月之歌》中之一段呢！

秋无恙；只要等候着，
只要等候一些时！
春来了，天含笑，
全世在罗兰丛里。（大意）

这样的诗意，我是不会有的，我的同居的朋友是更不会有，木槿花听了，只有一些微弱的叹息。但是幼年生长在极顺境的家庭里，享受人间的亲爱同自然界的陶冶；年长服务家乡，享尽伉俪之福；后因亲德而离故园，在 Potsdam, Heiligenstadt^① 一带流寓十年，追思往日多怀乡之作，老而归乡，遭妻之丧，间有哀惋之音：这样一个高寿的幸福的诗人做出来的清新婉丽的诗歌，如果我们在早晨或是在夕阳光中读起来，眼前也可以浮漾着一层美的梦幻。……

德国北部 Schleswig 州 Husum^② 市上有一家磨房，有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在那儿盘桓，想起十年前为一个小女孩之死所做的诗句：“死的花冠现在编在她天使一般的发上”。油然而起伤逝之情——诚然，儿童的爱。死与消逝早已经叩了他的心扉，诗

① 波茨坦，海利根斯塔特，德国东部地名。

② 石勒苏益格州胡祖姆，施托姆的故乡。

芽则在严父慈母的平静的家庭里，和暖的夏日之下，寂寂的花园之中，和缓地慢慢发苗起来。

大半是在 Lübeck^① 吧，一个深秋的夜里，海涅的诗集由一个朋友的衣袋里献在他的面前了，他们围着炉，窗外狂风怒号，他们的灵魂完全沉醉于那柔媚的歌声之中——一直的到了东方微微破晓：凡是二十岁的青年，读了海涅，恐怕无论谁都要仿佛是泛舟于莱茵河上，听了听 Lorelei^② 的漫唱，饮了葡萄酒一般地不肯释手，初恋一般地不忍分离，在我们这位诗人自然也不能例外。

一个圣诞节夜，在一家商人庭中圣诞树下，认识了那天真烂漫，最喜欢听他的故事的 Berta v. Buchau 姑娘^③，——不过十多岁，蓝蓝的眼睛，棕色的卷发，被抚养在一个温柔的妇人的手里。我们在《茵梦湖》的前半部可以知其梗概了。

静静的过了他的大学生的生活；结果在他二十六岁（1843）的时候同两位同乡友人印行了一部《三友诗集》^④。

但是他的诗的成熟时代完全在 1843 年以后。那时他回到故乡充当辩护士，已经同 Konstanze^⑤ 结了婚，青年的夫妇在家乡的亭园，和平陪伴，玫瑰与罗兰的芬芳，燕子与海鸥的飞翔，流蝇与蜜蜂的催眠声息，远远的大洋，北海的海岸，散步于海堤

① 吕贝克，德国北部城市。

② 罗累莱，德国传说中在莱茵河畔悬崖上以歌声引诱舟子触礁的女妖。

③ 贝塔·封·布肖，施托姆大学时期在基尔相识的一个十一岁的少女。1842年，诗人向她求婚被拒，后在其著名小说《茵梦湖》的女主人公伊莉莎白身上留下了她的影子。

④ 1843年，诗人与同学特奥多尔及其兄弟蒂肖·莫姆森共同编印过一部《三友诗集》。

⑤ 1846年，诗人与其表姊妹康斯坦策·埃斯马尔希结婚。

之上，徘徊于儿时常嬉戏的磨房之旁；——尤其是在夏日正午，黄昏时节，园中极寂寞之时，给我们诗人以无限的诗料，我们也因之时常感到春已阑珊，夏服将成，那种青杏红樱的梦调。

空气微微暖——香潮何漾漾！
园中充溢了玫瑰花，
阳光染遍在林丛上，
蜜蜂嗡嗡，女郎笑。
在此夏日里，甜美且嘹亮。（大意）

我们在他“夏午”的诗中：仓廩同磨机都静静地，树木的叶儿在日光中动也不动，蜜蜂如梦地嗡嗡，草料的蒸气雾一般的升起，磨夫鼾睡着，女孩儿在房中睡醒，微微笑着，偷偷地出来，把磨面的青年叫醒：“亲爱的，你吻我：轻轻缓缓地，不要大声！”这是怎样的一种清丽的境界！

鹤鸟飞过了大海，
飞到金字塔畔；
燕子们许久不见了，
云雀也不再呢喃。

在隐隐的哀诉中，
秋风袭此残绿；
那甜美的夏日呀，
他是久已辞去！

浓雾吞蚀了你的，
翹望幸福的园林；
美丽的世界将全要，
在濛濛云霭里消沉。

日光只此一次，
迟迟地穿透云霭。
一道欢愉的光线，
流漾在深谷浅涧。

它射映着园林，
人们能够确信，
在残冬的后边隐秘，
一个远远的春的消息。（大意）

彼城傍海滨，
灰色海岸傍；
浓雾压屋顶，
海声何宣扬，
绕城透寂静。

无林不萧萧，
无鸟春不歌；
飞鹅声嘹唳，
秋夜风中过；
岸上草凄栗。

我心悬念汝，
汝城傍海滨；
婵娟美青春，
含笑息汝身；
汝城傍海滨。（大意）

他率着妻子，离去 Husum 十年作客的情怀，故乡种种，无一不足供他恋念：他想起那村西林里的磨房，便仿佛是一首牧歌；他每当秋暮，伫立门前，便远闻海水喧豗；……最使他惦念不忘的是那故乡的花园，因为他在那里曾消磨了许多美好的夏日，织就许多美致的绮思，解除了许多工作的劳苦。他把莱茵河的泛舟，Heiligenstadt 附近的风光多写在小说中；怀乡之情则尽量地写在他的诗里。

窗外的雨声，越下越大了。我在灯下用极蠢的文字不知尽写了些什么。本想把他的诗多引几首，及归乡以后之作；但是自己诚然没有心绪了；——弟弟来信说，家乡又是洪水泛滥、归途隔绝，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飘落者了！木槿花仍在桌头，我真是对他不起……有头没尾地，不愿意再写了！

夏日的盛筵消逝得怎样的快！
秋气凄凉，究竟那阳春回不回来？
暗淡的日光俯照——
来，让我们游戏吧，白的蝴蝶！

啊，没有石竹，也没有蔷薇，

天际浮过去寒云数堆！

夏筵怎么消逝得这样快——

啊，来呀！白蝴蝶，你飞到哪儿在？

从 深 谷 里 *

暮色从深谷里升上来，当着紫色的霞彩幻灭了之后。它迷漫了远远近近的山头，终于浸染到我的窗前了。我支开了我的小纸窗，我房中的阴暗，立刻把这由下边来的客人——暮色——殷勤地接了进来。刹那间它俩便化合一起……一股含着植物香气的晚风也将我的短发吹散了。

——天晚了！这是晚风在此际惟一的言语。

自从我在山腰租下了这所茅屋以来，还不曾接到了一件报纸或是书信。二十个轮转着的昼夜，我是怎样过去的；问起来，我自己也是模糊。不得已而言之，可以说是在房内的时候坐着想些古往今来的故事，在外边的时候站着望一望那深深的山谷吧！

——天晚了！晚风凄婉着说。

——天晚了！树叶儿也是飒飒地响。

它们“——晚——了——”的余音游丝般地在萦绕着，仿佛暗示给我，“晚了——深谷也不能再望，故事也不能多想了！”

* 原载 1925 年 10 月 10 日《沉钟》周刊，第 1 期。

我正在痴痴地发着呆，暮色又把下边来的夜色迎了来，依样地化合在一起……

等到明天早晨不是“更早”吗？

——天晚了！

等到明天早晨不是“更光明”吗？

——天晚了！

四围都是黑夜，天上布着彤云，晚风同树叶儿也归于寂静了。

我含着泪低下了头，像是一个小孩子，沮丧着自语，故事也不容我想，深谷也不能望了！……

勿又么！——勿又么！

勿又么！——勿又么！

由那边的红泥寺内，也像是从深谷里，发出来的钟声，又在这个时候来启示沉在朦胧中的我……

秋 暮 *

几次在半夜不曾睡眠的第二天的早晨，鹄立在送往迎来的车站的月台上：辛酸的晓风，加杂着煤同油的臭气，吹得血液似乎耗尽了的心头，寒噤无主，目光总是发痴地望着——望着列车不早不晚，在它一定的时刻，先是缓缓地，慢慢地移动；速率渐加，加到它最速的率上，却早已不见，空间只剩下了几缕青烟，在那儿回翔，凝聚，——凝聚的是，朋友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男女走了，他们重重的行囊中，装载的是“秋”同“惆怅”！

朋友们，你们有的才首途，有的已经到了目的地了；我呢，在最末一次由车站归来的我，像是一场病后，身边的，心上的，都似乎短少了什么；身成了风里的杨花，心成了水上的萍叶。我终日里惟一的消遣便是由宿舍走到街上，再由街上走向宿舍；这样的走来走去，也可以耗到了午餐，晚餐，一直到了入寝。

但是今天我终于觉得无聊了。我说我把我的心沉下去，静静地坐在桌旁椅上；揽镜自照，不觉起了自责的心情。又是羞

* 原载 1925 年 10 月 24 日《沉钟》周刊，第 3 期。

惭，又是无趣，同时便紧紧地握住了一枝铅笔，将纸平平地铺在桌上。思忖着；有什么可以思忖呢？昂起头儿，向着窗外——

窗外东边是苍茫的黄昏，西边是凄怆的落日。病柳中的蝉嘶还是盛夏的余音，衰草中的虫吟已经奏起秋的浓调。在这凉冷苍黄的境中，即使你对着玫瑰花，饮着琥珀杯中的酒，宇宙的意味中也不会因之有一点温暖的绯红，灿烂的金黄。我望着乳色的云，望着篱上的牵牛，望着房隙，西北同东北，最辽远的天涯……我的笔也就在纸上轻轻地涂画，……暮色也浸到了我的眉端……一切的轮廓，都渐渐改变，模糊了……

我沿着一条干涸了的小河，信手攀折着河边憔悴了的柳叶，口里哼着靡靡的小曲。黄昏同着夜之交替的冥冥在前边引着我，我梦游似的，走入了路旁一个朋友曾住了三月之久的公寓。公寓里的听差依旧是那几个，狡狴冥顽的面貌；公寓主人依旧是胖胖的，坐在柜房里摇着他还没有捐弃了的芭蕉扇；他们不理我，也不阻我，由着我走入了东边的小院。院儿里真是寂静啊，一双蝙蝠燕子般地飞着。我悄悄地在西房的窗儿下，敲了几敲，里边没有声息，于是我知道，这房内自从我的朋友走后，还没有新的客人搬来呢——

我却惴惴地走入隔壁的一间了，怀里仿佛是一条春蚕，说是有许多待吐的丝，要在这间房里好织一个彩色的茧……

房中比外边更暗淡了。除了暗淡，便是空虚，此外便是一张没有被褥的床板，一张没有台布的桌子，凳儿大半是被旁的房里的客人搬尽了。我在房里低徊着，地上好像有许多虫儿在爬；我踌躇着，脚步一步步地感到不着实地。

这是怎么一种力呢？使我……

我觉得我像一个死了的少妇的游魂，回到她生时的家庭，逡巡于她当年在那里边抱着幸福睡眠的帐外，本拟再轻轻吻一吻她的丈夫同她的婴儿，哪知把帐帘撩起，丈夫同婴儿都早已不在这儿睡眠，不知有多少岁月了。我觉得又像是久戍边疆的兵士，一旦役罢归来，故乡早已改换了一个另外的面目，坟墓上建筑起来楼阁，房屋却又变成了坟墓……

这是怎样的一种力呢？我到这里……

我沉着，在深处沉着。在床头立了许久，床板上还有一股头发的香气；在桌旁立了许久，又听到屋角还有清脆的读书的余音。——这时候月光已经穿入了玻璃窗，水银般地洒了进来；院中有些微风，拂弄着树叶儿莎莎细语。金玉的书声，沉迷的香气，莹晶的月光，都似乎凝集起来，凝集一起——我也分外疲倦起来，不自主地坐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粉白的墙，陡然一个窈窕的，头发披肩的少女的影子，现在墙壁的中央。我又悚惧，又欢欣，又羞惭地，向着它。

影子是一动也不动。我震慑。窗外的树叶儿在嘶嘶地语……

——喳！影子又随着月光显了出来。影子呀，她的影子遗留在这里的……

影子也微微地在动转。树叶儿的细语也低低咕咕地，钟摆似的，近了，近了，……月光把细语引了进来，……依附在墙中央的影儿的身上——

——她的影子，我，映印在这洁白墙上；因为那晚，她临行的那晚，她曾经对于北京起了极痛切的依恋，极氾氾的失望。她把她的依恋同失望都全盘交付给我，我永久地留在这里了……可怜她一个二十岁的少女，受惯了父母的娇养，亲族的怜爱，不知“社会”是什么定义，不知人生里有怎样的精髓，她

应当永远是春天，在她父母的膝前。那是什么一种风呢，无缘无故，把她吹到这离乡千里，举目无亲的北京城！过了一年眼泪当作了晚餐的生活；黎明邻家工厂内机器的轧轧不知给她制造了多少恶梦，黄昏鸦鹊的哀鸣不知给她增添了几许无名的孤寞！她是我的主人，我的最亲切的；我伴着她在房里坐卧不安，走来走去。“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自言自语地，我听了千遍万遍……她不知道什么是苦闷，更不知什么是艺术；她不知摆轮^①的名字用那几个字母去拼，更不知维特的情书在谁的文集里去找，她早晨只知读一读《天方夜谭》，夜晚背诵着唐人的绝句……她不懂得“人生”，不懂得旁的人，除了她父母以外……她不知是为了什么来，又不知是为了什么回去；可怜她在北京住了一年，走的时候竟没了一个人在送她，替她照料行李——除了一个洋车夫很快地把她拉到车站上，便有一个脚行很勤谨地来接她的行李，都不过是为她钱袋里的铜元……

影子如怨如诉地低语，月光冷透了我全身的血液。我向着影子，如奉神明，像是纯朴中古的骑士，在云端望见了圣母的像。我自然地手捧着心，谦逊而且虔诚——我叙说俨然是一段祈祷。

——至洁的影！你是她最亲切最诚挚的。咳，我是一个年轻的，在梦里寻求果品的人。只要是我所爱的，我便要寻他们到我的梦里。她没有走的时候，我的朋友也没有走，我天天跑到这里来，坐在朋友的适快的小椅上，我一心一意地听着她同我讨论我的叙事诗，向我叙说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可是我，我的大部分的我，却总是蹑足走入她的房里，一会儿看她像是拉

① 摆轮：通译拜伦。

菲儿做的圣母，一会儿像雷渥那德的孟那梨莎，终于像是我那叙事诗中的少尼了……她读书时，我在她的身边；她梳妆时，我在她的身边；夜半她睡眠时，我也是……我爱她，我梦她，爱她是一个平常女子，爱她有一切女子所共有的美，没有一种女子特殊的丑，我愿意用我的梦去爱她，用我的想像去爱她。我有意义地憎恶现实，结果使我无意义地见了她只有静默……火车站上，诚然，我送走了好几个朋友；但是在她走的那一夜，我却一个人登上北海公园的山头了。……她是踽踽凉凉地一个人走了，她定不会感到漂零，如果她是会感到漂零的人，她定会想出许多理由来解释。——至少，我，那最宝贵一部分的我，是送着她上了车，伴着她找了适当的坐位；空气包着地球一般，伴着她出了寒风凛凛的山海关；她觉得冷时，还没有想到加衣服，它，我的梦，已经把一件极温暖的，替她披上了。……那晚我一人立在山顶，中海上边浮着几处灯火，远方只有茫茫；彤云布满了天空，月也没有，星也没有。白塔无语地使我想着，想着悲凉的火车，在暗夜中，走出三千年的万里长城，走到万马奔腾的奉天，望北，再望北，那儿是日俄侵略之区，兵匪横行之域，——在夜里，一个二十岁的少女……

影子颤颤地

——影啊，那时我哪能自制，不把手中的酒杯，斟满了葡萄酒，望东北，望东北一洒呢！我祝她平安，在夜色里；我希望她肩儿肩得起，在悲壮的路上！

影子颤颤地

——那夜啊，终于是濛濛丝雨，我躲在一座亭内，听了一夜，向着苍茫的东北……苍茫的东北啊，从此无消息！

影子

——影，你为什么没有言语了呢？

它依旧颤着。

我简直走入 W. Blake^①画面的墓中了。影子颤变得极可怕，像是寒风中昏黄的月，冷雨下血一般狼藉的花。我全身的细胞也化成了无数的问号——????

再也没有一些声息了。死的沉静啊，静到极点了——

蓦地墙歪倒了！……影子脱落下来了！……正扑在我的身上……我感到了无上的光明……

电灯着了。我仍然是手中握着笔在纸上涂画。书桌上的文具，都含着几分愁容。

再看我纸上画的，原是方才的那块乳色的云，同着几朵牵牛花。将纸侧倒过来看，云的轮廓又像是吉林省的地图；于是又唤起我在小学时对于地理的兴趣，在轮廓内左边画上松花江，右边画上长白山，在下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圈儿，代表一个县城；——乱写了一行不通的文字——

——故乡啊，各人有各人的故乡！

几朵牵牛花在一旁似乎毫无意义。

① 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

记克莱思特 (H. Kleist) ^① 的死 *

“不知道怎样去死的，那是怎样可怜的人！”在他临死的时候，叫了一声“这篇剧结局了！”(Das Schauspiel ist zu Ende!) 的悲多汶^②在他很早的时候便这样说了。死，绝不是与生相对的，它只是生的“结局”。生是表现，死是最后的一个表现。古代的人殉教，殉国，殉情；近代的人大半是特聪明了，更换了一个名词——说是殉自己。古往今来，多少人不安于日常生活的枷锁，江河一般地，各人戏弄着各人的波纹涛浪，烂漫地流过了绿色的大地，却终于流到他最后的更美丽的波纹，更狂放的涛浪里——死！

兄弟们，你情心愿意在大都会里走一辈子小胡同去寻求干的面包吗？那么，请了！兄弟们，你情心愿意在一个女人的妆台旁伺一辈子她的眼波吗？那么，请了。无奈我们人类还没有接到天外飞来“回到禽兽去！”的消息；还有一部分人在那儿支

* 原载 1925 年 11 月 7 日《沉钟》周刊，第 5 期。

① 克莱思特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德国戏剧家，小说家。

② 悲多汶：即贝多芬。

撑着，战斗着，为了自己，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自己！

在这样的战斗里，没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战斗，到什么地步是什么地步！在这样的战斗里，没有满足，没有人为你唱着凯旋歌，只有你自己要负着你所受的创痛！在这样的战斗里，后浪接前浪，前浪启后浪，只要我们人类的脑子不变成同猴子一样，那么，请你不要担心，这个战斗是没有终了的。因此——

哈孟雷特的精神在人间永在！

浮士得的精神在人间永在！

许许多多战士的战史在人间永在！

汪湖(Wannsee)之畔的墓上的那朵奇艳的花也永无凋谢之一日，在人间永在了！

我爱慕一百年前的德国，因为它在拿破仑的蹂躏时代之下，举国遑遑，而产生叔本华的哲学，而产生悲多汶的音乐，而产生海涅的病，而产生Hölderlin^①同Lenau^②的疯狂，尤其爱慕的是，而产生克莱思特(H. Kleist)的自杀！

他生在浪漫文学的鼎盛时代，心中却，据我们看来，完全是现代人的情调。他跑在时代的前边，他又不大懂得当时，当时也不大懂得他。他怀疑着他自己，另一方面又为所谓真理去战斗：他肯定一切，同时又否定一切；他热烈地爱护人间，同时又深切地憎恶它。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寻得出他的苦闷的深痕；光明同黑暗极相反的照映。

他尽在彷徨同不定里生活着。他抱着他的痛苦同理想，走

①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德国诗人。

② 莱瑙(Nikolaus Lenau, 1802—1850)，奥地利诗人。

遍他的祖国。初为军人，又欲为学者，终于走上了诗人的路；等到他到了瑞士，见了瑞士的风光明媚，又想“长为农夫”了！他一边做着诗，一边毁着稿；一边做着这件事，一边怀疑着这件事的本身，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眼睁睁地，心里在结构他的戏曲或是小说，嘴里总似乎是在说什么。于是有人说他是疯狂，是染了什么精神的病了！（即使疯狂，病，又何损于他呢！）

他的一生是一篇悲剧，一种不调和（Dissonanz）；他一生是内心同外界的战斗。他在奥法的战场上散布反抗拿破仑的传单，丝毫无补于他心内感到的空虚；七八年内努力创作出不朽的诗歌同戏剧，也平不了他心中燃着的烈火；他为了普国的沦亡而热烈地，急进地高呼，所得的只有冷冷的，迟缓的蚊蝇般的回应。

有些天才都是这样吧，只靠着创造是不能好好生活下去的，他们总要在人世间寻一些什么：歌德寻着了 Stein 夫人，Schiller^① 遇见了他的好友 Koerner，那都是他们的幸福。我们的克莱思特呢，得着的是什么呢？左也是寂寞，右也是寂寞，——寂寞像是一块磨刀石，他的苦闷的刀日夜在这块石上磨擦——但是他后来终于寻到了，歌德同希莱尔所不曾寻得的东西（也许是他们寻着了，又抛弃了），是“死”！他更寻着了，这是谁也不曾寻到的，这样的一个死的伴侣！

许多日常的生活都使他感到痛苦。一天他向他一个女友背诵他的诗歌。她赞美这首诗，并且问到它的作者的姓名。他双手击额，很深痛地说：“您也不认识他吗？啊！我的上帝！究竟

①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下文写作“希莱尔”。

我为什么做诗呢？”

1809年奥法的Wagram^①战后，使他一切的希望都毁灭，他在种种的事体上都灰了心。并且说他的诗才已尽！此后他蜃居柏林，——等着他的，只有死，同着那死的伴侣！

一直到了1811年，他一个人完全是苍凉同悲哀！从前常到的两三家，现在都断绝了往来，他由早晨到晚间，在屋中走来走去，更没有一个人走来告诉他，现在的世界怎样了。他羡慕那些能以想像安慰自己的人，从外边的世界唤回来他所爱的，同有意味的。因为这种自慰，于他，不幸的他，是不可能了。有时他的幻想对着白纸也是生动的，幻想中的影像的轮廓同色彩，也是清晰的，但是等他要表现出来，就惟有困难与痛苦……

他的精神里充满了迟钝同阴沉，眼前没有一点儿欣悦同希望的光，他在世上，无所学，也无所求了，……除了他身后来了的死，同死的伴侣！

死呀！他最后的表现！

死的伴侣呀！他无意中由友人Adam Mueller的介绍认识了佛各尔夫人Henriette Vogel！

世界上生的伴侣太多了！哪里是死的伴侣呢！啊！佛各尔夫人！

她是一个中年的主妇，一个和蔼而多情的；有诚挚的丈夫同活泼的女儿。她的画像，可惜不曾传下来，我们想吧，总该是一个优秀而不十分美丽的少妇，也是她的幸，也是她的不幸，

① 维也纳附近村庄名。拿破仑在此处击败奥地利。

她读了莎士比亚同歌德，荷马同 Cervantes^①，她由种种方面了解了克莱思特的悲哀，懂得了他的高傲的性格，她时常伴着他出去散步，她没有并且不能作女人们所擅长的生活，繁杂同琐碎，她时常想念到女人们最忽略的，高远同将来；——尤其是她染了不能医治的癌肿病（Krebskrankheit），医生早已告诉了她，“夫人，这个病是要致您的死命的，在将来。”她记着这句话，像是怀了孕，时时要为她的将来的婴儿——死——设想，设想她怎么产生；现在呢，一个奇美的婴儿产生了！

她有音乐的才能，她能唱着清丽的歌；一天，（据克莱思特传最早的作者 Buelow 说），佛各尔夫人正在引吭高唱，我们的诗人在她的歌声中迷惑了，不禁热情地称赞——

——Das sei “zum Erschiessen” schoen!（这是可以使人死的美丽啊！）

克莱思特一句偶然的赞语，中间那一个字 Erschiessen（本作“射击”解），却深深地使她锐敏的神经感到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情味。她停了歌唱，默默无言……后来终于走到克莱思特的身边了！

——……您可能记起来方才您说的那句话吗？啊，您能不能尽了这伟大的朋友的职务？——Erschiessen！

——……是的！他低着头儿回答了！

她兴奋地叫着，

——好啊！你就打死我！我的生活不能忍受的病苦已经将我引到死那边了，您这样做，因为世上不会再有人了，这真的

①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西班牙作家、戏剧家、诗人。

不假，只……

——我将要实行，克莱思特岔着说，我是一个人，口不虚言的……

克莱思特，终于寻着了，死同死的伴侣！

那时的柏林，还没有匆迫的火车，纷杂的电线。那时在拿破仑的权威之下，国运隳颓，城市中恐怕也没有什么豪华可说，四围的沙地，大半没有种遍森林，都市的势力也只谨守它很小的范围无力伸张，许多地方还是乡间的恬静风味，……一个初冬的早晨，浓雾总该是不免的，菩提树，榭树的叶子都落得多一半了，有一个三十四岁的男子，同一个三十一岁的妇人穿着洁白的衣裳，缓缓地，坦坦地在路上，走，走，走，离掉了柏林，走上了往 Postdam 的路，路上寂寂，很少行人；阴云里自然没有紫燕飞来，树林中也没有莺鹂在啭；天空里只有时有一两只苍鹰在那儿打回旋，不知它在寻找什么。

他们的面貌平和，超乎哀乐的表情，不迟不迫地来到了一座树林，由树林的这边望去，远远泛着杯子般的一片银色的水光，他在轻轻地说，那片光，叫做 Wannsee（汪湖），这是他十年前便寻到的，同他的朋友。她听了，轻轻地笑了一笑，彼此握着手。

附近司提明各（Stimming）旅馆的主人盛意殷勤来迎接这从柏林来的贵客，已经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分。他们向旅馆主人说，他们是到这儿来等朋友，并且请他们为他们开两个房间，每一间房设上一张床。他们喝了咖啡，喝了他们所带来的酒，就双双地走到了汪湖的湖边。他们都幸福，快乐，在湖边去寻他们所寻找的地方。黄昏的时候，他们又转了回来。

他们的房子里的灯光整夜未息，时而娓娓清谈，时而走来走去，后来两个并坐着，读着 Cervantes 同 Klopstock^① 的短歌，——这样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他们开始写他们的遗书，交给佛各尔先生的友人 Pegnihen，说明他们的自杀完全是一种友情的义务；他们告诉他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他们，在什么地方将他们安葬；她请求他替她买一个浅灰色的茶杯给她的丈夫，作她眼看就要到了的圣诞节的纪念品。克莱思特，结算了他所欠的账，欠理发匠的，欠柏林房东的，……许多零碎的事。他写信给他前些年总伴着他旅行各地的姊姊，他写信给老友 Müller 的夫人。这时他一种奇异的感情，时而微痛，时而活悦；他们的灵魂像是两只快乐的气球从地上升起了。信写完了，遣人送到柏林。

午餐吃了一点肉糜后，两个人走出来，倚着栏，指点他们面前的风景。湖光树林，在他们的面前呈现一种极轻微，飘飘然的意味。没有什么可说，没有什么可泣；互相静默着：克莱思特烈火似的一生，已渺茫模糊得同云里的太阳一般。远远的竖着十字架的教堂里敲起十二点的午钟了，把他们由梦里唤醒起来，佛各尔夫人走到厨房里，旅馆的主妇正在那儿料理事务。

——我们遣的信差，现在大半到了柏林了吧！

——是的，夫人。主妇敬敬地回答。

——这里能够雇一只小船吗？在湖上。

——那是没有的。夫人。

——湖的那边，在那一块绿色的草地上，您能不能使人为我们送去一些咖啡，两只椅子，一张小桌呢？

① 克洛卜施托克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德国诗人。

——可以的。夫人。

湖水凝滞，已经是要结冰的样子，岸上是衰草枯木；他们沿湖走去，面前却总望着那块绿色的草地。佛各尔提着小篮，篮上盖着白布。他们一会儿仰望，一会儿又低下头；天空的浓云似乎压到了他们的眉梢，地上的潮气，却随着他们一步步地浸上心头了。他们听见了白杨的残叶还在沙沙地响时，已经到了那块他们所寻着的绿色草地了。那里的桌椅咖啡，早经一个女仆设备完好。他们谈着平常的，有趣的笑语；他们时时地拾起石子向湖水中去抛……凝静的湖水不住地起着洄漩……

他们在这时的凉风悚悚，阴云黯黯的境界中，享受他们向来不曾得到过的，最后的，宇宙所给予他们的安慰。他们看见设备桌椅的女仆走远了，他才轻轻悄悄地由小篮内取出一枝手枪，跪在她的面前，两颊泛起绯红，向着她重新唱起他的那首热烈的 Dithyrambus（赞歌）来了！

“我的小耶特（Henriette 的简称），我的心，我的亲爱的，我的鸽子，我的生命，我的甜美可爱的生命，我的一切，我的一切所有，我的宫殿，田庄，牧野，葡萄山，啊！我的生命的太阳，月亮同星辰，天同地，我的过去同将来，我的情人，我的小姑娘，……我的虹彩，啊，最亲爱的，我怎样称呼你？……我的王冠，我的女王，我的皇后。我心里最亲爱的你……我的女人，我的婚筵，我的儿时的洗礼，我的悲剧，我的身后名，我的 Cherubim^① 同 Seraph^②，我怎样的爱你！——”

这时他的手枪已向着她的心房击去！“我的 Cherubim 同

① 基督教的小天使。

② 撒拉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一种天使。

Seraph”已经飘飘地翔在云端，含着笑向他招展，——听！那第二次的枪声！——枪子已经穿过他的头颅了！这样的，他的悲剧结了局。他的朋友同敌人，都被他遗留在人生的那边了！

一个坐着，一个跪着，动也不动，脸上还是和悦的表情。尤其是佛各尔夫人，合掌而坐，两目如生地似乎已在另一个地方得了很大的惬意，雪白的衣裳，胸前缀了一朵绯红的玫瑰……

亲属朋友们把他们葬在湖滨，正是当天的下午六点钟，四方都迷漫着浓雾，大自然在奏着葬曲，最末两句是他曾经自己唱过的——

“他停了歌唱；他愿意同它永终，
并且从手里含着泪放下了他的琴！”

这正是1811年11月21日。这时他的生平最憎恶的拿破仑的权威之足还高踏在柏林的城楼上，——但是不久他也一败涂地了。

夜巷的三部曲*

——呈在一位死者的墓前

〔在一个中国内地县城里。巷名芙蓉巷。时际夏日黄昏后，巷内已无人行。〕

上 部

〔两个瞽者——一老一少——很幽怨地弹着三弦，坐在一家门前休息。〕

“我们走吧！现在大约有九点钟了，到大街……”〔年老者弹弦不语〕

“我们走吧！天气不早了，你坐在这儿，可是希望着什么——”

“我又有什么希望！我只是等候着，这个门儿开开了的声音。”

* 原载1925年12月5日《沉钟》周刊，第8期。

我们在什么地方不是为人家唱，为人家取乐呢。”

“就是前边的门吗？怕是终不会开开了。”

“怎么不会呢？——程少爷爱听我的曲儿，苏家的小姐也爱听；他爱听我的《扬州梦》，她爱听我的《藏舟》。他们每次听完了，都就着曲中的词调谈论许久。他们真是待人又好，说话又和气，在现在哪里去找这样年轻的人儿！听说苏家的二小姐，叫做筠的，就不及姊姊，性情又孤僻，又不爱理人，不知她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前几天的晚上，几乎是晚晚在这门内弹唱，临走的时候，他俩总是殷殷勤勤地说，明天早些儿来！哪知我却病了三天——”

“哼，走吧！这个门儿是不会开了。”

“怎么？”

“听见你的弦声便开门的人走了。”

“我病了三天，他们便会走了吗？人不知，鬼不觉的……”

“只有你，不知，不觉，罢了！”

“他们到哪儿去了？你听谁说的？”

“谁不知道呢！他们到省城去了。这儿地方又小，又不方便，于他们的婚礼是很不适当的。”

“什么？婚礼？结婚？啊，我们是一生飘泊，享不了一点儿幸福的。但是每当人家的婚筵上，把我找去，我弹动了我的三弦，唱两支喜庆的话儿编成的歌曲，再喝上三杯两盏的喜酒，我黑沉沉的面前真仿佛也开了奇葩，我就感觉得，也像是结了婚一般。我常常自慰，我虽是可怜人，可是那时的快乐，同月下老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是最喜欢参与人家婚筵的。可惜我不能为他们——当他们洞房花烛的时节——聚精会神地唱几曲祝词，痛痛快快地喝他们两杯喜酒；只让我在暗地里一人为他们

虔祝——他们不免是要回来的……”

“哪能说定呢！郎才女貌，年纪又轻，正是前程远大，哪能像我们在永久一个城里混呢！”

“你说的是，我暗祝他们幸福无量吧！”

〔筠着旅行衣，提行囊匆忙而上，未顾左右，叩门，门内无应声。〕

“听！是谁在叩门呢！”

“可是——他们回来了？”

“不会有的事吧——我问一问——喂！叩门的是谁呢？”

〔筠应〕“我！”

“语气太生疏了——找谁的？”

“程若纹先生，苏大小姐。”

“人家走了，到省城里结婚去了。”

“什么？走了……〔语哽片刻〕你们怎么知道的？”

〔二瞥者未应，悄悄弹弦走下。〕

中 部

〔更沉寂了的巷中，月已升上来，筠独立门前〕

“故乡！萦绕着我的梦魂的芙蓉巷啊！我今夜又回到你的怀里来，你这样冷寂寂地迎接我。啊，变了，事事都随着年华改变了！家家紧闭着门户：这儿是一座古墓残墟，那儿是冷宫的遗址，埋葬的只有幽怨！哪里是开遍了芙蓉的当年的巷陌！”

“姊姊，你同着若纹走了；是吗？啊，若纹，你同着姊姊走了。你们到底要走向哪儿去？我们同是没有父母，世上凄零的

人；你们却不顾一切地到省城里去了，那儿可是有什么亲切的人，可是有什么可以寻求吗？

“妈妈临死的一夜，我三人都在她的面前：她不言不语地，将一块哭湿了的手帕撕成三份，一一地放在我们的手里——立刻便笑容袭上了她的面庞，眉目微微地瞑住了！我那时是怎样的心情——手帕到了现在不曾干过一夜，〔自衣袋中取出手帕〕，但是，手帕，你今夜该被月光吸干了吧！”

“咳，衣袋里许多落英残瓣，我当年摘了它们，不知是为了什么，摘了来，又不肯抛弃，在它们残败的香气中，建筑了多少云雾中的楼阁！……现在呀，蜂儿们怎样抛弃了它们，人们怎样遗弃了我了！”

“月，你依然照着这含了几分儿病容的马樱；墙头薜荔的叶儿翕翕地，你讲的是些什么故事？这样的半夜里，教我向哪儿去？啊，他们走了，把这条往地狱里去的死巷留给我，可是什么意义？可是教我温一温往事？往日的事呀，都随着他们走了，远了……”

〔十二三岁的少女，黑发披肩，银色颈圈，提花篮绰约而上，至筠身旁，轻抚其衣裾。〕

“你的面庞太苍白了，不要在月下思量呀！”

“你是谁家的小姑娘？这样轻倩的装束？”

“我是提着花篮儿，戴着颈圈儿的——”

“提着花篮儿做什么！戴着颈圈儿，又是什么意义？”

“年年凋残了的花儿，我都一一捻捡起来，放在我的篮儿里，保持着它们永久的鲜艳。颈圈呀，它会圈着那梦中的香气……”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夜半里，你没有畏惧吗？”

“我只有在夜半里才能来。马樱花丝落的快有一半了；昼间

被人践踏的，有的化作了香泥。今夜的月，好像才从天河里浴罢出来，我不趁着这莹洁的时候将它们拾起，等待何时呢？”

“我的妹妹！你的话渺茫地太可爱了，月光洒在你浪纹的乌丝上，你可是来自天边海际的蓬莱岛中？你苹果红的面颊，睡莲般的胸脯，哪一样不像童话中的小公主！我也曾经梦想过岛上的仙子，童话中的女王；可是现在呀——你看这巷子是如何的荒凉！……”

“仿佛有个巫婆，用魔术使你的面色变成死人的一样……”

“唉，我不知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了！我只是……”〔看手中由衣袋里取出来的花〕

“你手上拿的，也是些花儿吗？”

“可是，它们都枯萎了，即使把它们放在你的篮中，恐怕也不能恢复它们的鲜艳了！”

“是拾来的？还是摘来的？”

“多半是摘来的。”

“不能了，不能了，我的篮里总是放些自开自落的花；经人手摘的，鲜艳是不能恢复了。”

“啊，我亲爱的花儿，你是永久地枯萎了！死了的黄鹤般，永久不能歌唱了！月呀，你敛去你面上的轻纱；星，你也消灭了你的光芒吧。”〔倒坐于路旁〕

“她的心，不知是被什么伤透了。月也无情，星也冷峻；她是负了箭的天鹅，倒在这红云般马樱花丝的毡上！〔取颈上颈圈套于筠之颈上。〕你暂且安息吧！希望在你的安息里，能够补救了你心的缺处！〔循墙脚下随行随拾。〕

〔在她的迷梦中，程现。在她的身旁立了许久。〕

“筠——”

“啊！若纹。”

“夜半了，你怎么独自在这里？”

“我哪能不‘独自’呢……”

“我也是偶然想到了妹妹的寂寞。”

“你是‘偶然’，我是‘永久’啊……夕阳染红了河水的时候，我由码头下了船，抱了天大的快慰，跑到这里，自以为可以与你同姊姊见面了，哪知你同姊姊……”

“我现在又回来了。我哪里又能忘记我的芙蓉巷呢！”

“但是它早已失去了芙蓉的意味了！”

“只要是门闾不改，筠妹无恙，芙蓉永远是香柔的芙蓉啊！”

“你不要再谈这些使我心中忐忑不安的话了！若纹，我的青春在不觉中已经死去了。”

“啊，不要尽说‘已经死去了’！在这巷子里，哪一个地方不深深地刻着我们的旧痕呢！我一归来，嗅着了槐树花香，便会看见当年在槐树下坐着，把槐花编成了雪白花篮的筠妹；我只要看见前边的杨柳，便想起从先我们在那里所讲的《扫晴娘》的故事；我到巷里……”

“你到巷里，便想起我；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却都忘不了你！尤其是在这些花瓣中，时时刻刻地见到捉摸不定的你……”

“它们都枯萎了——”

“如果你当真也枯萎了——这里还有你在一个彩虹悬空的雨后摘给我的——唉，再也没有那样的雨后天了！”

“再没有那样的雨后天了吗？”

“可怜的我们俩啊！我默祝姊姊的平安吧！”〔程影已逝，姊影现。〕

“人生本来免不了要分离，你为什么发了狂一般地？”

“姊姊，我并不曾发了狂——我只是觉得，在这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唉，世界上也尽有许多事情，是需要‘只剩下一个人’的人去办的，也尽有许多地方，是预备一个人去住的。”

“亲爱的姊姊，这样的话，不像是姊姊说的。”

“各人的道路，要自己寻求；姊姊无论如何亲爱也是无能为力呀。”

“你还记得母亲的手帕吗？”

“若纹的新手帕，代替了它了——”

“啊！可是方才的若纹呢？”

“他在省城里。”

“姊姊呢？”

“我这就走——”

“姊姊，等我一等吧！”

“月已偏西了！”〔转身，行甚速。〕

“姊姊，等我一等吧！我真是再没有地方去了！”〔立起，直追，街后弦声。〕

〔少女已拾花归，不见筠，遥听“姊姊，等我一等”的呼声；亦追下。〕

“啊，你这苍白的姑娘！你中了什么梦魔！还给我的颈圈吧！那边是可怕的一条河水呀！”

下 部

〔二瞽者弹唱毕。归来。〕

“什么声音在嚷呢？”

“像是一个小孩子的。”

“这静悄悄地，怎么与往日不同，似乎这儿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体。”

“你唱的曲子太激动你的情感了，至今还没有平复下来。哪里有什么……”

“方才不是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找程少爷吗？”

“找不着，自然就走了……”

“又走到程少爷的门前了，那两个人是太好了！太好了！”

“是的！让我们为他们祝福……但是，我脚下踩了什么东西？〔弯身去拾〕啊，一块湿淋淋的破手帕。还有些……〔复将手帕掷在路旁〕。

写于 1924 年的最末一刻

Petőfi Sándor * ①

一 “可也有一个流浪者在我的坟边……”

并不追求，也不迷惘，于那前世纪的风光，我只是安心踏地的生活在北京的灰色的城里。你感觉是在坟墓里边也好；是在被毁后耶路撒冷的荒墟，哼着耶利米的哀歌也好；……我们，的的确确是没有了祖国的人。我们只有吹着箫，身穿惨白的长衫，像是那些犹太人，像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时的那些离乡背井的被驱逐者；踉踉地穿城过市，踏着祖宗的坟。什么地方会有那蔚绿的深林呢，故乡的博大同少女的情深？

上帝也没有用了，魔鬼也没有用了，一切都已凋残，葬钟早已打过；中国的人呀，祖国沉了！

一任你呼号，啜泣，山谷都已死寂，不肯给你一些儿回

* 原载 1926 年 8 月 25 日《沉钟》半月刊，第 2 期。

① 裴多菲·桑多尔（1823—1849），匈牙利诗人。

应！——那太骄傲了的，前世纪的一切，还是不想的好啊，虽然我们这里还仅剩有朝霞同落照。那一阵的地中海上拜伦的狂风已经息了一百年，那缠绵悱恻莱茵河滨海湿的冷雨也晴了七十载：当时被风吹狂了，被雨淋病了的青年男女也随着他们归于静默。一切都是空幻了啊；我这一个现在的中国人！

历史上的过去，到现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赞美的了。将来的呢，更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寻求。但是我的心头……

——把这个祖国重新改造！这是怎样的一个宏壮的声音。同时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梦游的人，去寻求我爱的那几座坟墓。

——把这个祖国重新改造！我觉到一种切迫似的，在路上迷失了道途。在迷途中我望见了一个瘦长的人影，额高发立，褐色的面庞，乌黑的眼珠，佩着剑，穿着军人的便装，他引我上了漫漫的长途。

他引我到了多瑙河畔，佩斯（Pest）城心，走遍全匈牙利，最后走入七山（Sieben Bürgen）境内，盘桓于沙司堡（Schassburg）的古战场：那里的山顶愁云浓锁，林木森森……我悚悚地，——人影忽然不见了，四围都是荒丘。

那位引导我的战士啊，来的是奇突，去的是缥缈：我到什么地方去寻他的遗踪呢！

只是现在听到了那边，多瑙河同泰司河（Theis）拥抱着的那边，传过来的一些消息，说，那儿已经“重新改造”，青年的男女们正在预备新鲜的跳舞。

新鲜的跳舞啊，梦也梦想不到。

二 “我有两个影子当作伴侣：……”

在1823年1月1日的第一点钟，这部Roman^①——如果你们承认这是Roman——里的英雄产生在匈牙利中心首都佩斯附近的Kis körös村一个稍称富有的屠户的家里。父亲虽然世袭是杀牛宰羊的职业，但据说还会一些拉丁文，并且是一个热心肠，梗直刚正的君子；母亲呢，更有一副善感的，温软的柔情。婴儿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匈牙利写作Sándor），姓是Petrovics，后来自己改为裴多菲（Petöfi）。匈牙利人的姓在名前，同我们东亚人一样。

这个小孩子的性格是寂的，含羞的；同他的父母处在乡间，若是亲友来访，他总悄悄地躲在一边。爱拿着笔乱画，尤其是画威廉退尔的头。在Kecskemet入国民学校；九岁父亲把他送到佩斯，随后因为他爱同戏子往来，又招至Aszod小城，随Koren教授读书。爱上了一个死了的牧师的女儿Cancrimi Emilie，不久情书同日记都落在先生的手里。又因为夜夜出去听戏，被斥；于1838年到了Schemnitz山城，加入了反对拉丁文提倡国语的“匈牙利学会”（Magyar Tarsasag）。依然是每夜跑到戏院里去，把被褥都卖尽，去买戏票。他居停的主人，父亲的朋友，看他每晚都到外边去乱逛，以为他已失去了童贞，把这些情形告发给他的父亲。他的不羁的天性，不愿受这种束缚，决心要离掉了这座城。

① 传奇。

1839年2月15日的早晨，他的多难而浪漫的生活从此开始了，这时他还未满十七岁。他一个人没有目的，没有方法，独自步行走上往佩斯城的路。风霜砭骨，衣服是单薄的，囊内是空虚的，他的眼前只浮荡着那座人烟嚣杂繁茂的佩斯城！那里有什么呢，于他是一无所有；到了又怎样呢，自家也不知道。一步一步的前进着，半是恐惧，半是新奇，……终于走到了，也终于成了多瑙桥上的饿者了。一天他在街上无意中遇见了他那盛怒之下的父亲，他也不去理他，任着错过了。后来才在国家剧院中谋得一点职业，跑到舞台上去充仆役一般不说话的配角(Statist)。

一个亲戚把他从剧院里领了出来，送他到Odenberg去求学，他在那儿过着短期乘船骑马放荡的生活。但是，他不愿意求人的帮助了，他决计到军营里去当兵。瘦弱的裴多菲，在军营里受尽了无限的痛苦。他那惟一的安慰者，便是诗神。约凯(Jókai Maurus)说他那时“Horaz^①总在他的背囊中，Schiller^②放在军帽(Tschapo)里。”他犯着营禁读书；同时产生了他的第一首诗《饮酒者》。

他反抗父亲的严厉，反抗学校的束缚，一人在军营里梦想着，军队总该开到阿尔卑士山吧，或是明媚的意大利吧，但是两年内军队尽在山瘠地薄的Agram一带周旋。他病了，医生的证明，心脏，神经，肺，都有了病，于1841年2月28日解除了军籍。

恢复了自由！从两年枯燥的生活里解放出来，面前充满了

①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

② 席勒。

新鲜。访友 Orlai 于 Pápa；看望父母，父亲的气也消了，张开双臂来抱这远方流浪一旦意外归来的游子。那首“饮酒者”也在“Athenaüm”上边发表。

在 Pápa 读了一年书，又加入剧团署名“Borostyan”（桂叶）充喜剧扮演者。漫行佩斯，Kecskemet 诸城。

1843 年的冬天，在那污秽肮脏的“肥 Debreczin”城病了，穷困冻饿；一个穷的老妇人养着他，看护他，待他像是她自己的儿子。他们住在城市尽头的一所泥屋里边，从小小的窗子望出去便是行刑场，枯冷的炉台便是他的书桌；夜间盖着薄薄的被，写诗的时候手指都要冻僵。——朋友的力量，借来一百五十个钱，送给那位老妇人；自己只剩下四十个钱同一本用黄色纸抄写的诗集徒步到佩斯去访当代的盛名诗人弗罗马尔梯（Vörösmarty Michael），在他那小小的本子中放着他的希望。他向他自己说，“你也许把它卖出去，也许卖不出；卖出去固好，卖不出也好，因为我立刻就要冻饿而死，并且一切的痛苦都有一个终局！”

是的，一切的痛苦都有一个终局，除非你死；现在，二十二岁的他，的确是告了一个结束了。六年内他完全被上帝同人类所放弃，是一个孤零的流浪人，六年内有两个阴影当他的伴侣：困厄与精神的痛苦……

三 “然而倘使你，姑娘，是地狱，——
为要和你在一处，我宁可永不超生。”
（鲁迅译文）

二十二岁以前的他是流浪人，是兵，是优伶；二十二岁以

后的他渐渐为他的民族所钟爱了。弗罗马尔梯把他的诗集由“国家丛书”(Nemzeti Kor)里出版;瓦霍特^①(Wahott Emerich)也请他去当佩斯时代报(Pests Divatlap)的编辑。他于是辞却了“浪漫的生活”同舞台告了别,到佩斯从事于文学的事业,读英法德的文艺,翻译莎士比亚的戏曲。

诗价日增;写成了千口传诵的民族叙事诗《英雄雅诺》(János Vitéz)。

爱神在这个时候轻轻地来叩他的门。

在瓦霍特家里,天天有他的足迹了。主妇的妹子,爱特尔卡(Etelka)是一位纯静而忧郁,十五岁的少女。裴多菲数载流离,事事都觉得疲倦了,偶然来到这温和的家庭里,备受优待,更有这烂漫而含着一点愁容的姑娘,哪会不引他旧日的情怀与新生的希望呢?他初见她便做诗赠给她——

你可曾见过多瑙河,
它怎样围抱着岛屿?——
你的可爱的面庞
也蕴藏在我的怀里。

绿色的落叶从岛上边
沉入了青青的水浪:
啊你可愿把希望的绿色
也散满在我的心上!

① 瓦霍特,匈牙利作家。作者此处有误,文中应指其兄 Wahott Sándor (1818—1861), 亦为匈牙利作家,《佩斯时代报》(现译《佩斯时装报》)编辑。

但是这首诗做成了没有许久，她像是一颗星，突然地陨落了。他望着她的眼皮迷迷的闭住，晨星从他的面前消游了；他望着人家将她放在棺内，一切希望的葬钟在礼拜堂里鸣了；他整日整夜的踟躅在她的坟边，他凝对着它，静静的痴想；像是海滨的舟子充满悲怨望着大海，海淹没了他一切的宝物，使他成了一个乞丐……这样成了他那深悲浅怨的悼亡诗集《爱特尔卡坟边的扁柏叶》。——然而，这些诗集，所表现的，并不怎样的深沉，不过是诗人的幻想的感觉。

同年——1845——他旅行Eperies, Kaszmark Losoncy, 到处受人欢迎。旅途上遇见了 Gödöllő 贵家女 Medny Anszy Berta。

坟墓里休息着我的初恋的人儿，
而我的痛苦就如月亮，当坟墓的夜中。
新的爱从我这里起来了，太阳似的，
而那月亮……在太阳的威力下柔融，（鲁迅译文）

但是，他住的房子是低下的，她的确像是一座宫殿：山上的溪流入深谷，太阳光是望下照，他问她能不能从高贵里下来，能不能同他到他的家园，那儿虽然狭小却很能洽容他们两个人，像是一对鸟儿在巢里。她呢，她终不肯下来，他也不能不到金匠那里，请他把一个预备结婚的戒指融成一粒子弹，装在他的心腔内。——他悲哀绝望，在坟墓中望不见一点光芒：那哀惋，优美，热情的“爱情之珠”在这个时候写成。

“在 Szatmar 我认识了一个姑娘，她曾被巴黎的壮丽所感动，那乔治桑（George Sand）的巴黎城！现在她沉默在她的故

乡。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们是怎样的幸福！”

“那边，旅馆的对方，有花园，花园中树木丛茂，在树下边我初次看见她，……9月8日黄昏的时节。从彼时我的生命同世界都复兴……从先我不是我，世界不是世界，只是虚无。那回在广漠的虚无中充溢了世界的真实，心中填满了爱。……”

那位姑娘，七山界上 Szatmar 村镇，Erőd 宫邸管理人的女儿，申得赖裘利卡（Szendrey Juliska）认识了裴多菲以后，在她日记上边记着：“两种冲突在我心内轮环管领：热烈的情欲同立刻又回来的凝重的冷静。”裴多菲也说“她像是雪盖了的火山巅”。两个人互相狐疑，不知经了许多痛苦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裴多菲的生活中太充满了吉布塞的传奇同 Bohème^① 的荡曲了——

直到了 1902 年才死，一位享盛名的女伶 Prielle Kornelia 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 Soubrette^②，她在 Debreczin 剧院，一晚在观众前边朗诵裴多菲的诗，裴多菲在舞台后，备受大家的喝彩。彼此都爱上了，不过都能自制，她并且知道他同裘利卡的关系，——这一段终于一闪地过去。第二个呢，距 Szatmar 不远的 Kolto，他的好友伯爵 Teleki Sándor 的别邸，在那儿流浪着一个妖媚的褐色的吉布塞女郎，Antika Pia。裴多菲去访伯爵，遇见了她，把他行囊中的所有都倾在她的面前了。——沉默了二十年后，约凯还曾无意中在 Kolto 碰见她，她已憔悴不堪，提起“亚历山大公子”（Junker Sándor）——那时人都这样称呼裴多菲——来，她还没有忘记那个高傲的名字。

① 即生活放荡不羁的艺术家。

② 扮演女仆的演员。

这些不一而足的恋爱的故事，在裴多菲身上表演；但他终久同裘利卡于1847年9月8日的早晨在Erdöd宫邸的小礼拜堂内，也没有父亲的祝福，两个人打破一切阻碍，只是静静哭泣着，结了婚。——这时他草成了他那篇哀艳的《九月之末》；他预觉他的死期将近，死后，他的妻将对他不忠诚。——宇宙在秋末呈现出衰残的景象，使他追忆起往日的陈踪。今宵把头儿放在他怀内的爱妻，明天可要不要跪在他的坟前？他在这件事上请求她，当她有那么一天把丧服脱下时，请把它挂在坟前的十字架当作一个悲哀的旗号，他就要为这件丧服走出来，还将它拿进坟去，好把他自己的眼泪揩干，将血淋淋的心儿缠住，那个心那，自家还是，自家在那儿永久的爱着她。——他的预觉诚然；她果在他的死后没有许久便脱下了她的丧衣……

四 “我——我的时代的忠实的儿子？”

古代的希腊也消沉了，古代的苏格兰也静默了；裴多菲说，它们有如两座巍巍的城淹在大海里，只剩下两个礼拜堂的塔顶永久地在狂澜中竖立着。荷马与莪相^①！我们读着他们伟大的诗，静想他们的 Muse^②，一个灿烂地穿着金黄色的衣衫，一个忧郁地披着乌色的长发。——至于匈牙利的，（有了裴多菲以后

① 莪相 (Ossian)，苏格兰作家、翻译家麦克菲森 (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 假托的一位公元3世纪的说唱诗人。所谓的《莪相作品集》，实际上是麦克菲森将盖尔英雄莪相的传说以无韵体诗加以复述，其浓烈的抒情色彩对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② 缪斯，掌管文艺的女神。一解诗才、诗兴。

的匈牙利的)像是一位褐红面皮的小姑娘,娇惯地有些儿怪脾气,赤着足,提了满篮的鲜花野草,走入森林里的礼拜堂。从那礼拜堂中我们会听见简练的音调里含满了柔情,似断似续的歌曲:歌咏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祖国!宗教并不是只信那惟一的上帝,他们认识宇宙默示给他们的“天空”(isten);幸福的爱情是力与勇敢,反方面是恨妒刚愎与苦悲的 Humor^①,听不出一一点浅淡的 sentimental^② 的情绪;祖国,多瑙泰司二河水抱着他们光荣的历史与远大的将来,山巅积雪,河畔薰风,没有一处不引起他们悲壮的胸怀!

他们是严肃的,高傲的,深沉的。

在这种景象中产生了裴多菲,产生裴多菲的诗歌,是自然,自然的现象。他的诗是祖国的水,祖国的土,培养出来的一座丛林。他爱,他憎,他讽刺,他呼号,引他们的民族莫尽萦怀于过去,要向永久的将来。他的诗歌的泉源,不是从皇家的宫殿,不是从骄侈奢华的 Salon:它是从他母亲吃的黑面包,他父亲那种屠户的职业,那些好吃懒做一无所能的匈牙利当时的绅士,那间不为人重视的匈牙利的乡村,那些匈牙利女人的温柔,他自己经验来的一切的悲苦,——也就是全匈牙利民族的悲苦!他虽然爱拜伦,爱薛籁^③,爱海涅;但他最爱的是,那深印在巴黎劳动者记忆中的平民诗人 Béranger^④!

“民歌是纯真的诗歌。国民深深的认识了他的意义以后,政治方面才会有了转机。”他说。

① 幽默。

② 感伤的。

③ 薛籁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通译雪莱, 英国诗人。

④ 贝朗瑞 (Pierre Jean Béranger, 1780—1857), 法国歌谣诗人。

听他的诗歌，一个热烈的，不羁的，果敢的裴多菲显在我们的面前了，没有那委委曲曲 sentimental 的意味！

尤其是，在他诗中有许多我很喜欢的，巧妙的比喻，使我觉得仿佛惟有在朴质的民歌中才能有这样的智慧。他把名誉比作虹彩，是折入泪珠中太阳光线的光。他看着希望是鸟一般的在高飞，飞入凌霄，吸饮那以脱的清朗，但是立刻便来了一个粗豪的猎士——现实——一箭将它射入无底的深渊。他把停云比作上帝初创了男人时的苦恼，把星群比作初创了女人，上帝滴下的欢欣之泪。

什么是悲哀？大海！
快乐呢？海内仅有的一颗珠！
我刚能将它取出来，——
只有悲哀是我的，——真珠已坏！

——悲哀歌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希望歌（鲁迅译文）

1847年1月1日他在他的诗集前边这样写，是他绝好的一篇自白，译的是他最后的一段——

“……真确的破毁支配着我，这是——很可惜——实在的；但并不奇怪。亲爱的上帝不曾赠给我那张签票，使我到平和之

林，伴着莺歌，叶语，溪声去唱宁静的幸福——也许是宁静的痛苦之歌。我将我的生命奉献给战场，痛苦与哀情的战场。往日黄金时代的遗骸，已经戕杀的希望残喘，不能满足的相思的狂笑，严恶的欺骗的嘲讽，我的 Muse 疯狂着唱她的歌，有如没有希望的王子在座海岛上，被着凶恶的猛兽同无边的狂澜所困……因此，‘破毁’不是我的罪过，他是时代的罪过。各各民族，各各家族，实在的各各人都从他的本身残败了。人类从中古以来简直的觉醒了——但是他依然常常披着中古式的衣裳，各处用几块布略为修改，比较舒服了一些；究竟他还要换另外的一件衣裳，因为旧日的是太窄，太贴近他的胸，致令他不能呼吸；他也自己羞惭，他虽已恢复青春，他更要走入儿童的天国。所以人类呻吟于耻辱同切迫里——表面是平静的，仅仅比平素显着苍白，可是在内心中狂飚怒激，火山一般暴发的时候将近了。这是时代。我——我的时代的忠实的儿子？——”

五 “为了爱情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牺牲我的爱情。”

他结了婚了。……他说，他从此要变成一个 Philister^①；他说，他将要摘下他的桂冠戴上了家长的便帽，将要放下他的琴拿起冗俗的烟管。——可是，要摘下的还不曾摘，要放下的也不曾放：战士的冠，战士的剑，都不久戴在他的头上，佩在他

① 市侩，庸人。

的身边了。

他在佩斯城同妻过着——在他一生中仅有的，——平静幸福的生活；与约凯同住三间房，在一座饭厅里吃饭。他的妻也极力想做一个女作者，她的日记在这个时候印行，里边描写她处女时的心情生活是很有趣味的。

这种生活，在我们裴多菲能够延长许久呢？

他预觉革命之将到，像是狗之于地震。

他向他的女人说，“我的勇敢的妻，为我缝一面军旗吧！”

果然，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爆发了！路易腓利被逐，法国成了共和国了！——裴多菲梦想的共和国！

裴多菲当时正旅行在佩斯的一个乡村，他听见了这个消息的传来，他的心房颤动了，他的脑筋激荡了。

他僵僵地哑哑地站立着有如一座火柱。

他年来的课程，他的早祷晚祷，便是法国的革命史，世界的福音，人类的解放者。每一个单字或字母都在他的心中深印；现在，一切枯死的字母都生动了……他的祈祷实现了。

革命的火焰燃遍了德国，它蔓延，终于燃到维也纳了。狡猾的梅特涅也跑到英吉利去。

“压迫是解除了！”全匈牙利的人高高的呼叫。

3月14日的晚间，匈牙利的反对党便在佩斯城聚集起来。裴多菲没有到。他整夜不能入睡，他的思潮，计划都兴奋着，像是战场上高高飞扬着的旗。他预备着，明天他应当怎样做。

清早起来他便跑到青年们的咖啡店，遇见了一些朋友，一同去找约凯，同时他把他作的“国歌”取了出来，约凯也正在起草宣言。

宣言草罢，又回到咖啡店；一个朗诵他的独立的宣言，一

个高唱他的国歌：“Talpra, Magyar!”（匈牙利起来呀！）每段都是这样结尾——

向匈牙利的上帝
我们宣誓：
我们永久不为奴隶！

随后到各学校里，学生们都把书本子丢开，都聚在街头。其中有一个说：

——我们到检查官那里，教他允许我们把宣言印出。

——我们不到那里去，我不认识什么叫做检查官；——我们一直的到印刷所去！裴多菲回答。

群众都拥到印刷所的门前，不一会，正打十二点的正午，宣言同国歌都印出来了。大家分发，骤雨在这个时候也乘兴袭来。——跑到国家剧院，把那预定要演的戏“Bankban”取消；这更重大的历史的活剧在这上边表演了。约凯一步当作五步走上了舞台，向全佩斯城的市民报告革命的消息与事实。那美丽的女伶 Laborbalvy Rosa 穿着昨夜陪着匈皇后跳舞的黄鼬皮的大衣从后台跑出来，乘万众欢呼之际，热诚地将约凯抱住。她——，数月后成了他的妻。

奥皇因为全国内乱纷起，不能不允许匈人政治上得享平等的权利。——但后来终于决裂了。

匈牙利的革命军在这慷慨激昂里成立。裴多菲的老父曾勇敢地在万军之前撑着大旗。革命首领 Kossuth 把军权委任给波兰的大将 Bem 的手中。裴多菲也在 9 月——结婚后整整的一年——加入了革命军。Bem 见了，他，抱吻他像是他自己的儿子；

军士们听见了裴多菲的名字，都高呼“Eljen”——此际他那可怜的儿子生产了；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

次年夏天他把妻子送到诗人 Arany 的家中，草草布置，便长辞了他们，——人登上他那永久的道。

7月27日重遇 Bem 将军在七山。这位老人发狂地欢迎他，眼泪都流出来了，“Mon fils, Mon fils, Mon fils!”^① 他慈父般地叫。他又转向大家说，“我的副官回来了！”

军队当晚开到了 Maros Vasarhely，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朋友的女儿 Rosa 请他在她们家中宣读他的诗；他想来想去，想不出读哪一首好。他只是想到，莫非是死要降临了吗？

俄国因为恐怕匈牙利如果胜利影响于波兰的独立，所以来帮助奥国，——在7月31日匈牙利的革命军同俄国的哥萨克兵在沙司堡开始交绥了，结果是革命军大败。——战后将残兵重集起来的时候，问遍了一切，寻不着了我们的裴多菲。

死了呢，被虏呢，再也得不到了他的消息。

裴多菲死了，没有棺衬，没有坟墓：棺衬在我们的心中，坟墓在我们的怀里。

裴多菲死了，1849年7月31日。

二十六年零七个月的生活在那凶悍的哥萨克骑兵的枪头上结束了。

革命军终于失败了，Kossuth 同 Bem 将军都逃亡到土耳其。

匈牙利的国民哀悼他，同时他们的手足又加上了奥国专制的镣铐，——一直到了现在才解开。

^① 法语，“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他的妻，实在如他所预觉的，一年后同 Pest 大学的一个教授结了婚。他的儿子不上二十岁也死了。

寂静了许多年以后，一种谣言又传布在多瑙河畔，说是裴多菲并不曾死，是被俄国虏去，还生存在冰雪漫天的西伯利亚。但谣言，终于是谣言而已。无论如何，他不会再从荒远的那边再给我们一些什么了。——他所遗与我们的也尽够丰富了。

我在夜半，在莽莽的夜色中寻找他的一切……

火*

上

因为附近大学校的原故，R巷的组织很有些与众不同。从大街走进了胡同口，还要拐好几个小弯，才能到了它的中心；所以市声距它很远，独自具有一种寂静地深巷的情调。它隐秘在北京地图上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若把这条胡同的位置当作问题，来考问那些自命不凡的“老北京”，十个有九个是不能明白地答复；因此雇人力车也往往引起来许多的麻烦。——它虽然是这样的幽僻，但它的本身自有它一番异乎寻常的热闹处，绝不似北京一般的胡同那样的趣味庸常，精神涣散。它里边一所一所，一间一间的房子，无论是新旧好坏，今天贴出来招租条，明天便一定地会有人搬进去，——多半是大学校的学生。

它有如一座小小的“桃源”。

* 原载 1926 年 10 月 10 日《沉钟》半月刊，第 5 期。

然而它绝不是那样的质朴；它无时无刻不是变幻的，浪漫的。在这不上四十家的巷子里，会听见十几种不同的方言。其中的住户，有：满洲的贵族，公寓老板，大学教授，学生，他们的家眷——在北京结合的或是从故乡接来的，——还有学校听差，还有私娼。人烟太稠密了，小孩子也就非常之多，褴褛的，洁白的，梳着小辫的同剪发齐眉的，……从早晨直到黄昏，尽在这几百步之内跑来跑去，唱着连房顶都要吵塌了的高音刺耳的歌，像是盛暑之下的蝈蝈儿叫个不休。所以卖零食同玩艺的更是络绎不绝于道，敲小锣，打梆子，击小鼓……整年四季不断的音乐，形成一种太平的景象。非常地复杂而且和谐。

我独往独来地，也住在这条胡同里。

天天早晨到学校里去，是见惯了的，这幅画图：正如地狱里最浅的那一层，浅淡地蒙翳着一层灰色。在我的对门住着一位女学生打扮的女子，最爱拖着鞋披着黑坎肩在门口站着，头发是不大梳理的，脸被铅粉侵蚀到这般地步，我初次见她，又听她操着四川的口音，使我疑心她真地来自西蜀传说中的那座酆都城里。后来我不知怎么才知道，在那许多的孩子中有一个满脸鼻涕的便是她的爱子，至于“良人”呢，我却至今还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在那满洲贵族的门前，时常放着一辆马车，车夫横躺竖卧地谈着他们主人在前清时代的隆盛，还以鄙弃的态度来评衡着太看不上他们的眼的大学生们的言谈行动。有时“里边”忽然有了动作了，车夫似乎这方面的预感极为灵敏，即刻车铃一响，门内慢慢走出来旗装的妇女，脖颈是木头一般挺直的，脸要略微变变方向，上半身便随之转动，全身臃肿而不平像是一堆马铃薯，颧骨肩膀都是又高又大，破锣的声音，含着几分娇爱向车夫叮咛嘱咐，话犹未了，早已端坐车内，紧接

着是马蹄橐橐的声音，刹那间朱门紧闭，车马无踪，若是在往日不定又要引起多少文人的惆怅，因为这正如虹霓幻彩，可望而不可及，何况又是公侯贵宅的门前，自古的消魂之地！贵族的隔壁，便是那位私娼，她在十天之内偶然也会起一天的早，懒散散地站在街旁，嘴里总像在吃着零食，耗子一般的红眼睛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其余的便是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有的是演电影一般地穿着洋服的“河畔”闲吟者，有的是从事于抄袭的诗人，有的是大声叱咤的演说家；真乃是各各以天下为己任！还掺杂着卖豆腐，卖麻花，卖豆芽……各样吆喝的声音。真是一套繁杂的晨歌！暮春的时节，有时落了一夜的雨，第二天便不同了，满路泞泥，家家门口都似乎在等着大难之将临，静默无声；像是又深了一层的地狱。——不久风把雨云吹开，天上露出来一缕蓝天时，便来了卖红樱桃同青杏子的声音，于是胡同从死静中又为之生动，小孩子们都跑了出来，后面跟着大人，追着卖樱桃的跑去，——这时他成为一个天使，从天堂中带了来一些美丽的赠品姗姗吆喝而来，到这儿来散布一点春的福音。

我独往独来的，在这条胡同里。

此外却还有一个更孤傲的独往独来者，同我一样地不惹人注意：是一个独身的英雄，——一个清道夫！

谁也不会把眼光瞥在他的身上。他，披了一件麻布口袋般的黑外氅，穿戴着带了好几个窟窿的皮鞋便帽：这一套盔甲一望而知便是在汉族“光复”了的那一年，万象更新的时节，发给他的前辈的，十余年内不知物更几主，才光荣地传到他的身上。灰尘蒙蔽着他的眉眼同表情。他撑着锄刀。早晨他是谁也不理地抬着头昂然走去，晚间又同样地昂然归来。在许多目空一切的大学生的目中，他自然是一个“真空”；在满目泞泥的小

贩们看来，他更是一块“污泥”。我之所以会认清他是一个“人”者，也不过因为比较地同他多一些关系。一来因为他是我的“芳邻”；二来呢，夜间睡眠的时候，我在墙的这边，他在墙的那边，彼此一举一动都听得十分清楚，尤其是在早晨他哼哼着的小调，——随后又变为呻吟。

今年初春我从宿舍搬入这里的一家公寓内。只求一个容身之地，至于先贤所慎重的“择邻”问题，当时却不曾计较。前两天似乎十分平安。不知是从第几天起始了，早晨一睁眼睛在木板床上便听着隔壁哼哼嚶嚶地唱着极秽褻的小调，不外乎曾经风靡上下的“打牙牌”，“十二月”之类。那时我非常的伤心，据已往的经验，事事多属倒霉，这回又算是命定了，同这样的一位先生做邻；因为我疑心他既不是一个“笛卡丹”的诗人，也该是一位“浪漫派”的大学生了。哪知走出公寓门口，却在左方发现了这么一间七尺立方，泥草砌成的小屋，黑暗地从中散布出一种瘟热的臭味。——经了几日的考证，才知道那个歌声完全是从这间屋子里发出来的，于是我反为之释然了。

随后到学校去的时候，我总爱向着那间屋子望几望。时间早呢，门是关着，我直觉到那位歌者还在里边安眠；晚呢，门却锁上了，我知道他是……一天正凑巧，我才走了三两步，那间屋的门也呀的一声开开了，里边走出来这样的一位英雄，如我在前边所写的。我们并排着前进，冲过一切女人同小孩麻雀般喳喳的声音。我有时偷眼看一看他，他可是仰着头儿不看我。我从他的服装立刻判定了他是要到马路上同许多伙伴们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或是去剃阴沟。出了胡同口，我们分手了，我不觉起了眷眷之情，内心里涌出来一句话意：

——满身盔甲的英雄，再见！

他却昂昂地不看我一眼，望着没有尽头的平康大道走去，撑着锄刀！

我却很感谢他。他天天早晨的曲子越唱里边越含有一种圣洁的意味，同许多“世界的”音乐一样地使人神怡。它仿佛变成了这样的声音，解脱了他的疲劳，融化了胡同里一切罪恶的喧杂争吵；我从迷惑的梦中醒来，它能以与日光同时地爬到我的耳目边，使我从床上毫不迟疑地站立起来，眼光向着雪白的墙角凝望，然后抖一抖衣襟，像有什么希望在那儿等着我。我心里注满了日光同歌声，走到街上，那酆都城的女子似乎还不失为一个洁白的村姑，旗太太们也好像骤然恢复了她们祖先三百年前披着鹿皮时代的野朴，私娼虽是放荡的，并没有多少了不得的罪过……都从地狱里超拔出来，孩子们追赶着卖糖果的乱跑……

天空是蔚蓝的，我同他并排着走去。

中

暑假后我从故乡曳着我着遍了灰尘的身体回来，疲倦得有如旅行了全世界的一周。国家人事，两月内都暗暗地起了无数的变迁；我也略为点缀，脑子同眼睛里都增加了一个“病”字。

秋风是一天比一天的逼紧。中秋节近，万物都感到萧疏了。墙头的小草，散布完了它们的种子，残喘地度着风霜里的余生。空际万尺长的游丝引起生物互相怜悯的情意，都说彼此不能繁茂几多时了。蟋蟀同蝉日趋衰苦；蚊虫落在纱窗上，再不能振翅来吸吮人的血浆，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气力与兴会去同它们

宣战。

人人的心头被秋风吹得都有些儿衰悚，可是R巷的表面并不丝毫减少它的热闹。谁家都有两件新的夹衫，趁着这个天高气朗的季候穿出来，反把这条胡同装潢得更为灿烂。

早晨醒得更早了一些，也许是昼间短了的原故。睡梦中便感到沁人肺腑的冷气从窗外侵入；把被角紧了一紧，睡既不睡，起也不想起来。

隔壁却不知不觉地也变了。那边再也没有歌唱，代替的是咳嗽与叹气的声音，有时甚至于呻吟。病了吗？他依然如同从前地去工作。至于节气的逼人，却不止于在他一人的身上；墙头的草，树上的叶，什么不是息息淹淹的现象呢，何况日光是渐渐地淡了下去！

呻吟虽是呻吟，我仍旧把它当作上半年的歌曲去听。

我听着，像是在听着悲切的哀歌——他在那儿呻吟，他在那儿唱——

他同他的泥屋残存在这与他太不谐和的胡同里，正如秋雨中的残叶，不知哪天就要被人踏成了污泥。

他是生下来睁开眼睛便看不见父母，长大了看不见女人；在大都市中挤来挤去，终于挤到了这风雨飘摇中的一角。四十年内也病了许多回，饿过许多次，被死神的手捏来捏去，捉了又放……

他的梦是一座垃圾堆，他的希望是今年的冬天不要再像往年似的受冻。

事事于他是无数的谜团。他呆呆地在马路上，望着那花团锦簇的车水马龙，太太与娼妓在他的眼中毫无分别，正如哲学家们推求宇宙的本体，判不清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

他认定了他的小屋。天天挖着泥土像是掘发宝物：今天从泥沟中拾来一个洋铁罐，拿回家来盛野菜，明天从路上拾来一缕布条，用粗笨的手将它补缀在裤裆间。——全身的污泥是他全身忠实的证据。

哀歌这样凄凄婉婉地，但是他的 Epilog^① 却非常地悲壮——

——巍巍的北京城都是这些虫一般的生命将它奠立起来！……………

我听着，在听着的时候为他祝祷，在祝祷中我认清了日光里边的光。于是真切地融成一片另样的晨歌。

街心的小孩子们在叫，仿佛有什么圣迹将要产生。

下

中秋节的晚间，浓云积得非常之厚，C 君才从西山搬进城来，虽说是无月可赏，也不妨携手到外边去散散步。

巷里的黄昏曲已奏到最后的一部。除了几个没有人管束的小孩子还在那儿厮打之外，家家都闭了门窗，为那被云遮蔽了的月亮感到几分不快。大街上还是灯火辉煌，街旁的“兔儿爷”堆成了山。我们半年没有喝酒了，此夜都似乎含满了醉意。C 君因为长期的失眠，身体已经十分消瘦；山居匝月，毫无裨益于他的健康，面色苍白，使人起人生茫茫之感！我们携着手，有如两个才脱了身体的游魂，搭着伴去漫游阴曹地府，参拜十殿

① 尾声。

阎王。——不然，风吹着我们的衣裳头发怎么会这样地轻飘呢！

云里的一点月光也透不出来；C君一边走一边望着天，他洞箫一般呜咽地叙说话。

在错错落落的絮语中间，已经落起如毛的细雨，两人不约而同地转身往回走，肩并着肩。街上的行人比我们更为敏捷，不知不觉之间，只寂寂地剩下了一条长街同着三三五五的人力车夫。“兔儿爷”的山堆也没有了，在那空隙的台上还仿佛有四个字留在那里：“明年再见！”我们的脚步只是略微加速，并不跑。背上不知又负上什么，耳边只萦绕着那句……

走入R巷口，雨早已落得成了声。我们的夹衫也都淋遍了。

雨落得虽不很久，R巷却如一片泥塘。路灯没有一盏，左右前后是一样地漆黑。这是一条才经过了瘟疫流行的死巷，这里的末日在降临，家门都变为墓门，凄冷的雨洒着那些无人管领的死尸：我们依旧像两个游魂，互相扶曳着，紧靠着墙根一步一步地挨进。鞋袜湿透。胡同本来很短，今晚却长了许多。小心留神着地上发亮的水，走了半天才走到那满洲贵族的门口。最后C君说：“帽子也淋透了，眼前便是你的公寓，我的呢，至少还有二十步……雨更大了，我们的面前……虽说只有二十步，在我是非常的繁难了，我一步向前走的勇气也没有了……”

一时的灵感，天门开了一般，又像是有什么声音。

——C，你看！

从我此刻已经忘记了的那座矮小的泥屋中，忽然发出来一点微颤的火光，照着我们模糊的面前，我们赶快借着这点光向前走了几步。

屋窗上是那位清道夫的朦胧的影。里边是鼠一般地静悄。

异样的冲打击在我的心头，我颤颤地拍着朋友的肩：

——C！快点走！你看那窗内的光！（我们回头时，火光又即刻灭了，四围仍旧黑暗。）它在这一瞬间已经点燃起我们心内被雨淋灭了的火焰！啊，Prometheus^①从天上送给我们的火也不过是仅仅这一点吧！火初次到人间，也不过是这样的一幅景象吧！何况，这是地狱深层的火！

C君疯狂般地向前走去，头也不回；脚步踏着泥水的声音仿佛在说：

——我走！走！火！火！

我回到我的房子里，比外边更黑暗，灯也不燃，便倒在床上。

窗外的雨，似止不止，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大时房檐也都流下水来，小时只听着树叶子在滴滴答答地响。还没有到了“十月”，蟋蟀已经在我的床下嚶嚶了，它是一夜不肯停住的，要诚心把我的脑膜撕成千丝万缕。郊外火车的轮声轧轧，近得像逼近了我的门前，它的负载是沉重的，尤其是在夜里；我听着它绝似彷徨于一所墓园内，在任何的一座墓前都会想到全人类的终局。此外起了许许多多的声音，远的同近的。

时光从床头一步一回顾的走去。

方才的谈话似乎即刻被订成一册书，心内撑着一盏被那点火燃着了的灯，一篇一篇地翻阅。墙那边又传来似呻吟似鼾睡的声音。

什么不是火燃起来的呢，古代英雄的奇迹，近代都市的文明，一切的善行与罪恶！半夜正阳门正亮着的那千盏万盏的灯

①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给人类而遭到主神宙斯惩罚的英雄。

光！

——Prometheus 的火！

——地狱的火！

火，你能以把这条污秽的胡同烧遍了吗？你是可能的。

我辗转反侧，一阵奇怪的设想之后，紧接着是一段严肃的祈求。有时也突然坐起，望一望我的四围，仍然是十分黑暗，并没有一点别样的光明。不知是坐了几十分钟，又不知不觉地躺下。

在这次的躺下之后，我尽力用一把刀子去割断那纷纷纍纍绊我耳畔的乱丝，把那些深的，浅的，频繁的声音都摒去。立刻雨声止了，蟋蟀哑了，火车也远了——只是墙那边传来的呻吟，摒除不掉……是哀歌呢？是晨歌呢？我尽着我的枯弱的脑子去想——

万一是一首黎明的歌：黎明的位置是在日出之前，窗纸发白了之后，鸡早已叫了许多声，大街上传来隐隐如雷的上市的笨重的车声；如果是下了半夜的雨，这时该会停止了；如果有人，他走了半夜的路，这时他会把他的提灯吹熄，从漆黑中走入灰色的希望的雾里；如果有人整夜地苦于病痛之下，这时他会觉得有一些减轻；如果……

啊，明天早晨会是一个蔚蓝的晴空，只剩下纤云几缕，初升的太阳把它染成桃红的颜色。赤着脚踏着轻软的泥，那有多么健康呢！

那酆都城里的女子，私娼，旗妇，祝她们都活泼泼地转变成为一个真人！小孩子们都要同那些插有翅膀的天使们一样纯静！满街上是紫葡萄同红苹果！

呻吟的声音，更亲切了，融合在我的脉络跳动里。

——Prometheus 的火，点燃吧，在各人的心头！

这时万籁无声，我们的英雄，清道夫，他在黑漆的巷中，昂着头儿，一手撑着锄刀，一手秉着火把走来。——我昏昏地睡去了。

不久，军号的声音把我唤醒；已经破晓了，依旧是灰濛濛地。雨声滴滴地没有停。却听不见呻吟的声音。——我起床披好了衣裳，赤着脚跑到门外。

愁暗在寂静中管领着这条深巷，家家的家门还紧闭着。我的邻居的泥屋，静悄悄地同往日没有两样。贵族的台阶已被雨洗得非常洁净，私娼的门口也渍了一滩的水。泞泥中没有一个脚印，我寻找我们昨夜的，早被浸没了，一点痕迹也寻不出。

偶然缺少睡眠的原故，晓风吹着心头凄凄地打战。

看手表还不满六点钟。

远远是产生不久的婴儿啼哭的声音，军号也没有停息，我呆立在我的门前——

乌 鸦 *

—— 寄给 M 弟

两年来，竟像是石头沉在大海里一般，再也得不到 M 弟的消息。

M 弟！自从前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月，你不言不语地离掉了故乡，坚忍地在车站上写了“我去了”三个字在一张明信片上并且寄给我们的父亲以后：便长远地再也没有下文。你把一切都放在过去的背后，年老的父亲和母亲的坟。这是怎样地一件勇敢而又绝决的行为！可是在我们那庸俗的，禁不起一点儿风浪的故乡，你仿佛在它那寂寞的古城圈里的峻拔的塔上，在不知不觉之间为他们竖起来一扇惊人的旗号。像是什么珍闻奇迹，不到半天的工夫，一传二，二传三，他们竟把你失踪的事传遍了多半城。

—— 令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我才从千里外的海滨赶回来所听到的第一句的乡音。说这句话的人据说是我们乡党间的忠厚长者，元宵般的面上纵

* 原载 1926 年 11 月 10 日《沉钟》半月刊，第 7 期。

着淡漠的笑纹，与其说是关情，毋宁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嘲讽。他们早已把你判作一个罪不容逭的叛徒，并且有关于祖上的阴德。在他们昏聩的头脑中，只有这样的人们是好的子弟：依赖着一点产业，娶妻生子，羊儿一般驯顺地生存着，吃鸦片，逛窑子都不妨事，只要脑子里不发生什么问题。——或者，人类端赖这些人们延续，社会端赖他们维持，正如蜜蜂里有专司生殖者的一般。M弟，我并不了解你，我是能以渐渐体谅到你的心情的；我对于你，除了无限的歉意以外，一句含有批评意味的话也没有。

回到家时，父亲静默着，很可怕地静默着。其余的人呢，我分明地看着他们，都用食指在父亲的背后指着，笑着。传统的观念使他们得了佐证：即使父亲在这辈子没有作过冤孽，那是前世所种的却是确凿无疑了。——M弟，这些事还是不提的好，因为你懂得的或许比我更多。

M弟，前年，你走了的那一年，你不满十六岁，我不满十九；且一步步地望回追溯上去吧。——十八年前风雪阴森的12月的一晚，也就是我的记忆开始的那一页。父亲在辽远的、辽远的南方。家业已经倾荡得像是一只经过暴风浪的难船。母亲抚养着我同兄姊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大家族里讨着生活。你也是在那个阴森的冬夜半，灯火莹莹的境况中诞生。那晚，在我眼前一天比一天更见清晰了的那晚，我同兄姊睡在另外的一间房子里，他们都睡得香香的，我却无原无故地醒了，在朦胧中听到你的哭啼，自己并不觉得奇怪。风声很大。风声渐渐听出谈笑的声音。身边却不见了那长夜伴我睡眠的G妈。——最后她进来了，她见我两眼怔怔地躺着，于是说着，“去看看小弟弟吧！”把我抱起，抱到外间的屋里。

母亲是病了一般地躺在床上，身旁坐着女仆们。一个生疏的老太婆盘腿坐在床的中央，抱着蒙在红色的被里的你。一切都是静悄地，你也停止了哭泣，一任茶几上的灯光淡淡地渲染了人人的面貌。

——这小孩多么安静呢，将来一定是个乖小孩。女仆们都异口同音地赞美着，母亲也是微微地，微微地笑。

我非常的羞惭，因为我向来是享有盛名的“哭巴精”。我即刻觉得大家都对我淡漠起来；并且预感到把我当作谈话材料的，将来都要移到你的身上了。我小小的灵魂悲悼着，我是“过去”了，母亲面前的世界怕是要被你分去一大半；何况 G 妈又不住地告诫我：“有了弟弟了，望后不要再那样地任性——”这幅圣洁而悲凉的画图，拿起来同现在一比，我不知怎地，泪还是如同从前的那样多，可是境地却仿佛距了不可以道里计的那样的远！

但是，在母亲面前，你并没有把我同兄姊所共享的幸福分去。你诞生的明年，父亲从南方回来，一进家门便说，母亲憔悴得已经不成样子，要好好地保养。他当时那里会知道，母亲的深心里已经隐埋着那再也没有勇气向他说出的病，那致她于死命的肺病！在母亲怀里的那点儿幸福我们都尽量的享过了；你却被分离开，被乳母 W 妈养育着，在下房里。母亲没有精力再照料你。在母亲那儿厮打打闹的仍然是我们年长的三个，你无形中好像永久被隔离在另外的一个世界。

最后，她的病已濒危，她忽然觉到你是她的儿子中最小的，最小的那一个了。她看你是那样的可怜，从生以来不曾受过一次她那阳光一般温暖的渲融。她的力已经很弱。她以为很对你不起。一天，暮春早晨，她把你叫到床前，你瘦削的身体比

床高不了多少；她尽力地握着你的手，满眼含了泪，似乎要弥补她那对于你眼看就要成为永久了的遗憾。种种方面都不能再允许她，她深深地知道，无情的运命的神已经可怕地开始践踏着这小小房子里的人们。——那一幕父亲哭了，哥哥号啕地哭了，我也哭了。——她的眼睛睁得非常之大，你已经被她紧紧地抱着，抱在她的怀里。——M 弟，这些事你还记得起来吗？母亲是神圣的，比世上的一切的感化都伟大，我相信她那次的拥抱于你是永久地存在，所以我也相信你永无堕落与沉沦的那一天！！——她抱着你，吻着你，晚上你便睡在她的病床上边了；直到……

大家都在期待着，而又怕它的到临的，那伟大而沉默的黑影终于罩在她的身上。那晚没有一个人不显出惊慌。父亲是疯了一般地走来走去；我同兄弟是怔怔地立在屋角，不知在那里能安放我们弱小的身躯，谁也不曾想到你。母亲呢，是再也没有一句话了。事事一任女仆们的布置。阴暗的胁迫力量渐渐涨大，屋子里多燃了四支洋烛也恢复不过来母亲康健时的屋里的光明。远远更夫敲击他们的木铎，绝似死神催促地打着他的木琴。

一夜的匆忙，过得非常之快。鸡鸣与犬吠又统领了这个世界时，我们的乐园的门是永久而确凿地关闭了。等到要把母亲的胸部还有一些微温的尸体移到临时支起的死床上时，他们才发现你还在母亲的脚下很甜美地睡着。

从那天的黎明起始，寂寞完全支配了我们的家庭。父亲除了每天早晨抚着母亲的棺槨痛哭以外，还要照料许多琐碎的事体，以及我同兄弟的衣食。你却因为年幼的关系，把你完全交给 W 妈的手里，同她一块儿睡眠，同她一块儿吃着青菜和小米

饭。你也生成一种不大引人欢喜，瘦削，苍黄的面貌。有时我们甚至于仿佛三四天不曾见面。

下午放了学回来，在晚饭之前，是我惟一的，有生以来初番感到最寂寞的时刻。时常同着兄姊在母亲寝室的廊下呆呆地站立着，彼此没有一句话，院子也空空旷旷地没有人来；抬起头来望着天空，天上总是愁云不展。更没有人来找我们玩耍，我们也怕找旁人去。——那时的堂兄姊们都似乎是上帝的骄子，我们同他们都相距着很悬殊很悬殊的阶级。——黄昏时父亲回来了，一同默默地吃那顿没有一点儿欢颜的晚餐。餐后我们多半是围着桌子无言地望着父亲，望着他在那儿计划着，怎样办才能更对得住母亲一点。有时女仆也把你携来，你宽领大袖地曳着我们穿剩下了的衣裤；父亲总是说：你又瘦了一点！并且嘱咐女仆们好好地照料你，以把母亲的遗物分赠给她们来增长她们对你能以更亲切一点的心。你那时什么也不懂得，只是驯顺地听着父亲的教导，如何在母亲遗像的面前行那弯弯的鞠躬的礼。——那时谁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富于反抗性，坚强的青年呢！

M 弟，那真是一个荒芜的岁月；我们所饲养的各样的鸟儿都不知飞向那里去，廊下悬着许多空的鸟儿笼子，阶上残余的鸟粪也没有人打扫。四只猫——我们一人一只——生病的生病，被狗咬死的咬死了。半年到我们家里来，半年回到西乡去的那条大白狗从那年起也同我们断绝了往来，据说，是它鳧水时，水大，淹死在河里了。

在这样过程中生长起来的我们，没有一点儿骄傲可以向人夸耀，在许多人的欢笑的中间，我们只抱着我们惟一的沉默。我们深沉在黑暗的国里。母亲的微笑时常在缥缈的云际向我们招

展，我们却长留在父亲的悲苦身边。父亲从此像负了磔刑，率领着我们，望着母亲的微笑向那不知何时能以终了的人间地狱走去！

想起来我的全身都要冷了——

那时，我们都还分不清楚人世间所谓的朋友与仇敌。那年我们家里宣告破产了：往日的亲戚立刻变为仇人；往日以金钱来信托我们的立刻都把我们当作骗子手；往日的贵宾依然坐在客厅里，但已变为坐索的债主了。

父亲在他的悲苦之余每日还要腾出一点光阴来同这些债主照呼应酬。一天父亲同债主谈天，我同你还把他当作从先哄着我们玩耍的宾客，也在那儿肆无忌惮地游戏。忽然他的脸色变青了，可怕的手恶狠狠地指着我们的父亲说：

——卖了孩子也要还账！

M 弟，你那时是一个不满六岁的小孩子，你吓哭了；但你除了恐怖以外并不曾想到旁的方面。我却全身发冷，仿佛懂得了人生；直到现在我还把那句话写在“人类”这本大书的第一页上边，当作 Motto^① 呢！

M 弟，这些凄凉得使人发憐的往事，此时此际，我不知为什么都聚在心头；想说的似乎比一只牛的牛毛还多，这里所写的也不过一小部分的牛耳朵罢了。我不愿拿过去的伤感的话来伤勇往直前的 M 弟的心！

我们的感觉像是掘宝者的锄铲，但是我们在人间所掘挖出来的，只是一条条的毒蛇蜥蜴；它们围着我们，缠着我们，新陈代谢，直到我们的死亡。——M 弟，我的死友 H 君你是见过

① 座右铭。

的，他在医院里用电线吊死的事情你是知道的；你猜他的遗书是怎样写的呢？

他生下来便死了母亲，不久父亲也自杀了。他孤孤单单地在中学时见挨于同学，从钱塘江跑到上海，在上海流浪了许久之后又跑到北京。冬日他也不升火炉，我有时在月光都要冻成冰了的夜半跑到他的房中，他不是守着孤灯在翻译 Kropotkin^① 的自叙传，便长默默一人躺在床上。我抚着他雪白的被子望着他苍白的面色，那时我们总不期而然地谈到俄国革命者的故事。他的肺病已经过了第二期。明年朋友们都离他去了，他终于耐不住运命的蹂躏，自杀在一所日本人的医院里。他临死的时候这样写，“我死了，希望朋友把我永远忘记，再不要把我这三个字的姓名给留在世上的可怜的一角！”——

这是如何的清洁，死友的灵魂！

M 弟，人真是无谬！关心世道人心的乐观家或者还要说这是人类的光明吧？许多战士很勇敢地望死那里去了，在他的生前大家都小鬼一般地给他制就许多枷锁暗箭，使他在其中痛苦着，支撑着，旁人却在一边冷笑。等到他的死后，大家又都凑上前来，开那不关痛痒，微温的追悼会；诗人的诗，文人的文，都来了。演说家站在台上大声疾呼，群众也为之哀惋拭泪。看热闹一般，半是惊疑，半是跳跃。用刀把他杀死的凶手，刀上的鲜血还没有干，也说，要把热泪洒在死者的坟上！这是人类的光明吗？勇敢的死者又何需于这可怜的虫的呻吟呢？任凭他

① 即克鲁泡特金（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俄国革命活动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方面著有《一个革命家的札记》。

们追悼的文字飞遍了天下，却终于是一张纸，薄薄的一张纸；死者的坟墓却崇高地矗立在那里，不因群众的好恶而有一些增损！

M 弟，自从你走了以后，父亲所接受的无聊的，表面上非常客气，实际却刺一般使他心伤的慰语，写起来，怕能够写成一部“十三经”了！——你十一二岁以后，渐渐从弱小中强起，你爱读三侠五义，水浒传一类的传奇，成为一种疾世忿俗的性格。亲戚族党中谁不把你当作他们的眼中钉，当你毫无顾虑地把他们的假面具撕破时。曾经诅咒过你的 T，也一步三摆地走到父亲这里来，说些什么心高志大，年少有心，凤凰不是笼中物一类的套语。今天有人来报告了，说煤铺里的小伙计曾经在火车上见过你，你是如何高傲的神情。明天又有人来报告了，说在北京的长街上见到了你，又是如何的落魄。——你在他们可怜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半神半人，学有分身法的传说中的怪物了！可怜的人类！

可是父亲在你走后的那半年，夜夜要梦见你，却没有向我说过一次。我只是时常偷偷地翻阅他的日记本上简单地写着：“梦见 M 儿落在水中”，“M 儿全身着火”，“M 儿欢笑归来”……等字样。M 弟，老年人有什么法子呢，他是饱尝忧患，受尽了人世的苦辛……我一方面承认你，一方面又怎能否定他呢？他从不曾向我表示过愁容，只是他那无言的静默已经使我更难过了！——去年除夕，大家都欢欢喜喜地说笑，父亲的面貌却忽然把笑纹展开，他说：“今晚的，你的 M 弟，不知他一人在外边作何感想！”

M 弟，那时我心里战栗了，大家都无言了，壁上母亲的遗像还是在那儿微笑着，同当初弱小的你向她行鞠躬礼时没有两样——

你是走了，再也没有一些消息。我绝不怨你，我只是抱着歉：惟一的是因为弟弟才只是中学三年级的年龄已经不顾一切地走上他茫茫的途程，哥哥却已二十多岁，还滞留在这不死不活的北京城里，自己的路还一步没有走呢！——虽然你到如今，怕仍然是迷惑于人生的浪漫时代，但是已经开始在受人间的较深的训练了。你临走时的动机，想只是因为在空虚中感到压迫，要用你的梦去开辟自己的世界；并且我相信你那时有不少荒唐的幻想，要到这庸俗的，散文的世上去寻求冒险，正如 Cervantes 写给我们的那位精神的骑士一般。你现在一定已经经过了许多的险阻，发现了许多无聊；在这两年内不知是人间征服了你，还是你征服了人间？

呵！只要母亲的微笑的影子不曾幻去，那么你便前进吧！无论在如何污秽的泥淖中间，你是会保持着你的清洁的。母亲在我们心中燃的灵火是永不熄灭！

故乡自从春天以来，街上整日地过着军队。（他们也是战士？！）但是他们像是风中的沙土，被驱驶着，被鞭策着；他们并不是去同运命争战，他们是把自己的运命放任在一个权威者的手里。从早晨到夜半军号是永不停息。到处布满了杀声。我心里荒凉极了，我决定离开它。

我临走的那一天——同你走的时候是一样的情景吧——洒着凄惶的秋雨。没有到了重阳，处处已经是深秋的萧索。家家的门户紧闭，灰衣的军士管领着这个整个的城。我低着头整理行李，父亲的心似乎非常难过……

——北京已经成了魔窟，还是在家里多住几天好；又是这样的天气……

那时我再也没有勇气抬起头来看一看他。他仿佛有许多的话不曾说出来，尤其是两年前的你也正是在这几天内……

我终于走了。

人力车夫都因为军队而躲避起来。我雇了一位挑夫担着我的行李，父亲的那缕凄苦的情把我送出东门，送到车站；到车站时，雨更淋淋地大了。

车站上是静悄悄地，数得出来的几个人。四五日来兵车太多了，客车虽然没有停，但是一辆也不曾开到。要打算走，必须不分昼夜地在这儿死等。

阴云更沉重了。

一会儿远远的旗号落了下来，静候许久，鳞一般地开了来一列兵车，停也不停，车上插着枪矛；飘扬着的旗子，黑色把其余的四种颜色都侵蚀了。我感到无限的，人生末路的凄凉：我不知为什么要离开故乡？为什么要离开父亲？为什么要往北京去？——但是我并不肯转回头来。

又是一列，又是一列的兵车，永不断息。

我绝望地等候着，等到黄昏，那象征着我们北方人的运命的乌鸦一阵阵地从西南飞回。

票房里蹲着几个同我一样的候车的人，他们都低着头儿，像是监狱里的囚犯。在渺茫中四围布满了目力看不清雄厚森严的压迫。没有一个人肯站立起来，向着那伟大的虚无中去呐喊。——我是怎样地想起来你！——M弟，在这冷雨凄风的秋夜里我也蜷伏了手足，像是冬眠里的昆虫；失去了一切的机智，不知向何处反抗！多少往日的梦万花镜一般都在我的面前闪烁。我不知何处是我的故乡，我们的父亲，我们母亲的坟？——在这中间我只觉得你在阴暗中同我更为亲切；我的弟弟！

Cassiopeia *

不知是期待着雨呢，还是期待着雪，正是 11 月里，下午的阴沉的天气。没有风；黄叶只是一阵阵，逗趣一般地落着。四围都是沉郁的。宿舍的院子里间或走过一两个大学生，也是低着头儿，面上显着几分苍白。断断续续地远远传来管弦和歌唱的声音，那很使人疑惑，疑惑它不是在这同样的世界里。

四点钟以后，阴暗便已经压在人的眉梢了；可是要等到电灯的明亮，怕还须在这暗淡中挣持四五十分之久。那真是太漫漫了，沉静凄冷，使人预觉得许多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刻；市声虽说依然在那边亲切地鼎沸着。大学生禾言君正在这个时候一步步地回到他的宿舍的寝室里。向来不曾有过两样，那位南向的寝室，一年四季从不会受到日光或是月光的光顾，自梅雨期始直到将升煤火的时节，永久的潮湿侵蚀着它的四壁，同

* 原载 1926 年 11 月 26 日《沉钟》半月刊，第 8 期。

卡西俄珀亚，希腊神话人物，埃塞俄比亚国王刻甫斯（Cepheus）之妻，安德洛墨达（Andromeda）之母，因夸其女貌美而得罪海神波塞冬，致使全国遭难。一家人均被命名为星座，本人为仙后座，其夫为仙王座，其女为仙女座。本文以这个神话人物的名字为题，可能暗示主人公因爱美而穷愁潦倒。

室内的箱笼什物。他在外边决不会想到他那冷清清的寝室；他只要一迈到门槛外，便把它忘掉了。等到在外边终于是没有什么，他又不得不转回来；他不大愿意说这是他的家；如果说是旅馆，他又觉得有点太生疏了。总之，出去的时候便出去，回来的时候便回来，寞寞地，寞寞地……

寝室里除了床铺之外，是书架上静悄悄地堆积着他四五年来所搜集的书籍。从这上边可以看得出他的趣味同他趣味的转变：书架下层是积满了灰尘的 Michelangelo^①, Böcklin^② 的画集，同 Lessing^③, Lipps^④ 诸人关于美学的著作，它们都蜷伏了，在卑下的地位；书架最光荣引人注意的部分，却是《贫穷问题》，节本的《资本论》，《鲍尔什维克与将来的世界》……一类的书，书背上的字正金黄黄地施展它们的权威与光明。桌毡上还残留着当年主人作画的颜色的痕迹，但早已退色，一望便知这恐怕是“18 世纪”的事了。

老鼠们正肆无忌惮地把室中空地当作体操场，开门的声音同禾言君沉重的脚步声把它们惊吓得四方窜去。比外边更冷的室内的阴气袭在他的身上，他再也没有脱下帽子的勇气了。这次的室内却不是完全地那样空冷；两件邮件在桌子上那儿不言不语地等着他。一件是取书单，一望而知便是三四月前心情同气候都是一般地热的时候从外国购定的那批关于现代社会问题的书籍寄来了。其余的便是 F 书局的来信，他平平淡淡地把信

① 米开朗基罗 (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诗人。

② 伯克林 (Arnold Böcklin, 1827—1901)，瑞士画家。

③ 莱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

④ 利普斯 (Theodor Lipps, 1851—1914)，德国美学家、哲学家。

拆开——

禾言先生：

大著《贫民窟之研究》初版未及三月，已完全售罄。海内书报批评，均推为现代社会研究中鲜见之名著。……现远方仍频频来信订购，敝书局无以为应；兹谨征求先生同意……如能再版，敝书局愿以百分之二十计算版权税……

底下又是一段恭维的客套，他懒得看下去，怅怅地把信放在一边了。眼光百无聊赖地落在那壁间悬挂着的风景画上，尘垢蒙蔽，再也分不出山同水，树木与房屋了。灰蒙蒙地愈加黑暗。物件也显出生动起来，都仿佛在那儿晒笑着；呆痴的禾言君真仿佛陷入什么网里边了。他的思潮正如那院中的树叶，春天怒涌般地发了芽，又浓阴阴地做了一个整夏的梦，现在似乎是什么都没有了，并没有外力的摧残，只是自然而然地，一片一片地落。——那金字的《资本论》，灰皮的《鲍尔什维克》；那一列列呆板的书，如今都伸出手来，仿佛要向他乞求什么似的。他更觉得自己是世上一个最贫乏，最可怜的人。他看一看书局的信，望一望窗外的落叶；……想一想那本《贫民窟之研究》……他想着，做梦也做不到地想着。

这本书的出版虽在暑假的后半期，但是付印却正在学年试验才要起始的时候。

他想着，今年的春天，因为时势的多变，许多人间接或是直接地，陷入黑暗与绝望的当中；可是他怎样仍然热烈地过着

他永不曾尝过的兴高采烈的生活。他怎样同他惟一的，亲爱的——他心里这样称呼他——R 教授到处去调查北京的贫民生活，乞丐，土娼，人力车夫，……到许多人迹罕到的最苦难的所在，他怎样十分正确地记载；怎样把那些痛苦的呻吟当作天国的福音，怎样把那衰腐的臭气当作圣洁的微风；他怎样在这四周都是黑漆的里面见到他的生活，他的希望，他的久远；这都因为是 R 教授和蔼地在他的身边……

他从贫民的生活中见到许多不常见的颜色，听到许多听不惯的声音；他发现了人生更深一层的真谛。

他想，他从先画家的生活是架空的；捉不住人生的边际……每逢课余便同 R 教授在飞扬着灰沙的北京路上奔跑，调查，统计，研究，讨论……他用他艺术才能的文笔，把他们的成绩赤裸裸地描画出来，记载着这些被摒弃，被损害的人们的战斗，争夺，同他们的天付的一线灵光。他圣迹一般地在这角落里发现了不少人性可以改善之点。同时他看那比较更为虚伪的中等阶级，真成了空虚淡漠的游魂……

他时常兴奋起来了，握着 R 教授的手，亲切地说。“这真是有意味的生活！”这时 R 教授真乃是中古牧师一般地慈善，他恨不得把 R 教授的手吻了又吻，假如不是一个立刻来到了的“默”据占了他的全灵魂，使他心中感到微微的难言之痛。

那时他的生活在他是丰满的。有希望，有光明。关于贫民的生活，他画了许多漫画，照了许多照片；在其中体验了许多 Dostojevski^① 小说中圣洁的警句。他把他的《贫民窟之研究》装潢得十分美丽，俨然像一部抒情诗集，出版在这灰色的北京市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俄国作家。

上了。——最初，书局方面是不肯印这样的书的，（因为他只要看一看这个书名，便会使他联想到“这是不会赚钱的”。）后来由于R教授热心的介绍，费了天大的交涉，书局才允借钱出版，如果卖得够本呢，书局须先将本钱扣去；万一不够本钱时，那么禾言君须把所费的印费赔偿书局。——终于把这本书使它很美丽地出版了。

这本贫穷的书，哪知出版后三月内竟能在现在的中国二千本完全卖完，不只是书局方面万想不到，就是在禾言君也是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外边更黑暗了。电灯还是不亮。白的信纸上还隐隐约约地望得出那“禾言先生：……《贫民窟之研究》……再版……”等字样。

北京的大学生是没有所谓“生活”的；最好比作有期的徒刑：这在学美术与学文学的人更深切地感到。上课时跑到课堂上听那些教授们千年如一日的，空泛的讲述；例假的日子便回来蹲在宿舍里。春秋只是冬与夏的接替，严风永久管领着这灰色的城圈。没有自由。社会运动呀，学术讲演呀……之类，也正如沙漠中风来了沙砾也热热闹闹地扬起，风止了依然是一片昏沉沉无言无语的大沙漠。禾言君——美术系的大学生——在这里挣扎着，试练着也不只一年两载了。他时常这样地引为自危：生怕在这样的呆板中枯干死了。他总想变一点，但不知如何才能够。——他并不是禀诸遗传，也不曾经过深的思考，他只是在他中学将毕业的时节，好像是一晚上，便把艺术肯定了。

入了大学预科，那本题名“Apollo”^①的美术史更引起他无上的趣味：埃及的坟墓，希腊的雕刻，葛特式的建筑，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都朦胧地引他走入另一个的梦境里。什么为了画布同颜料的购买，省去了一个礼拜的早餐，这是历来穷苦的艺术家都在所不免的，禾言君也不曾例外。天气同兴致都是同样的晴朗时，便跑到外边去写生；外边狂风怒吼时，他便孤寂地在 Winckelmann^②, Ruskin^③ 诸人的著作中去寻求那已经消沉了的古代的光华。……

最后，他由画那紫禁城里黄色的宫殿，渐渐转到陶然亭下的荒坟了。他觉得他的灵魂里一天比一天贫乏；翻起名人的画本，自己总仿佛被囚在一座连海水都也望不见的荒岛上。

他总想变迁，但不知如何才能够……

禾言君静静地闭着眼靠在椅子上，老鼠以为室中的主人已去，又出来在室中厮斗。夜色已经从墙的四角浸出，染了书架，染了桌子，染了禾言君的面貌。

——在那灯火荧荧，万事阑珊的岁暮，街上就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都会显出几分的忧郁。只有 H 公园的湖上，已经结了七八寸厚的冰，总可以领略着一些不像在北京，而仿佛是在异乡的情调。简单而平庸的音乐，奏得非常之喧耀，永不停息。湖上是滑冰的人们，他们都不曾觉到岁晚的凄凉，而似感到阳春之将至，穿着紫色的，绿色的，……鲜丽夺目的衣裳，在

① 阿波罗，古希腊的光神和艺术之神；农业、文艺、美术的保护神。

② 温克尔曼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

③ 罗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作家、批评家。

冰上竞走比赛。尤其是在礼拜日晴朗无云日子。带着铃儿的白鸽子一群群地在北城一座红色，一座牙色的钟楼同鼓楼上边飞翔，映着蔚蓝的天空，令人不知不觉地要叫出：“一年长似暮春时！”……冰上笼着一层寒气。乌鸦阵阵地从这边树的枯枝飞向那边的枯枝上。最好是慢慢地从冰上走过，——万一你的鞋底薄，它会被湿透，因为暖的日光已经把冰的表面一层溶化了。——走过，走到湖的北岸，在那北岸亭子里的茶座上静坐着，殷勤的茶房会泡来不十分好，而在这里却已很可以满足了的龙井茶。远远的城外的西山，现出它那嶙峋的山巅积雪，像是同H公园连成一气。东边的M山上的黄亭子，更是举手可以接触了似的那样地逼近。音乐的声音同衣裳的彩色在湖的南部，把听觉同视觉都融合在一起……

——梦呵！

禾言君好像忘掉了他心里许多纷乱的问题，静坐在亭子中，读着他爱好的Rilke^①的“Cornet”，^②他读着

……Er denkt; Ich habe keine Rose, Keine.

Dann singt er. Und das ist ein altes trauriges Lied, das zu Hause die mädchen auf den Feldern singen. im Herbst, wenn die Ernte zu Ende gehen. —— (……他想：我没有蔷薇，没有。

于是他歌唱，并且那是一曲旧日的，悲哀的歌，故乡女郎们在田垌间唱的，在秋天，若是收获要完了的时

① 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诗人。

② “旗手”，即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曲》。

候。)

这时他觉得他是一个健康而在做着梦的青年。“Cornet”再也读不下去。许多温暖而又朦朦的幻象，“夜”呀，“古堡”呀，“绿衣的女人”呀，把他送到中古时代去了。

这时他遇见了他知名还不曾认识的 R 教授，R 夫人，同 W 姑娘，还有几个小孩子。

他们围着距禾言君很近的茶桌坐着。他望着那剪了发，朴质，面上泛了健康的颜色的 W 姑娘将茶杯一个个地洗，随后又一杯杯地斟，分送在 R 教授，R 夫人的面前。是那样真挚而郑重！——音乐的演奏总不停息，滑冰的人们更渐增多了。同时 R 教授用他讲演式的沉重的声音，间间断断地谈论着什么 Metaphysik^① 同“音乐”。W 姑娘是很诚虔地歪着头儿在静听，不时也把她那晴朗的眼睛睁起望一望亭外，——亭外结着七八寸厚的冰。

禾言君不知是感到寂寞了呢，还是在一种蒙蒙的里边发现了什么。他望着岸上的树的枯枝，都穿插成无数的“初”字。他觉得在一切的“初”的里边，有无数的新鲜的事体在等着发生，新鲜的悲哀同新鲜的惆怅。——

R 教授的桌上太热闹了：Metaphysik，“音乐”……小孩子唱着歌，有的还不住地吐舌头。

W 姑娘还不时地望着那湖上的冰，望得那冰渐渐地溶化了，比日光的力还大！宇宙都在春的胎动中，在这小小的亭子中蠓虫儿飞翔着，仿佛成了春神的宫殿。这是在他艺术的创作

① 形而上学，玄学。

的梦中所万梦不到的。

无形中的力终于把他的茶桌同 R 教授的永久地分离着。不言君零零落落地想，似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R 教授滔滔不断地谈话却似春花的怒放。

寒日沉在烟霭中，他的“叶子”仿佛都落完了，他把他的“Cornet”放在怀里，慢慢地走出亭子。R 教授的谈话，使 R 夫人同小孩子们都显出几分疲倦，只有 W 姑娘仍然毫不懈怠地静听着，一手放在衣袋里，一手握着茶壶；落日的余辉把她全身的色彩调配得十分均匀。——冰上的电灯已经亮了，还剩有三五个滑冰的人，他们大半是预备一直滑到夜里去；经了种种的暗示，音乐已经是最后的一曲了。

他步步踏着实地走着，自己完全忘记了是在什么地方……

是的，他不知他是在什么地方，在怎样地一个国度里，直到如今。

过了年的第二学期的起始，他同 R 教授熟识了；原因自然是他选了 R 教授主讲的那门功课“社会问题”。他很用心地去听讲，一点也不模糊地记笔记——这在他恐怕是第一次了。为了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使他备买了许多经济学，社会学的书籍。他是不能自解的。有时因循着往日的习惯，提了画箱去到郊外去，总是兴味萧索地归来。他在自然中，艺术中再也寻不到什么，倒不如在 R 教授那里使他感到一切都是真实亲切。即有时努力按住心画下去，画出来的山水树木都似乎被灰土蒙上了一层暗淡。

R 教授的家是新鲜的，活泼的，虽然在那里他并不曾有一次会见 W 姑娘。他渐渐更明了地知道了 R 同 W 两家的关系，W

的住家，W 的门前的树木有几棵，离门前不远的土冈有多么高，土冈那边的小河在落雨之后是怎样的情形，干枯了的时候又是如何的污秽。但是他同 R 教授的谈话却只限于学术，至于个人的身世遭逢的那一类的话，是从不曾谈过。干燥的学术谈讲，R 教授是特饶趣味，禾言君也分外地提起精神，一字一句地应答，竟仿佛是爱情的告白。他心里感到，他在 R 教授书斋中坐的这把椅子，W 姑娘一定也坐过不只一次；他用的茶杯，或也许吻过她的唇边；尤其是那桌上的花瓶，她或曾同他一样地对着它起过什么幻想……

他每逢空虚无聊，便去访 R 教授，领受 R 教授真挚的欢迎。谈到彼此都疲倦了，他就十分满足地回到宿舍里。回到屋里把大字典打开，去研究经济学中的名词的汉译。有时回来也在夜深，凝望着天空同大熊星相辉映的 W 形的星座，内心里充满了惆怅难语的情怀。他此时这样的反躬自问：

——五六年来肯定了的艺术，就这样一天天地同它疏远了吗？还是闭起门来画一幅表现我此际的心情的画好呢？还是整日去同 R 教授研究社会问题……？

闪电在他脑子里边不住地闪。

他在宁静的北京的长街上徘徊直到后半夜，自己不能解答。只有把灵魂里一切不能排解的纠纷丢开，再也不想下去，呆呆地望着 W 形的星座去怀想那健美的，质朴的——W 姑娘。

R 教授很注意贫民的生活。

立春不久，大学校园里高高地贴起“贫民生活调查团”的启事，发起人的署名便是 R 教授同禾言君。他非常地热烈关心。夜夜到 R 家去；只要叩一叩 R 的门环，便音乐一般地显出来 W 姑

娘的面貌，但等到同 R 教授很精密地筹划一切时，她又消失在两人的谈话之中了。他拿着详细的北京街市图，用预期的时间同地位的远近，把北京的内外城分作了若干区。

R 教授是一种真实的科学的态度，禾言君却始终被 Enthusiasmus^①支配着，无论是风是雨都不能阻碍了他们按照着他们的计划进行，去观察散在各地，普遍人眼光万也落不到的，那些贫民生活的真象。在他看来，渐渐成为很高洁的事业了。他们正如那下了决心去发现新大陆的人们，孤舟在人海上飘浮：仔细去考究贫民的言谈行动，心理与行为上的变态和纯真，也正如在茫茫大洋中观查气象的变幻；万一他们觉得有所收获时，便疯狂一般地欢喜了，仿佛航海的人从那一望无边，汪洋的天际，望见飘来了几片落叶。但是在禾言君的所想的“新大陆”是一个永久的春天，一个女王管领着，W 形的星座正垂直地照在那方。他过了一天，便像同那边接近了一程……

在这样的中间，他见到躺在床上病了十年的白发老人，被过度的劳力同男子的淫欲的蹂躏下的畸形妇女，生下来便不见天日的小孩：这于 R 教授的人生观增加了许多修正与证实，可是禾言君总是使徒一般地在那些困苦的人们的顶上见到一团圆光，——那是一个天使给他们画上的——并且能够证明，他们不久将和他同样地走入新的世界。

他想，他是离开了那旧日的淡淡的影里的生活。他是上了真实的路。

他祈求着，人性有改善的可能。他在他的记载里，用文学上的技巧，暗示出人类的——他自己的光明与希望。《贫民窟之

① 热情，热忱。

研究》遂成为那样一部美丽而精密的书，他几次用彩笔在那稿本的书面上写——

“这本书呈给——”

但终于又是怅怅地撕去了。

这样的热烈，并不能永久地这样下去。怕是要到最后的一幕了。一天同 R 教授从北城的一家贫民窟默默走出时，两人都约而同地抖了一抖衣襟，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的冷气。暮色盖上了 S 海的湖面，四顾都是苍茫的。不知不觉走近 H 公园的后门时，R 教授大半是兴会不曾阑珊，说，“何妨到里边散一散步！？”

里边的春已经辞别了，南方的暖风薰薰吹拂，天空又布好了初夏的星的部位。水上面漂着还不很大的荷叶，芦苇不过才一尺多高。——陡然地想起冬天的那幅梦境，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水上暖融融地划着轻妙的小艇，平平稳稳地划来划去，逸态安闲；再也听不见紧促逼人的音乐，再也望不见那滑冰者的彩衣！水鸟儿躲在人踪少至的芦苇丛中，水上的灯火是萤光一般地时隐时现，蛙是永不停息地远远近近，哇哇地叫。他同 R 教授悄悄地走入湖北岸的亭子里，亭子里散散落落地尽是一些空闲的坐位！他脑子里猛地罩了上来——

“W 姑娘！”

面貌熟悉的茶房仍旧是殷勤地泡了来那味色依然的龙井茶。他们仍旧坐在去冬他曾经惆怅地望着过的那座桌旁。

但是 W 姑娘并不在——

R 教授也不如往日地谈些什么音乐呀，Metaphysik 呀，……那上边的问题，他只同他随便地说着近来时局的变迁，

与将来的预测。

他似有意似无意地回答着。四围的蛙不住地叫，微风从水面上拂来。……那剪了发，剪了发，非常地 *naiv*，健美的 W 姑娘将茶一杯杯地斟……他似有意似无意地回答着。……假如湖外都是冰，那晴朗的眼光再落在冰上……他倚着亭子的栏杆望着星空，那 W 形的星座，手拂着湖中的芦苇。星辰在寂静中已经现出来淡淡的银河。

如果那时 R 教授问他：

——你在望什么？

——我在望天空的 *Cassiopeia*，那 W 形的星座。他会毫无迟疑地回答。

——你在望它作什么呢？

——因为我爱它超过了一切！

他会趁着这个机会，没有一些顾虑，把他心中的隐密，一五一十地向 R 教授说明。但是 R 教授终于没有那样问。蛙声不住地叫……

在这夏夜的梦里，“他想：我没有蔷薇，没有。”

最后，R 教授说，时辰不早了。他说，他愿意一个人再在这里多留一些时。

R 教授去了，他一人彷徨于非常的虚幻的当中……

宿舍里的电灯忽然亮了。室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虽说禾言君的脑子里轮一样地仿佛转了几千百年。书架书堆中埋没着的那本《贫民窟之研究》也特别地跳在他的眼前——

“这本书呈给——”……

他耐不住这种光明的袭来，又把电灯捻灭了；不过一两分钟的

工夫，全室又陷在更黑暗的中间……

他想着，继续地想着，自从夏天的那夜之后，人事与时势的推移，R 教授便不能不于学年试验终了之后离开了北京，中间虽曾经接到他的几封信，也不过是寥寥数语，有时也说到关于《贫民窟之研究》出版的事。他却漫长地一个整暑假都是在北京城里过的；如今已是初冬了，他觉得夏天仿佛还不曾终了，过着他那无所适存的生活。

那本书出版后，他得到意外的赞语；似乎“社会学者”的头衔已经冠在他的名上，有几个文艺批评者也说这本书从他们的眼光看来也是很有价值的。但于他是一无所有；他依旧贫乏，更贫乏了！梦游一般地走到 R 的门前，门牌上已改写 T 寓了；门环依旧；只是敲的时候，还能音乐一般地现出来 W 姑娘的面貌吗？有时走过 W 家的附近，土冈已不知在何时平去，柳树已经黄了多一半，小河里也耗了夏日的渍水。这时他把才戴上没有多久的毡帽取下，他猛觉得帽子上还积着阳春二月时的灰尘，冷冷清清地把它掸了又掸！他那时如果有勇气，他会骑士般的决断，敲一敲 W 家的门。走出来的如果是 W 姑娘，他便勇敢地向她告白一切。走出来的若是旁人呢，他会问一问现在 R 教授有没有信息。

终于 W 姑娘再也不曾有见面的机会；R 教授的信也由少以至于无了。

——我到底是怎样才对呢？他在秋风里想着。

四围的空气也一天比一天地愈见沉浊下去。

一春完全在热情里支配着的他，现在已经是冒了气的啤酒一般，再也保持不住一点儿力了。寞寞地走了出去，寞寞地走了回来地生存着……艺术呢？社会呢？人类呢，还是自己？过

去的是梦一样地不可捉摸，回头看时，再也找不着一点儿真实的地方。——虽说 W 姑娘的面貌还不时地显没在他的面前，还能够说是爱上了吗？他自己更不知该当如何地回答。

许多天才的心血的结晶被他抛入与灰土同蠹鱼为伍了，为了 W 姑娘！

崇高的艺术家的生活也曾经被他否定了，为了 W 姑娘！

薄薄的一本《贫民窟之研究》竟换来了一个他毫不需要而空泛的虚荣。这可怜的一点能够献给谁呢？也是欺骗了自己，欺骗了光阴，欺骗了 W 姑娘！人类除了它所固有的之外，并不曾因为他的著述而另添一分一毫的光明！用那钟了情的眼睛，在贫民窟里当真地又能发现什么呢？

现在只要略微回一回头，便像是欺骗了，被欺骗了。在这里边产生出的东西，恨不得把初版都毁掉，哪里还会使它再版呢！

窗外是风扫落叶的声音……

他用手击桌，把帽子脱下。

他想即刻拿起笔来给书局写封不愿再版的回信，但是电灯关住，四围的黑暗使他一个字也写不成。

这时上帝只给他这一点儿权利，把那张社会学书的取书单撕成粉碎，又揉作一团。……

望 *

一

在北京城里，你若是登在高处向下望，会把它当作一座大花园，尤其是在夏去秋来，树阴尚浓的时节。除去远远的山霭同眼下的绿树外，是望不见灰尘与槛楼；除去经过一层静化的市声外，是听不见叫喊与呻吟的。如果你更含有一种沉醉的情怀，也会将一望无边的树顶看成碧海，随着那悠悠的停云，飞翔的鸟翼，船帆一般地幻想到远远的，迢迢的彼方。你把憎消灭在什么所在，又把爱安置在那里，那都可以按着你的心意安排，正如棋手安放他的黑白棋子。——我们在大学校的四层楼上，也正是这样。它位在北京城的中央，四围大的建筑，教堂，饭店，医院，都高高地矗立起来，说是要同它比美。它一点儿也不客气，很骄傲地存在着，笼罩着许多青年的梦。从外面看

* 原载 1926 年 12 月 11 日《沉钟》半月刊，第 9 期。

来，它虽然也具有有一种在风雨中历尽兴衰的老态，但凋亡的气象并还没有随着现在的北京的一切显著出来。学生是今天顾不了明天地上着课，可是每逢一步步走上楼梯时，内心中也时常刹那地闪出向上的希望。他们从公寓，宿舍，或是庙里，从那乱纷纷的下边走上来，到四层楼上，真仿佛衣上的灰尘都没有了，把窗子打开，深深地吸一口清凉的空气。天气晴朗，南望是天坛蓝色瓦的祈年殿浮在远远的茫茫中，北方的钟鼓楼上生遍荒草，保留着中世纪的风光。最好是向下寻找自己的寓所，寻找自己的寝室，呆对着那寝室的屋顶回想你昨夜在室内想了些什么，方才在那室内又做了什么事。更能设想出现在的你已经不是方才的你了，方才的你还依然在那屋里想着，梦着。或者，觉得室内的主人已去，室内空空地该又是什么景象？那是更耐人寻味了，你会在默默中望见“运命”那个可怕的东西暗地里又为你摆布什么，在你那生命的酒杯中又加上了什么味的汁浆，有如坐在飞机上边隔着一层大气去探望敌人的埋伏。

今年晚秋，学校才开学不久。年年是如此的，大家在这时感到一种新鲜：忽然不见了许多常见面的人，骤然又添了许多陌生者。在北京的气候里，这些天也算是最好的日子，没有春日那样的狂风，没有夏天那样的暴雨，日光暖暖地，微风凉凉地，比起南方的春天来，还要加上几点清新。——这也是从那辽远的南方似乎有什么怒潮要澎湃起来的时节，所以就是在这古井般死静的北京里，也会有人感到，不久有什么新鲜的事体将要发生。学生中间，有的混沌的睡着，有的血液都沸腾了，有的只是冷静地愈加沉默了：千种万种的心情都隐埋在这伟大的古城的静里。

天天早晨，未上课之先，学生们总是把窗子开开，一个个

地探出头儿。

其中的芳云也是时时如此。

她是在预科的女生休息室里，倚着窗子向下望，目不转睛地望着南方的一座庙的大殿的绿色瓦顶。它是位在学校与天坛之间，一个很大的建筑。——那座庙高出地面有一丈多高，生命有五六百年了，只是那殿前的古柏苍松便可证明，更无须考证于北京的风土记。它四围都是平小的房，它镇压在那里，愈形其庞大。庙里的僧人也不少。或许是经济情形不如往日了，腾出许多的空房子专租给学生。学生中有爱清静的，也就不惜路途的遥远，搬到那里去住。那里诚然是清静，尤其是在夜里。庙门是夜十点便上锁，不能出入了。——月夜也好，星夜也好，最好是围着那大殿散步；太静了的时刻，你会听见殿中有窸窣的声音，任凭你的胆子有多么大，也不会不为之有些悚然。于是从殿的阶上下来，往院中的浓密的松间走去；或是低下头儿踩一踩松针筛出来的银色月光，花儿一般地；或是数一数树疏处的星星，一，二，三，四，……数得你自己也不知道是数了多少。有时仿佛是从地里传来的一般：左邻平瓦房里发出来小孩的哭声，右邻某兄妹一个弹着三弦，一个用她那颤颤的歌喉学唱。……许久许久之后，忽然一阵车马的喧声，那是某电影院的电影演完了……同时也能望见P饭店的屋顶花园上正是灯火辉煌，还在作着极浓艳的跳舞。——你在这里也许觉得倦了，也许更兴奋了，怀旧思乡那样的情怀，总该是不能免的。……早晨更好；望远树烟中拥出一轮红日。经号在僧人们早已成为因袭的仪式，可是我们看来，却是仍旧地新鲜。正午偶然从学校回来，静静悄悄，只见三五邻儿在院中玩耍，树间是乌鸦与鸽子的飞鸣，彼此都没有一点儿避忌。日光团团地映在方砖砌

成的地上，是橙黄色的。

文科的学生式凯君在这里寄居总有三年之久；第一年是一个人住的，随后他的好友S君也搬进去同住。截至今年的夏天他在大学毕了业，才怀抱着芳云的爱情，怅怅地辞别了这座庙宇，像是剧本的开幕，走入人海中，望南方去了，望那似乎有什么怒潮要澎湃起来的南方。只剩S君还住在那里。

他走了以后，她总是常常登上学校的四层楼，一心一意地去望那绿色瓦顶的庙宇。她想，在那大殿的一旁，有着他的住室，他经心布置了三年的住室。人虽去，但书籍用物都还存在那里，一件件都是经他亲手置配的。室内的陈列不知有没有变动，那一本本的哲学书上蒙了几许灰尘？她几次想到庙里去看看，总觉得不及这样凭空地想着好些。——仿佛是，式凯还是在北京，还住在那里，翻着他一本本有风趣而厚重的书籍，思念着哲学上的问题或是思念着她。早晨，正在她凝望的时刻，他当然也起了床，在那神秘有如老哲学家的松树下散步。初升的旭日于他及她是怎样的健康！温暖着她那出神的脸面，也洒遍了那绿色的瓦顶，鳞一般地，一片片闪着光芒。

她望着她的希望，她望见了现在像她同式凯那样的青年所应该做的事体。

她知道在那绿瓦下，塑着二百年前的神像，象征旧日的是与非的评判。它们是怎样地应该腐败了，她又怎样地要同式凯亲手重新建一座新的庙宇。——她是蒙蒙地醉了，霎时在她的面前竖立起一座新鲜的塔，绿色的，映着阳光！……

二

晚秋将要过去了。

她读着式凯君的来信。

他在信里说，连日连夜的奔波跋涉，除了几封简短纪行程的信外，过了两页纸的信竟不曾写过一封，这在他是很抱歉的，她当然也不会无惆怅于中心。今晚汨罗江滨的月色是很好的，但想起北京的来，总觉得这里的迷蒙，不及那边的晴朗。江水流着，同旁的地方的没有两样，但有点激荡不平，想这该是因为它曾经淹死过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在三千年后的人的心理上还多少有些影响。——是的，激荡不平，自从他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经过湖南南部的山地，到了这千古忧怨集中的江滨，何况自己心中的火焰也随着这里紧张的空气燃起，哪会有片刻的平静呢？他说，他现在在某军队的政治部中做事，整日忙得很，想起当年在北京的古庙中的生活，同芳云在大学校园里听课的情形，是那樣的安静，真乃如同隔世！可是他并不追悔，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做，她将来也要这样做！

今晚的汨罗江滨使他想起去岁的大学附近的河沿，那时他几乎还不知道世上有她这样的一个人，更不曾预想到今年此际会跑到这里。——底下他追忆，他们的遇合虽是偶然，往后的见面却次次都成为有意的了。他把C公园的丁香花写了又写，写得满纸都是丁香花的香气了。在那“丁香花”的那一晚，薰薰暖暖的春天的风拂着他的衣襟，拂着他的短发。从此他在空幻中摸住了生活，他在黑夜里望见了他的道路……

他说，他现在应当这样做。

他又想写，他的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写他不曾告诉她说的，无奈信纸已经满了五张，天都快亮了；月已西斜，正吹着起床的军号。

最后他说行营寂寞，希望她到他旧寓的庙里去看一看，把他的书籍寄来几本。另外是一张书单。——

她在休息室里把这封情致缠绵，而又含有许多果断的口气的信看了又看，看得这封信已经不是字与字的连缀，而是朵朵的花朵怒放在这几幅信纸上，渐渐扩大了，化成一幅梦一般的锦绣，铺在面前，只要她肯向前迈一步，便会轻轻地，稳稳地……——上课的钟声敲起了，并不曾引她注意；休息室里静静地没有人来扰她。——从他走后，几月内她的心中，似乎蒙上了一层云翳，她想望着她的“太阳”；现在，一切的云霭都散开了，高高在天空的，是一轮红日。……她听见了汨罗江水的激荡不平。她想着当他写信的那个月夜，她做了些什么，她用手指计算着日期……那夜她也万想不到“汨罗江滨”那四字……她想由于近日报纸上传来的消息，他那里是如何的悲壮！对照着她这儿又如何的安闲，安闲到死的地步了。她激昂起来，听见远远的军号在吹，马蹄沓沓地在响；怒潮涨过了千山万水，她从怒潮的起伏里，许多的生疏的青年中见到了可爱的，勇猛的式凯的面貌。——她陶醉了。举目仍然望见那一片高大的庙的绿瓦顶，她望那里已成了一座胜利的战场，里面的旧偶像都扫除净尽，空空的需要青年们来重新布置……她幻想着，甜美地做了一个整上午的梦，倚着窗子，向南望，越望越远……社会仿佛在这半日内改进了千百年！

下午她到庙里去访 S 君。她自己付度，该有点儿不同了。

但走出到大街上，一切都还仍旧。洋车夫的叫骂，乞丐的呼号，依然是“昨日”的情味。除了泥泞，便是两旁的平瓦房，还是窒死人的沉闷。她的梦并没有破，她只相信怒潮已经涨到墙的外边，只要墙一倒塌，潮水自然会把这儿洗得干干净净。她心里跳着……

她走入庙门里，啊，同式凯走的时候并没有两样！（这个样子，怕是已保持一二百年了！）松柏高标，日影画遍了这个院子。树上的喜鹊喳喳地在欢迎这位生客，小孩子们都惊讶地把目光射在她的身上。殿上的神像还金煌煌地握着它们的威权，仿佛一点也不肯让人似的。——她梦一般地走过了，走到 S 君的屋里。

S 君万想不到她会来的，很客气地欢迎她；她却很随便地把式凯的信公开给他看。在他看信之际，她观察着这屋子有没有什么变迁。

的确是变了许多：书架子上，桌上，壁上……

书架子上已经见不到她那很面熟的，式凯的哲学书，桌上也不见他当日的用具，只有壁上的画片不曾掉换，但也好像变了许多。——屋内却还是两张床铺；不知 S 君的疏懒呢，还是另有别用，式凯的床没有撤去，空空地陈放着。她的目光盯住了那张空床，床上似乎有无穷的神秘，它曾不言不语地安放式凯的睡眠与梦境，有三年之久！他在那上边梦着，想着，梦着她，想着她，或不只五十次，一百次！——现在只是冷冷清清地，不知数千里外的式凯有没有梦回到这里的时刻！

S 君把信读完了，微笑着向她说：书籍都装在式凯存在这儿的书箱里了，他可以把箱子打开，请她挑拣。

才把箱子开开，她便很锐敏地嗅到了式凯的身上的气味，如果S君不在身边，她会把那本本的书拿起来吻；她心里充满了狂荡的欢喜，从中匆匆忙忙地拣出几本他所要看的书——虽然是匆忙，在S君看来，也似乎耽误了很长久的一个时间了。

又谈了一会儿的话；走的时候已经是日脚西斜，四点钟以后的景象了。她又把屋子望了一遍，显出恋恋难舍的情味来。

三

抱着几本书，回到学校的休息室里。

把几本书看了又看，真要向着那上边的金字吻去了，正在这不能自主的时节，从一册厚重的里边落出几页纸。——“呀！”她非常地惊讶了！（其实是怎样平常的事，在书中偶然夹入了几页纸！）但在这万籁静默之刻，使她的灵魂中不能不像是有了闪电的袭来。

——来得是这样的奇突，默默地，莫非是某某的“遗书”吗？有如一颗流星落在她的想像中了。

——“遗书”？

——某某的……

——谁呢？

四壁在那儿回答：

——式——凯——

她全身的血脉突突地跳，手儿颤颤地把纸拾起。一种恐怖的情怀不能用道理来解释。纸上仿佛都是些黑色的秘密，她不敢打开来看，又不能不打开来看，心里掙持了许久之后才肯低

下头儿。

的确是他的笔迹！

她草草地看下去。第一行便粗率地写着——

“今天，1923，10，……”

“——啊，‘1923’，三年以前了……”

“今天是我搬入这个古庙里的第一日，我要用孤寞来试炼我自己，炼一炼并且证明，像我这样的人在现在或是将来，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用处。……我从此将要诚实地记录我的‘心’在这样的纸上……”

“我在街上，在朋友间，再也寻不到什么。我要把我一切的冲动压制下去，压制在这坟一般的古庙里，在神秘的大殿中，在松间，在夜半，或许能以寻着了 my 遗失。……不然；在 Spitteler^①，在 Nietzsche^② 的著作中，也该可以得到一点。……如果坟墓上有开放花朵的那一日，我的灵魂也应有生长的那一天……不至于这样干枯下去吧？我要在孤寞的石上磨炼，我的精神，我的身体！”

底下的墨迹有些不同，该是隔了相当的时日。

“冬天到了，我有如走进了我的刑场：才搬进时，事事都是异样的新鲜，……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除了荒凉之外……整夜的北风刮来塞外的沙尘，打着窗子作响；夜半仿佛有乌黑的毛手伸了进来……真是沙漠中的旅舍，我应该永久地在这里边生活吗？在沙漠中又能发现什么？一点儿水都没有。灵魂比死者的骷髅还要干枯啊！Spitteler，Nietzsche，他们虽寂寞，虽孤

① 施皮特勒 (Carl Spitteler, 1895—1924)，瑞士德语作家。

②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哲学家。

独，但有瑞士的山湖助长他们的一切……我这里是什么呢？Sahara^①！荒凉啊，荒凉啊……

“但不在这里又到那里去吗？回到那庸俗不堪的公寓？嘈杂的寄宿舍？——怎样地令人怕想下去呀……

“近来一本书也读不下去。

“今天从下午四点钟便围着大殿散步，直到夜半。夕阳落了的时候，竟居然对着西方的一座小楼起了许多痴想，想那里边或者有一个女人，怎样的美好，温存……望得楼里的灯亮起来了，觉得自己真是卑贱！像是乞丐在窥伺朱门中的盛筵；如何的可耻！堕落到这般的地步吗？——要孤傲！

“是人类本来就贫乏呢？还是我是特殊的？

“我回转头来，在松间走，走，走，月亮升上来了。

“终于毫无所得回到屋内，满屋是月光，在月光中拿起镜子把自己照了又照，越看越不像自己！可怕呀，背景是深蓝的，面色由苍白而青白，轮廓也越发不清了，两颊肿胀起来……”

她悚悚地脊背都发冷了；看悲剧一般地，不能不接连地往下看下去——

“我把镜子放下，又走到院子里来，寻找，寻找，一点有生的呼吸也寻不到。

“从树疏处望见两颗星辰，它们在对话，一个说着‘幻灭’，一个说着‘死’。

“死？我不能死！我需要生活！向着上帝！如果上帝不允许，我向着魔鬼！”

——魔鬼？……死……幻灭……她压制着她心的跳荡望下

① 撒哈拉沙漠。

看。

“……在床上躺着，死一般地躺着，啊，再也不能支持了！跑到热闹场中去，又埋没不了‘自己’。……回来的好啊，回来的好！回来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躺着，死一般地躺着！……再也没有人来，也没有地方去……外边万紫千红的世界都在我的墙外消灭了，我一人被囚在牢狱内，呼叫，没有人听见，呻吟，没有人听见……许多人临自杀的时候不是这幅景象吗？假如我自杀了，真是虫一般地死亡……”

“整夜的狂风永不停息，今天在这屋里居然也升起熊熊的火焰了；我望着火焰似乎有了转机，在这转机中，我考虑着死的方法……躺在床上。”

“后半夜，火焰熄了；我的试炼也宣告失败——”

底下是更草率的文字，她再也看不清楚，往下连字形都没有了，只涂抹着几幅可怕的，不能解的画图。——薄薄的几页纸好像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她非常惊疑；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几幅纸刀子一般地刺她的心，有炸弹一般地危险；她终于把它放在桌上，脑子变成一座神秘的 Labyrinth^① 了！

——这是那亲爱的，勇敢的式凯的心之记录吗？

的确是他的笔迹！

但是是三年以前的了。“1923，10……”她想那时候她还是一个梳着辫子的中学生，在故乡的母亲的身边，抱着猫儿做那非人间的少女的梦；哪会知道北京城里有那样一座大庙，一个后来她爱上了的青年在那时记下了这样离奇难懂的疯狂文字！——后来他们认识了，她只知他是一个壮健的，果断的大

① 迷宫。

学生，更怎么会想到他曾经在“沙漠的旅舍”里挣扎生命……

——他躺着，想着死，死的方法，在那张床上。

方才那庙中的印象又活现在她的面前了。

她想跑下楼去，再到庙中，寻求古迹一般，去看一看那式凯的床上有没有什么秘密，他当真在那床上死过没有，能否发现一点儿死的痕迹？她怕，也许一迈进门槛便在床上由于错觉见到式凯在那儿躺着，脸色正如那月光下镜中所照的一般，在这任何都显着可怕了的黄昏时节。她迟疑，她叫着：

——式凯！亲爱的式凯！

她再也听不见军号，马蹄，那些悲壮的声音。一切都沉消在暮色里。她尽力向南望，一片苍茫，笼盖着下边的永久的苦狱，那片绿色瓦顶也迷蒙不清地在这里边。她尽力望，在南天居然望出来两点星光：一个说着“幻灭”，一个说着“死亡”……

她不敢把这幅景象写给汨罗江滨的式凯君——

H 先生*

是在晚饭后的归途上，遇见了 L 君。彼此还距离很远，他便显出要同我说话的样子；走近来果然拍着我的肩；他说：

——H 先生死了；在六国饭店。

这真使我诧异了，诧异的程度几乎教我不相信他的话是事实。一来是前三天我还在 Seminar^①里遇见他，他的言谈面貌都毫无改变，并且向着窗外的天空骂了半天北京教育界的欠薪，实在不像是将要死亡的样子。二来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只要说起德国人来，在我们的脑子里便现出一个又高又大，康健的身体，仿佛与“死”永不发生因缘；即使“死”来拜访他们，也要经过了三揖三让而后敢逼近他们身旁。这样骤然的死，似乎只该在中国的乡间，那些吃了冷水便在树底下酣睡的人们，是时常于盛暑之中得了虎列拉，一两点钟的工夫叫了几声便与世长辞；每年某地这样死了几十几百，并不算新奇。寓在饭店里的人，就是死吧，无论如何也要住上半年医院，或是到山间海滨去休养，

* 原载 1926 年 12 月 11 日《沉钟》半月刊，第 9 期。

① 原义为高等学校的课堂讨论。此处指系图书室。

然后才能一点点地同死神握了手。一个医学最发达的国度里的又高又大的人而能在一两日内死去，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轻于相信的。

——的确死了，白喉。L 君又加重了一句，他诚挚的语气又使我不能不相信。

——真的吗？

——哪里会有假的。方才遇见 N 先生，他向我说的；给他想法子筹一点钱，料理身后。

——

我有点儿惶惑了。

——学校欠他的薪金有四五千元之多。L 君感慨地说。又得了这样的急症，他连医院都没有肯住。

这时忽然起了风，我没有话回答，便匆匆点头告别了。回到宿舍内，风越刮越大，（这怕是立冬以来的第一次大风吧，）独坐在屋内望着炉火发痴地想。想死这种东西虽说神秘，却是最平凡不过的；正如在街上望见的女人一般。死在空间走来走去，谁也不能预卜，它将要捉住了谁。在这个城里，每日的死者当然并不只一个，但社会永久保持它的平衡，并不因之起了什么波纹；喧哗的地方依旧喧哗，静默的地方仍然静默；也如天天总不少所谓得恋或失恋者，但厌憎他自己的女人的还是厌憎，得不着女人的还是得不着。

在这广大的人的城中，谁会注意到呢，一个万里外的异乡人寂寞地病死在旅馆内，没有家族，没有朋友！

提起 H 先生来，大半只要在北京中学或大学学过德文的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知道他的名字。北京学德文的学生比起

学英文或法文的来，人数要少得多，所以无形中仿佛有了一个范围似的，彼此都互通消息。不在同一学校内，两个学德文的学生会面了，便非常亲切，像是他乡遇见了故知！——那时我还是中学时代，偶然在某礼拜日同也是以德文为外国语的 T 校的一个学生遇见。

——贵校听说也是德文？我问。

——是的。

我异常地欢喜了。

——教员是谁？中国人？外国人？

——外国人。他面貌很苦地说。叫做 H，很厉害，不说中国话，每次都要背诵。你呢？

——我们不是，是中国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惭愧，因为我判定中国人教的当然不及外国人教的程度深；但他却现出很羡慕我的样子。

第二天我到学校里去，便当众宣布了：“T 校德文一定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教，每次都要背诵——”大家都哗然了，“T 校的外国教员，不说中国话，名字叫 H——”“我们的程度不及 T 校，将来升学的时候不吃亏吗！”最后数次出席学生联合会当本校代表的某君也拍着桌子激昂起来“那不成！写通告，召集大会，找校长，教他请外国教员！”于是我就跑到外边去买来一大张毛边纸。狂风般的骤然起来了，校长自然也禁止不住。

我表面虽然热烈，心中却引为自危：我那时学德文虽将及三载，却连一句德语也不会说，万一校长把那位 H 先生请来了，“又厉害，每次都要背诵，”我将如何对付呢？

好在事实并不如此，等到了许久许久之后，请来的不是 H 先生，而是一位满面慈祥的德国太太。她能说很纯熟的中国话。

“有了外国人了!”大家都心满意足,再也没有一点儿波澜。

从那时起,我时常记起H先生的名字,“不说中国话,很厉害,每次都要背诵——”后来又知道他不但在T中学,还在大学预科教德文呢,于是愈加忘记不了。

我考入大学预科了,果然在功课表上看见了的名字。“很厉害!”我心里想。

开始上课的那一天,久已闻名的H先生居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了。高高地,比我要高半尺。非常庄严,头发从中分,眼镜架在鼻上。走路是军人的姿态。微微的笑纹里隐藏着寂寞。一望便知是一个人住在北京,没有家庭;五十多岁了,头发多半是白的。我望着他的一举一动,直望到他把外衣脱下,把皮包打开,开始说话了……很厉害吧?……说起话来却很和蔼。

他开口便问我们愿意用什么书当课本,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大半只有Goethe同Heine^①。于是我顺口答道:

——“Werthers Leiden”^②?

他含了笑,摇着头儿说:

——好是好;但青年人读着不大相宜。尤其那里边有许多不是平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文句……

——有点文学意味的才好。我说。

——那么,讲Hauff^③的“Die Bettlerin vom Pont des Arts”^④吧!我当时也不知道Hauff是何许人,我随即答应了。

① 歌德同海涅。

② ——“维特的烦恼”,即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③ 豪夫(Wilhelm Hauff, 1802—1827),德国作家。

④ 《艺术桥的女乞丐》。

从那日起，我才认识了 H 先生，并不厉害；德国话说得很慢，句句可解。并且说我们都是平常人，不能体会天才的作品……

从此几乎要天天见面了。

那时我住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天天早晨到学校里来的时候，十日要有九日同他在路上相遇。他不坐车，挺着胸脯往前走。我向他点头，他也轻微地还礼，却是不说话。直到第二年的一个春天早晨，我们又相遇了，我想不妨同他亲近一点，可以学学会话；我说“早晨好！”——“早晨好！”他也同样地回答。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六国饭店。我说，能不能允许我当他有工夫的时候到他那里谈一谈？他只是冷冷地说，“可以！”并且带着几分不大高兴的样子。我觉得很难以为情，但我不能不往下问他几时有工夫；他似乎皱了一皱眉头，“礼拜日上午吧！”——谈完即刻分开了，因为他走路的速率比我快得多。

他住在六国饭店三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或者比我现在的住屋还要小一点。我进门时，他正在那儿翻着华德字典。见我来了，他把书推开了。我坐下；屋子里除了极简单的用具外，并没有什么；书是数得过来的六七本。静默了片刻之后，我问：

——先生到中国来了许久呢？

他计算着想了许久。

——一九——……啊，总有十二三年了！

——来了就在北京吗？

——不是的；在青岛。在青岛教德文。青岛失掉了之后，才来到北京。

他谈起来了。他在言谈之间似乎很感谢 T 中学的校长 S 将军，（神安他的灵魂！因为去年冬天他在京津路上被人用手枪打死了。）由于 S 将军的照料，自从同德国断绝了国交，既不曾把他弄到西山去当俘虏，也没有让他回国去充兵役。他在好几个学校教德文，那时教员的薪金也从不拖欠，他很积下了一些钱。欧战后马克跌价，他把他的所有都买了马克了，哪知他们贵国的纸马克却一跌不起，他受了很大的打击，他的经济生活也因之一跌不起。他那天又说到欠薪的事，（自然没有现在欠的那样多，）他说他很有余暇，很想当家庭教师，似乎要教我替他介绍的样子，——但是我没有回答。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我说，告辞吧。他也不曾说那大学教授们挂在口边上的话，“没事时常来坐坐。”他送我出了门槛，便立刻把门关上，假如我走得慢一点，门会把我的围巾给掩着呢……他一定又把那部华德字典打开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

他的脾气很怪；只是对学生还和气，据老班学生说那也是一班班的学生像磨刀石一般地把他磨炼出来的。

听差们最恨他；因为他吝啬，向来不知有赏钱那么一回事。

他们本国人也看不起他，他很少同人往来。他的生活成了一定的方式：从饭店走到学校，从学校走向饭店。德国俱乐部里从不会有过他的出现，那儿更没有人谈到他。本科里一位讲文学史的 O. 博士，他的著作很多，很骄傲，是带足了日耳曼民族的性格的人，他来到学校里有一年多了，一天他问他的学生：

——H 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学生都惊讶了，又是同国人，又在同学校，所不同者只是预科本科而已，哪有不认识的道理呢？但事实竟如此。

——H 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大家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Seminar 是 O. 博士建设的，一切都按着他的心意。如他最反对莫泊桑，他就说 Seminar 里边一本莫泊桑的小说也无须要！钥匙在他的手里，他可以任意地在里边喝啤酒，吸雪茄。H 先生是从不迈入一步的，他到另外的休息室里去，他似乎有时还居心地躲避着他。万一两人碰个对头呢？——我想，大半装作不认识吧！

我入本科不久，O. 博士骤然回国了，——其实他又在日本留住了。其余的那位在德国享有盛名的东方学者 W. 博士也辞了职回到法兰克福去当大学的中文教授。

新的教员请不来，许多的功课又不能久悬，于是渐渐都由他担任起来。有些是他万也讲不了的，后来他竟也讲起“近代文学”同“中古德意志语”了，他情愿一天担任七八点钟（！）而不觉累，这在大学学校里真算创举！同时我心里很是为他难过。注册部里的职员们也说，“H 先生每月的薪金之多在本校教员中要称为第一了！”他也兴高采烈，非常欢喜，天天到 Seminar 里去。他向听差要那 O. 博士遗下的钥匙，言外有“现在是我了”的意味。无奈听差（神安他的灵魂！因为他也死了。）是一个顽梗的老人，说什么也不给；他说，他不信任 H 先生，惟一的原因是 H 先生不知天地间有“赏钱”那回事。H 先生生气，但没有法子。

我因为他的功课多了，天天都是，并且毫无趣味；尤其是

我见他讲“近代文学”时的那种勉强的样子，真是不愉快极了！一天我拿了一本 Eichendorff^① 的《一个无用人的笔记》，他硬说是 Chamisso^② 的；我心里想，他一定信口说错了，因为这样通俗的书他万没有不知道它的著者的道理。同时我也看见他在 Seminar 里翻起 G. Hauptmann^③ 来了，为了……的原故。

那时他又贩卖德国的书籍，学德文的太少，卖不出多少去。于是讲书的时候所用的书都要用他所卖的……年假的时候，他说不妨读一点小说：Heyse^④，Rosegger^⑤，Herzog^⑥，……（他那里都有）……

一天我开了一个书单请他订购，第一本便是 S. George^⑦ 的诗集，他惊奇了……

——你知道 S. George 吗？

——是的，我现在很喜欢他的诗。

——你很喜欢他的诗？（他更出奇了！）这是一个近代的诗人；同我是旧日同学呢。

我也更惊讶了，但一转想这也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我在大学的几年内，不是眼看着许多同学成了“名人”吗？

快到暑假了，他说他要回国。我很觉得奇怪：

① 艾兴多尔夫 (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德国诗人。

② 沙米索 (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德国作家。

③ 豪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德国剧作家。

④ 海泽 (Paul Heyse, 1830—1914)，德国诗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

⑤ 罗泽格尔 (Peter Rosegger, 1843—1918)，奥地利乡土诗人。

⑥ 赫尔措格 (Rudolf Herzog, 1869—1943)，德国消遣作家。

⑦ 斯·格奥尔格 (Stefan George, 1868—1933)，德国诗人。

——回国去？还回中国来吗？

——还回来。在我的故乡还有我的父母。

——先生还有父母吗？

我说出这句话，自觉不对，他也似乎有不豫之色。我说，我说话唐突，请他原谅。

他随即笑了，他大半想起他万里外的故乡，笑了——

他的父母至少也该有七十多岁吧。别离了十多年的万里外的游子一旦归来，那一双白发老人该如何欢喜！但转看他依旧是去国时那样子然一身，只是也老了，也更孤独了，他们也会为之伤泣吧！

我祝他一路平安，在长长的西伯利亚的铁路上！

在最后的那一课时，我同他深挚地握了手，我说：“祝你的双亲好！”他听着，神采飞扬，同时也像要滴下泪来。

去年暑假开学后，我又见他穿着旧日的衣服来到校里，一点没有变，同回国前一样。只看他的额上有些光似的，大半那里承受了双亲的吻了！学校请来了两位新先生，我也再没有他的课程。这一年内的见面的次数不如往日那样地多。据旁人说，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地坏了下去……

但我绝想不到他这样快地死去——

埋葬他的那一天，刮着寒风，我一人走到城东南角的德国墓地，那儿松柏还都不很高，已经一列列地长睡了许多人，都是同 H 先生一样，死在万里外的异国！冷冷清清地十几个送葬的人，望着工人把他的棺材沉入墓穴，牧师读罢圣经中的几段，大家都是严肃的，并不悲哀。

——祝你的灵魂在上帝那里永息！

同时我似乎看到那在他的故乡的老父母：早就该永息了，而尚未永息，只为望着他们那远在天涯，留在东方的孤独的儿子……

“北上杂笔”*

海滨 T 埠的春寒比冬至的时候还重。母亲因为我这次的离开了她，比不得寻常，所以她不惜将她那在价值上，在回忆上都是同样贵重的簪环戒指变卖成现金一百四十元：四十元为我添补衣裳，一百元作我抵京后的旅资。船票是梁叔叔给我出钱买的。不久便到我上船的时刻了。——昨夜母亲是半夜没有睡，虽说是几日来说得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但两人都不肯骤然地把灯吹灭，总觉得彼此还是多守一刻的好，就是多一分也好。最后实在是没法排遣了，她知道我十几小时后便要上船，在海船上的生活是那样地不能安息，使人疲倦，她无可奈何地说，还是睡觉吧。我慢慢地走到我的寝室，月光洒遍了纸窗，我的日用什物都拾拣起来了，空空地只剩下一张床一铺被。我坐在床上叹了几口气，母亲又在隔壁咳喘起来了。母亲半年以来，一天比一天地望着衰老的方面走去。她每逢做了一点劳力的工作后，便要咳喘至一点钟之久，喘的苍白的面容都涨红了，腰再也直不起来；地上吐了一片口水，她常暗地里低下头儿用她衰

* 原载 1926 年 12 月 26 日《沉钟》半月刊，第 10 期。

弱的眼光不住地在口水里寻求，生怕那里边掺有什么可怕的红色的东西。那时我在母亲的身边，真不知要怎样才好。我有时夜半起来，穿过母亲住着的堂屋，十次要是有八次见她呆呆地坐在床沿上，伴着微小的烛光，一对散了神的眼总向漆黑的夜里张望。我不知她是望什么，——我只是惭愧极了，惭愧到了死的地步；我屈指细数，已经在去年的秋天就满了二十岁。这时就是她身边的一张椅子，一条小凳，都有了骂我的威权。像我这样混混沌沌过日子的人，不知活着是为了什么；衣食还要母亲的操心。——于是在才过了圣诞节，眼看就是新年了的时候，我一人走在街上，凭空地计划起来，我要到北京去，去找一点事情做；因为我的年纪已经不算小，也该多少做一点事了。我把这个意思向母亲说明后，母亲未加可否，但看她面上的笑容，她大半是默默地允许了，过了不久，她便说，“儿呀，尽远远地住在异乡的海滨也不是事，又没有一点恒产，巴不得将来我们能够回到故乡去，还有你父亲的灵柩。”她说的时侯，似乎是要哭了；同时却反增长了我果决的勇气，我站起来，我说，“娘！我一定要到北京去！到北京去找一点事情做，如果幸运呢，我今年夏天还可以回来。……即使不能回故乡，能够一同到北京去住也好！”同时我知道，当我说出“北京”二字时，母亲的灵魂里会幻想出她那处女时的一切：她在两三年前是时常向我叙说她同外祖母寄居在北京时的逸事的。（现在也不大说了。）那时是戊戌政变之前，北京还纯粹保留着它那五六百年来的古色古香，一点不曾受现代文明的熏染，她同姨母还在做着唐代传奇里的梦境，谨守着贤妻良母，那种闲雅的道德。——

我望着月影的推移，母亲咳喘的声音也渐渐平息了。运命的刀早已把她一切的红花绿叶都给削去，只剩下一个不肖的我，

也要离掉了她……无形中一切可怕的，不容情的威力呀！她大半深深地感味到人生了。在她的面前一定又会闪出那当年的，灰沙里的北京城；她会联想到外祖母的死，姨母的死，父亲的死，……想得她全身的血脉都停止了循环——死寂。……她或许又忽然地想到还在活着的我，心又跳动起来，从死灰中燃起新的希望。我真能有这样大的能力吗！我的心里战栗了！我这次真是一种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冒险。万一在那边能够发现一点什么新的呢，母亲的梦也许不会太渺茫；可是，可是，如果我的能力只限于白白地把一百四十元花去，此外毫无所获，那么不但母亲的尸首再也没有人来埋葬，就是我自己的也要供给野狗做它们新鲜的早餐了。……

昨晚虽然一夜不曾合眼，尽在屋里走来走去，仿佛走了五十里的长途，今天的精神却异样地兴奋！一早梁叔叔便来到我家里，他鼓励我，安慰我的母亲；他说，到北京不愁没有职业，以我之精明是很适合于大都会的，何况那里还有他的朋友——也就是当年的我父亲的朋友——农商部的许司长！我听了他的话，我感戴他的厚意，但是我脊背上的汗水已经把衬衣渗湿了，虽然今天早晨的水缸里还薄薄地结着一层冰。

死刑的执行一般，那最后的一刻终于到临了。雇了一辆半旧的马车，我，母亲，梁叔叔，还有两件行李也放在车内：我们沿了海滨向着码头驶去。左边海水激荡，太阳的光在海面上闪化出无边的紫色同绿色的光芒；右边土山上松柏阴阴，红楼里时时发出轻缓的歌唱。美好的自然，似乎不解人世的艰辛，都显出要留人住的样子。但初春的游丝绊不住沓沓的马蹄，蠓虫儿飞翔着也迷不了御者的鞭策。三人都静默无语，静默中渐渐

听到了人声的鼎沸，母亲真个哭起来了！……闪电一般，马车转过了山脚，礼拜堂的尖塔上正敲着十二点的钟声……

梁叔叔是告了半天的假，下午一点钟他必须回到“海关”上去。母亲似乎也明白等到眼看着船一点一点地移动时是怎样割人的心，倒不如趁着这个时候同梁叔叔一同回去。因为船直到下午六时才能开驶。

他们走了，走得连影儿也不见了，我倚着船上的栏杆只是低着头凝视海水。……最后我也迷蒙地走下船来，蹑着他们的足迹……

这次完全变了！我像是一个海上的征客从远方来，要在这儿停留半日；一切都成为生疏的了。母亲也仿佛并不在这里，她在另一个世界的远方。……我款步走入市中，市内喧哗，日本侨商的女郎还是那样地跳荡……我觉得我的态度，我的服装，都同这里的不一样，不调和了！怔怔地向前走，出市入市，沿着海滨，昏昏地登上了山岬，登在那炮台的遗迹上，眺望着，东，南，西，……忽然眺望出一条小道，神一般地惊醒了，那是母亲的归途，那条路上是湿阴阴地洒遍了泪痕！——于是我拚命地跑了下来，跑，跑，跑，跑到山腰的公共坟茔中找出来父亲的坟墓，哭了又哭，泪眼昏迷地，分明望出父亲的坟旁又新增了一个圹穴，母亲她从那条小道上踉踉地走来……

若不是守坟人的照料，恐怕我不能回到这只船上了。——船已经缓缓地移动，夕阳把海水染得血一般地红，太阳还似落不落地浴在水上，码头上呆呆地立着许多送别的人。——母亲呀，你这时一定连晚餐都还不曾吃，在思念着你的可怜的儿子……

几日的海上生活，幸喜没有发生了晕船那样讨厌的事。还能支撑着精神把夜半的月光同清早的晨曦很乐观地描画给母亲。——母亲！船泊 W 埠时发的那封信你一定收到了，你收到时一定欢喜！望后我每封的信都要使你欢喜！

现在呢，我已经到了北京了。一到天津，便直觉到自己是错了，不该冒冒失失地北上；等到从火车上走下来，一踏上北京正阳门车站的月台时，心里更酸酸地充满了后悔的情怀，下了车东张西望，不知怎样才好，提起衣包，鹄立在这如涌的人河当中，都是些生疏的面孔！我望着他们握手的握手，接谈的接谈，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亲族，——我呢，孤零零地一个人，世界上只有一个母亲，但她又被我离开了！

人们渐渐走完了，脚行的车子也少了，我才发现了一个斗大的孤寂落在我的身上，同时我才知晓，那雄吼着的狂风在迎接我！

我只好同它握了手，它把灰沙同战栗尽量地吹在我的身上。它这样地向我慰问：

——陌生的青年人呀，你是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呢？……

我在正阳门外的一座旅店里住了三天了。整日里把自己关在一间一丈见方的屋中，有时也向外望一望北京的古怪的外形，不然便在屋中走来走去。

我想不出我的步骤，我的办法，我惟一的办法便是给母亲写信。三天内我又给母亲写了三封信：第一封写的是我平安到了北京，北京的天空是怎样晴朗，北京人是怎样忠实，事事都很方便；但我也不能不思念海上……并且非常感谢梁叔叔，请

母亲代为问候！其余的两封，我说，我已经像寻求圣迹一般，去访母亲处女时代的旧居，在那儿附近徘徊了许久，还怀了浅浅的伤感的情绪登上了母亲口边常说的那久享盛名的酒楼。——这不过是偶然的感触；我时时刻刻不会忘记为我的前途努力！请母亲放心，请母亲欢喜！我将去拜谒父亲的故友——许司长！

我一个人坐在屋内尽着幻想，把北京很生动地写给母亲，我想母亲读罢一定会微微地笑！——“许司长！”我怎样去找他去呢？我心里不愿意想下去……

在屋内关不住了，于是跑到街上去乱跑，人地生疏，除了些憎恶与奇异的感触外，一无所有；回来便写信给母亲，用“仿古名笺”，教她看了欢喜！

今天母亲的回信来了。她说前三封信她都接到了。她自从送我走后，仿佛受了感冒，有点不舒服，不过这是不妨事的。她一读到了我的信，便随即霍然了。——一读到我那努力向前的……啊，她的信我读了一半便读不下去了！我这次北上又何尝有一点儿向前的勇气，除了花去她一切残余的所有，精神的同物质的！我哭了，我知道母亲在这两周内会老了许多，我知道她第2页的信上一定会问到许司长。——啊，许司长……

走到街上，一见那照相馆门前的大相片，便令人生畏！什么总长呀，司长呀，那里有一点人气，能够令人亲近呢！虽说许司长曾经是我父亲的朋友。——不去了，不去了……

但总觉得对不住母亲。

经了四五日的迟疑，——何妨去一次试试。徘徊许久，居然走到农商部的门前了。一走入门房，便感到情形不对；想撒

回脚步，已来不及，只有战战颤颤地说：

——许司长在吗？

听差用他才睡醒了的红眼睛打量了我一番，真是比狗还不如的慢性动物，又打了两个喷嚏，才缓缓地说：

——徐司长？

我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于是顺口答音地：

——是的，徐司长。

等到他回答说这里没有徐司长时，我早已是得了赦令一般，跑出农商部的大门了！

从此我再也不敢想“许司长”三个大字了！但我应该怎么办呢？在旅馆中已经花去了旅费中之一半，现在只剩下四十元。想来想去，我必须迁到一个月仅用十余元房饭费的公寓里去，这样，还可以维持两个月。

今天我又提起精神给母亲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已经一星期没有给母亲写信了，只因我非常忙碌。许司长已经见了面，很亲切，许太太还问母亲的好呢。（我写到这里，我惭愧的泪雨一般地落下来。）许司长把我介绍到商标局里去当文牍，月薪六十元，因为城外的旅馆太远，所以迁入内城的公寓里来住。——我这封信描写得非常真切，母亲看了，一定更欢喜！

天气一天一天地暖和起来，这座大城里也越发生动，但它对于我却始终板起一种生疏冷酷的面孔。思念起海滨的 T 埠。这时正是“桃花初放杏初残”，在那樱花路上，许多青年男女们正在准备着解开他们狂放的胸怀，我却在这里永久地闭塞着，手枷脚镣一刻比一刻的加重！衣服污秽，也无心洗涤，——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呢？——啊，我是为了母亲来的。我还要使她

欢喜，使她永久地做着梦；我要用极美丽的信笺给她写封非常美丽的信！这是我如今惟一的工作！

每次接到了母亲的信，都使我万箭穿胸：我是，我简直是欺骗，但我又不能不欺骗！欺骗的回响却句句是那样地真情流露。我早已失去活着的意味了；就是死，不也是极可怜的，苍蝇一般的死吗？“没意味”三个字上再描上“没意味”三字，不是更无聊的戏弄吗？

今天我想了一早晨如何才能谋得职业的方法；我北上已将五十余日，一个熟人都不曾交下，更不用说朋友！登广告，做文章，又是那样地迂远……

我觉得这个北京城的本身非常谐和，各安其位，互不相扰，我真是一个闯入者无论什么地方都不会容有我的坐位，母亲啊，你的儿子错了，罪过了……

这时我又接到了母亲的信，我赌着气把信撕了；低着头儿向着信的碎屑望了半天，随后又把它拾起，一一对好，居然现出这样可怕的文字：“母自仲春以来，咳嗽转剧；但母自知调养，诸希勿念！……只望努力前程——”信仿佛没有完，可是再也找不出来下文……我哭了，立刻又残忍地止住了。我的罪过是不会终了的，我翻弄我的行匣，里边还存有十余元；我拿着钱匆匆地走出门去，尽其所有地买了鱼肝油。我说：“母亲呀，请你多加保养吧！儿子的月薪已经发放了，兹购得鱼肝油半打寄上，望千万珍重！……”

夜夜总是不能安眠，无时无刻不梦回到海滨的 T 埠去，把临别时的印象温了又温，苦水里寻不着一点儿甜意。白天是一

钱莫名，公寓老板渐渐在我面前摆出他那可憎的长脸，房钱饭钱的拖欠比与时日及罪过俱增了。——我把剩余的几角钱都买了信封信纸，还一封封地寄给母亲，为她祝福！

夜夜的梦转为凶恶：梦见那海水起了狂啸，猛兽般地吞没有许多渔舟，母亲披头散发在海水上飞行呼救……我要去抱她时，醒来浑身是汗……冷清清的夜里听不出一声声音。

公寓似乎有逐客的意思了。我正思量着我的逃亡。这时仿佛是在意料之中，一点都不惊诧，接到了梁叔叔的电报：“令堂病更剧，望速还省！”——我再也没有一点儿泪了，我心地晶明，仿佛完成了一件什么事体。

我苦苦地遥望着千里外的母亲握着我美丽的信笺，把眼睛闭上了——

此后我要……

（上边是某君在今春的几段笔记；现在他不知到哪里去了，但我知道他一定不在北京，也没有回到海滨的T埠去。）

沉钟社启事*

近来有人来问，我们同那个在当今“文坛”上成为问题的上海某刊物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就曾亲自接受过别人对我们有这种疑心的表示。这个我们只觉得可笑。但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是要捧人（姑且用一个时行的名词）情形就是如此。不过既然是来问了，也就只好申明一句：我们与它一点没有关系；我们与那个刊物的编者及做文章的人都是不相识的。

还有，我们并不是想出名，或者是如周全平君所云：“在黑暗的角落里候着打呵欠”，更不想结成什么系，在社会中占一股势力——亦不是要借这个题目来另有所图。如果有在“暗黑的角落里”那样想的人，我们不觉得这是可笑了；我们只觉得呕心。呵欠——我们现在是不想打的；将来也不。《沉钟》定期刊与《沉钟丛刊》，只要有书局肯同我们发生合同上的印刷发行的“关系”，我们是决心一年一年地出下去的；如果没有，亦还要由我们自己掏出钱来“合股”印，但并不想伸手去向青年们去

* 原载 1927 年 1 月《沉钟》半月刊，第 12 期。

要钱。

总之，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动机里找不出一点夹杂的成分。不管能力怎样不充足，而且怎样做得不好，我们只想做一点工作；艺术，惭愧，我们说不上，我们现在都还是正在学做文章的人。但亦不想就因此去说那容易说的闲话。可是请不要误会，我们并不是反对它。我们对于那能够保持住本身趣味的报纸文学，如果要有，也是喜欢看的。但如果一阵狂风，便把天下人都鼓动起来说闲话，于是他们混进“象牙之塔”，或自以为走到“十字街头”，这，如果跑到北京景山顶上一望，虽说是壮观，也仍是可笑的。

又请不要误会，以为我们在提倡什么主义了。没有那回事。我们的意思，以为就是古典主义也好，只要肯用一种真精神忠忠实实地做去——这以上说的都不过是我们的“意思”，因为有人来问，在此申明一下。

沉钟社

杨晦
陈翔鹤

陈炜谟
冯至

拜 访 *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郑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

我把我的名刺投在我所拜访的门前，于是我开始了我的独白。

我懒得到许多的诗集上去寻找，那里边总短不了这样的诗句吧！是什么呢？便是我几月来心里总是不断地想来想去的，回到了旧地，旧日的爱又重新发了芽了那一类的话。真的，在新的地方去住了许久，所接触的都是些生疏的异地的风光，像是疲顿的火车上的旅客一般，爱情便是这样地混混沌沌地睡了许多。如今现示在面前的，又是：旧日的湖水，旧日的街衢，旧

* 原载 1928 年 11 月 30 日《新中华报副刊》，第 7 号。

日的天气，旧日的一切，——旧日的爱情，怎能禁得住它不又重新发芽呢？明知它这次，正仿佛是在秋季气候反常，太暖了，某山坡上有一两枝桃花的开放，不会结什么果实，萧索固然是萧索，无聊也自然是无聊，但能够就因为它的无聊与萧索，便把它的嫩芽——也是一个芽！——折去吗？我想世界上或许还没有那样残忍的人。

这个芽是什么时候发生出来的呢？在归途的火车上我还不曾觉到，可是一踏上北平的地皮，它便油然地发生了。那还是夏天，公园里开着极热闹的市民大会，我也挤在这人山人海的当中；我心里忽然想到的是：万一能够遇见了 E 君，在这一点儿都没有改变的松树的底下，——从此它渐渐地生长，我再也没有抑制它的力量。它为了它的生长，需要阳光，我也就不能不被支配着去寻阳光，而走上我所拜访的门前了。

有经验的人曾经这样的告诉我说：人生到处都是损失，到处都是苦恼。为的是要免除这些损失与苦恼，其中自然可以有一种策略。如果你借给人家钱，最好的是不要希望他偿还；不还是应当的，万一破了例，他还了，在你岂不成了一笔意外的收入了吗？若是去找朋友，顶好是当作散步；朋友在家，可以说是邂逅的相逢，不在家，于你也不会添什么苦恼，正好也是散步一般地走了回来。——至于我的拜访，更不会怎样地使我苦恼了，因为我向来就不希望有人接待我。——既没有灿烂的渴望，也没有灰死的悲哀，这真是秋天的，第二番没有力量地开放着的花呀！

我所拜访的门，都是些这样的地方——

最初的是在北平的任何一条的街上。我知道 E 君还住在北平，我就相信随时随地都有遇见她的可能。（遇见了以后怎么办呢，

那个问题我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在这样大的城里,怎样一凑巧便会遇见了呢,想到这里,我的希望自然会淡得像是秋云一般。这种拜访的心却永久不会消逝,于是在漫漫的北平的长街上,也多少为我破除了一些空虚同寂寞。

其次便是借着访看旁的朋友的机会,而置身于E的学校里的接待室中了。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并且希望着我所找的那位朋友晚点儿出来,能多么晚便多么晚,越晚越好!我在这间屋子里边,可以坐在旧日很甜美地坐着过的凳上,丝一般地把旧日的E的谈话理了又理。在许多的学生的背影中,认出来是E的可能性更其增多了。

更有在夜半的巷中,望着那半明不灭的路灯,那是更其容易使我把它象征化了的。这样我宁愿不坐人力车,而自己在坎坷不平的窄路上慢慢地走着。

秋深了,城外的郊野渲染出极鲜艳的秋色,浓绿的槐树是一个世故的男子,浅绿的垂柳有如半老的妇人。枯黄的榆林竟仿佛是一座病院,而沙沙的白杨依然显示它英雄的风姿;踏着干了的草地,在这彩色的树间望着远远的一道水光,在水上凝聚着的蒸汽中间,浮荡着芦苇的白头。我更愿意走近了水边,唱着Lenau^①的芦苇的歌——

在那幽僻的林径,
我愿缓缓地步着斜阳,
傍着那荒凉的苇岸,
思念着你呀,我的姑娘!

① 莱瑙(Nikolaus lenau, 1802—1850),奥地利诗人。

这是怎样一个更适宜于我的拜访的地方呀！

水的彼岸，有几棵更灿烂的，赭色的，高高的树木，叶子是翻花一般地在阳光里闪烁。一天同行的有一位德国人，我向他说——

——这几棵不知名的树真是美丽呀！

——这是 Pappel^①，Hölderlin^② 最喜爱的树木，在中国是很少有的——他指点着说。

——啊？Pappel！那时我实在是喜出望外了。

从此我便时时渡过了板桥，到那可爱的树木下边去坐，像是小孩子坐在祖母的身边，听她在微风里边给我讲叙些极优美的故事，在那故事里边我听出来的是一首哀歌，是Hölderlin 的悲苦的运命。它的叶儿片片地落在我的身上，便正如Hölderlin 泪珠滴滴地堕入我的怀里。这时我从心中并发出一种渴望，大声叫着Hölderlin 的名句：

——“没有人能够从我的额角取去了那悲哀的梦吗？”

此际我的拜访真像走到了圣境，而那永久可爱的 E 的身影竟像是现身于落叶纷纷的当中了。

究竟，Hölderlin 的泪珠有时堕完，Pappel 的树叶也渐渐地落尽，郊野里露出来的都是坟墓，我的到那里去拜访的心也就随着秋天消逝了。

冬天升起火来，把自己关在房中。而思念着 E 的情怀也就关在心里了。夜晚，忽然来临的，是 E (I) 的女友 W 君。我惊

① 白杨。

② 荷尔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 德国诗人。

喜地接待着这位客人，因为我们已经许久许久不见面了。我同她谈了一些不相干的闲话，我用尽了心力要在她身上发现出一点儿关于 E 的情味，——最后她站起来了。

——外边的月色很好呢。出去走一走，你送我到电车站，好不好？

——好啊。我对于她的提议是一点也不愿意反对的。

外边那里有什么月色！是一片朦胧的夜雾。我们沿着河沿一步一步地走着，越想话说，越没有话说，而步奏走得也就越快了。渐渐已经听得见电车上的铃声很谐和地响着，我终于忍耐不住了，我问：

——近来同 E 时常见面吧？

——你说什么？E 是吗？她早已走了！

——走了？我梦一般的惊吓着。

——早就走了。在革命军到北平才不久的时候。学校也不开门，开了门，也不会有什么课可以听；谁耐烦在这个地方常住呢？就是我，我也想……

她的话没有讲完，便跳上了电车了。

我回转头来，发了许久的呆。我想：这重发的芽也该可以凋谢了吧？

我要拜访的门，已经迷失在雾里，再也摸索不到。我只能把我的名刺收了回来，又放在衣袋中了。

祈 祷 *

从我的心里涌出来这样的一幅画图，我的全身都为之战栗。继而又觉到慰安了。中世纪一个苦行的僧人。夜半潜入一座静悄悄没有一点儿声音的庙堂，月光照在圣母像的面上，他先是偷偷地，后来竟热狂地吻住了圣母的唇了，心血沸腾着煮熟了似的情欲。

爱呀，请你听着：早晨的云霞使我想到你的面颊；正午的流水，你的眼波；黄昏的树林，你的头发：这对你都没有什么褻渎吧。夜晚，灯灭了以后，我躺在床上，我只是不住地望下沉，沉，沉入无底的深渊里——在黑暗中，我想的是，是你的身体，是把我引到了罪恶那边去的你那一部分的身体。

在这薄暗的黎明，晓云还不曾染红了的时候，爱呀，你接受我的忏悔吧！正如被吻了的圣母不但宽容地听取僧人的忏悔而且赦了他的罪一般。使我在祈祷完了之后，好从新去想你的面颊，你的眼波，你的头发：好去从新去过这一日的生活！

僧人就是这样日夜轮回地做着功课，度尽他的一生。爱呀，

* 原载 1928 年 12 月 4 日《新中华报副刊》，第 11 号。

请你见谅，也把不同的两个时刻给我：使我担着的罪恶有时是山样地重，而有时又是风样地轻松！

作于天天早晨

旅 行 *

一壶一斤的花雕喝上了第三壶，两人的谈话都有些酒意了。

咳，在这样的生活里，自己真是一阵阵地觉着酸心呀。船儿一般地坐着破烂的人力车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颠簸着——颠簸得你全身都痉挛起来，正如你读了现代中国某雕刻家的诗句，舌头也会转筋呵——整天是这样地由东城颠到西城，由西城又坐到北城，一任今日的太阳照着，明日的雨雪淋着，还有那夜半的狂风：为的是什么呢？金钱吗？名誉吗？生命吗？我的生命是永久地被关在这城圈子里了，在小孩子的时候，常用纸褙子糊成一个立方体没有盖儿的匣子，里边装了一些绿豆，终日是这样地摇来摇去，我的生命就是那干枯的绿豆，没有泥，没有水，只是……

你的话我都懂。——G君干了一杯缓缓地说了。——在匣子的角儿里，我们两个豆子既然相遇了，也不妨商量商量到什么地方去找一点儿泥，找一点儿水：我现在只是想走，日本也好，南洋也好，说得更夸大一点，那就西欧吧。旅行！旅行！是

* 原载 1928 年 12 月 8 日《新中华报副刊》，第 15 号。

怎样好听的名词！有学问的人若说起它来，或者要从许多的名籍中摘下来哲学上，伦理学上，……许许多多的根据，来说明它的必要。至于我呢，简单的只是一句话：文雅一点可以说是精神的解放，其实也不过是人人挂在口边的，笼里的鸟儿想回到它的自由的天地罢了。——关于旅行的乐趣，人家听得大半已经不爱听了。什么“解鞍沽酒，同醉杏花村”等等，都是过去的话。现在呢，夜半火车把你载到一座荒僻的野站，便能隔着窗子买来当地的土产；或是在刮风下雨的日子，提着你的行囊，在一片异乡的口音里，走上一座旅馆的小楼；也许你有时会拿着一封友人的介绍信，在生疏的街道上找来找去，找到了一家门前，只是轻轻地把门环敲动，里面走出来的也许是老妈子，也许是小孩子，在犬吠声中，他们以诧异的眼光望着你——就如去年，在雪落了一尺厚的岁杪，我在奉天下火车了，把封介绍信交给一个小孩子拿进去后，不久便同主人握了手。

——面很熟呢。主人说。

——是同学呀！我回答。

——呵，是的，是的，在大学的时候天天见面的，只是都不曾问过名姓。

于是他引导着我把奉天热闹的地方绕了一遍，一边走，一边指点着闲谈，随后知道很熟识的L君也在这里，于是电话相约，在一所著名的饭馆里相见了。饭后，主人说，奉天也就不过如此了，还到那里去走走呢——他想了一想，到日本租界去一趟吧。——三个人都裹在外套里，走入一家闹吵吵的院子里边了，出来迎接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只记得中间有这样的谈话：

——姑娘，你猜我是那儿的人呢？

——我猜，你是北京。

——错了错了。你呢？

——天津。

——呵，天津。我明天就要到天津去呢。她随即默然了。我们走出之后，已经夜半，又在一家楼上，喝了许多酒；我醉了，用旧小说里常用的语气嚷道：我们真是“雪夜寻花，楼头买醉”呀！——除非是在旅途上，绝不会感到这样放肆而凄冷的情调。——还有，在旅途上会有许多奇巧的遭逢：我若说出来，怕有人以为是浪漫的故事吧。我中学时候的一位最好朋友，六七年内我时时感念他，我今年夏天才到上海不到二天，便同他在三友实业社里遇见了，而且都是在那儿买衬衫。不久我就被他请到他的家乡里去，逛了两天，我万也意想不到的那样雄壮的太湖。——朋友呵，旅行真是好的。生了根，离不掉的生活是怎么样呆板呀！——在路上，陌生的人会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回我到济南去，带的行李太多了。同座的某君，可惜我连他的姓名都不曾记住，沿路不知他给了我多少帮助，一直到了下车，他都是很亲切地替我分担行李，临别时的一握手呀，不知给了我多少对于人生的希望与勇气！这样的人在旅路上是时时遇得见的。（说到这里，他更兴奋，酒是一杯杯地望嘴里灌，第四壶早已快完了。）许多的地方，我都永久地忘不了：近的地方有如我在十三岁时登过的翠微山顶，远一点的如济南的湖，蓬莱的海，我都是老朋友一般地想去再看它们一遍。至于新的地方我更是渴望呵！面前总是这几个熟的人，也觉得厌烦了。置身于一切都是生疏的人们或风景当中，是怎样地可以除却你身体上的积压，而给你的精神以一种洗涤呀！——明年，日本吧，德国吧，无论如何要去一次，那里有许多的东西在等着我，虽

说回来时我还是我，绝不会长出翅膀来，还得要坐着人力车在路上颠来颠去……

G！不要说了，再说就要自相矛盾了！好！再干一杯！想法子凑点钱，明年一定陪着你到日本去看樱花去！说一句大话吧，明年此日也说不定会坐在莱茵河岸痛定思痛地想一想北平的人力车呢！

雪 夜 *

(灯下幻想)

静静的窗纸响了，夜间要起风吧。我打电话给山上的朋友：

“你那里的雪好吗？想明早上出去看雪，只恐怕风把雪云吹散了。今晚只好怀嫉妒似地祝你在炉边好好地享受着山中的雪夜！”

“山上的雪夜诚然是好。炉火也正燃着，只是寂寞一点。如果怕在夜半起风。不妨趁这山下还有行人的时候上来吧！欢迎得很。”在电话里友人这样地回答。

诚然，雪把一切都严肃化了，尤其是在这郊外的夜里。我摸索着我的道路，同时我又鄙夷着我天天在日光下所从事的：虚荣，嫉妒，浮诱……种种的事体。面前显示出来，不是人人所赞美的那个，而是为了罪孽而祈祷，为了寂寞而反省，为了无可奈何的景况而无可奈何的人们所皈依的另一个上帝。我渐渐地走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境界似乎是专为不幸者们而设备的。我一边走，一边惭愧，因为我的浮飘飘的生活还不曾

* 原载 1928 年 12 月 17 日《新中华报副刊》，第 23 号。

使我体验到怎么的不幸。我想当年到耶路撒冷去拜墓的人们总会常常地走着这样的道路吧！

山上的友人在迎接了。

——好吗？我问。

——也可以说是好吧。终日喝着一个辛苦的老年人所酿的辛苦酒浆，就这样子，一个多月了。

莫名其妙的我随着他曲曲弯弯地走入莫名其妙的一间小屋里，灯光虽然暗淡，而炉火却燃得正是熊熊了。

炉边放的只有酒。

——山夜里的雪固然好，但是这酒更难得呀！

——怎么？

——先喝吧！喝完再讲。

我们缓缓地斟饮，但并不停息。

——酒味怎么样？比绍兴醇厚吗？比汾酒芳烈吗？比威士忌还强吗？比……

他问了许多，我终于一句也不能回答。他笑了一笑，又说：

——不回答也好。再喝两盅呢。

一盅盅地饮着。酒呢，并不是怎样地醇厚，芳烈，……不过是另有一种味道，与旁的不大相同罢了；正如雪夜是不能同春朝秋月互相比较的。

不客气的友人见瓶中的酒剩得不多了，便说，不要喝了吧，言外仿佛是还要留着明天的份呢。

——现在是我说的的时候了，他望一望我，便这样说了下去：我如果能把这段故事说得比酒的味道还要深时，那么，我便觉得你是不枉此行了。这酒是哪里得来的呢？是从住在离此不远的法国的老人，其实呢，他并不老，也不过五十上下岁吧！

他生长在法国的南方，从小学会了酿酒的方法，你想，那里葡萄收获的时候，是怎么地充满了牧歌的情味呀，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也说，每逢到那样的节候，真要有时情不自禁起来呢。——我同他的相识，自然也是在这前面的山坡下。你是知道的，寂寞惯了的人，是不容易加入一个热闹的社会里去，人会渐渐地同人隔离了一道深沟；他不大注意路上的旁人的事，因为他心里的负担太重了。至于我同他的相识，自然是由于我见他天天在山上走来走去的奇怪的态度所发生的好奇心而向他很谦虚地道了早安才起始的。我们现在却是很熟的人了。我们用彼此都不大能够达意的英语谈话。他虽然以对于不是同国的，而且不是同时代的人的眼光来看我，但因为我在这里也不常有来访的人。或者是我主观的觉察，也许他真是同情地和我有些亲密了。说是亲密，也不过就是他肯把他生涯中的一断片简单地向我说了一点；其实呢，我们俩还是淡淡地。——红叶还没有落尽了的一月前，我得了他的允许，旁午的时分，我到他的 Villa^① 里拜访他了。（说是 Villa，不过为的是这个名词的好听，其实他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家。）我一进门，他便说，喝酒吧，喝我的酒！他说，你们中国人喝的，不过都是些酒精罢了。我们法国，是酒的国，葡萄酒的国呀！这酒是我自己酿制的，用这山上的泉水，用这后园中收获的葡萄。我因为向来就对他感到一点不寻常，所以听了他自己酿酒的话也就不以为是出自意外了。由于我的到中国有几年了，为什么来到中国的那一类的问话，他轻描淡写地把他悲哀的身世向我暴露了一角；他在未叙说之先，还附带着注明，这样的事情，自到中国以来还很少对人布白呢。

① 别墅。

这时我喝了一盅酒，衷心地感谢他！他说了。他在几年前还是驻守叙利亚的一个军官。他问我，那时就是外国的报纸也要时时登载的叙利亚问题，你们中国人也该知道吧？那叙利亚，是一个使人憧憬的地方。一晚，没有月亮的晚上，他带领几百个法国兵在叙利亚的一块旷野搭起帐幕了。大家睡得很酣的时刻，谁也没有梦到四围埋伏的叙利亚人的袭击。全军在很凄惨的景况中被戮杀而沉没了。电报回到法国去，几百个家族为他们的死者哀悼，他的最亲爱的妻自然是其中最痛苦的一个。但是侥幸没有死亡的他却在一月后回到故乡了，出来迎接他的正是虽然已经接到过他未被害的报告还是不大肯相信他在世上的，面貌憔悴全身黑色的妻。

“你回来了吗？”话没说完，已经快乐得昏倒了！

从此丈夫活了，爱妻死了。这样的运命的播弄，使他除了悲痛之外感到更可怕的不可思议的神秘。这样的他，在故乡是住不下去了，法国也不能，欧洲也不能了。处处使他触目惊心。葡萄香的法兰西，变成荒凉。再回到叙利亚去？那是他的刑场。妻，葬了；一切，空了。到哪里去度此余生呢。听说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到那里去试一试能否活得下去吧！于是就在这里租了房子，种起葡萄，酿起酒来了。他最后说，酿酒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为酿酒而酿酒罢了；不然，又怎样生活呢。有时遥想西天外妻的墓前不知开了些什么野花，只把酒向天空一洒，妻的灵魂便仿佛来慰问他的寂寞一般……

友人的叙说忽然停止了。我呆呆地望着屋角，望的是：宇宙严肃，人生的静寞……

——朋友呀，谢谢你！

我这样说时，山风已经吹起了。

一九二九*

——岁暮客话

人类真是多事。在同样的地上硬分出许多部分已觉无聊，而对于那无始无终的时间，又要划出些呆板的界限：其实呢，小孩子们的冬天并不见得比老年人的夏天更冷，而在一些人的心境上春天有时反比秋日显着萧索；他们却一定固执地要说，这是春，这是夏，这是秋，冬，几个抽象的名词支配着，欺骗着我们未经世变的年轻的人们。春来了，在我的梦中幻想锦绣的楼阁；又是秋了，面前不远的地方隐约着清秀的竹篱茅舍。楼阁同篱舍终于是渺渺茫茫，而又不能不在立夏，和立冬的前晚，雨和雪的声中，把它们在渺渺茫茫中毁去。啊，我在去年的此际又何尝不以为今年是作一座美丽的宫殿呢，可是蹭蹬到了如今，在我的荒原上，连一段红墙都无从筑起，甚至于我幻想中的宫殿建筑图也不能不一点点也随着岁月撕去了。朋友啊，我们都正当二十三四岁的年龄，我实在不愿意，刚立在1929年的门前便远远地望见一座坟墓，无论如何，我们要多绕几个圈呀！

* 原载1929年1月1日《新中华报副刊》，第35号。

但是，我望见了什么呢？看呀，那高高的不是十字架吗，不是塔吗？不是一座礼拜堂吗？是的，是一座庄严的，华丽的礼拜堂。

我希望真实地是礼拜堂。

走进了 1929 年的门槛，真是美丽极了，耳边洋溢起悦耳的琴声。在那儿：很快地遇到我的爱人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举行结婚礼；很快地看见她抱着她的婴儿去受洗；很快地她能够领着才会学步的小孩去做礼拜，又很不凑巧地碰见了，我，小孩怕了，“看这个穿黑衣裳的怪人呀，我一哭，就是他把我抱到山里去吗？”——诚然，在夜半里，一旦我迷失了，走入她的梦里，其时小孩一哭，真要使她惊骇到这般的地步呢，我会当真地把她最心爱的抱走了；这一切，是我所希望的，走进了 1929 的门槛以后的种种。我愿意看着她由春天的花变成了秋日的果木树，我便是坐在那果木树下享受一种凄凉的情味的人。

我怀抱着这种情味，望着高高的礼拜堂的尖顶发呆：上帝呀，她的运命便是这样地在你面前注定了，我的呢，也就是长久地只限于如此吗？——凄凉凄凉的一身，而且不时引起人家的嫌厌的恐怖。上帝只是没有答话。严肃的，冷酷的大建筑一点也不动摇。

一会儿雨成了丝了，我靠在一棵果木树下避雨，但是雨把我全身的衣裳终于淋透，只有靠着树的右肩的一部分是干的，永久淋不湿的；我猛记起在已经是前世纪了一般的往日曾经同她在雨夜里并肩走过，回到室内，两人的衣裳都湿了，只剩下她的左肩和我的右肩还保持着干松松的，我心里想，这便是爱情吗，在我们彼此都没有淋湿的肩头上烘托出来了。如今呢，她同她的小孩在雨中来了，却是打着一把伞，美妙的女子的伞遮

不住两个人的身体，她为的是怕她的小孩挨淋，却把自己的左肩完全地露在伞外。是呢，在我是那样；在她却正是相反，恨不得使她的左肩多多地被淋，把旧日的爱淋洗得干干净净呢！

风起了，把我的凄凉刮到了东方，刮到了西方，又刮到了她的窗前，她的在窗前游戏的小孩说，“妈妈，怎么这样地冷呢！”——风住了，把凄凉又刮回我的心上，还附带着这样的一句话。

我总在这里盘旋着，一任日月的升落，风雨的淋洒。但是在这里曾经举行过的结婚礼，受洗和礼拜却仿佛是三部曲似地永久地演奏着。——我的衣裳由黑色变成灰色，脸上也越发苍白了。起初人家还以为我是一个他乡的游子，归终竟直呼我做乞丐了。小孩子们不再说我奇怪，我遇见她的机缘也渐渐地少了下去，因为我只是在墙角逡巡，她是无一次不走着礼拜堂门前的大路。

将来会有那样的一天夜里，啊，我心中由凄凉变成凄冷，我顺着墙角望后退缩，退到一扇木板门前，门儿开了，眼前一座小小的院落。院中的土堆成了行列，每堆上竖着一个十字架，都像是张开双臂很生动地欢迎这一无所有的我……

鸦 片 *

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成无事，似乎是中国人惟一的本领；因此在他们面前也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而得永久通泰，不但要发扬华夏的特殊精神于现在，并且还要援助全世界一切的弱小民族于最近的将来。果然，几月以来耸动中外听闻的沪土案竟在昨天报纸的后半版很不惹人注意的所在，用的是五号字，占了比分类广告还小的一块地位登载着，轻描淡写地判决了。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成无事，正合乎中国人的办事精神，不学无术的我，雌黄固所不敢，就是想赞颂两声也怕赞颂得不是地方，只好没的可说。但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却是另外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而联想起来的我那死去的祖父了。

在我小孩的时候，对于许多事都觉得神秘而不可解，我又不是事事都要问其究竟如戴东原呀，朱熹呀那样有科学精神的天才的孩子，所以把一切不可解的事都归之于那是大人的事，不是小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使我最觉得神秘的便是：“烟”——人为什么要吸烟？我父亲吸的烟有两种：雪茄同水烟。祖父呢，

* 原载 1929 年 1 月 30 日《新中华报副刊》，第 56 号。

那便种类繁多了：鸦片给我的印象最深，其次是纸烟，水烟，旱烟；至于雪茄烟的木匣子也时常在他的桌子上陈列着：吸的时候却是不多。我总以为只要是冒烟的东西祖父便没有不爱的，那真是难忘的事，在冬天的黄昏时候，祖父总是站在院中含了纸烟望着那因为烧炕的关系从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微微地笑着……

父亲吸的那棕色的雪茄我是从来没有尝过的。水烟我却有一回偷着吸了一次，不但是纸捻自己无法吹燃，结果并且还把烟袋里又脏又辣的水吸满了一口，一半咽入肚中，一半吐在桌上。因此烟之于我更含有解不开的神秘了，大人们为什么要使它不离嘴呢，既没有糖的甜，又没有肉的香。至于鸦片，父亲同母亲都是深恶痛绝的，父亲没有宣布过他憎恶鸦片的理由，母亲却时常说：“大烟（我们管鸦片叫做‘大烟’）不是好东西！纵使你有万贯家资，一旦吸上了瘾，无论是房子是地，都要从那烟斗的小孔里吸了出去！”这话似乎不久便在我小小的灵魂里证明了。——家里马号是我采集花草，捉蝴蝶，逮蜻蜓最有趣的地方，果然到了我七岁的那年春天便不准我进去玩耍了，据说是卖给人家了；不久，在母亲死去的那年，又不能随着父亲迁入祖父院中的一所屋子里去住，眼看着自己住惯了的旧房子的柱上贴遍了写着“士顺堂周”的字样的红纸条儿。其中是否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不知道，我只深记着母亲的话，相信那些房子是从祖父的烟斗的小孔里吸出去了。

祖父的烟榻上也是充满了神秘的。中间是烟盘子，上边燃着极精致的烟灯，还有许多奇妙的烟具，两旁是两条带着大尾巴的狼皮褥子。祖父躺在一边，那边的却是哥哥们或是来访的客人。他们谈的是什麼，我不懂；笑的是什麼，我也不懂。只是从那里边听到了什麼袁世凯呀，宋教仁呀，女子北伐队的沈

佩贞呀，等等的名字；还有自由，革命……等等的名词。正是那个时候，一位叔父从四川，一位同我的姑姑定了婚的舅父也从上海来了，他们是我祖父最欢喜的人，都站在床边谈着外边的世界，理发馆里的椅子真是舒服极了，杂志的名字也越来越起得奇怪，竟有叫做“礼拜六”的。我也有时在夜晚“被人看成一张碟子”似地趴在床沿上，看着祖父用烟签子从烟盒子里挑出浓黑的烟膏，烧成烟泡，然后又慢慢地把它安在烟斗上吸了进去，霎时间烟气弥漫了床榻的周围，我想着死去的母亲的话，在烟气中于是就幻想出我难于忘去的生遍了野花野草的马号同我那旧日的摇篮。他们的谈话也正十分兴奋，梁启超是怎样地“庸言”，康有为又如何地“不忍”，我却在我幻想中的摇篮里仿佛被母亲的手摇得睡着了，等到哥哥把我唤醒时，祖父已经站在床边，在我的面前扔了一个蜜枣，同时又有一句话：“睡觉去吧！”我可分不清是从谁的口里说出来的。

一年之后，骤然冷落了。父亲，叔父，舅父，又都到外边去了；姑姑，嫁了；祖母，死了；哥哥们也到北京去升学了；热闹已过去，同外边又都隔绝了。于是我就渐渐地爬上祖父的烟榻，占据了那条现在没有人躺了的大狼皮褥子。是我年龄长了的原故吧，祖父的话渐渐能被我理解，而在理解中感到一种趣味了。每逢晚饭后，我总是在那狼皮的褥上展开我所喜爱的有插图的《瀛寰全志》及中国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等到祖父的烟泡吸完了五个以后，他的精神便兴奋起来，我也就把书和图放在一边，发挥我的议论：“黑龙江同四川的面积真大，而浙江同贵州的又太小了，一旦我有权力，我一定要把中国的行省重分一遍，都分成一般大的豆腐块，比美国的联邦还要整齐。”

祖父却这样地回答了：“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呀！你不说到黑龙江吗？”他用手指着衣箱，说到另外的一件事上去。“你知道银鼠皮筒是什么地方的出产吗？——就是黑龙江！银鼠的性格是非常博爱的。你知道用什么方法逮银鼠吗？——不是枪，也不是网。你听我说！冬天的雪夜里，逮银鼠的人喝了许多酒，醉薰薰地裸体躺在雪地上，等一会儿便有许多银鼠来偎近他的身边，给他取暖，他却一翻身把这些银鼠生生地压死……”

我听了非常惊愕，在我的记忆里永久不能忘去，虽然这并不见得是真实的事。

又因为地理书上有一个食蚁兽的插图便谈到蚂蚁的身上了。祖父还是自问自答地说：“你说在热带旅行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吗？——不是虎，也不是蛇。最怕的是蚂蚁。在热带的蚂蚁常常堆成了一座小山。你一旦触到了它们，它们便会全部地爬在你的身上，你无法躲避，不久被它们食得只剩下一架枯骨”。

至于前清的轶事同他在庚子年义和团之乱时亲身的经历，更是谈起来津津有味的。

祖父的谈话越来越使我感到远方的同过去的都是十分新奇，而我眼前的却都是天天一样的平凡现象。岁月一长，谈的范围也就更广泛了。深夜的晚间，窗外吹着落叶，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我爱上了婴宁的笑声，憎恶了君子国里的人们的酸气，又很担心地在雪夜里伴着林冲跑上了梁山，有时外边落起冷的秋雨，祖父又说到鬼的故事了，吓得我一动不动，头也不敢回——一直到了钟楼上打了三更，远远城隍庙里也敲起梆子……

在烟榻旁边还有偶然加入的是一个比我长两岁的堂姊同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堂姊的听觉不大好，并且总是爱问，常

常讨得祖父的不喜欢；例如说到婴宁了，她便说：

“世界上哪会有这样爱笑的人呢！”

祖父瞪了她一眼：

“我说的是‘聊斋’呀；我说的是‘聊斋’呀！”

至于弟弟呢，更是一个锋芒外露，爱多说话的小孩，很难获得大家庭的好评。一天祖父正在吸烟，弟弟跑到床前，口里不住地唱着：“人老了人老了，人老先从眼上老；看不见得多，看得见的少。人老了，人老先从牙上老，咬不动的多，咬得动的少。人老了人老了，人老先——”正要接着望下唱，祖父不愿意听了嚷道：“你说的是谁！”弟弟惊吓得莫名其妙，愣了一会，跑出去了。

祖父在前清时并不是维新党，可是关于革命的杂志看得非常多：浙江，湖北学生界，民报，国粹学报等都是整套的摆在他的书架子上。轮到我躺在他的狼皮褥子上听聊斋时，他早已变成了一个牢骚的不平家了。一切社会上关于新的方面的他都攻击。最后他批评到禁烟问题：“那是哪里办得到的事呢？洪承畴奏对笔记你看过没有？……——那是一部好书呀。在那里边就有这样的一段，一天清世祖这样问他，听说海外有种烟叫做‘雅品’，人吸之能使神志堕颓，朕惟恐其流传中土，害我臣民，卿有什么方法防患于未然否？洪承畴回答了，皇帝不必多虑，凡事最好顺其自然，不可加以勉强，昔者亡明也曾禁止过关东烟，但是关东烟依然输入：这是没有法子的。世祖也非常以为说得对。……——禁烟，是哪里办得到的事呢？禁了烟，国家就会强了吗，如果不提倡伦常？”

这是十年前的旧话了，昨天见到了上海土案的判决，不禁

想起祖父“禁烟论”，由祖父的禁烟论又想到祖父的烟榻，在祖父烟榻上躺着的童年的我，真仿佛也是另有一种趣味似的，（虽说在近几年来总无缘接近那张和同它类似的烟榻。）并且在中国也时常有些精通英法文字的文学家在讲述着戴昆塞的一个吸鸦片者的自述里论鸦片是怎样地奥妙，波特莱尔是怎样地在他鸦片的陶醉里歌咏他的恶之花；并且我们中国惟一的发生绝大影响的达夫全集里似乎也有吸鸦片那一类的事；并且在昔日军阀时代的政治之下无论是文武官员不吸鸦片便是例外；并且他们现在已经都遵照总理遗嘱而继续努力；并且我在长街短巷上所遇的中国同胞依然是满面呆板烟气；并且烟土案判决了；为了以上的种种“并且”。我不合逻辑地便觉得我祖父的禁烟论并不是十分腐旧的话，尚能实用于现代的新中国。纵使是全国统一，革命成功，在最近的将来全世界弱小民族都借助中国的力量而享自由平等，天下没有不幸的事，鸦片也居然能以由大吸化成小吸，由小吸化成不吸，我想恐怕还会有一部分伤感的文人会躲在烟花窟里去歌咏美的毒的罂粟花，替我祖父的言论保持一点残余的真理；因为中国的文人是人间骄子，握有上帝的特许状，正如普通人的嫖娼是肉欲，卑污不足道，若是文人呢，则大不然，乃是满怀的人间苦无处安放……

黄 昏 *

沙克雷 (W. Thackeray)^① 传的作者 T 氏写到沙克雷自从他的妻走后他总不能在家里过安定生活了的地方，曾引了这样的一段谈话。一天作者问他的朋友，“我将要怎样地度过我的黄昏呢？”他的朋友答道：“一壶好的茶，一本好的书：这样地度过你的黄昏吧。”

在许多纷纷扰扰的谈话中间，这真是一句最好的话，如果我能够啊，我将把它写在我的最好的黄昏里。

没有一日没有黄昏，同样也是没有一日的黄昏不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夜晚睡眠，早晨起床，上午下午尽可以随你的便去作工，游玩，或是休息——但无论你正在专心地从事什么，只要是黄昏一来，总不由你不把你所从事的事情停住，而要抬头望一望那淡了下去的余辉和渐渐袭来的暮色：这样的情调，我在从前的母亲缝着衣裳的床前领略惯了，在父亲吸着烟的桌旁领略惯了，在中学校欢呼着“Hurrah! Hurrah!”的运动场上也

* 原载 1929 年 3 月 4 日《华北日报副刊》，第 39 号。

① 沙克雷 (William Thackeray, 1811—1863)，英国作家。

领略惯了。——寂静管领所有的市廛，工厂和田园，一切的声色都由深变浅，由浓变淡，欢呼着的沉寂了，沉默着的似乎染上一层忧伤了。鸟儿带着它的得获归巢，人人也都要即刻回到他的家，——身体同情感所要寄托的地方。

计算着一日的得失，暗想着今晚的归宿，望着衬在灰色天空的飞鸟，听着三声两声的鸦啼，面前似乎摆出来许多条的道路，而时常没有一条能让我向前迈去，又好像是堕入什么网中，怎样挣扎也不能逃脱：似此景况，既非路上，又不是家园，有如阻雨的逆旅，遇风的江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古人之所以惋惜黄昏的到来，与其说是因为紧跟着便是黑夜，倒还不如说是因为黄昏的本身，它来了而不容易快地消去。所以，我在这慢慢地来而又慢慢地去的黄昏里，便感到了比一日夜都要长久的时间：如果是在自己的房中，就躺在无论冬夏都是藤子的椅上，灯呢，是捻着了太亮，不捻又一切都是模糊的，静静地一任着外边的宇宙在那儿轮转；我也愿意自己走到北海公园的湖边，前面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吸引，后面也没有什么人在追逐，因此我的步履也就能够同黄昏赛慢，有时我围湖走了一圈，黄昏还不曾消逝，便算它胜了我，而有时夜已到来我却只绕了一半，又算是我胜了它，或者我去访问一位朋友，在这样的时候更是没有什么话可以供我们闲谈的，只好面面相觑，静待着仆人端上来那热腾腾的炖白菜同大米饭而已；若是在院中呢，便看见西天上一弯新月同光朗的长庚星你上我下地斗趣（不过，我愿意把它们写到我另一本的情歌里边去，不愿在这里来提起）。以上种种，我若能完全熨贴地咀嚼得出橄榄般的回味，我也可以甘心了，但我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是有点忧伤，好像是要哭又哭不出来的样子，觉得这样的黄昏

像是一个最艰难的时刻，太不容易过了。

不容易过固然是不容易过，但它并不使我烦厌。怎样才能同它和谐了呢？于是我想起旧日的黄昏了。——

再往前是不大知道的，起始是由六七岁的时候吧，那时母亲是怎样焦灼地思念着病在南方的父亲，我不知道，她怎样复杂地计划着家中琐事，我不知道，她怎样地爱我，我更是不知道：她在我的面前不过像是能够说话，能够动作，能够给我吃穿，给我讲读的，一座美丽的石像罢了。黄昏了，她同女仆们预备晚饭，我也就失所寄托似地在她身边绕来绕去。一会儿钟楼上的那“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一百零八”的定夜的钟声响了，我一听见，便赶快地坐在门槛上，双手托着腮，两眼望着那灰色的天空——

“当王八不当？”我这样问。

“当!!!”钟声跟着便回答。

钟声紧时，我问得很快，缓时我也很慢，这样频频地问到最后一次，却不知一百零八声已经敲完，回答我的是满天寂静无言的星斗，黄昏总算过去了。——两年后，母亲逝世了；现在想起，那真是我最苦厄的一年，虽说当时我并不曾意识到。能说能笑的，美丽的母亲凭白地躺在那臃肿而恐怖的黑棺里；笼子里的鸟儿一个个地死亡；三只花猫有两只半身上生遍了癞；走到学校中是同学的欺凌；回到家内又是堂兄姊们的歧视；尤其是在野地里捉来的两条绿色的大肉虫子，一自变了蛹后，总没有脱化成蝴蝶的希望，一天不知怎地，猫儿寻到了，咬去大半，剩下的小半又被蚂蚁拉走了。自夏徂秋，万象皆非，从学校回来，把小小的一个身子安放在一个又大又空旷的院子里。走进庭堂，在母亲灵前说上三两句话后，便出来立在廊檐下，背了

手儿靠着窗台，风吹也好，雨淋也好，反正是没有人过问了的身体，就是自己也是看不起，值不得珍重的。望着天上的云形，把这朵比作靴形的意大利，把那朵又看成两个大三角形的南北美。一会儿悠悠荡荡地南北美又把意大利吞并了。有时远远地响两声鸽铃，有时面前喳喳地飞来几只麻雀，有时一直到了蝙蝠都回了家，老女仆蹒跚地走来，说：“还不吃饭去吗！人家都快吃完了。”我才慢慢地走开。——后来，我到北平入了中学，寄住在亲戚家里，那里的黄昏却是独坐在一间半明不暗的房子里，口中背诵着柳子厚的《封建论》呀，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呀……过去的。

这些，写起来不是没有寂寞之感，而在那时可是没有一点怨尤地过去了。现在我真要拿我赞叹唐代文艺的心情去惋惜那个时代的我的消亡呢。

如今的我，说起真是惭愧，满怀患得患失的心：走到外边，落了雨了，便悬心房里靠近纸窗挂着的那顶帽子要被雨淋坏；为了想买一座玻璃书橱常费去几晚的工夫去计算；这句话说出来怕朋友不爱听；把那段故事讲一讲又怕不中小姐们的意；一会儿向人矜夸，一会儿又向人谦逊；在报纸上见到一首别人的好诗会使得自己烦恼半月，在宴席上偶然听到一句本来与自己毫无干系讽刺的话，便会感到刺心般的心痛；终日想的是怎样不要讨人家的嫌厌，而要在女人的面前获得一点赞美，——归终却是忘掉了自己的“自己”。所以我时时地一离开一种聚会，跳上洋车，便哭了。一做完了工作，倒在床上，便哭了。一到黄昏，我想哭也不能了，因为这时我的被埋没了的“自己”隐隐约约地现了出来，——过去的，现在的，同未来的。

现在我似乎从T氏的那段谈话里得到了一些启示。

人若都是应当以别人的幸福为幸福呢，那么，我便没的可说了。如果上帝还允许有例外的话，我将要好好地由我的过去推测我的未来，努力把一切的纷扰抛开，既不要求，也无所施与，珍重地燃起一支蜡烛，沏好一壶清茶，展开一本好书，认清一点自己，度过了黄昏。度过这不太黑暗，也不太光明，同烛光，茶色，书香都和谐在一起的黄昏。

西郊遇雨记*

——寄给废名

每逢下午，我在城里望着云彩从西北升了上来，我便想起住在西北方山坡上的你。我想你住在那乱石堆积，前代遗留的壁垒的残墟中间，独自一人织纺着你那梦中的花毡，我真觉得人间的丑永是那样的嚣杂，而美呢，却长是寂寞：多么美丽的花不也是很寂寞地著着它的色香吗？可是昨天下午我从你那里回来时，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背后的那片云是那样猛烈。风雨来时，你一定要后悔我没有在你那里住下，并且从你的小窗向着东南翘望吧，在山风山雨一片烟水的苍茫里，思念着路上的我的你的心情不定多么优美呢。是的，那时候我的车才过了蓝靛厂不远，风雨便把我围困在路的中途了。

暴风雨不是没有经过的。就如四年前6月14日，（我的记忆对于时间总是很清楚的，我并有日记之类的东西可供查考）为了“五卅”惨案在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那样粗暴的风雨的击袭也冲不动全场的愤怒，在我们同辈的青年中或许还有不少人

* 原载1929年7月17日《华北日报副刊》，第114号。

能记得起当时的景象；但是忿怒能够支持几多时呢，正如暴风雨的不能持久一样。那些过去的事还是不要去想的好。这次我同暴风雨的会面，我却非常地高兴。风雨从后面赶来，不久的时间，便一片汪洋，车是被难的船儿一般，车篷子也折了，陷在变成了河沟的路中，帽子是早已刮跑了，全身自然也都淋透，既不能进，又不能退，我同车夫好像是共患难的伴侣，紧紧靠在一起；可是另一方面，我的灵魂却仿佛被解放了，自由地在大野里奔行起来……

因为车夫很着急，现出非常窘的样子，我不好意思把欢喜的颜色表现给他看，我只是暗自为这次的遭逢欢喜着。欢喜之中又觉得有点惭愧：我整天在城里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坐车要挑选干净的，惟恐把新洗的白裤子弄脏，读书要读金边而有插画的，为的是可以向朋友夸耀，而有时更可以指着画把书中的故事很客气地给女子来讲：现在，在这狂暴的风雨之下，干净的车同金边的书有什么用处呢。那种心情未必不有它本身的意味，但我这时却仿佛立在一座庄严的礼拜堂前，自以为即是有些儿可怜，有些儿可笑了。——不知是风吹着雨，还是雨激着风，在无边的野地里，尽这样千军万马地奔驰着。我望见了 Don Quijote^① 在同着狂风挑战，也听见了 King Lear^② 在雨里呼号；我还想到我们前几年在学校里时时在礼拜六晚间听到的悲多汶的“生风尼”，并且眼前也现出罗丹的题作“Tempest”^③的雕像。在这里去认识那些伟大的精神，比起一切的学者的讲坛同名人

① 堂吉珂德。

② 李尔王，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主人公。

③ 《暴风雨》，莎士比亚喜剧之一。此处系指法国雕塑家罗丹以该剧人物为题材的作品。

的传记来真要直接的多呢。

说着说着，就有点要发冠冕堂皇的议论的倾向了，我最怕望那方面流下去以至不可收拾，甚至灭绝本性。还是把我们平素在小小的房中见不了世面的谈话拿出来谈一谈吧。

第一，我那时希望有一个人来。这个人既不是在寂寞的时候所渴想的朋友，也不是在月夜里所期待的女子；却是一个“强盗”。大半是在岂明先生某一篇的文章里，有类似这样的一段话：很多的事只是想像着好，水浒传中的故事读起来很使人神往，可是谁也不愿意被拉到江心去吃板刀面。但我觉得在不害及生命的条件之下遇盗也有时是很有趣味的，尤其是在这样狂风暴雨里，若比起书局主人吞没我们版权税的事来，真是悲壮而且罗曼得多了。我希望这位强盗缠着包头，骑着马，背着枪，赤红的面膛，比风还快，比雨还猛，向我跑来。一见我就叫一声：“朋友！”粗豪一点，就说出“留下买路钱！”的那四句诗来，客气一点的也许说：“今天彼此有缘相会，也只得请你倾囊相助吧！”——但无论他的态度怎样，我一定立刻把我袋中的十元纸币同表都取出来，并且告诉他这个表的价值。他接了我的供献，也许会从紧张的面庞上现出一点含着友情的微笑，道声“再见！”扬长而去。——“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杰夜知闻。”是如何地“罗曼谛克”！但是这首诗的后两句我却非常讨厌，不但是失去诗人忠厚之旨，并且太偏狭而杀全场合的风景了。

第二，我希望第二天得一场大病。浑身发很高度的热，搬到医院去住。行年二十将五，医院都没有住过一次，也是生活上的缺点。这场雨不是我的很好的病的时机吗。几年前曾经在

一篇短文上见到一句“Hospital is my home”^①的话，那篇文的作者或许早已不在人间了，但这句话却是很有情味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在医院里躺着，静听窗外鸣蝉，望着从窗帘缝进来的日光慢慢地移动；夜半醒来，把自己轻微的呻吟谱在静夜的弦上，偶然嗅到的是一阵阵朋友送来的鲜花的微香。这样的“家”住久了也许会感到烦腻，但住上十天半个月，也是生活上的一点有趣的点缀。

第三，我希望“夜”千万不要到来。夜是同女人的头发一样地优美，暴风雨之夜不是一个忿怒的女人更会使人可爱吗？但事实还是事实：强盗同病我不但能忍受而且有时还很欢迎；可是夜间的暴风雨，正如一位终日哭哭啼啼的美女，我是只愿自己躲在小屋里去空幻地想一想，实在不愿意像是英雄一般地去亲身领受的……

我这样想时，车夫已经不能领受了。他说，还是找一个地方去躲一躲吧。于是我脱了鞋从车厢里跳下来，披上车上的篷布，车夫勉强地曳着车，我们一步一拐地——我还跌倒了好几次——挣扎着走了许久，才走近了一家茶馆。那里聚集着许多人：车夫，农人，拾粪的小孩……

他们见我走进来，都很亲切地拍掌大笑。从我那披着的篷布，没有鞋只有袜子的双脚和全身的泥水看来，简直成了一个乞丐了；就是我手中的那根据说是用英国的 Ash 木制成的手杖在他们的眼中也同乞丐用以打狗的柴木棍子没有两样：我自己也不住地笑，因全身只剩有鼻上的眼镜还保持着十足的“尖特儿曼”的气氛。废名兄，这真是一出戏谑的喜剧呀！你想想

① “医院是我家。”

我当时狼狈的样子，再同我在城里时戴着手套，打着领结，讲着礼貌，在女人面前谈着小小的 Witz^① 的时候的情形一对照，我想你也会不禁哑然失笑了。我很喜爱那些蜜蜂一般含着蜜去刺人的人，同时我也愿望那样人来终于地刺我。——因为我们既生为现代人，又受过所谓大学教育，同样不免要把衣服穿得整齐一点，走到商店里可以多听两句伙计的“谢谢”，在宴席上也可以使人问一问“先生，贵姓！”呀。至于暴风雨，一年未必能有几次，纵使有了，也未必像我这样凑巧就在荒野中相遇；所以，放心吧，这样的喜剧也是不会天天表演的。

风渐渐小了，雨还断断续续地落着，我们又从新望前走。道路的泥泞，你自然会想像得到的。

回首西山，已现出美妙的落日，色彩的鲜艳，有如一片仙岛；面前的长虹也弯弯地垂在城中：我想着那里的你，这里的我，和城中的朋友，好像有一缕游丝般的柔情在雨后的天空依依脉脉，纵使理论上世界是怎样地空虚，但人间的情况究竟是可以宝贵的，值得我们为它去生，为它去恋啊。

走近万牲园，已是灯火黄昏。

西直门的小胡同都变成了水池子，我的车仍是船儿一般地望前摇荡着。

到慧修家里，很热的汤面刚刚做好，一边吃一边说，只是觉得好笑。

最后他又给我斟了两杯葡萄酒。

十点钟我从他那里回来，已是满天星斗，我醺醺地耳边仿

① 机智。

佛洋溢着 Ariel^① 的歌声，我心里想，今晚能够梦见“Miranda”^② 吗？

朋友，今天是第二天了。

强盗没有遇见；病也没有；只是第三个最现实的希望算是实现了。并且身体太疲乏，回来后躺在床上便不觉东方之既白，“Miranda”也始终是不曾入梦。——一会儿我还要打好领结，戴上手套，拿起我那根曾经被茶馆里的朋友们看成和柴木棍子一样的手杖去赴一家的晚餐呢。

朋友，真可笑。

Romantische Ironie!^③ Romantische Ironie!

祝你多多写文章

你的朋友

7月13日

① 阿莉儿，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为主人公服役的缥缈的精灵。

② 米兰达，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女主角，善良、纯真的化身。

③ 浪漫主义的反讽！

若子^①死了！*

一是为了最现实的，一是为了最诗情的两件事，他在心里萦绕着，多半夜不能睡眠。第二天早晨起来，望着窗外的树叶无风也是依依地落，心想这一夜的霜不知又降了多少，——忽然跑进来两个学生，说是借几角钱，做什么用呢？——

“若子死了。”异口同音地这样回答。

我猛觉得我前夜很固执地凝在我脑中的那些事有如化成了空幻的鸟儿一般从我的窗外飞入云霄了。——“死是如此地容易吗？”无数的人每当听见了这样的消息之后总爱这样说的一句话又在我的脑中翻了一遍。

自念生逢乱世，某处死去几千，某处死去几百这样的消息是常常听到的；所幸自己的身体尚堪敷衍，师友中见面时也还彼此平安，好像是有一个城圈儿似的把自己套住，在这城圈的保护之中有时寂寞，有时凄凉，有时也曾感到慰安。但生成的

* 原载1929年11月25日《华北日报副刊》，第212号。

① 若子：周若子（1915—1929），原名蒙，浙江绍兴人，周作人的次女，作者在孔德学校时的学生。

凡胎俗骨，所谓大欢喜，大悲苦仿佛绝不是自己分内所应有的，所以走到街上，遇见一行奏着哀乐的出殡的行列，总以为这与自己无关，从不曾注意过一次；反之若是结婚的盛礼，也是一样，在北平住了十多年，这两样的事也从未参加过一次。——万想不到的，死竟杀入了这个城圈，竟把其中最美丽的建筑内的一个消灭，而证明了这城圈是怎样地并不坚牢。

一个十五岁的少女，面上充满了希望的血色，前边是蔷薇的道路，正当“生”的年龄，三天不见面，怎么便会死去呢？——这时死的消息却已经传遍了全学校，并且有哭的声音了，又一个学生推开了我的房门——

“F 先生，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我说。

“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是死了——”

“但是事实，大家都说是死了……”

“很容易解决，我敢肯定，一会儿周若子又同着她的姊姊夹着包走进课堂，先生点名册上给她们画个缺席，便什么事都解决了，只当这是一场梦。”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呢。我真不愿意看着我们城圈里最美丽的建筑中的一个会在转瞬之间消逝，一朵花在它要开放的时候凋亡；如果当真那样，那么我们的城圈不真会有塌毁的危险，而我的生命的花不也应该即刻枯萎吗？……分明现在自己的年龄比起歌德的死年还不到三分之一，但总觉得“生”真是一件最艰难的工作。

想起几日前，我教她回讲李陵答苏武书时的情景。我叫她，她站起来了。

“我不会讲。”说了这样一句。

我不知怎么直觉到她的声音里不但充满了委屈，而且有点哀凉，但我绝没有想到死，万也不会想到死。因为死同她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地远呀。当时我却起了一种自负的心情：把这种文章讲给一个做着“月亮是怎样造成的”的梦的少女听，而还教她回讲，不是有些残忍吗？幸而当时打了下课钟，我良心上好像是有了缺欠，很无聊地回到自己的房中。——等到我礼拜一讲丹绥尼（Lord Dunsany）^①的《乞丐》时，望见一个空闲的座位，心里曾经一闪，今天若子怎么还没有来呢？这样的文章对她倒是比较适宜的。

这时院中的议论更是纷纷了。

“听说F先生知道了，也很难过呢。”

“F先生是诗人——”

“不管是‘湿’人，或是‘干’人，都会难过的。就是我吧，同周若子又不在一班，从不曾谈过一句话，也不由地要落泪呢。”

“好好的一个人，现在要装在一个一点都不透气的棺材里。”

“像周若子那样的人，是不能装在木头棺材里的，顶好是玻璃棺材。”

我也相信会有玻璃棺材的，在另一个传奇的世界里，一想到那样的世界，我们会自惭形秽；——忽然死者的灵魂在面前屹立起来，我感到生存者形体的丑了。

我又想起她近两月来总爱读戏曲，也写了一篇短剧，交给我又怕我当面看，等我回到屋里打开看时，空白的地方还写着“F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做戏曲，请不要笑话”那样的话。每逢

① 丹绥尼（Lord Dunsany）：原名 Edward John Moreton Drax Plunkett（1878—1957），爱尔兰作家。

礼拜六总教我同她到图书馆里去借戏曲。当时我是很窘的：外国的，好的翻译很少；中国的呢，我真不敢把熊佛西呀，陈大悲呀诸君的名著来污染她的美丽的灵魂^①。不得已只好挑了些《罗米欧与朱丽叶》、《西哈诺》……这一类也不算是很适宜的书给她看。上星期六选的是一册法朗士的剧本，恐怕她还没有读完吧，——可惜她是永久读不完这本书了。

惆怅的事或许与人类长存吧。

打开《泽泻集》^②，自从 97 页以后紧连着几篇关于死的文字，《若子的病》一篇虽不在其中，但曾被编印在孔德学校的国文讲稿里，那些文章是常常在盛夏蝉声里很清凉地消去了我的长日而在严冬的炉边度过我的寂寞的深夜的，读后心情的融洽，正无异与三五友人苦雨斋夜话归来，——可是这次的苦雨斋，一口棺材列在中央！苦雨斋主人说：“前两天她同她姊姊还盼望 F 先生能够在礼拜二有事请假呢，因为那天是两点钟国文。”诚然，我那天请假了。但我那天万想不到：当我最现实的时候，若子已经躺在病院里；当我最诗情的时候，若子已经神志清明地长辞了她的慈父母，她的兄弟姊妹，同她一切的少年朋友们走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带着她的青春，——不知怎么，刹那间我竟有“此身虽在堪惊”之感了。

11 月 22 日灯下

① 熊佛西（1901—1965）、陈大悲（1887—1944）都是中国现代戏剧始创阶段的剧作家。熊的代表作《洋状元》、《蟋蟀》过分追求剧中生活趣味，冲淡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陈的代表作《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过分追求离奇情节刺激观众，反而削弱作品的社会意义。

② 周作人的文集，1927 年版，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

《逸如》序*

在一本书的出版前，能够读到它的还没有装订成册的样本，并且蒙著者允许，使我写一篇类似序的短文在书的前面，自己的内心中真感到一种荣幸。

几日的酷寒以后，接连着是风和日暖，出门都不想围围巾了。晴空有白鸽飞翔，哨声悦耳，走到院中：春天可真是来了吗？——不禁想起去年的此际。那时著者正因为骤然的吐血住在疗养院里。朋友们都不知是凶是吉：生怕是那位静默无语的严肃的来客——肺病——在敲着她的运命的门。看着医生对于病原不肯下绝对的判断的态度固然很是不满，但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不把病原道破只是静静地养着也未始不为得体。大家都是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也只有半信半疑，希望千万不是肺病；可是病者同人说话的时候，却总是很郑重地用手帕捂着嘴。我也送去些美术画片供病者消遣，同时很不好意思地分食她的橘子同糖，有一次还有冰激凌，——冬天的冰激凌是怎样地好

* 本文系作者1930年1月16日为杨晦的夫人郝荫潭的长篇小说《逸如》所作的序。

吃呀！当时我竟没有注意到，——是见到了，不过没有像对于橘子和糖那样地注意罢了，——在她床头小几的抽屉里还放着一打子很厚的用打字纸写成的草稿。如今回想起，我实在有点自觉羞惭，因为那正是还未脱稿的《逸如》。著者骤然的病，也不能说是与这次对于第一番问世的试作的努力没有关系吧。

感谢上帝。后来著者居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康健，并且在去夏把《逸如》写完；虽说是每逢在下午写完了一段之后时常发烧，但我们现在读起，从头至尾，竟觉得完全不像是在那样的境况里写成的。

记得果戈耳^①常常把他的作品读给普式庚^②听，普式庚没有一次不是笑的。但后来读到《死灵》^③时，听者不觉黯然神伤：“啊，我们俄罗斯是如何地忧郁啊！”饶有诗意的这句话，当昨天我展读《逸如》时，不知不觉地又浮上了我的心头。

《逸如》的起始，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一幅美好的画图：有如春梦初醒，日满闲窗，听远远市声如沸，而隔壁又传来缕缕的琴音。但这种情景只如花的香，月的色，经不起烈日的炎蒸，寒风的肆虐。人类真是贫乏，画布只有一张。当我们神游于那画图中，仿佛刚入胜境，而那位运命的画师已经在上面烘染了一层黯淡的颜色，似月被云妨，花迷雾里。最后他为完成他的工作，竟不惜放开他如椽之笔，用了浓厚的色彩，在那张画布上把他初期的作品通通抹去，而又显示在我们面前的是烈日与狂

① 果戈耳：通译果戈理，俄国作家。

② 普式庚：通译普希金，俄国作家。

③ 即果戈理名著《死魂灵》。

风：于是一切都急转直下，紧接着便是涤川的失踪，蕙芬的逃亡，李明、姜坤无缘无故地被火烧死，好像无所谓似的 L 和 Y 被惨杀在执政府的门前；小丑一般的黄君固然是使人起不快之感，但文明都市里这样的人物正是很多，瑞的婚后生活也不过只是无可奈何；学校里遇有事故是怎样群龙无首地吵嚷，游艺会中的人们是怎样地同禽兽差不多，在火车上中国人的运命又是怎样地悲哀；中间的逸如却像是一个长久的阴天，悔恨侵蚀着她的心房，雨是时落时止，时紧时缓，直到死亡，虹彩终于不曾出现：“竟是如此地忧郁与凄凉吗？”我读后呆呆地问。而上边的那些人物都好像熟识的朋友一般现在我的面前，各人带着各人悲苦的哀情回答我：“为什么不呢。”——我细想：在我们的周围诚然如此，而且是很自然呀。

人类真是贫乏，画布只有一张，为着画第二，第三的画图，便不能不把第一的用更浓烈的颜色涂去。在后者的上面完全寻不出前者的彩痕。但我们仔细追寻，著者用她的匠心也给我们留下一角：于是当涤川在绞台上还闪电似地现了一现他母亲的遗像和逸如的情影。尤其是读到最后一段，我们竟像是陪着那衰老的祖父，皱一皱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如一缕秋风，使我们紧张的神经感到一些儿轻快。读后的心情，竟与当年读完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与《烟》的最后一段相同了。

数月前曾与废名君闲谈。他说，中国文学史上固然也有女诗人能列于第一流作家者，但总觉得在那些作品里并没有把女性的特殊的情绪表现出来，同男作家的多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这话骤听很新奇，细思实有道理。同是人类，本不应强分彼此，但因为生理不同，心理自异；如求了解，困难恐多。往昔年少，

常徘徊于女子学校的门前，总觉得其中幽深神秘，费人寻思，往复流连，不忍遽去。今虽较长，然终以为人生之幕常是蒙着一半；女性的灵魂里有无数宝藏，而无从探视。现在却想不到从《逸如》里仿佛懂得了许多。因此，我更有一种希望，希望将来能从我们著者的手中多写出几个性格很显明的女性：她们怎样地爱，怎样地憎，怎样地欢喜，怎样地悲哀，赤裸裸地没有一点儿蒙蔽。——我想，我们是不会失望的，《逸如》便是一个证明。

想起去年旧历除夕，我随H还有几位朋友都在著者的病榻旁强为欢笑，那时只盼望病人能早早复元，便比什么都好了；谁还想到这本小说的脱稿与出版呢。——眼看今年的旧历除夕又快到了，《逸如》必定能如期地装订成册，到那晚我一定要请著者给我们朋友们读几段她所得意的地方，我们也要回敬她几杯红酒，祝她的身体永久地健康，祝她的艺术无限地发展！

老 屋 *

我们真是许久不提波特莱尔了，今晚的灯光下我又写出来他的名字，不知怎么竟恍如隔世一般。但是，我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他题名《游子》的那首散文诗，那是我们曾经中了迷似地读过的，在几年前。那时我们读完那首诗，常常对着远方的云，说声“永别了故乡”，但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我竟破了戒。

我的故乡自然也是一座城。城的中央有一所旧式的，高大的房宇，每间房里都立着一两座沉重的衣柜，我不知道它们是怎样从远的地方运来的，曾经装过祖母的嫁衣，父亲的玩具，母亲的嫁衣……现在那里边该是些什么呢，我却不敢打开看。许多的房门都关着，或是长久地上了锁；有时也还能听见人声，但那好似聊斋志异里的狐仙，神态异样，只说些如烟的往日，——我们所不要听的故事。

黄昏不久，便寂静了。

至于其余的房间，其中住着的是许多的“死”：有白发的祖父母的“死”，有少女的堂姊姑母的“死”，还有中年的母亲的

* 原载 1930 年 5 月 26 日《骆驼草》周刊，第 3 期。

“死”。风之晨，雨之夕，它们在看管着这沉在缓慢的时间里的房屋。我疑心夏天它们也会出来在树阴下乘凉，冬夜必定是围着一座灰都早已冷却了的炭盆取暖呢。在它们身边也有些孩子们游戏。那是我同我的兄弟们扔在这里而不能带走的“童年”。

也不是夏，也不是冬，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我走进这所房中。一迈大门，便遇见了我的“童年”。它是那样惊异地用手指着我，“看这个外国人呀，穿着一身奇怪的服装，背上还背着的是什么呢？是爱情吗？”我拉过它的小手，我说，“小小的人儿，说话不要带着辛尼克的气氛。你知道吗，我在外边经历了许多，认识了许多你不认识的人们——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姑娘，你是做梦也梦不到的。我怎样地想呵，想把你引到她的面前，你给她鞠躬，你叫她一声亲爱的姊姊，她会吻一吻你的纯洁的眼毛呢。”我说着，它乱跳起来。我落泪了：“不要跳呵，你应该把这去报告给母亲的‘死’。”

我同它走到院里，树底下坐着一位老太婆，她睁开她的八十岁的花眼，“这是谁呢，这样高高的个儿？我，二十年前的姜妈，我怎能忘记这个家呀，一做梦就梦到这里来了。如果主母没有死，说不定我今年还在这里——”“童年”柔顺地贴在她的身边。——钟鼓楼的定夜的钟声开始响了，我请求她，“姜妈呀，原来是你，我是从外边回来，我今晚还同你睡吧。”她耳朵有点聋，“先生，您说什么——？”

我一抬头，母亲的“死”已经走到廊下，它依稀地仿佛是认得我。它是影一般地沉默，影一般地严肃：我大声嚷着，“好寂寞的母亲的‘死’呀！”它有如梦里的人有话无声：“自从这房里没有了母亲的身体，便有了我的足迹了。我没有母亲的怀，不能拥抱你，但是日夜都为你祝福，在这古老的钟声响了的时

候。一夜就走吧，外边有你的世界，你的生命，你的爱情。我将同着我的同伴们长久地住在这里，直到这房子塌毁了以后——”它这样说，我的“童年”在一旁瞪着眼睛一点也不懂，它只告诉它，说它有一个聪明的姊姊……

朋友，我一夜就走了。那衣柜里装着些什么东西，我时时刻刻地想打开看，可是终于未敢打开。但，我为什么又想起波特莱尔的《游子》那首诗呢？那“游子”爱着奇异的云，我却爱着一个云一般美丽的女子，——从那所老屋里走出来的我，这个爱着益发深沉了。

父亲的生日*

天正热而月正圆的一天是父亲的生日。

想起繁盛的往日，在那天除了家家每逢生日所应有的事务外，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宋先生的曲子和满桌的西瓜。

宋先生同许多唱曲子的人们一样，是个没有眼睛的人。但他是其中的一位古典派，他的三弦从不在夏夜的深巷里浪漫地沿着门弹。他只是每逢年，节，喜，寿在城里少数的几家唱。他的曲子多经过我的祖父们的审定与修改，词句文雅得多了，自然也失掉了不少的民间的气味，可是曲中的情节是更比较合理些，他的歌声是很平和的，我的耳朵受惯了它的训练，所以对于那些站在十字街头扯起喉咙只是乱叫，叫了半夜而叫不出一个“所以然”的歌者，觉得很是“粗”得讨厌。——他还有一件令我佩服的事，就是我不曾看见他的身上带有 Notebook^①，可是全家大小不下数十人的生辰死日都分毫不爽地记在他的脑中；我的记忆力却不很强，除了少数几个人的外多半

* 原载 1930 年 7 月 21 日《骆驼草》周刊，第 11 期。

① 笔记簿。

早已忘记，一旦将来有孝子贤孙出现请我帮他忙重修家谱，恐怕不免要“礼失而求诸野”，但可惜这位阅尽了兴衰的老“伏生”却早已在地下长眠了。

至于西瓜，乃是入夏以来每逢午睡醒后日日必有的盛事，并不一定到父亲的生日才吃，不过我如今想，那天一定更饶趣味罢了。父亲时常把我在三四岁时吃西瓜的景象告诉我：衣服是脱得一丝不挂，两只小手抱着一大块西瓜乱啃，满脸的汗水，西瓜汁，西瓜瓤流遍了全身，吃完就被母亲按在澡盆里凫水。那时我的小灵魂或许会感到非常的舒适吧，可是我当时不知，如今也无从经验了。

不幸的事件一年跟着一年地走进我们的家门。它是怎样从那极端的荣华而堕入了难堪的衰落，直到现在，其中底细，我也是茫然。只知道其中最难堪的，要算是当我九岁时母亲的死亡了。

我岁数小，不很深地知道没有母亲的悲哀。现在只是无时不觉得母亲把父亲抛弃得太苦了。——母亲出殡不久，便是父亲的生日。往年今日母亲总是亲自下厨，制几样精致的菜。女仆把桌子摆好，菜也端上来了，我同哥哥姊姊父亲都围着桌子坐下，母亲的座位还是空着，我们等候母亲，母亲远远地从厨房里嚷道：“别等我了，先吃吧”。但是我们还不动筷子。我脚踏着桌子底下的西瓜，心里充满了快乐的希冀。不久母亲笑容可掬地端着一大盘她轻易不做的，美味的伊府面走了进来，满意而又安慰着说：“怎么还不吃呢，菜都凉了。”这时宋先生的“八仙进寿”正在弹着。大家庭里的种种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使父亲伤心母亲发愁的，但在那天却多半是勉强着有说有笑地过去。——这次呢，宋先生的曲还是依旧地在唱，女仆也是照样

把菜端了上来，母亲的座位空着，大家都仿佛有所期待似地谁也不肯先拿筷子。经过女仆的催促说是菜凉了吧，怎么还不吃呢，父亲才无精打采地拿起一碗面草草地拌。

“爹爹，怎么没有搁芝麻酱呢？”

“啊，因为是你娘最喜欢吃的东西呀。”

说着泪珠落在碗里作了芝麻酱的代替了。随后父亲说，将来母亲的坟边松柏固然是不可少的，但还要多多地栽些桃花杏花，每逢清明祭扫，从很远的地方便可以望见一片花霞，并且与旁人的坟墓也可以有些分别。我附和着说，真的，母亲是江南人，这里再也找不到像母亲那样的人呢。父亲抬起头望一望窗外的阴濛濛的天气，脱口而出了一句——

“杏花春雨江南。”

这时宋先生的曲子已经唱完，把三弦放在一边坐在那里打火抽烟，感慨地说：

“像我们这样大的年纪活着也没有什么味儿了，眼看少奶奶过去已经七期，那有多么快呀。”

父亲吃完了饭不知到耳房里做什么去了，我们几个小孩子都围着宋先生看他怎样吃饭，我们把许多认为好吃的菜布在他的碗里，他那好似没有眼珠子瘪瘪地闭着的眼睛也不知为什么流下泪水来。——父亲在耳房里大半是在做着母亲的坟墓的梦。只是后来父亲南辕北辙，宿愿久违，直到十几年后的今日，母亲的墓旁依然没有桃花杏花开放。

无论怎样，父亲的生日是曾经很欢洽或是很悲凉地度过的。但寂寞要算是现在了。

时代转变得真快。两三年来他的好友相继死亡了。他有时

坐在我们少年朋友们中间，我望着他聊堪自慰的脸上时时带着几分落寞的神情，我总爱想起陆士衡的“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的那样的句子。

一天冬日的早晨，我跑到父亲那里，桌上摆着一封写给舅父的信。我打开看时，里边大意写着，昨晚的北风刮得很大，不知怎么想起自己的儿子一天一天地成长，心里似乎感到一点快乐，但一转想，生他的母亲已经死去这么久：不觉长夜失眠，泪把枕套都湿遍了。我出乎意外地读到这样的信，我也哭了。不禁想起卢骚的幼年同他嫖夫的父亲夜夜在一起展读母亲的遗书，一边读，父亲一边讲着母亲的故事，泪眼模糊地直到夜深。——我骤觉得宇宙之大，父子两个是怪孤孤零零的。

虽然如此，父亲的性格却很淡泊。几十年来，受了不少的家庭的倾轧，亲属的奚落，他从不曾为了这个自苦过，至多也不过觉得人世有些伤心罢了。对于家中你争我夺的所谓“遗产”，从不曾置问，后来为了他的子女们不能不到四方奔走衣食，除了最低的家中生活费外，也从来没有一点额外的储藏。我记得有一天我向他说：

“爹爹，我们买一点田，好不好？”

“还是好好地自己努力吧，不要想那样的事呀！”

父亲很从容地说，说得我非常惭愧；这句话有十年了，我永久不能忘记，——至今想起，我还是惭愧着。

同时父亲对我很随便。从前对于学校的，如今对于职业的选择，以及朋友，爱情，从未曾像许多人似的摆出做父亲的架子而加以干涉。十二岁时曾经听见父亲对他一个朋友说过：甚至于嫖赌，我对于我的儿子都不愿意绝对地禁止的。

直到现在，我却一向是小心谨慎地生活着，同辈少年中

“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的气概，我从来不敢有过，我虽然没有做下什么好的事，似乎也没有把什么十分丑恶的痕迹留在世间。我感谢父亲，可是父亲一天比一天老，父亲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寂寞了。——父亲一人提着手杖在公园中散步的那副景象，父亲未必感到怎样，但我总有些觉得难堪；或是我正在同好朋友谈笑方浓，一想起这时父亲一人在房里不知在做什么，心里便骤然怦怦地不安了。

天正热月正圆的明天呀，是父亲的生日，往年的西瓜如今吃不上了，宋先生的曲子也成了“广陵散”，故人多登鬼簿，母亲能够入父亲的梦吗：一切都是这样地烟消云散，父亲真是太寂寞了。明天我要从社会里取消我的“人”的资格，我要悄悄地在他身边做一个完全的“儿子”，在明天没有到来的今晚我在灯光下信笔写了这篇散漫的文字。

7月10日

礼拜日的黄昏*

一

来到这里已经两月，旁的日子倒不难过去，只是每逢礼拜日，寂寞实在难当。尤其是黄昏时候，一片钟声，特别容易使人感受。满山云雾迷濛，也是当年罗马人同日耳曼人猎逐之场，转念人生五十，已将过半，多少的光阴易逝，迢迢万里，所为何来，瞻顾前途，亦只有满山的云雾而已。想起离北平时，与师友告别，多以寄些文章相嘱；想他们此际或在炉边叙话，或在人力车上餐风，情景虽然不同，而苦多乐少的意味又何尝两样。无可奈何，只好铺开信纸，写点东西，寄给他们，也希望他们能于礼拜日见到，用我的通讯参加他们的闲谈，那么我于万里外的寂寞中或许会感到一点清福吧。

这样的信，想每周一次。读书不多，经验又少，来谈人家

* 原载 1930 年 12 日 23 日《华北日报副刊》，第 344 号。

欧洲，未免要貽笑大方。不过我这里所说的都是些无关大体的事；又是寄给朋友，愤世疾俗的君子，幸勿以“浅薄无聊”见责。

写到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引。

两个月里，所听见的不幸的事太多了。

中国是个兵匪的世界，在北平时住得却很安宁。欧洲是一个文明世界，反倒时时使我们杞人忧天；这也是怨他们的新闻纸过于兴盛，交通事业过于发达，把这不幸的世界上的不幸的事都一件件地传来，今天一个 Katastrophe^①，明天一个 Katastrophe，使人起不定那天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恐慌。第一件惹动世人听闻的自然要是“R101”的陨落，四十八件根柢，由法兰西运回英国，埋葬在那世界闻名的墓场里——那里埋葬过莎士比亚，埋葬过许多历史上的名人，但是埋葬从云中陨落下来的，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吧。其后又是接连不断的矿坑的爆烈，意大利同日本的地震，里昂的地陷，……但是我在这里呢，忧天的时候固然有，目前却很安宁。已经是11月30日，涅卡河上还望不出一些寒意，成群的鸭子依然在那上边缓缓地晃着。有时雾很重，山腰浅红色的古宫被遮得四分真实，六分虚幻。河身本不宽大，雾中望对岸的来船，见首不见尾，竟仿佛是浮自云端。雾中的河流，流入莱茵，我想那美丽的莱茵区，一定在睡眠，曾梦见它旧日的罗曼的故事；因为在雾里就是不讲理的小汽船都在静悄悄地走，惟恐惊搅了它呢。

北平的秋空太晴朗了。我到这里才想起一句法国人的秋诗：

① 灾难。

“爱人呀，我们一同走到雾里去。”

雾使人梦，使远的能近，使近的能远，使人在里边有所寻求。无怪乎北欧的昔日有那么多丰富的传说：Edda^①，Beowulf^②，Ossian^③，Nibelungenlied^④ ……

一旦若是晴了天没有雾，也没有雨，那么这座城的一些古旧的建筑好像又脱却时代的枷锁，显露出来了。在那样的时候，我常常跑到古宫旁的平台上，眺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平台，歌德特别喜爱，他曾有两个秋天都在此流连，那时他正同 Marianne Willemer 女士——即是他诗里的 Suleika——来往，在 Westöstlicher Divan^⑤ 里歌咏他后期的情诗。十年后，1824 的 8 月 M. W. 女士又重来此地，她想：他在这里曾经有一个很长久的时间走来走去；但是她寻他当时的痕迹，已经完全消逝了。最后她——

闭上吧，疲倦的睫毛，
在美好的往日的朦胧里，
我的朋友的歌声又把我围住，

① 《埃达》，北欧神话。

② 《贝奥武甫》，英国的一部英雄史诗。

③ 《莪相》，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假托公元三世纪说唱诗人莪相写的一部史诗。

④ 《尼贝龙根之歌》，古日尔曼人的英雄史诗。

⑤ 歌德 1819 年完成的作品《西东诗集》。本集重要组成部分《苏莱卡之书》的女主人公苏莱卡(Suleika)作为歌德的波斯楷模哈菲斯·哈特姆的情人，正是以玛利亚娜·维里玛(Marianne Willemer，法兰克福银行家约翰·雅可布·维里玛之妻)为蓝本的。

让过去的时光回到我的身边！

宫中的大酒桶也实在有趣。从前莱茵河一带的葡萄已经收获，人民并不用钱纳税，只是将一桶一桶的酒送给大公。大公也毫不客气，竟建筑起九米长，八米高，七米宽的大酒桶，来多少望里倒多少，当年是如何的豪兴。只是自从1764年王宫遭法军焚毁之余，酒桶也就永久空虚，四十多年前大学的纪念日，虽用过一次，不过那也是短时间的复活，现在只有空空地供我们异乡人的谈资罢了。——记得海涅的诗里也曾提过它：他要拿它当作棺材，到海里去葬，——你猜他要在里边装什么？这样费事——他说是他的爱情。

这次就此停住了，往后希望能够写点有系统的东西。

寄自海岱山（Heidelberg） 11月30日晚

礼拜日的黄昏*

二 智慧与颓唐

父亲在半生的奔波里老了。去年秋天，他回到北平，我乱翻他的日记本，里边有段话，不知是他自己的经验，还是听别人说，起了同感而记下来的：“人生在世，并不要真情，也无须卖假药；所要的只是一点智慧而已。”这段话我看了，当时很欢喜，欢喜的情调，却不是晨曦的，而是夕阳的。

来到欧洲，第一的感想，就是中国人过于“聪明”了。Barbarei，我们把它译作“野蛮”，可是德国人谈起这个字来，似乎还觉得这是他们不可少的一种血质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他们才能有康德的书，歌德的书，尼采的书来读了；但他们并不“聪明”。托斯妥耶夫斯基在德国给他的朋友写信，说德国人有很好的教育，知道的很多，但只有一点，朝野都是一样，那一

* 原载 1930 年 12 月 31 日的《华北日报副刊》，第 352 号。

点是什么呢？是“呆”（Dummheit）。这说得很对；其实俄国人又何尝不“呆”呢。恐怕只有“呆”才能产生文明。回顾祖国，二三高明之士由乱世的苦难中体验出一些智慧，实使人有“雪满山中高士卧”之感；至于一般人，则鬼头鬼脑，无知无识，误用了祖传的世故，一颦一笑之微，也怕伤人损己：一个民族里这种人一多，恐怕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伟大的戏剧给世人观赏了。但这是世道轮回，自然的趋势：恋爱中的人总是呆子；只有失过恋的人——高明的才会说出几句恋爱的智慧，不高明的就要演出许多下流的把戏（正如我们现在的中国）。

专门注意大家某种缺点的人，一定是他自己有那样的缺点。正在读书的时候，并不想买书；当他左一本右一本地计划买书时，这是他没有读书的证明。有光必有影，事理昭然。如今老太婆们说起战争来都谈虎色变，但在十年前大战时她们都以为她们的儿子为国捐躯是无上的光荣。

智慧是文化的儿子，儿子成人时，母亲衰老了。

前些天又打开克莱斯特^①（Heinrich Kleist）的文集，里面一篇短文，叫做《对于世道的观察》（Betrachtungen über Weltlauf），有些话我很欢喜，虽然不免有些浪漫的气息。他说，征诸希腊罗马都是如此：最好的要算是它们的英雄时代；等到它们民族的行为里没有英雄了，于是做诗歌咏他；等到诗也不能做了，于是才有规律；等到规律也紊乱了，于是才有抽象的智慧；于是也就渐渐地衰落。

希腊是这样，罗马是这样。我们中国未必有什么英雄时代，但每逢乱世，则特别产生聪明人，也实在是环境使然。听说五

^① 克莱斯特，前译“克莱恩特”。

代时有一位宰相，做了数朝的元老，归终告老归田，见人说道：“做了一生的宰相，只笑得满脸皱纹。”这种人或许要被有志之士所唾弃，但其中苦情，也非有志之士所能领略。我觉得比起那些被皇上打得体无完肤，还问“吾舌尚存否”的忠臣们更为可爱些——至少他是懂得人生了。

我生长在衰败的国、衰败的家里，免不了的是孤臣孽子的心肠。虽说世界需要进步，人要勇往直前，但想来想去，总不大像是我所能办的事。贫贱的人容易心虚，因为他尽望里边看；望里边看得多了，外边的世界便不是他的了。“徐柏林”飞机^①在空中飞来飞去；我只想在阴凉的地方念一念十六七世纪欧洲最紊乱的时候，聪明的法国人写的几本书。——尤其是追怀起奈罗王时代那位“风雅的盟主”俾东（Petronius）^②的风度，更不胜使人神往了。

听人说：现在德国的街道已不似战前的那样洁净了，人也不似从前严肃，到歌剧院也不必礼服了。我不由得说了一句：感谢上帝！我真是要感谢上帝呀，不然，我恐怕在这里住不了三天就要跑了。我望着这里的颓败的古宫，望着这里每年负担了极重的赔款的市民，我住得很坦然。

偶尔从报纸上读到一封从都柏林写的通讯，说这座城是一座不长进的城，天天落着秋雨，道路又泥泞；独立运动时所焚毁的英国的建筑，至今没有重复起来；走到影戏院看电影，影片上只有哭，只有哭，——爱尔兰人只知道哭。通讯员是在贬

① 通称“齐伯林飞船”，由德国航空工程师齐伯林（Zeppelin）于1900年发明。

② 俾东（Petronius）；现译帕特洛尼乌斯，罗马作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6年；尼罗（Nero）王朝的游艺总监，被控弑君而自尽；被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称为“风雅的鉴赏家”。

它，对我反倒成了褻了。我真想念那座城呀，那座哭的城，——实在的，现在的世界上有许多城为了它的过去而哭呢。我想在它们的深巷中听一听它们的哭声，比在普遍化了的大都会的灯光下乱跑，要能够有一点较深的享乐吧。

说着说着，离题远了。黄昏时候早已过去，要谈的，下次再谈吧。

12月7日晚八时 于海岱山

礼拜日的黄昏*

三 异 乡

友人秋心，颇有流浪之志。暑假在北平时，他曾经谈过，很想跑到外国开一小小杂货店度日。他似乎在渴慕着一种“异乡”。——自从别后，久也得不到他的消息，不知那充满了浪漫情味的杂货店还在他脑中作祟否。但我可以确实地相信，他一定还坐在北大图书馆里公事桌旁当英文秘书，每日八小时的工作。

青年人谁不想着一片新奇的国土呢，当他对于现状觉得平凡或是疲倦了的时候。他们想：夜里的北斗总是那样弯着，该到亚马森河畔去改变改变天空的星象了；麻雀叫得是那样嘈杂，该到欧洲波希米的森林里听听夜莺了；故乡的女士们是那样深居简出，做了一百首情诗还不能得她们一顾，现在该变成一个神秘的流浪汉，以外地的奇异的服装去动摇他乡的女孩的心灵

* 原载 1931 年 1 月 24 日《华北日报副刊》，第 371 号。

了。这样想着，想得远方有无数的宝藏，我也觉得很是不错；但万一有人打起行囊说要实践时，那我一定要在他的家门口把他紧紧地拦住。我要问：先生，现在是第几世纪？如果他硬说是19世纪，或是18世纪，那么我也只好让他们走出去，无法可以阻拦了。

回想往日，世界真充满了希望。各民族，各国，甚至于各城各乡，各各都蒙着一层轻纱。玄奘笔下的西域，马可孛罗的远东，是怎样地启人奇想；不用说走得那样远，就是离乡百里，都会演得出一大套冒险的故事的。路是长的，路旁的闲花野草是多的，走过一山，又是一水，今日主人能醉客，明晚就免不了要担心“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杰夜知闻”。有时寂寞，有时惊悚，有时狂放，心情随着外界的景象转换于无穷。——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火车”是我们的象征。只是向前，向前，向前，圈在小小的车厢里，不得已似地被拉着走，单调，疲倦，自己还好像在家里一般，但是一看路程表，却是一千里，一千里地走了下去。

纵使到了目的地了，走下火车，在车站第一听见的就是电车的声音：在天津，在哈尔滨，在莫斯科，在瓦萨，在柏林，都是同样地响着。夜半走到街上，不但夜莺早已绝迹，就是星辰也都无光，只有大公司的五色电灯闪来闪去，美国汽车大王的广告耸立在中心，许多前代的特殊的建筑都为之黯然失色。当北平的士女谈着飞来伯的武艺，贾伯林的滑稽时，德国的妇女也同样地为了那位英雄惊叹，小学生也在学着贾君的步式呢。并且，人人都电影化了，把花色的手绢放在左胸的衣袋里，露出一角，上海尽如此，纽约是如此，各大都市都如此，甚至于面貌的表情也不容易找出什么异样了。各国的语言虽然不同，但

所谈的对象却都差不多，资本家，劳动者，一般的市民，按着个人的身份都有一套现成的话，今天这样说了，明天还是这样。他们不会想到远的地方去，实在的，没有“远方”了。

路过柏林，访友于 Grunewald。友人说，这一带从前都是松林，如今已被柏林侵蚀，只见楼房，连森林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将来，如果照这样下去，全德国都不免要变成柏林。

岂但全德国呢，全世界都要如此吧。——19 世纪的中叶，“世界苦”（Weltschmerz）正在流行，人人都深感“欧罗巴的疲倦”时，有许多文人跑到新大陆去寻求新的生命，去的时候抱了无限的幻想，但多是失望地归来。莱瑙（Lenau）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归终无处可以容身，只好发狂以死了。新大陆既已绝望，于是又找到了神秘的东方：波特莱尔之漫游印度，画家果庚之与马来女子结婚，罗蒂之有菊子夫人，小泉八云之隐居日本佛堂^① 都是“良有以也”。

如今东方又怎样了呢？日本已是五大强国之一，当然不是小泉八云初次认识的日本了；就是从前的荒岛，——我随便举一个例吧：据说檀香山在五十年前简直是一座乐园，气候温和，人情真朴，旷野平畴，本地女子都裸体编着花环，善于歌舞；但

① 莱瑙（1802—1850），奥地利诗人，1832 年去美国，1844 年发狂。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1841 年被继父遣送印度，船到中途，又折返法国。果庚即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画家，曾迁居南太平洋塔希提岛（1891—1893，1895—1901）和马奎撒斯岛（1901—1903），并与土著妇女同居。罗蒂（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海军军官、小说家。路易斯-马利-于连·维奥（Louis-Marie-Julien Viaud）的笔名，曾在远东服役，到过日本，著有小说《菊子夫人》。小泉八云（1850—1904）为出身希腊的美籍作家赫恩的笔名，1890 年到日本从事教学和写作，1895 年入日本籍。

五十年后的今日呢？人人都披上了纽约的时装，在大的咖啡店里学西人的颦笑，走到田野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遗迹了。

现在，现在是没有“异乡”了。世界一天比一天狭窄。如果觉得平凡疲倦呢，到处都是平凡疲倦；如果有人以为有希望呢，处处也就都是希望。

真要想开杂货店，我以为在北大对门就很可为。因为无论这杂货店设在绮色佳，或是哈佛，或是暨南大学，所卖的货品都会差不多：朱古律，苏打水，笔记本，法国的爱情画片；主顾呢，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抱着一大本莎士比亚，或是Drinkwater^①，或是资本论浅说。

质诸秋心君，不知以为如何？

12月14日寄

^① 德林克沃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英国诗人，剧作家。

伍子胥

《伍子胥》写于1942年冬至1943年春，分章在桂林《明日文艺》、重庆《民族文学》发表，昆明《世界文学》季刊，第2卷，第1、2期全文发表。1946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8集），1947年3月再版。1955年9月除“后记”外收入《冯至诗文选集》，1985年8月收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全文收入本卷。

一 城 父^①

城父，这座在方城外新建筑的边城，三年来无人过问，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飘浮着。不论走出哪一方向的城门，放眼望去，只是一片黄色的平原，没有边际，从远方传不来一点消息。天天早晨醒来，横在人人心头的，总是那两件事：太子建的出奔和伍奢的被囚。但这只是从面貌上举动上彼此感到，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提出来谈讲。居民中，有的是从陈国、蔡国迁徙来的，有的是从江边搬来的，最初无非是梦想着新城的繁荣，而今，这个梦却逐渐疏淡了，都露出几分悔意。他们有如一团渐渐干松了的泥土，只等着一阵狂风，把他们吹散。伍尚和子胥，兄弟二人，天天坐在家里，只听着小小的一座城充满了切切的私语，其中的含意模糊得像是雾里的花；江边的方言使人怀想起金黄的橙橘、池沼里宁静的花叶、走到山谷里到处生长着的兰蕙芳草；陈蔡的方言里却含满流离转徙的愁苦，——祖国虽然暂时恢复了，人们也不肯回去，本想在这里生下根，得到安息，现在这个入地未深的根又起始动摇

^① 为目录体例统一，将目录中此级标题序号去掉，内文则保留原貌。

了，安息从哪里能得到呢？总之，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惚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故乡，不想继续住下去，可是又没有什么好打算。这兄弟二人，在愁苦对坐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他们若是回想起他们的幼年，便觉得自己像是肥沃的原野里的两棵树，如今被移植在一个窄小贫瘠的盆子里，他们若想继续生长，只有希望这个盆子的破裂。所以在长昼、在深夜，二人静默了许久之后，弟弟有时从心里迸发出一句简短的话来：“这状况，怎样支持下去呢？”他一边说一边望着那只没有系上弦的弓，死蛇一般在壁上挂着，眼里似乎要淌出泪来。这时，焦躁与忍耐在他的身内交战，仇恨在他的血里滋养着。

父亲囚系在郢城，太子建流亡郑、宋，——兄弟二人和这座城完全被人忘却了。他们想像中的郢城，现在一定还承袭着灵王的遗风，仰仗江南采伐不尽的森林，在那里大兴土木。左一片宫殿，右一座台阁，新发迹的人们在那崭新的建筑里作孽。既无人想到祖先在往日坐着柴木的车，穿着褴褛不能蔽体的衣服，跋涉在荆山的草莽里的那种艰苦的精神，也无人怀念起后来统一了汉川诸小邦，西御巴人，北伐陆浑，问鼎中原的那种雄浑的气魄。两代的篡夺欺诈，造成一种风气，人们只在眼前的娱乐里安于狭小的生活，一个有山有水、美丽丰饶的故乡，除却那里还有过着黑暗岁月的父亲外，早已在他们的心里被放弃了。那么大的楚国，没有一个人把他们放在眼里，那么大的楚国，他们也像是看不见一个人。时而感到侮辱，时而感到骄傲，在侮辱与骄傲的中间，仇恨的果实一天一天地在成熟。

郢城的一切，都听凭费无忌的摆布。这个在伍氏父子的眼里本来是一个零，一只苍蝇似的人，不知不觉地竟忽然站立起来，凌越了一切，如今他反倒把全楚国的人都看成零，看成一

群不关重要的飞蝇了。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楚国的谗人呢？但是谁对他也无可奈何，只把他当作一片凶恶的乌云，在乌云下得不到和暖的日光是分所当然的事。有些人，在这块云的笼罩下，睡不能安，食不能饱，劳疲死转，只好悄悄地离开郢城，回到西方山岳地带的老家去。——这样一个人把父亲放在脚下踩来踩去，或是死亡，或是在牢狱里继续受罪，都听凭他的心意。庄王时代名臣的后人，竟受人这样的作弄，是多么大的耻辱！蒙受着这样大的耻辱，冤屈不分昼夜地永久含在口里而不申诉，只为培养着这个仇恨的果实，望它有成熟的那一天。

在一个初秋的上午，城父城内的市集快要散了，伍尚坐在空空旷旷的太子府里，听着外边起了一阵骚扰。骚扰是两年来常常发生的事，因为一切禁令在这城里都废弛了，像卫国的玉璜象栴，齐国的丝履，鲁国精美的博具，以及其他奢侈的用品，本来都是违禁品，不准输入的，现在却都经过郑、宋，在这市上出现，向人索取不可想像的重价。司市不出来巡查则已，一出来就是一阵纷争。纷争后又没有效果，司市也就任其自然，所以骚乱在最近反倒有渐渐少了的趋势。但今天骚扰的声音确是来自远方，越听越近，不像是有什么争执。最后才有人报告：“郢城有人来。”

伍尚把这郢城的使者迎接进去，骚扰也随着寂静了。三年内，从郢城除却司马奋扬来过一次，就没有人理会过他们。这次郢城的使者，高车驷马，光临城父，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者捧着两个盒子走进太子府里，府墙外围满了城父的居民，他们一动也不动，一点声音也没有，你看我，我看你，屏住呼吸，静候着什么新奇的消息。直到下午太阳西斜了，才各自散开，满足里感到不能补填的失望。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消息，

但人人的面上都显露出几分快乐，因为他们许久不曾这样得到郢城的眷顾了。这和司马奋扬那回是怎样一个对比！

那次，那忠实的奋扬，匆匆忙忙地跑来，放走了太子建，又令城父的居民把自己捆绑起来，送回郢城。这座城也紧张过几天，事后就陷在一个极大的寂寞里，使人觉得事事都苍凉，人人的命运都捉摸不定。谁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呢？这次，果然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使者的姓名也不知道，从他的衣履看来，一定是个新近发迹的楚王的亲信吧。正在街谈巷议，交头接耳的时刻，太子府里传出消息来了——

有的说，楚王后悔了，不该把先王名臣的后人无原无故地囚系三年多，如今遣派使者来，函封印绶，封伍氏兄弟为侯，表示楚王的歉意。

有的说，伍奢已经恢复了自由，急待二子来看望。

有的说，伍氏兄弟明天说不定就要随着使者往郢城，晋谒楚王，就了新职仍旧回到城父来。

有的说，伍氏父子既然重见天日，太子建也不必在外边流亡了。

城父这座城忽然又牢固了，大家觉得又可以在这里住下去，有如没有希望的久病的人感到生命的转机，久阴的天气望见了一线阳光。人人都举手称庆，有的一直谈讲到夜半。

在夜半，满城的兴奋还没有完全消谢的时刻，伍氏兄弟正在守着一支残烛，面前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子胥的锐利的眼望着烛光，冷笑着说：“好一出骗人的把戏！这样的把戏也正好是现在的郢城所能演出来的。没有正直，只有欺诈。三年的耻辱，我已经忍受够了。”他对着烛光，全身都在战栗，那仇恨的果实在树枝上成熟了，颤巍巍地，只期待轻轻地

一触。他继续说：

“壁上的弓，再不弯，就不能再弯了；囊里的箭，再不用，就锈得不能再用了。”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在这瞬间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三年来，我们一声不响，在这城里埋没着，全楚国已经不把我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人。若是再坐着郢城驶来的高车，被一个满面含着伪笑的费无忌的使者陪伴着，走进郢城，早晨下了车，晚间入了牢狱，第二天父子三人被戮在郢市，这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吗？”

说到这里，子胥决定了。

祖先的坟墓，他不想再见，父亲的面貌，他不想再见。他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将来有回来的那一天；而且走得越远，才能回来得越快。

至于忠厚老实的伍尚，三年没有见到父亲的面，日夜都在为父亲担心；不去郢城，父亲必死，去郢城，父亲也死。若能一见父亲死前的面，虽死亦何辞呢。子胥笔直地立在他的面前，使他沉吟了许久，最后他也择定了他的道路：

“父亲召我，我不能不去；看一看死前的父亲，我不能不去；从此你的道路那样辽远，责任那样重大，我为了引长你的道路，加重你的责任，我也不能不去。我的面前是一个死，但是穿过这个死以后，我也有一个辽远的路程，重大的责任：将来你走入荒山，走入大泽，走入人烟稠密的城市，一旦感到空虚，感到生命的烟一般缥缈、羽毛一般轻的时刻，我的死就是一个大的重量，一个沉的负担落在你身上，使你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你还要一步步地前进。”

这时，兄弟二人，不知是二人并成一人呢，还是一人分成

两个：一个要回到生他的地方去，一个要走到远方；一个去寻找死，一个去求生。二人的眼前忽然明朗，他们已经从这沉闷的城里解放出来了。谁的身内都有死，谁的身内也有生；好像弟弟将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带走；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带回。三年来患难共守、愁苦相对的生活，今夜得到升华，谁也不能区分出谁是谁了。——在他们眼前，一幕一幕飘过家乡的景色：九百里的云梦泽、昼夜不息的江水，水上有凌波漫步、含睇宜笑的水神；云雾从西方的山岳里飘来，从云师雨师的拥戴中显露出披荷衣、系蕙带、张孔雀盖、翡翠旗的司命。如今，在一天比一天愁苦的人民的面前，好像水神也在水上敛了步容，司命也久已不在云中显示。他们怀念着故乡的景色，故乡的神祇，伍尚要回到那里去，随着它们一起收敛起来，子胥却要走到远方，为了再回来，好把那幅已经卷起来的美丽的画图又重新展开。

不约而同，那司命神在他们心头一度出现，他们面对着他立下了誓言。这时鸡已三唱，窗外破晓了。

等到红日高升，城父的居民又在街头走动时，水井边有几个人聚谈。有人起了疑问，太子府里怎么还是那样寂静呢？

一个神经过敏的杞国人说：“好像比往日更寂静了，怕是什么不幸的事实发生吧。”

另一个自信力很强的人说：“绝对没有问题，使者一路劳顿，当然要睡点早觉。我们最好等到正午，在南门外开个大会欢迎使者。”

大家听了这话，觉得很有道理，都说，应该把当年欢迎太子建时所组织的乐队从新召集起来。一传二，二传三，都认为欢迎会是势所必然的事。午饭后，大家聚集在南门外的广场上，

恭候使者。不久，派去的代表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据说太子府里不但静静地没有人声，就是辕门内停着的高车驷马也不见了。又有人跑到伍氏的私邸，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走到内院，只见伍尚的夫人独自守着一架织布机在哭泣。问来问去，才知道，郢城的使者一再催促，请伍氏兄弟立即就道。兄弟两个商量了一夜。天刚亮时，伍尚就走进来对他的夫人说：

“我们要去了。你此后惟一生活的方法就是守着这架织布机，一直等到弟弟将来回来的那一天。你好好度你漫长的岁月吧！”

夫人也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伍尚向外走时，她泪眼模糊地只看见子胥从壁上取下来他的弓……

二 林 泽

子胥自从在无人之野，张弓布矢，吓退了楚王派来的追人，他就天天在林莽沼泽间穿行。走得越远，路途越纷歧，人们再也无从寻索他的踪迹。子胥虽然对那个追他的人说过，“你回去告诉楚王，若不释放我的父兄，楚国就会灭亡，”但是父亲的死、哥哥的死，已经种子一般在他的身内发了芽，至于楚国什么时候才能灭亡呢，这比他眼前的世界要辽远得多。

匆匆地走着。一天，又走入一片林泽，望着草上的飞虫形成一层轻雾，他有些疲乏了。这里没有人迹，就是那胆子最小的雉鸡也安闲自得。它五步一啄，十步一饮，使行人的脚步放慢，紧张的情绪也随着和缓下来。子胥靠着一棵大树坐下，耳边听着蜜蜂和草虫的鸣声，正午的日影好像在地上不动了，时

间也停止了进行。他从袋里取出一些干粮，吃完后，就蒙蒙眈眈地睡去。睡梦中，他仿佛在这林泽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许多年，总得不到出路。正在焦躁的时刻，面前出现了一个小人，长不过四寸，穿着土黄的衣裳，戴着土黄的小帽，骑着一匹小马，他向他说：

“你不是渴望着远方吗，你想的是北方的晋，还是东方的吴？你若是心急，我可以在一天内把你带到那些地方去——”

“你这小小的人，你是什么呢？”

“我是涸泽的精灵，庆忌，你若是叫得出我的名字，可以避免一切路途上的灾害——”

精灵的话没有说完，子胥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随着他乱转，转瞬间好像走了几千里，郑国、晋国、吴国，都在他的脑里晃了一晃，同时又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他并没有把住了一些事物，心里的仇恨像一块顽石似地在压着他，越转越累，忽然倒在地上，醒来全身是汗，四肢感到酸痛。睁开眼睛，太阳已经向西移动了许多，四寸的小人仿佛还在灌木丛中出没，定睛一看，有一个短发的年轻的野人在那里采撷什么。等到他赤裸的脚从树丛里迈出来时，他的前襟向上兜起，显然是兜着一些可怜的东西。子胥欠起身，望着他向自己走近，嘴里还哼哼着简单的歌词。他走到子胥身边，用惊讶的眼光打量了子胥一番，自言自语：

“这一带草泽上，除却光彩的雉鸡、驯顺的麋鹿点缀长昼外，不常看见一个人影，你这外乡人全身灰尘，你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

子胥听他的口音是带着郢城的土音，再看他的面容清瘦，眼光锐利，举止也文雅，不像是本地的人。子胥并不回答，只是

反问他：“你这青年，为什么把头发剪短，离开南方的故乡，尽日在荒野里驰驱呢？”

“还是与雉鸡麋鹿同群，比跟人周旋舒适得多呀！——我十几岁的时候，就遭逢楚国的变乱，眼看着今天还是一个声势赫赫的国王，率着举国之众东征西讨，明天就流离失所，死在野人的家里。后来我入了国学读书，又看着堂堂的国王霸占了给自己的儿子娶来的秦女。他们的宫殿尽管日日增高，但是纯洁的山川却被这些人糟踏得一天比一天减色。我懒得和那些衣冠齐楚的人们来往了，我剪短了头发，和结婚不久的妻离开了郢城，来到这人迹罕到的林泽。年成好时，吃得也好些，年成坏时，就采些藜实回家碾成粉煮羹吃。高兴时也把这些东西”——他用手指着他兜内的藜实——“分给雉鸡麋鹿。这中间我却体会了许多道理。……你，看你的服装，一定是从有许多人的地方来，往有许多人的地方去：今天你经过这里，就不会起一些从未有过的感想吗？”

“我心里有父母的仇、兄弟的仇。这些仇恨是从人那里得来，我还要向人那里抛去，在这里我只觉得空虚，我的仇恨没有地方发泄，我怎能向雉鸡麋鹿吐露我的仇恨呢？”

“但愿麋鹿雉鸡能够消融了你的仇恨。”

“仇恨只能在得来的地方消融。”

两人的谈话有些格格不入了，但又都感到有能够融会贯通的地方，无形中彼此有些依恋。最后那青年说：

“今天，你能不能暂时把仇恨和匆忙放在一边，在我的茅屋里过一个清闲的夜呢？”

子胥也觉得今天的路程实在有些渺茫，倒不如就近休息一下；他问：“贵姓尊名呢？”

“我在这里，名姓有什么用呢。当我剪短了头发，伴着年少的妻，走出郢城，望这里来时，一路上的人不知为什么称我作楚狂。”

子胥和他并着肩，缓缓地在草泽中间走去，子胥也真像是暂时忘却了仇恨，听懂了那狂人所唱的（几十年后仲尼也听过的）歌：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圣人生焉；
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翻来覆去的歌声，在子胥的心里搅起波纹，最后一句，更使他沉吟不置。一个扬着头唱着，一个低着头想着，转眼间，一座茅屋已经在远远的林边出现了。再走一小程，对面草径上走来一个绿衣的少妇，她一看见丈夫就喊：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今天采了许多藜实，还接来一位贵客。”

少妇迎上来，又转回身，伴着两个男子走到茅屋前。楚狂忽然在屋门前看见了两行新驶过的车轮的痕迹，发了一怔：

“我们这人迹罕到的门前，今天怎么会有车轮的痕迹呢？”

“方才有一个官员，匆匆地从这里驶过，说是要赶路程，投奔宿处。”他的妻回答。

“幸亏我在外边多迟延了一些时，不然又会找出什么麻烦来

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门推开。子胥在屋里坐下后，他继续说着：“前些天，这里就发生过一件麻烦事。有两个从鲁国游学归来的儒者，路过这里，说是要南渡大江，去调查南蛮的生活。不幸，我被他们发现了。因为我的头发剪短了，我的眼睛有些发蓝，——其实我的眼睛又何尝发蓝，不过比他们的眼睛清明些罢了，——他们硬说我是陆浑之戎的后裔，说我是一个有价值的资料，要量一量我的头颅的大小。我分辩说，我是郢城的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信；我说，我的口音不是纯粹的郢音吗？他们却说，口音是后天的，不足为凭。眼睛是确证；剪短头发是西戎的遗风，是旁证。我一人拗不过他们二人，我的头颅的尺寸，终于被他们量去了。这些缙绅之士真是深入民间，我也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我的妻，却觉得是奇耻大辱，因为那二人量完了我的头，临行时，彼此还毫无顾忌地一边走着一边说，“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为什么和一个戎人的后裔同居呢。”

“当时我有些愤怒，现在倒也不觉怎样，只觉得有些好笑了。”他的妻在旁边笑着说。

这夫妇两个的谈话，嘻笑中含满了辛酸，使人有天地虽大，无处容身之感。小茅屋座东向西，门打开后，满屋都是阳光。子胥望着对面疏疏落落的几棵乔木，在这清闲洒脱的境界里，把他的仇恨重担也真像件行李似地放在一边。那少妇已经在茅檐下堆起一堆松球，提着罐子到外边取水去了；青年把松球燃起，刹那间满屋松香，使人想到浓郁的松林在正午时候，太阳一蒸发，无边无际都是松柏的香气。这对青年夫妇的生活，是子胥梦也梦想不到的，他心里有些羡慕，但他还是爱惜他自己艰苦的命运。二人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劳作着，他不由地起了许多念头：你们这样洁身自好，可是来日方长，这里就会容你们终老

吗？有多少地方，雉鸡已经躲藏起来，麋鹿也敛了行迹，说不定有一天这里会开辟成畋猎的场所，到那时有多少声势赫赫的王公们要到这里来，你们还要跑到哪里去呢？现在既然已经有人把你当作陆浑的后裔，将来就不会有人把你当作某种贱民来驱使吗？你们尽可以内心里保持莹洁，鹓雏不与鸱枭争食，这就算是解决问题了吗？——我却要先把鸱枭射死……

子胥想到这里，看眼前只不过是一片美好的梦境，它终于会幻灭的；他意识到，自己的担子就是一瞬间也放不下来了。他想，明天一破晓，就要离开这里。看情形，郑国一定不远了。

日西沉时，那少妇端上来一大碗藜羹；子胥也把囊里的干粮取出来，三人分食。这是一顿和平的晚餐，子胥过去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主妇显出来她的聪明和爱娇，用爽朗的言谈款待这个不速之客，主客都像是置身于江南的故乡，有浓碧的树林，变幻的云彩……

正在忘情尔我的时刻，远远又传来车声。主人心里想，今天真是一个多事的日子。过了片刻，果然有一辆车停在敞开的门前了，车内有人在说：

“方才从贵处经过，未敢搅扰，本想再赶一程，找一个地方投宿，但是前程既无村落，也无城郭，不知能否在这里打搅一夜？”

子胥听着，这声音是多么稔熟啊。等到车门打开，里边探出头来，是一个朋友的面貌。

“申包胥！”子胥不能信任眼前的一切了。房里的客人，车上的客人，都不期而然，惊讶地喊叫一声。

申包胥，这个聪明而意志坚强的人，四五年来，深感在朝廷左近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避免谗人的锋芒，就尽其

可能地设法离开郢城。所以他近来的工作都偏重在外交方面了。国内的事，他多半不闻不问。他曾经西使秦，东使齐，这次是他从宋国回来，秉承楚王的意旨，以修好为名，其实是因为宋国有华氏之乱，他借这机会去侦查宋国的实际情形。

两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几年不见，想不到在这荒野的地方相逢，彼此都恍若梦寐，感动得流出泪来。可是有这样一个贵宾光临，对于主人却不是一件快意的事；这事，子胥不能负责，但因为是子胥的老友，竟好像他给招来的一般，所以主人对他也有些不满。两个朋友正在面对面不知从何说起时，主妇已经收拾起残羹，主人说完“天已暗了，我们这里没有烛火，我们要睡觉去了”这句话，夫妇二人就走入茅屋里的另一间。

堂屋里黑洞洞地只剩下两个朋友，车马都系在门外的树旁，御者躺在车下也睡着了。他们面对面，共同享受这奇异的境界。在这里相逢，二人都意想不到，有时也觉得是势所必然：可是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关于伍氏父子的不幸，申包胥并不十分清楚，这一见面，仿佛一切都明白了。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谁的面貌，但彼此的心境，却都很明了。申包胥，他深深地感到，子胥是要往哪里去，要做些什么事；同时他也想了一想，他应该做些什么事。子胥却觉得，不同的遭遇已经把两个朋友分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父母之仇，不与戴天覆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城接壤，”这对于申包胥只是空洞的成语，对于他个人却随着鲜红的血液，日夜在他的身内周流。

两个朋友在默默中彼此领悟了，他们将要各自分头去做两件不同的大工作，正如他们在儿时做过盖房子的游戏一般：一个把一座盖得不满意的房子推翻，一个等待着推翻，然后再把它从新恢复。黑夜里只有明灭的星光照入狭窄的圭形的窗户，间

或有一二萤火从窗隙飞进粘在人的衣上。二人回想少年时一切的情景，还亲切得像一个人；若是瞻望面前茫茫的夜色，就好像比路人还生疏许多。他们各自为了将来的抱负守着眼前的黑夜。

三 消 滨

子胥到了郑国的首都，太子建刚从晋国回来。兴奋的精神支持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他见了太子建的面，——未见面时，他的心强烈地跳着，这该是怎样的一个会面！他想，太子建一定是和他一样历尽忧患，如今相见，怕是谁也从谁的面上认不出往日的神情，二人都在辛苦的海里洗过澡，会同样以一个另外的身躯又从这海里出来。他要和他手携着手共同商议此后所要做的事，在这事的前边，他们必须捧出他们整个的生命……但是见面时的第一个瞬间，他一望见太子建的举止，他满心所想的，不知怎么都烟一般地幻散了。太子建，和他想像的完全两样，他对于子胥的到来，既不觉得惊奇，也不以为是必然的事，只表露出一一种比路人还生疏的淡漠。他和子胥的谈话有些恍惚，有些支吾，好像心里有些难以告人的事。子胥尽想使二人的谈话深入一层，但是无隙可乘，有如油永久在水面上漂浮着。他从太子建四围的气氛里感到，这是一个望死里边走去的人，而这死既不是为了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是为了报仇雪恨，却是由于贪图一些小便宜在作些鬼祟的计划，这计划对不住人，也对不住自己，就是对着子胥也不好意思说出；纵使这个死不从外边来，它也会由于心的凋零而渐渐在他的身内生长。他从太

子建的言谈间推测出晋国是给与他怎样的一个使命；这使命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是十分可耻的。他面对着一个可怜的、渺小的太子建，他想像中的太子建早已在这个世界里寻不到一些踪影。

子胥鄙弃着他的主人，满怀失望走出太子建的家门。在他看来，从这里再也燃不起复仇的火焰，他冒着最大的危险，辛辛苦苦地到了郑国，想不到是这么一个结束。他这时感到的孤单，既不是三年城父、也不是风沙的旅途中所能想像得到的。他回想起林泽中的那一夜，与申包胥对坐，两个朋友好像每人坐在天平的一端，不分轻重，如今自己的这一端却忽然失去重量：内心里充满惭愧。他需要把他从城父到郑国的一路的热情放在一边，冷静地想一想此后的途程。他站立在太子建的家门前，正在不知往哪里走去时，几个齐国的商人正围着太子建不过四五岁的儿子公子胜在巷子里游戏，那男孩用郑国的方言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
赠之以勺药。

这样的歌从一个四五岁的儿童口里唱出来，是多么不调和！那些齐国的商人因为是太子建夫人的同乡，终日在这巷子里出入，把一篓篓的海盐囤积在太子建的家里，不肯出售，弄得郑国人常常几个月没有盐吃。子胥极力要走出这条巷子，逃脱开这狭隘的气氛，他要走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重新想一想过去和将来。他从城父到郑国的这段路程，是白白地浪费了。

他走出门时，面前展开一片山水。这里，他昨天走过时，一切都好像没有见过，如今眼前的云雾忽然拨开了，没有一草一木不明显地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浅浅的涓水明如平镜，看不出它是在流，秋日的天空也明透得像结晶体一般。子胥逡巡在水滨，觉得在这样明朗的宇宙中，无法安排他的身体。

他在城父时，早已听人说过，郑国在子产的治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田器不归，人民虽然贫乏，却都熙熙攘攘，各自守着自己井边的土地耕耘。如今他目睹现在的情形，与当时传说的并没有两样，想不到一个被晋、楚两国欺侮得无以自存的郑国竟会暂时达到这种平安的境地。但是他忘不了昨天路上一个老人向他谈过话：

“如今，我们的厄运又到临了。前年火宿出现，城里起了一场大火；去年又是水灾，城里出现了一条龙，城外也出现了一条龙，两条龙乘着水势战斗了几个昼夜，归终城里的龙被城外的龙咬死了。这不都是不幸的征兆吗？果然，今年我们的执政死了。咳，他死了，我也快死了，可是一向被压迫的郑人将要往哪里去呢？”

他更忘不了当他扶着那老人褰裳涉溱时老人对他发的感慨：

“从前，子产若是看见我们老人赤裸着两条腿在秋天过河，就用他自己乘的车子载我们过去。……年幼的人都替老人提着东西在街上走路，这风气还能保持多久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辽远的一座土丘，他的眼里含着泪珠说：

“那就是我们的执政的坟墓，没有几个月，已经被茸茸的绿草蒙遍了。”

子胥回味着昨天那老人的谈话，举首四顾，在不远的地方，昨天望见的那座土丘今天并没有在他面前消逝。子胥怀着景慕的心情信步向那里走去。他走近坟墓，看见在新栽种的松柏下，聚集着许多男女，这都是来哀悼子产的死的。自从子产死后，到这里来的人每天都有，尽管日子久了，也并不见减少；今天这样好的天气，来的人分外多，远远看来，俨然成为一个市集了。这一带地方，每逢春季桃花水下时，本来是男女嬉游之所，人人手里举着兰草，说是祓除不祥，其实是唱着柔靡的歌，发泄他们一冬天窒闷的情绪。如今这座坟墓使这块地方变得纯洁了：今天这里的男女再也没有春日嬉笑的心情，人人的面上都是严肃的。子胥把方才公子胜所唱的“洧之外，洵訏且乐”与目前的景象对比，是多么不同！他又想起太子建在外边辗转流亡，好不容易得到郑国的收容，哪里想到他的生活刚一安定，便趁着子产死去、举国伤悼的时机，在计划着危害郑国的阴谋，这样的不德不义使子胥对着这些朴质的郑人好像自己也做下了罪恶一般。这些人在子产的坟前，有如一群子女围着一个死去的母亲，各人说出各人心内的愁苦——

一个农夫说：田里的谷稻，我懒得去割了。

一个中年的妇人在叹气：身边的珠玉，我没有心情佩带了。

一个老人在一旁说出昨天那个老人的同样的话：咳，子产死了，我也快死了，但是郑人——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将要往哪里去呢？

说到这里，人人的脸上都露出无所适从的样子，一个土地贫瘠、又没有精强武备的国家，仰仗着子产的聪明才智，二十多年国内平安，边界上没有发生过多么大的纷扰。现在，子产埋在这无语的坟墓里了，谁的心里不感到国内紧严的秩序一天

一天地会松弛，外侮一天一天地会逼近呢？这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唱着——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
我有田畴，子产殖之。
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大家翻来覆去地唱，其中有一个看守池沼的小吏在歌唱时眼泪流得最多。最后歌声停息了，他的哭声却止不住。哭到最痛切时，他忽然立起身来，站在子产的坟前，用演说的口气向大家说起一件事，这时无人不感到惊愕。

“诸位，”他一边擦干眼泪一边说，“我们的执政死了，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因为我做过一件欺骗的事。欺骗我们全国人民所爱戴的人，那是多么大的一个罪过。三年了，还是在那次的大火以前，一天有人送给执政几条鱼，执政把这几条鱼交给我，叫我放在我的池沼里养着。我看着那几条欢蹦乱跳的鱼，不知为什么起了难以克制的食欲，我把它们偷偷地烹着吃了。过了两天，我看见执政，心里有些忸怩，转瞬间又鼓起勇气，我向他说，鱼到了水里，先有些不舒展，不久就很自如，我不知为什么没有把水闸放好，几条鱼儿摆了摆尾巴，都向着一个方向从放水的地方浮出去了。执政听了，不但不处罚我，反倒为那几条鱼喜叹，他赞叹着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我这该死的人，走出门来，还自言自语地说：谁说子产聪明呢，如今他上了我的当了。”

他说到这里，沉吟片刻，又抬起头来望着大家说：

“我这卑小的人，对着这静默无语的坟墓，良心上感到无法

解脱的谴责。现在只有请大家惩罚我，就是把我置诸死罪，我也心甘，只要是在这座坟墓的前边。”

大家听了这段话，最初有些气愤，但是一转想，在子产执政的初年谁没有暗地咒骂过子产呢：有人诅咒过他父亲没有得到好死，骂他是一个螫人的蚕尾，有人希望过他早早死去……登时反倒觉得这人的忏悔是为大家忏悔一般，人人都对他表示出原谅的微笑。

子胥靠着一棵松树，看着这些哀伤过度的人们，好像忘却了墓园外的世界。那小吏说完话后，暂时的静默使子胥又回到自己身上。子产死了，郑国的人都无所适从，如今他也由于对太子建幻想的破灭孤零零地只剩一个人，不知应该往哪里去。子产的死，是个伟大的死，死在人人的心里，虽然这些人都是渺小的、单纯的。他想起太子建，本来是一个未来的楚王，楚国的面积比郑国要大许多倍，将来本可以做些比子产还伟大的事业，但是他的世界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卑污，他生也好，死也好，恐怕要比任何一个人都可怜，都渺小……他想到这里，不由得也流下泪来……

子胥少年时，常常听人讲些贤人的故事，再看楚国紊乱的情形，总认为那都是早已过去的了，现在不会再有。由于羡慕，心里每每感到异代不同时的惆怅。但是，如今他忽然领悟，就是在不久的过去，那平静的涓水也映照过一个贤明的子产的身影。他真后悔，他为什么不早一年离开城父到郑国呢？听说在子产未执政的前一年，吴国的季札聘使列国时，路过郑国，晤见子产，二人谈礼乐，论政治，像是旧交一般；又听人说，子产死的消息传到东方的仲尼的耳里时，仲尼痛哭失声，感慨着说：“真是古代的遗爱呀！”时代这样紊乱，你打我，我打你，但

是少数的几个人还互相怜爱；宇宙虽大，列国的界限又严，但在他们中间，内心里还是声息相通的。子胥对于这点微弱的彼此的感应，怀有无限的仰慕，而他自己却是远远近近感受不到一点关情。

洧水的南岸，与子产坟墓遥遥相对的是当年郑庄公建筑的望母台。这台建在一座土山上，如今已蔓草荒芜，无人过问。那里的寂静吸引着子胥走出墓园，涉过洧水，他一步步地登上望母台。这时日已西沉，天空失却方才那样的晴朗，远远近近被一层灰白色的雾霭蒙住，他思念着父亲的死，哥哥的死，太子建可怜的情况，周围死沉沉地没有一点生气。向哪里走呢？

北方的齐、晋，被山带河，都是堂堂的大国，他应该望那里去吗？那里的人有太多的历史、太多的聪明、太多的考虑。他们的向背，只在利益上打算，今天的敌，明天就可以为友，今天的友，明天又可以为敌，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但子胥的仇恨，却是永久的黑白分明……西方的秦国，只为联络楚国才和楚国结婚姻，至于他们的女儿是嫁给楚王，还是嫁给楚王的儿子，他们都不过问，只要不违背国策，一切都可以任其自然。谁肯为些不相干的事兴师动众呢？……只有东南，那新兴的吴国，刚学会了车战，为了州来、钟离等城的争执，已经和楚国有过许多年的纠纷，何况他若是不克制住楚国，就无法抵御南方崛起的越。这样的环境比较单纯，政策也比较不容易改变……

在茫茫的暮色中决定了他的去向：明天早晨，越早越好，便起身往吴国去。

在子胥还沿着郑、楚的边境跋涉时，途中他忽然听人传述，太子建要给晋国当内应，计划着倾覆郑国，但是这阴谋被他左

右的人泄露了，他已经在郑国的宫中被人杀死，——人们还从他家里抄出来许多篓海盐。

四 宛 丘

几条黄土的道路，又窄又长，消逝在东南的天边，对于这个孤零零的行人表示着既不欢迎、也不拒绝的懒样子。子胥未加选择便走上了一条。这条路，和其他的几条一样，是贫穷的道路：没有树，没有山，路上的行人和路旁的流水是同样稀少。只有夕阳落时，忽然一回头，会发现路旁有两三座茅屋，蹲伏在远远的夕照中，而这茅屋，在刚才走过时，无声无息，并不曾引起行人的注意。这样的路走了五六天，眼前的世界一天比一天贫乏，一天比一天凋零，不用说江南变幻的云，江南浓郁的树林，就是像涓滨那样的水浅木疏也难以见到了。据说，这已经是陈国的领域。这个可怜的国家，几十年来，在楚国的势力里，有如老鼠在猫的爪下一般。一会儿被捉到，一会儿又被放开，放开后好容易喘过气来，向前跑几步，又被捉到，捉弄得半死，随后又放开。这可怜的国家在这可怜的状态下生存着，没有人做长远的打算，只是过一天说一天罢了。房子塌了不想再盖，衣服破了不想再补，就是脸脏了都不想再洗；只是小心翼翼地怕听见楚人的口音。一听说楚人来了，人人都躲得远远的；敢于出头露面 and 楚人周旋的只有在楚国游过学或是经过商的人。

这条贫乏的道路最后引导子胥走上一座小丘，这小丘上除却最高处一座土筑的神坛外什么也没有。子胥走到神坛旁，正

是午后，看见三五个瘦弱不堪、披头散发的男女，有的拿了一面鼓，有的搬着一个缶，有的抱来一束鸟羽——大半是鹭羽——不知在那里筹备什么。天气阴阴的，太阳只像是一个黄色的圆饼悬在天空，子胥看着这几个人，影子似地闪来闪去，一阵阵黄风吹来，使人对他们的存在起些迷离之感。子胥无心理会他们，在神坛旁伫立片刻，又顺着眼前的道路望下走去。转了两三个弯，在离山脚下不远的地方，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房舍；再走近一程，望过去有的房子没有顶，有的墙壁上都是缺口，里边默默地没有一点动作。子胥的眼光盯牢这片房舍，这该是什么地方呢？若是一个村落，不会这么宽大，隐隐约约好像还露出残缺的城垛口，若是一座城，怎么会又这样荒凉呢，像是刚遭遇什么天灾或兵燹似的。心里正在纳闷，在路旁拐角处碰到一座石碑，上边刻着：

“太昊伏羲氏之墟。”

子胥急忙顺着土坡跑下来，跑到一座矮矮的树林旁，这里草木特别茂盛，是他一路上很少见到的。深深的草莽中又露出一座石碑，上边刻着：

“神农氏始尝百草处。”

子胥心里忽然领悟，这座土山应该是宛丘；那么眼前的一片荒凉的房舍就会是陈国的国都吗？同时他心里想，远古的帝王，启发宇宙的秘密，从混沌里分辨出形体和界限，那样神明的人，就会选择这样平凡的山水，作为他们的宇宙的中心吗？也许只有在这平凡的山水里才容易体验到宇宙中蕴藏了几千万年的秘密。子胥一路上窄狭而放不开的心又被这两块石碑给扩大了。他又思念起一切创始的艰难和这艰难里所含有的深切的意义。子胥穿过矮林，走在田畴间，对面走来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湿淋

淋的麻布，看见子胥，发了一怔，把脚步放慢了。等到子胥过去，他把麻布放在草地上，从后边赶来，大声喊道：

“前面的行人，可是楚国来的贵客吗？”

子胥刚一回头，那人便满脸堆着笑容走来，像一个多年的朋友，可是他的眼光不敢正视，只悄悄地打量着子胥。

“天已经不早了，你尽望前走做什么？我看你的举止，一定是楚国来的。路途好远呀，要好好休息休息。前面的城是不能招待贵宾的。你知道，前面的城里起过一次大火——凑巧那时宋国、卫国、郑国都有大火——可是陈侯只率领着他的宫臣跑到……”他回转头指一指那座上山，“跑到神坛旁，祈求神灵的保佑；但是火，却任凭它蔓延起来，一条街，一条街地烧下去。其实，这年头儿谁有心肠救火呢，整个一座城就这样烧得四零五落。后来邻国听到了，都来吊灾——只有许国没有来——看见这景象，没有一国不耻笑陈国。你看郑国，子产在火灾时措置得多么有条有理——陈国真不成……哈哈……”

子胥听着这人的语气，捉摸不出他是哪国人，心里起了说不出的反感，这人说着说着索性完全变成楚音了：

“陈国真不成。我们的陈侯，在火灾后只把宫殿修理好了，自己搬回去住；至于百姓的房子呢，都任凭它们残败下去，风吹雨打，这年头儿谁有心肠修理呢。其实，那座宫殿也是颤巍巍的，说不定哪天楚国的军队一高兴便把那宫殿的盖子揭开呢……”

子胥越听越不耐烦，但是这人还不知好歹地说下去——

“在不远的地方，就住有楚国的军队，我就常常给贵国的驻军办些零碎的事务；他们在这里都是人地生疏呀。我是陈国的司巫，随着当今的陈侯在贵国观过光，说得出纯正的楚音呢，嘻

嘻嘻！”他笑得满脸都是皱纹，但是两眼里闪露出使人难以忍受的奸诈，他同时指着绿草上的那一大堆白的东西说：“这是上好的麻布，预备给贵国军队用的。我方才抱着这堆麻布在城里东门内的水池里洗了回来，那池子又宽阔又清洁，里面没有鱼，也没有水草，正好洗这样贵重的布料，现在只有为洗麻布才进城。……”

他刺刺不休地说着，子胥看着这渺小的人物每句话都使他变得更为渺小，这脸上的笑纹，有些可厌，有些可怜。只是他不住地提到“楚国的军队”，使子胥多添了几分忧虑，子胥正在沉吟时，那司巫忽然有所发现似的，扩大了他奸狡的眼光，从新打量着子胥的衣履和神情：

“客人不必考虑了，还是到舍下住一夜吧！”他说，“城里破破烂烂的，的确没有什么好住处。不然就到南郊贵国的军营里去投宿……”这次提到楚国的军营，语气特别加重，含有一些威吓的意义。

子胥却宁愿冒着眼前的危险，也不愿多有一刻对着这样的面孔了，他顺口回答了一句，像是那句话的回声：

“我到军营里去投宿……”

“好好，”那人也顺着说，“我今晚也有公事，我要监督男觋女巫在神坛旁跳舞呢。他们的乐器和舞器早已搬到山上去了。那么再见，我明天再来奉看……”

司巫走了，子胥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这样一个人，这样的姿态，这样的语气，好像在郢城里什么地方见过似的。不只在郢城，而且在他家的附近。那时，仿佛有这么一个陈国的人，曾经用过这样的语气和姿态，讨得许多人的欢喜，同时也讨得一些人的憎恶。子胥想到这里，不由得一回头，而那抱着一大

包麻布的人也正一回头投给子胥一个刁狡的眼光。这眼光里含着猜疑、探究、计算，脸上也绝不是方才那样蔼若春风了。子胥赶快把头转回，心里感到一种不幸的事或许会到来，脚步也加快了，望着那座城走去。走了几步，还听见那人在后边喊：

“到贵国的军营里，用不着进城，走偏南的这条岔路最近——”

这句话里含着什么意义，子胥自然也感得到，但却顾虑不了那些，索性把脚步放得更快些，只回答一句：“我先到城里看看。”

那座城果然四零五落，到处是火灾的痕迹。每个未倒的墙角下，每个没烧到的房檐下，都蹲集着乞丐一般的居民，其余的大部分就是乱草和砖头瓦块。一个国都，火把它烧成这样子，二年了，竟没有人肯出来整理，这国家还成什么国家呢。子胥一边走一边想，心里七上八下，好像也填满了路上的砖瓦和碎石。走近东门，望见一片周围百步的水池，水清见底，旁边有几个衣履稍为整洁的女子在那里洗衣服，子胥还看得出多半是楚军的军服。他无心细看，只匆匆地从东门走出去了。

东门外是一座座的墓园。有的都被荆棘封住，无法走进。有的里边还有羊肠小径，好像有人出入。子胥选了一块较为隐秘、又较为整洁的地方，恰巧这里有几棵梅树，他便坐在树下。这时太阳已经落在宛丘的后边，子胥感到饥饿，从袋里掏出干粮。他一边吃，一边想，在不远的地方就有楚国的驻军，里边也许有他的乡人，也许有他少年时一起练习过骑射的同学。从城父到现在，不过半个多月，却好像过了半生一般。他一路所经验的无非是些琐碎而复杂的事；原野永久是那样空阔，但他只要接近城市，便觉得到处都织遍了蜘蛛网，一迈步便粘在身上。他

希望有一个简单而雄厚的力量，把这些人间的琐碎廓清一些。他想到南方的故乡，那里茂盛的森林，那里朴厚可爱的人们。他是怎样渴望拥抱那些楚国的士兵啊，但是不能，运命把他和他们分开了，他不但不能投到他们的怀里去，反倒要躲避他们，像是在这梅树下随时要提防蛇豕一般。他要好好地警醒这一夜，不要让草里的蛇豕爬到身上来……

墓园内走出一个细长的身体，停止在园门旁，口里不晓得哼哼些什么，尽在向着从城里的来路张望，望了许久，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口里又哼哼了一些什么，随后又说：

“是回来的时候了。”

他那焦急的、期待的心情，随着夜色一瞬比一瞬浓厚，自然没注意到梅树下的子胥。子胥也不愿意被人看见，但是不知怎么，不自主地做出一种声音，被他发现了。

“什么人在这梅树下边呢？”

“一个行路人，城里无处可以投宿，只有在这里过一夜。”

“舍下也是狭窄不堪，不能招待远人呀。”他说完这句话，又回到自己身上，自言自语，“怎能还没有回来呢？”

“你在等待着谁呢？”子胥问。

“我等待着我的妻。”他回答子胥，同时又自己发着牢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不主张她做这样的事，她一定要去做，她只说，不去怎样生活呢。咳，我是多么穷苦也不肯叫她去从敌人手里讨生活呀——你知道吗，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这是我们陈国的名句，百多年前一个无名的诗人作的。这是说，人要忍受得住贫穷。”

“尊夫人做的是什么事呢？”

“还不是在东门里的水池旁给楚国兵士洗衣裳。我们穷到这个地步，每人只有半件衣裳，一年未必能换洗一次。但楚国人是爱清洁的，天天洗澡，三天换一次衣裳。谁若能谋得一个洗衣的位置，每月的收入似乎比公卿大夫还要多。——其实，我真不愿意我的妻从那些楚国人的手里讨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若是没有他们，我们何至于穷到这等地步。”他说到这里，神情间有一刹那的兴奋，但声音立刻又低下去了。“但是她不听我的话，我只好由她去干这个不体面的事。”他说着说着，又哼起那个调子来，这次子胥却听懂了，正是《衡门》那首诗。

这人的谈话，时而骄傲，时而谦卑，显然是贫穷与忧患使他的神经变了质，最初不肯同流合污，要把住一点理想过日子，但这理想似乎一天比一天模糊不定，而眼前的道路也恍惚迷离了。

静默了片刻。他仍然伸着脖颈期待着……

“尊寓就在这墓园里吗？”子胥想分一分他焦躁的心。

“本来住在城里。大火把我们烧出来了。有的人家还能存下一些墙角屋檐，但是我的家，因为收藏了一些简册，火势扑来，更增加了燃烧力，只有我的家烧得片瓦不存。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利用两座坟墓中间的隙地，用些木板盖成一座矮屋，这样，一住也将及两年了。啊，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子胥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只是同情地叹了一口气。这点微弱的同情，他好像从来不曾得到过，雨露一般，正落在他的心里，引起他无限的感慨——

“如今，读书的人是一文钱也不值的。八十年前，灵公同夏姬把世风弄得太不成样子了，有些读书的人就做诗讽刺他，后来楚人来了，有些读书的人又说，我们是舜的后人，怎么能臣

服于江南的蛮人呢？所以归终陈也好，楚也好，我们都成为人家的眼中钉。现在的我们，没有人做讽刺诗，也没有人称楚人为蛮人——却使人更看不起了，只好退在墓园里，抱着自己的贫穷，与死人为邻吧。”他胸怀里好像压着无限的委屈，语声只投入对方的人的耳里，此外的空气里不会起一点波动。这时梅树上聚集了几只鸮鸟，睁开大眼睛东张西望，目中无人。

那人即景生情，不知是对着子胥，还是对着鸮鸟，说：“这些可怜的鸮鸟啊，白昼不知都到哪里去，一到晚间就飞到这里来，睁着大眼睛，在黑夜里探索什么呢？你们叫不出媚耳的声音，又常常预示一些不祥的征兆，人们都把你们叫做不祥之物。但是我听说，在西方最远的山的西边，甚至在西海的西边，有座名城，那里的人供奉你们是智慧的鸟，你们为什么不飞到那里去呢？——我们读书人和你们有同样的运命，可惜我没有你们那样的翅膀呀，我有时真想飞，不住地望西飞，飞过了秦国——这不过是梦想罢了，我怎能飞呢？就看我这半件破衣裳，我也飞不起来呢。我应该抱着贫穷，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他越说越语无伦次。

树上的鸮鸟只睁着大眼睛，一无所感。子胥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名城，把鸮当作智慧鸟。他听着这人的谈话，时而可怜得像一片污泥，时而又闪出一些火星，自己不知身在何地，有些奇异的感觉了。那人兴奋了一阵，又回到自己身上，说一声，“这样晚了——”

静默中草里织着虫声。忽然有一只鸮鸟作出一个怪声音，其余的都随着展开翅膀悄悄地飞走了，远远有跑路的声音，越听越近，一个女子喘息的声音——

“回来了吗？”那人跑上去，迎着面接回一个中年的妇人。黑

暗中子胥听着那女子喘息不定地一边走一边说：“今晚把我急坏了……城门都关了，我怎么也走不出来……司巫率领着一些男觋女巫，——今晚宛丘上没有灯火吧，恐怕他们连跳舞都没有举行，——搜查一个什么楚国的亡臣……据说若是把这亡臣捉到，献给楚王，陈国会得到许多好处……至少，他自己会得到许多好处……可是，家家搜查，都没有查出来……现在东门才打开……”她兴奋地说着，那人拉着她走进墓园，把梅树下的外乡人丢在渐渐寒冷起来的夜里。

五 昭 关

子胥在郑国和陈国绕了一个圈子，什么也没有得到，又回到楚国的东北角，他必须穿过这里走到新兴的吴国去。北方平原上的路途并没有耽搁了他多少时日，如今再回到楚国的领域，一切都呈露出另一个景象，无处不在谈讲着子胥的出奔。就是这偏僻的东北角，人人的举动里也好像添了几分匆忙，几分不安。情形转变得这样快，有如在春天，昨天还是冷冷地、阴沉地，一切都隐藏在宇宙的背后，忽然今天一早起，和暖的春阳里燕子来了，柳絮也在飞舞。如今在人们的眼前现出来一个出奔的子胥，佩着剑，背着弓，离开城父向不知名的地方跑去，说是要报父兄的仇恨……官吏们为了这件事担忧，男孩子为了这件事鼓舞，妇女们说起这件事来像另一个世界里的奇异的新闻。但是并没有人感到，他们谈讲的人物正悄悄地在他们的门外走过。

“这一切，是为了我的原故吗？”

子胥这样想时，感到骄傲，感到孤单。

他看着这景象，他知道应该怎样在人们的面前隐蔽自己：他白昼多半隐伏在草莽里，黄昏后，才寻索着星辰指给他的方向前进。秋夜，有时沉静得像一湖清水，有时动荡得像一片大海；夜里的行人在这里边不住地前进，走来走去，总是一个景色。身体疲乏，精神却是宁静的，宁静得有如地下的流水。他自己也觉得成了一个冬眠的生物，忘却了时间。他有时甚至起了奇想，我的生命就这样在黑夜里走下去吗？

可是那有时静若平湖、有时动若大海的夜渐渐起了变化，里边出现了岛屿，道路渐渐坎坷不平，他不能这样一直无碍地走下去了，有的地方要选择，有的地方要小心，好像预示给他，他的夜行将要告一个结束。

昭关在他的面前了。

昭关，本来是一座无人理会的荒山，一向被草莽和浓郁的树林蔽塞着。近几十年，吴国兴盛起来了，边疆的纠纷一天比一天多，人们在这山里开辟出行军的道路；但正因为它成为通入敌国的要塞，有时又需要封锁它比往日的草莽和树林还要严紧。楚国在这里屯集了一些兵，日夜提防着怕有间谍出没。一个没有节传的逃亡者，怎么能够从这里通过呢？

一天，他在晓色朦胧中走到昭关山下的一座树林里，雾气散开后，从树疏处望见一座雄壮的山峰，同时是一片号角的声音，刹那间他觉得这树林好像一张错综的网，他一条鱼似地投在里边，很难找得出一条生路。他在这里盘桓着，网的包围仿佛越来越紧。他想像树林的外边，山的那边，会是一个新鲜的自由世界，一旦他若能够走出树林，越过高山，就无异从他的身上脱去了一层沉重的皮。蚕在脱皮时的那种苦况，子胥深深

地体味到了；旧皮已经和身体没有生命上深切的关联，但是还套在身上，不能下来；新鲜的嫩皮又随时都在渴望着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子胥觉得新皮在生长，在成熟，只是旧皮什么时候才能完全脱却呢？

子胥逡巡在这里，前面是高高耸起的昭关山，林中看不清日影的移动，除却从山谷里流出来的溪水外，整个的宇宙都好像随着他凝滞了。怎样沿着这蜿蜒的溪水走入山谷，穿过那被人堵得死死的关口，是他一整天心里盘算的问题，但是怎么也得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回答。他自己知道，只有暂时等待着，此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一天这样过去了，而所等待的无一刻不是渺茫的、无名的、悬在树林外又高又远的天空。

夜又来了，可是他不能像他一向那样，夜一来就开始走动。林中夜里一切的景色更是奇异，远远有豺狼号叫的声音，树上的鸟儿们都静息了，只剩下鸱枭间或发出两声啼叫；有时忽然一阵风来，树枝杈桠作响，一根根粗老的树干，都好像尽力在支持着这些声音。使人的心境感到几分温柔的，也只有那中间不曾停顿片刻的和谐的溪水。他走向溪水附近，树木也略微稀疏了些。他听着这溪水声更稔熟、更亲切了，仿佛引他回到和平的往日，没有被污辱的故乡。他远望夜里的山坡，不能前进，他只有想，想起他的少年时代，那时是非还没有颠倒，黑白也没有混淆，他和任何人没有两样，学礼，习乐，练习射御，人人都是一行行并列的树木，同样负担着冬日的风雪与春夏的阳光，他丝毫不曾预感到他今天的特殊的运命。事事都平常而新鲜，正如这日夜不断的溪水——谁在这溪水声中不感到一种永恒的美呢？但这个永恒渐渐起了变化：人们认为一向不会改变的事物，不料三五年间竟不知不觉地改换成当初怎么也想像

不到的样子。依旧是那个太阳，但往日晴朗的白昼，会变得使人烦闷、困顿；依旧是这些星辰，但往日清爽的良夜，会变得凄凉、阴郁，亲切的朋友几年工夫竟变成漠不相干的陌生人；眼看着一个诚实努力的少年转眼就成为欺诈贪污的官吏。在楚王听信谗臣，大兴土木的气氛中，有多少老诚的人转死沟壑；而又有一群人，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开始时，暗地里偷窃，随后就彰明昭著地任意抢夺，他们那样肆无忌惮，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保护着他们。不久，他们都穿上抢来的衣冠，在郢城里建筑起新的房屋；反倒把些凭着两只手生活的人们挤回到西方的山岳里去。这变化最初不过是涓涓的细流，在人们还不大注意时，已经泛滥成一片汪洋，有些人竟承认这个现象是无可奈何的。——子胥心里想，这真是无可奈何的吗？

从少年到今日，至多不过十几年，如今他和一般人竟距离得这样远了，是他没有变，而一般人变了呢；还是一般人没有变，只是他自己变了？他无从解答这个问题，他觉得，独自在这荒诞的境界里，一切都变了，只有这不间断的溪水声还依稀地引他回到和平的往日。他不要望下想了，他感到无法支持的寂寞，只希望把旧日的一切脱去，以一个再生的身体走出昭关。

他坐在草地上，仰望闪烁不定的星光。这时不远的山坡上忽然有一堆火熊熊地燃烧起来，火光渐渐从黑暗中照耀出几个诚挚的兵士的面庞，他们随着火势的高下齐声唱起凄凉的歌曲。这些兵士都是从江南湘沅之间招集来的，在这里为楚国把守要塞。他们都勇敢、单纯，信仰家乡的鬼神。他们愿意带长剑，挟秦弓，在旌旗蔽日的战场上与敌人交锋，纵使战死了也甘心，因为魂魄会化为鬼雄，回到家乡，受乡人的祭享。但是现在，边疆暂时无事，这个伟大的死，他们并不容易得到，反而入秋以

来，疟疾流行，十人九病，又缺乏医药，去年从秦国运来的一些草药，都被随军的医师盗卖给过路药商了。——比起那些宛丘的驻军，他们都是郢城的子弟，由楚王的亲信率领着，在陈国要什么有什么，过着优越的生活；这里的士兵，虽然也在楚国的旗帜下，却显得太可怜了。他们终日与疾病战斗：身体强的，克服了病；身体弱的，病压倒了人。还有久病经秋的人，由疟疾转成更严重的疾病，在他临危还有最后的一口气，无情的军官认为他不能痊愈了，就把他抛弃在僻静的山坡上，让他那惨白无光的眼睛再望一望晴朗的秋空。当乌鸦和野狗渐渐和他接近时，他还有气没力地举起一只枯柴似的手来抵御……

那一堆火旁是几个兵士在追悼他们病死在他乡的伙伴，按照故乡的仪式。其中有一个人充作巫师，呜呜咽咽地唱着招魂的歌曲。声音那样沉重、那样凄凉，传到子胥的耳里，他不知道他所居处的地方是人间呢，还是已经变成鬼域。随后歌声转为悲壮，巫师在火光中做出手势向四方呼唤，只有向着东方的时候，子胥字字听得清楚。

魂兮归来！

东方不可以托些！

长人千仞，

惟魂是索些！

子胥正要往东方去，听着这样的词句，觉得万事都像是僵固了一般，自己蜷伏在草丛中，多么大的远方的心好像也飞腾不起来了。——那团火渐渐微弱下去，火光从兵士的面上降到兵士的身上，最后他们的身体也渐渐模糊了，招魂的巫师以最

低而最清晰的声音唱出末尾的两句，整个的夜也随着喘了一口气：

魂兮归来！

反故居些！

子胥的意识沉入朦胧的状态，他的梦魂好像也伴着死者的魂向着远远的故居飘去，溪水的声音成为他惟一的引导。子胥的心境与死者已经化合为一，到了最阴沉最阴沉的深处。

第二天的阳光有如一条长绠把他从深处汲起。他一睁眼睛，对面站着几个朴实的兵士。他们对他说，要在山上建筑兵营，到关外去采伐木材，人力不足，不能不征用民伕，要他赶快随着他们到山腰的一个广坪上去集合。这时这条因为脱皮困难几乎要丧掉生命的蚕，觉得旧皮忽然脱开了，——而脱得又这样迅速！

子胥混在那些褴褛不堪的民伕队伍中间，缓缓地、沉沉地，走出昭关。这队伍都低着头，没有一些声息，子胥却觉得旧日的一切都枯叶一般一片一片地从他身上凋落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清爽：他想，有一天他自己会化身为那千仞的长人，来索取他的仇敌的灵魂。

子胥在关外的树林里伐木时，在一池死水中看见违离了许久的自己的面貌，长途的劳苦，一夜哀凉的招魂曲，在他的鬓角上染了浓厚的秋霜。头发在十多天内竟白了这么多，好像自然在他身上显了一些奇迹，预示给他也可以把一些眼前还视为不可能的事实现于人间。

六 江 上

子胥望着昭关以外的山水，世界好像换了一件新的衣裳，他自己却真实地获得了真实的生命。这里再也不会那样被人谈讲着，被人算计着，被人恐惧着了，他重新感到他又是一个自由的人。时节正是晚秋，回想山的北边，阴暗而沉郁，冬天已经到来；山的这边，眼前还是一片绿色，夏天仿佛还没有结束。向南望去，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平原，在这广大的原野里，子胥渴望着，这时应该有一个能分担他新生的幸福。他知道，这寂寞的平原的尽处是一道大江，他只有任凭他的想像把他全生命的饥渴扩张到还一眼望不见的大江以南去。

他离开了昭关，守昭关的兵士对于这中间逃脱的民伕应该怎样解释呢？是听其自然呢，还是往下根究？子胥在欣庆他的自由时，一想起宛丘的夜，昭关的夜，以及在楚国东北角的那些无数的夜，他便又不自觉地感到，后面好像有人在追赶：一个鸟影，一阵风声，都会增加他的疑惑。

他在这荒凉的原野里走了三四天，后来原野渐渐变成田畴，村落也随着出现了，子胥穿过几个村落，最后到了江边。一到江边，他才忽然感到，江水是能阻住行人的。

子胥刚到江边时，太阳已经西斜，岸上并没有一个人，但是等他站定了，正想着不知怎样才能渡过时，转瞬间不知从哪里来的，三三两两集聚了十来个人：有的操着吴音，有的说着楚语，可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子胥的行动，也不觉得他是什么特殊的人。子胥却局促不安，江过不去，望后一步也不能退，只

好选择一块石头坐下。等到他听出谈话的内容时，也就心安了。他听着，有人在抱怨，二十年来，这一带总是打过来打过去，不是楚国的兵来了，就是吴国的兵来了，弄得田也不好耕，买卖也不好做，一切不容许你在今天计划明天的事。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接着说：“前几年吴王余昧死了，本应该传给季札，全吴国的人也都盼望传给季札，但是季札死也不肯接受，退到延陵耕田去了，王位只好落在余昧的儿子叫做僚的身上。这僚王仍然是本着先王的传统，兴兵动众，好像和楚国有什么解不开的仇似的。——谁不希望季札能够继位，改变改变世风呢？他周游过列国；在中原有多少贤人士大夫都尊重他，和他结交；他在鲁国听人演奏各国音乐，从音乐里就听得出各国的治乱兴衰。一个这样贤明的人偏偏不肯就王位，要保持他的高洁。”

“这算什么高洁呢；使全吴国的人都能保持高洁才是真高洁。他只自己保持高洁，而一般人都还在水火里过日子，——我恨这样的人，因为追溯根源，我们都是吃了他高洁的苦。”一个年轻的人愤恨地说。

那老年人却谅解季札，并且含着称赞的口气：“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相强啊。他用好的行为启示我们，感动我们，不是比做国王有意义的多吗？一代的兴隆不过是几十年的事，但是一个人善良的行为却能传于永久。——就以他在徐君墓旁挂剑的那件事而论，有人或者会以为是愚蠢的事，但对于友情是怎样好的一幅图画！”

季札在死友墓旁挂剑的事，子胥从前也若有所闻，他再低下头看一看自己身边佩着的剑，不觉起了一个愿望：“我这时若有一个朋友，我也愿意把我的剑，十年未曾离身的剑，当作一个友情的赠品，——不管这朋友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而我永

久只是一个人。”子胥这样想时，也就和那些人的谈话隔远了，江水里的云影在变幻，他又回到他自己身上。这时江水的上游忽然浮下一只渔船，船上回环不断地唱着歌：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
与子期乎芦之漪。

面前的景色、自己的身世，日月昭昭乎侵已驰，是怎样感动子胥的心！他听着歌声，身不由己地从这块石头站起来，让歌声吸引着，向芦苇丛中走去。那些江边聚谈的人，还说得很热闹，子胥却不得不离开他们，虽然他对于他们的争论也感到一些兴趣。

他不理解那渔夫的歌词到底含有什么深的意义，他只逡巡在芦苇旁。西沉的太阳把芦花染成金色，半圆的月也显露在天空，映入江心，是江里边永久捉不到的一块宝石。子胥正在迷惑不解身在何境时，渔夫的歌声又起了：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
月已驰兮何不渡为？

歌声越唱越近，渔舟在芦苇旁停住了。子胥又被歌声吸引着，身不由己地上了船。

多少天的风尘仆仆，一走上船，呼吸着水上清新的空气，立即感到水的温柔。子胥无言，渔夫无语，岸上的谈话声也渐渐远了，耳边只有和谐的橹声，以及水上的泡沫随起随灭的声音。船到江中央，红日已经沉没，沉没在西方的故乡。江上刮来微

风，水流也变得急骤了。子胥对着这滔滔不断的流水，心头闪了几闪的是远古的洪水时代，治水的大禹怎样用他的勤劳与智慧，把鱼引入深渊，让人平静地住在陆地上。——他又想这江里的水是从郢城那里流来的，但是这里的江比郢城那里宽广得多了。他立在船头，身影映在水里，好像又回到郢城，因为那里的楼台也会照映在这同一的水里。他望着江水发呆，不知这里边含有多少故乡流离失所的人的眼泪。父亲的哥哥的尸体无人埋葬，也许早已被人抛入江心；他们得不到祭享的魂灵，想必正在这月夜的江上出没。郢城里的王公们都还在享受所谓眼前的升平，谁知道这时正有一个人在遥远的江上准备着一个工作，想把那污秽的城市洗刷一次呢。子胥的心随着月光膨胀起来，但是从那城市里传不来一点声音，除却江水是从那里流来的……

他再看那渔夫有时抬起头望望远方，有时低下头看看江水，心境是多么平坦。他是水上生的，水上长的，将来还要在水上死去。他只知道水里什么地方有礁石，却不知人世上什么地方艰险。子胥在他眼里是怎样一个人呢？一个不知从何处来、又不知向哪里去的远方的行人罢了。他绝不会感到，子胥抱着多么沉重的一颗心；如果他感到一些，他的船在水上也许就不会这样叶子一般地轻漂了。但是子胥，却觉得这渔夫是他流亡以来所遇到的惟一的恩人，关于子胥，他虽一无所知，可是这引渡的恩惠有多么博大，尤其是那两首歌是如何正恰中子胥的命运。怕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唱得出这样深切感人的歌词，而这歌词却又吐自一个异乡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口里。

船缓缓地前进着。两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整日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一个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他看那渔

夫摇橹的姿态，他享受到一些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柔情。往日的心总是箭一般地急，这时却惟恐把这段江水渡完，希望能多么久便多么久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刻。

黄昏后，江水变成了银河，月光显出它妩媚的威力，一切都更柔和了。对面的江岸，越来越近，船最后不能不靠岸停住，子胥深感又将要踏上陆地，回到他的现实，同时又不能不和那渔夫分离。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怎么能一开口就称他朋友呢？船靠岸了，子胥走下船，口里有些嗫嚅，但他最后不得不开口：

“朋友。”渔夫听到这两个字，并不惊奇，因为他把这当作江湖上一般的称呼，但是在子胥心里，它却含有这字的根本的意义。“我把什么留给你作纪念呢？”渔夫倒有些惊奇了。

这时子胥已经解下他的剑，捧在渔夫的面前。

渔夫吓得倒退了两步，他说：“我，江上的人，要这有什么用呢？”

“这是我家传的宝物，我佩带它将及十年了。”

“你要拿这当作报酬吗？我把你渡过江来，这值得什么报酬呢？”渔夫的生活是有限的，江水给他的生活划了一个界限；他常常看见陆地上有些行人，不知他们为什么离乡背井要走得那么远。既然远行，山水就成为他们的阻碍；他看惯了走到江边过不来的行人，是多么苦恼！他于是立下志愿，只要一有闲暇，就把那样的人顺便渡过来。因为他引渡那些阻于大江的辛苦的行人的时刻多半在晚间，所以就即景生情，唱出那样的歌曲。渔夫把这番心意缩成一句不关重要的话：“这值得什么报酬呢？”

这两个人的世界不同，心境更不同。子胥半吞半吐地说：“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将来说不定会有那么

一天，你再渡我回去。”渔夫听了这句话，一点也不懂，子胥看见月光下渔夫满头的银发，他朦胧的眼睛好像在说：“我不能期待了。”这话，渔夫自然说不出，他只拨转船头，向下游驶去。

子胥独自立在江边，进退失据，望着那只船越走越远了，最后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你这无名的朋友，我现在空空地让你在我的面前消逝了，将来我却还要寻找你，不管是找到你的船，或是你的坟墓。”

他再一看他手中的剑，觉得这剑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他好像在替一个永久难忘的朋友保留着这只剑。

七 漂 水

吴国，从泰伯到现在，是一个长夜，五六百年，谁知道这个长夜是怎样过去的呢？如今人人的脸上浮漾着阳光，都像从一个长久的充足的睡眠里醒过来似的。在这些刚刚睡醒了的人们中间，有一个漂水旁浣衣的女子，她过去的二十年也是一个长夜，有如吴国五六百年的历史；但唤醒她的，却是一个从远方来的、不知名的行人。

身边的眼前的一切，她早已熟悉了，熟悉得有如自己的身体。风吹动水边的草，不是同时也吹动她的头发吗，云映在水里，不是同时也映在她的眼里吗。她和她的周围，不知应该怎样区分，她不知道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你”。

江村里的一切，一年如一日地过着。只有传说，没有记载。传说也是那样朦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的端，也不知传到第几代儿孙的口里就不往下传述了。一座山、一条水，就是这里人

的知识的界限，山那边，水那边，人们都觉得不可捉摸，仿佛在世界以外。这里的路，只通到田野里去，通到树林的边沿去，绝不会通到什么更远的地方。但是近年来，常常听人提到西方有一个楚国了，间或听说楚国也有人到这里来；这不过只是听着人说，这寂寞的江村，就是邻村的人都不常经过，哪里会有看到楚人的机会呢？

寂静的潭水，多少年只映着无语的天空，现在忽然远远飞来一只异乡的鸟，恰巧在潭里投下一个鸟影，转眼间又飞去了；潭水应该怎样爱惜这生疏的鸟影呢。——这只鸟正是那挟弓郑、楚之间满身都是风尘的子胥。

子胥脚踏着吴国的土地，眼看着异乡的服装，听着异乡的方言，心情异样地孤单。在楚国境内，自己是个夜行昼伏的流亡人，经过无数的艰险，但无论怎样奇异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究竟都是自己生命内应有的事物；无论遇见怎样奇异的人，楚狂也好，昭关唱招魂曲的兵士也好，甚至那江上的渔夫，都好像是多年的老友，故意在他面前戴上了一套揭不下来的面具。如今到了吴国，一切新鲜而生疏。时节正是暮秋，但原野里的花草，仍不减春日的妩媚；所谓秋，不过是使天空更晴朗些，使眼界更旷远些，让人更清明地享受这些永久不会衰老的宇宙。这境界和他紧张的心情怎么也配合不起来。他明明知道，他距离他的目的地已经近了许多，同时他的心里却也感到几分失望。

他精神涣散，身体疲乏，腹内只有饥饿，袋里的干粮尽了，昨天在树林里过了一夜，今天沿着河边走了这么久，多半天，不曾遇见过一个人，到何处能够讨得一钵饭呢？他空虚的瘦长的身体柔韧得像风里的芦管一般，但是这身体负担着一个沉重的事物，也正如河边的芦苇负担着一片阴云、一场即将来到的暴

风雨。他这样感觉时，他的精神又凝集起来，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一个这样的身体，映在那个水边浣衣的女子的眼里，像一棵细长的树在阳光里闪烁着。他越走越近，她抬起头来忽然望见他，立即又把头低下了。

她见惯田里的农夫、水上的渔夫，却从不曾见过一个这样的形体，她并没有注意到他从远方走来，只觉得他忽然在她面前出现了，她有些惊愕，有些仓惶失措……

子胥本不想停住他的脚步，但一瞬间看见柳树下绿草上放着一只簞筐，里面的米饭还在冒着热气，这时他腹中的饥饿再也不能忍耐了。他立在水边，望着这浣衣的女子，仿佛忽然有所感触，他想：

——这景象，好像在儿时，母亲还少女样地年轻，在眼前晃过一次似的。

那少女也在沉思：

——这样的形体，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儿时听父亲谈泰伯的故事，远离家乡的泰伯的样子和他有些相像。

他低着头看河水，他心里在说：

——水流得有多么柔和。

她心里继续想：

——这人一定走过长的途程，多么疲倦。

——这里的杨柳还没有衰老。

——这人的头发真像是一堆蓬草。

——衣服在水里漂浮着，被这双手洗得多么清洁。

——这人满身都是灰尘，他的衣服不定有多少天没有洗涤呢。

——我这一身真齷齪啊。

- 洗衣是我的习惯。
- 穿着这身沉重的脏衣服是我的命运。
- 我也愿意给他洗一洗呢。
- 箬筥里的米饭真香呀。
- 这人一定很饿了。

一个人在洗衣，一个人伫立在水边，谁也不知道谁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他们所想的，又好像穿梭似地彼此感到了。最后她想，“这人一定很饿了，”他正芦苇一般弯下腰，向那无意中抬起头来的女子说：

“箬筥里的米饭能够分出一些施舍给一个从远方来的行人吗？”

她忽然感到，她心里所想的碰到一个有声的反应。她眼前的宇宙好像静息了几千年，这一刻忽然来了一个远方的人，冲破了这里的静寂，远远近近都发出和谐的乐声——刹那间，她似乎知道了许多事体。她不知怎样回答，只回转身把箬筥打开，盛了一钵饭，跪在地上，双手捧在子胥的面前。

这是一幅万古常新的画图：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绿草里生长出来的一般，聚精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的面前。这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不知道。也许是一个战士，也许是一个圣者。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种在土地里了，将来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这画图一转瞬就消逝了，——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

她把饭放在那生疏的行人的手里，两方面都感到，这是一个沉重的馈赠。她在这中间骤然明了，什么是“取”，什么是“与”，在取与之间，“你”和“我”也划然分开了。随着分开的

是眼前的形形色色。她正如一间紧紧闭住的房屋，清晨来了一个远行的人，一叩门，门开了。

她望着子胥在吃那钵盛得满满的米饭，才觉得时光在随着水流。子胥慢慢吃着，全身浴在微风里，这真是长途跋涉中的一个小的休息，但这休息随着这钵饭不久就过去了。等到他吃完饭，把空钵不得不交还那女子时，感谢的话不知如何说出。他也无从问她的姓名，他想，一个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原野里，“漂水女子”这个称呼不是已经在他的记忆里会发生永久的作用吗，又何必用姓名给她一层限制呢。他更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她。他交还她的钵时，交还得那样缓慢，好像整个的下午都是在这时间内消逝的一般。

果然，她把钵收拾起来后，已经快到傍晚的时刻了。她望着子胥拖着他的细长的身影一步步又走上路途，终于在远远的疏林中消逝。

这不是一个梦境吗？在这梦境前她有过一个漫长的无语的睡眠，这梦境不过是临醒时最后的一个梦，梦中的一切都记在脑里，这梦以前也许还有过许多的梦，但都在睡眠中忘却了。如今她醒了，面对着一个新鲜的世界，这世界真像是那个梦境给遗留下来的。

她回到家门，夕阳正照映着她的茅屋，她走进屋内，看见些日用器具的轮廓格外分明，仿佛是刚刚制造出来的。这时她的老父也从田地里回来，她望他望了许久，不知怎么想起一句问话：

“从前泰伯是不是从西方来的？”

“是的，是从西方。”

“来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人？”

“最初是一个人——后来还有他的弟弟仲雍。”

这时暮色已经朦胧了她眼前一度分明的世界。她想，她远古的祖母一定也曾像她今天这样，把一钵米饭捧给一个从西方来的饥饿的行人。

八 延陵

在长途跋涉中，子胥无时不感到身后有许多的事物要抛弃，面前有个绝大的无名的力量在吸引。只有林泽中的茅屋，江上的晚渡、漂水的一饭，对于子胥是一个反省、一个停留、一个休息。这些地方使他觉得宇宙不完全是城父和昭关那样沉闷、荒凉，人间也不都是太子建家里和宛丘下那样地卑污、凶险。虽然寥若晨星，到底还是有可爱的人在这茫茫的人海里生存着。

如今他走入延陵的境内——他在子产的墓旁、落日的江边怀念过的那个人人称誉的贤人不是正在这里任何一所房子里起居，正在这里任何一块田上耕作吗？他想到这里，胸怀忽然敞亮，眼前的一水一木也更为清秀了。假如季札是古人，他不定多么惆怅，他会这样想，如果季札与我同时，我路过这里，我一定把无论多么重要的事都暂时放在一边，要直接面对面向这个人叙一叙我倾慕的心情。但季札并不是古人，他正生存在这地方的方围数十里内，路上的行人随时都可以叩一叩他的门，表达景仰的心意。可是子胥却有几分踌躇了。他觉得，现在不是拜见季札的时刻，将来也未必有适宜的时刻。若说适宜，也许在过去吧。——在以前，在他没有被牵扯在这幕悲剧里以前，那时他还住在郢城里，父亲无恙，长兄无恙，在简单的环境中，一

个青年的心像纸鸢似地升入春日的天空，只追求纯洁而高贵的事物。那时，他也许会听到季札的行径，起了感应，愿意离开家人，离开故乡，离开一切身边熟悉的事物，走遍天涯，去亲一亲这超越了一切的贤人的颜色。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他虽然还有向着高处的、向着纯洁的纸鸢似的心，但是许多沉重的事物把他拖住了，不容许他的生命像水那样清，像树那样秀。他一路上已经在些最丑陋、最卑污的人群里打过滚，不像季札在二十年前周游列国时听的是各国的音乐，结交的是子产、晏平仲那样的人物，就是一座友人的坟墓，他也会用一只宝剑把它点缀得那样美。走过了许多名山大川，一旦归来，把王位看得比什么都轻，不理睬一切的纠葛，回到延陵耕田去了。这个生命显得多么可爱！而子胥却把父兄的仇恨看得比什么都重，宁愿为它舍弃了家乡，舍弃了朋友，甚至舍弃了生命。他在路上被人看作乞丐，被人看作流民，走路时与牛马同群，坐下休息时与虫豸为邻，这样忍辱含垢，只为的是将来有回到楚国的那一天。到那时，并没有青青的田野留着给他耕种，却只有父亲的血、长兄的血，等待他亲手去洗。渔夫的白发、少女的红颜，只不过使子胥的精神得到暂时的休息，是他视界里的一道彩虹，并不能减轻一些他沉重的负担。

这时，迎面跑来十几个青年男女，穿着色彩谐调的衣裳，每个人的手里都举着一束雪白的羽毛，他们的语声和笑声在晴朗的秋阳中显得格外清脆。有的说，今天的舞蹈真是快乐；有的说，那新建筑的雩坛有多么宽广；有的说，我们这里沟渠这样多，雨水也调和，要雩坛作什么呢，不过是供我们舞蹈罢了；有的说，四围的柳树多么柔美，我们舞的时候，那些长的柳条也随着我们舞呢；最后一个女孩子说，我们真荣幸，今天季札看

我们的舞蹈，从头看到尾。

子胥听着这些话，好像走入一个快乐而新鲜的世界，一个经过宛丘、经过昭关的人，望着这一群活泼的青年，他深深地觉得，他在这样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一点份，心里感到难言的痛苦。等到他们连跑带跳地走远了，子胥的精神恍惚了许久，最后又回到他自己考虑着的问题：他想，这时的季札一定是刚刚看完了这一群青年的舞蹈回来，正在家里休息。

“望前走呢？还是登门拜访？”

望前走，他知道望前走的终点是吴国的国都，在那里他要设法拜谒吴王，要以动听的言词感动吴王的心，早日实现他复仇的愿望。假如季札不那样轻视王位，他接受了余昧的王位，那么他在吴市所要拜谒的和这里所要拜访的就一个人，也就不会有这番心理的冲突了。偏偏季札又看不起他所要拜谒的王位。他这时若要拜访季札，不会因之减少他所要拜谒的那个王位的价值吗？假如他扣开了季札的门，一个将近老年的人含着笑迎接他，说出这样客气的话——

“先生远远地从西方来，将何以见教？”

他要用什么样的话回答呢？是说他复仇的志愿，还是叙述他一向仰慕的心？若是说他复仇的志愿，又何必到季札这里来？若是叙述他仰慕的心，走出季札的门，又何必还望东去呢？

小路上的桥渐渐多起来了。这都是季札率领着这一带的农夫挖掘的沟渠。大地上布着水网，在绿野里闪烁着交错的银光，面前许多农夫农妇来来往往地工作着。他的身边有两个老人一边走着，一边说着：

“令孙今天也加入舞蹈了吗？”

“小孩子们谁不愿意加入呢。”

“听说下月还要在雩坛上演奏中原的音乐呢。”

“如今年轻的人们真是快乐，我们从前没有享受过——”

“这要感谢季札。”

子胥心里想：我本来也应该有这样一片地，率领着一些农夫做些这样的工作，并且建筑一座宽广的雩坛，让青年们受些舞蹈和音乐的熏陶。但是如今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了。是怎样一个可怕的运命驱使我像丧家之犬似地到处奔驰呢？就是最庸俗最卑污的人都有权看我比他们还庸俗还卑污。其实我所钦佩的，正是那个连王位都不置一顾的季札。

季札的门并不像宫门那样森严，随时都可以扣得开，子胥的心也不住地向那边向往。但是不同的运命把他们分开了，他的心无论怎样往那里去，他的身体却不能向那里走近一步。水里有鱼，空中有鸟，鱼望着鸟自由地飞翔，无论怎样羡慕，愿意化身为鸟，运命却把它永久规定在水里，并且发不出一点声音。——子胥想到这里时，对于登门拜访季札的心完全断念了。同时也仿佛是他生命里一件最宝贵的事物的断念。正如掘发宝石的人分明知道什么地方有宝石，掘发泉水的人分明知道什么地方有泉水，但是限于时间，限于能力，不能不忍着痛苦把那地方放弃。

这时他觉得，他是被一种气氛围绕着，他走到哪里，那气氛跟到哪里，在他没有洗净了他的仇恨之前，那气氛不会散开，也不容他去瞭望旁的事物。但是生命有限，一旦他真能达到目的，从这气氛里跳出来，他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无从预想，他也不敢预想，延陵的山水虽然使他留恋难舍，可是他知道他眼前的事是报仇雪恨，他也许要为它用尽他一生的生命。他眼前的事是一块血也好，是一块泥也好，但是他要用全力来拥抱

它。

延陵是一段清新的歌曲，他在这里穿行，像是在这歌曲里插进一些粗重的噪音。最后他加紧脚步，忍着痛苦离开延陵，归终没有去叩季札的门。

九 吴 市

村落渐渐稠密，路上的行人渐渐增多，在远方的晨光中一会儿闪出一角湖水，一会儿又不见了，走过一程，湖水又在另一个远远的地方出现。子胥自己觉得像是一条经过许多迁途的河水，如今他知道，离他所要注入的湖已经不远了。他心里盘算着，若不是在下午，必定就是在晚间，一个新兴的城市就要呈现在他的面前。

刚过中午不久，他就遇见些从市集归来的人，三三五五地走着，比他所期望的早得多，忽然一座城在望了。他又低着头走了一些时，不知不觉在空气中嗅到鱼虾的腥味，原来西门外的市集还没有散完。地湿漉漉的，好像早晨落过一阵小雨，这时阴云也没有散尽，冷风吹着，立刻显出深秋的景象。郢城，他久已不见了，无法比较，但是比起郑国和陈国的首都，这里的行人都富裕得多，人人穿着丝制的衣裳，脸上露着饱满的笑容，仿佛眼前有许多事要做似的，使这座城无时无刻不在膨胀。子胥正以他好奇的眼光观看一切，忽然听到一片喧哗，看见在不远的地方聚集着一堆人。这些人围拢在一家门前，门前站立着一个高大的男子，那男子满脸怒容，发出粗暴的声音说：

“放着眼前有一片空阔的广场，你们不去摆你们的摊子，偏

偏摆在我的门前，摆完了又不替我打扫，在白石的台阶上丢下些鱼鳞虾皮就走了，弄得我的房里充满了腥气。”

他这样喊着，并没有得到回答，四围的人听了只是嘻嘻地笑。这无异于在他的怒火上加油，他的牢骚越发越大：

“我住在这里，本来是清清静静的，不想沾惹你们，天天早晨打开门，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但这几年来，城里不知为什么容不下你们了，在我的四围左盖起一所房子，右盖起一所房子。把我这茅屋围得四围不透气。我住的本来是郊，不知怎么就变成郭了。我当然无权干涉你们，但是你们真会搅扰我。一清早就有女人们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外国歌，那样不自然，像是鹦鹉学人说话；晚上又是男人们呼噜喝雉的声音。弄得我早晨不能安心研究我的剑术，晚上不能睡眠。你们这些人——”

他的憎恨使他的语言失却理性，大部分的人还是嘻嘻地笑。但是住在近邻的几家人有些受不住了：

“你这自私的独夫，我们在晚间消遣解闷，干你什么事？难道因为你住在我们的近邻，我们就不做声？”

“你们这群败类，”他的愤恨促使他说出更粗野的话，“你们就和这些腐烂的鱼鳞虾皮一样地腥臭。”

这句话激怒了群众。“他侮辱我们！”“他骂我们！”“我们要和他到官府去解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有的向后退了两步，有的又挤上前，这人看着这群人的激动，便挽起袖子，他的两只胳膊上露出来两条纹饰的毒龙。当他拔出他腰间的匕首时，四围又是一片暂时的平静，平静中含有一些悚惧。正在这瞬间，门内走出一个老太婆——

“专诸，进来吧！你又在闯什么祸？”

那人听见母亲在门内呼唤他，他的愤怒立即化为平静，把匕首

插入鞘中，向人群投了一个轻蔑的眼光，走进去了。

众人望着专诸走进门去，人人的心也都松下去。等到专诸的家门紧紧关住了，才有几个人用一句轻薄的话遮饰他们当时的恐惧：

“这人这样顺从他的母亲，看来也没有多大本领。”

同时又是一片轻薄的嘻笑。子胥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剧，心里有些惊奇。他从那老太婆的口中知道，这个“人的憎恨者”叫做专诸。他想，这人最初一定是与世无侮，在郊外盖下这座茅屋，和他的母亲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并不寻找纷扰，但是纷扰找到他的门前，当年的郊变成今日的郭了。那些卖鱼卖虾的、呼噜喝雉的、唱外国歌的……从早到晚在搅扰他，使他不能清静地生活，如今他不能不愤怒了。这愤怒，谁能平息呢，只有那四围是和平围绕着的老母，因为他多少年平静的生活都是和他的母亲一同度过的，所以平静也永久凝集在他母亲的身上。——子胥想到这里，林泽里的茅屋仿佛又呈现在他的面前，他想，那个楚狂一定还和他年轻的妻过着平静的岁月，但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一旦那林泽开辟为楚王的猎场，楚国的贵族在他的四围建起一座一座的别墅，也有些女人不三不四地唱些外国歌，也有呼噜喝雉的声音搅得他不能安眠……他会不会摇身一变，变为今日的专诸呢？他觉得，楚狂变为专诸的日子一定也不远了。

子胥立在街头沉思时，那群人早已散开了，街上越来越寂静，他也越想越远。看着专诸门前的鱼鳞虾皮忽而化为林泽中的麋鹿雉鸡，楚狂的藜实袋里也忽然会露出明亮的匕首，而楚狂的妻与专诸的老母忽然融合为一个人了，——宁静而朴质的女性。

有人在拍子胥的肩，使子胥吓了一跳，这对于他是多么生

疏，他久已不曾经验过这肩上的一拍了。他悚惧地回转头来，面前是一个久已忘却的面貌。他端详一些时，才认识出是少年时的一个同学，以研究各国的国风见称，后来各自分散，彼此都已忘记，不知什么样的运命把他送到吴国来了。那人望着子胥，半惊半喜地说：

“我看你有些面熟，我不敢认，你莫非是精于射术的子胥吗？你怎么也会到这里来呢？”子胥还没有回答，那人便接着说，“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这里的同乡并不少。我在这里教音乐，你知道，一个新兴的国家是怎样向往礼乐……”

子胥不愿意遇见熟人，他听了这话，面前好像又看见有一片污泥，同时他想起方才专诸所骂的外国歌，必定是这类的人给传来的。那人不管子胥在想什么，却兴高采烈地说下去：

“你来了真好，这里也有同乡会，自从申公丞臣以来，我们楚人在这里都很被人欢迎，不管是文的，或是武的。你知道吗，一个新兴的国家是多么向往礼乐！我还记得，你的射术和剑术都很好，你不愁没有饭吃。我除却教授音乐，还常常做几首诗刻在竹板上，卖给当地的富商们，他们很愿意出重价呢……”

“前些天还来了一位同乡，据说他研究过许多年的历史，他在这里一座广场上讲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称霸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招来了许多听众。每个听者都要缴纳一个贝壳，坐在前排的一个大贝壳，坐在后排的一个小贝壳。讲了几天，他背走了好几口袋贵重的贝壳……”

“你知道吗，在吴、越的边境上还有许多野人，他们是断发纹身的，发断了的确不好看，但是身上的雕纹有些的确很美丽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雕纹描下来，还收集一些他们的用具，带到城里来给大家看看，从这上面也可以赚不少的钱……”

“谁说时代乱不容易找金银呢？金银到处都是。”

子胥听着这些话，真是闻所未闻，好像另外一个世界里的
事，他无法回答。只是由于那人夸奖他的射术，他忽然想起一个
精于射术的朋友，这人在许久以前就离开了楚国，听说到东方
去了，他倒想趁这机会打听打听这人的下落。他说，“我的射
术和剑术早已荒疏了，这时我却想起一个精于射道的朋友，不
知他是不是在这里？”

那人愣了一下，立即说道：“你说的是不是陈音？”

“是的，——是陈音。”

“陈音几乎和我是同时来的，现在到越国去了。从他那里我
得到不少关于射道的资料，你知道，我是研究诗的，从他的口
里我听到了那首最古的诗——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害。

这诗有多么简练，只有古人才能做得出来。”

子胥早已忘记了这个名字，如今忽然想起，好像一个宝贵
的发现，但是到越国去了，他立即感到无限的失望；这正如在
人丛中出乎意外地露出一个久未见面的朋友，可是一转眼，他
又在人丛中消逝了。子胥的神情很不自然，不住地发呆，那人
也觉得两人中间好像有些话说不大通似的，又看了看子胥，把
同乡会的地址告诉他，说一句：“我看你这样子，也很匆忙，我
们明天再见，我还要赶忙去教某某小姐鼓瑟。”说完便匆匆地走
去了。

子胥望着那人走远，他想，假如陈音也在这里，他一定立

即去找到他，向他说一说他的遭遇和他的计划，因为这人深深地知道弓弩的作用是“逐害”。可惜这人到越国去了，他心中感到无限的苍凉。在林泽，在田野，复仇的事无从开始；一到人间，就又难免遇到些拖泥带水的事，听到许多离奇古怪的话。他一路的遭逢，有的很美，有的很丑，但他真正的目的，还在一切事物的后面隐藏着。他意想不到，这里也有这样多的楚人，为了避免无谓的纠纷，他不得不隐蔽他的面目；但他为了早一日达到目的，又急切地需要表露出他的面目。在这又要隐蔽、又要表露的心情里他一步步地走入吴市。

不久，吴市里便出现了一个畸人：披着头发，面貌黧黑，赤裸着脚，高高的身体立在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他双手捧着一个十六管编成的排箫，吹一段，止住了，止住一些时，又重新吹起：这样从早晨吹到中午，从中午又吹到傍晚。这吹箫人好像在尽最大的努力要从这十六支长长短短的竹管里吹出悲壮而感人的声音。这声音在听者的耳中时而呈现出一条日夜不息的江水，多少只战船在江中逆流而上，这艰难的航行需要无数人的撑持；时而在一望无边的原野，有万马奔驰，中间掺杂着轧轧的车声，有人在弯着弓，有人在勒着马，在最紧张的时刻，忽然万箭齐发，向远远的天空射去。水上也好，陆地也好，使听者都引颈西望，望着西方的丰富的楚国……

再吹下去，吹出一座周围八九百里的湖泽，这比吴市之南的广大的震泽要丰富得多，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产，灵龟时时从水中出现，如果千百只战船从江水驶入大泽，每只船都会在其中得到适宜停泊的处所；还有浓郁的森林，下面走着勇猛的野兽，上边飞着珍奇的禽鸟，如果那些战车开到森林

的旁边，战士的每只箭都可能射中一个美丽的生物。湖泽也好，森林也好，使听者都引颈西望，望着西方的丰富的楚国……

再吹下去，是些奇兀的山峰，这在吴人是怎么也想像不到的，每一步都会遇到阻碍，每一望都会感到艰难，岩石峭壁对于人拒绝的力量比吸引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谁若克服了那拒绝的力量，便会发现它更大的吸引力：在山的深处有铜脉，有铁脉，都血脉似的在里面分布，还有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宝石，在里面隐藏……吴人听到这里，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听下去，好像登山一样艰难。

但是谁也舍不开这雄壮的箫声了，日当中天，箫声也达最高峰，人人仰望着这座高峰，像是中了魔一般，脚再也离不开他们踩着的地面。

午后，这畸人又走到市心，四围的情调和上午的又迥然不同，他用哀婉的低音引导着听者越过那些山峰，人们走着黄昏时崎岖的窄路，箫声婉婉转转地随着游离的鬼火去寻索死者的灵魂，人人的心里都感到几分悚栗。但箫声一转，仿佛有平静的明月悬在天空，银光照映着一条江水穿过平畴，一个白发的渔夫在船上打桨，桨声缓缓地、缓缓地在箫声里延续了许久，人们艰苦的恐惧的心情都化为光风霁月，箫声温柔地抚弄着听众，整个的吴市都在这声音里入睡了……

忽然又是百鸟齐鸣，大家醒过来，箫声里是一个早晨，这时一个女性的心，花一般地慢慢展开，它对着一个陌生的男子领悟了许多事物。——箫声渐渐化为平凡，平凡中含有隽永的意味，有如一对夫妇，在他们的炉灶旁升火煮饭。

听者在上午感到极度的兴奋，神经无法松弛，到这时却都融解在一种平凡圣洁的空气里了：人人都抱着得了安慰的心情

转回家去。

第二天这畸人又出现了，人们都潮水似地向他涌来，把他围在市中心。箫声与昨天的有些不同，可是依然使人兴奋，使人沉醉。这事传入司市的耳中，司市想，前些天那个研究历史的人，在这里演讲，为的是贝壳；今天又有人在这里吹箫，听说他既不要贝壳，也不要金银，可是为什么呢？他必定是另有作用，要在这里蛊惑人民，做什么不法的事。但当他也混在听众中，一段一段地听下去时，他也不能摆脱箫声的魔力了，一直听到傍晚。他本来计划着要把这吹箫人执入牢狱里定罪，但他被箫声感化了，他不能这样做。

他没有旁的办法，只有把这事禀告给吴王。

后 记

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古人在“镞矢之疾”、在“飞鸟之影”的上边似乎早已看得出这停留与陨落所结成的连锁。若是用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我这里写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

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我在少年时，就喜爱这段故事，有如天空中的一道虹彩，如今它在我面前又好似地上的一架长桥——二者同样弯弯地，负担着它们所应负担的事物。

远在十六年前，我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后来我在一篇讲里尔克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得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我被那一幕一幕的色彩与音调所感动，我当时想，关于伍子胥的逃亡也正好用这样的体裁写一遍。但那时的想像里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原素，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中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地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它们把住。

十六年，是一个多么空旷的时间。十六年前的世界已经不是现在眼前的世界，自己的思想与心情也起过许多变化，而伍子胥这个影子却没有在我的想像中完全消逝。当我在柏林忽然在国内寄来的报纸上读到友人梁遇春逝世的消息，随后便到东海的一个小岛去旅行时，在船上望着海鸥的飞没，我曾经又起过写伍子胥的愿望。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

1942年的冬天，卞之琳预备把他旧日翻译的《旗手》印成

单行本，在付印前我读到 he 重新改订的译稿，由于这青年时爱过的一本书我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便写出城父、林泽、洧滨、昭关、江上、溧水、吴市七章。但是现在所写的和十多年前所想像的全然不同了，再和里尔克的那首散文诗一比，也没有一点相同或类似的地方。里边既缺乏音乐的原素，同时也失却这故事里所应有的朴质。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既然如此，我索性不顾历史，不顾传说，在这逃亡的途程上又添了两章：宛丘与延陵。这虽然是我的捏造，但伍子胥从那两个地方经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伍子胥对于我好像一棵树在老的枝干上又发出了新芽。

一个朋友读完我的原稿，他问我，吴市以后的伍子胥，还想继续写下去吗？我回答他说，不想继续写下去了；如果写，我就想越过三十八年，写伍子胥的死。我于是打开架上的《吴越春秋》，翻出一段向他诵读——

子胥归谓被离曰：“吾贯弓接矢于郑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雠，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

被离曰：“……自杀何益，何如亡乎？”

子胥曰：“亡臣安往？”

我读完这一段，我重复着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

1944 年冬

历史故事与儿童故事

本卷收录的历史故事《仲尼之将丧》、《伯牛有疾》、《两个姑母》、《公孙大娘》、《白发生黑丝》五篇，曾收入 1985 年 8 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至选集》第一卷；另有未曾收过文集的《向儿童说我童年的故事》三篇，作为儿童故事一并收入。

仲尼之将丧*

——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也。

仲尼自从春天去了以后，意味的阑珊，情绪的萧索，更甚于前年西狩获麟、《春秋》绝笔的时候了。那时他满心满意地想，世态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的《春秋》写到这里也尽够了。天啊！你总还可以多给我几年的生命吧；我要努力在我这未来的几年以内，把我们先哲传下来的一本《易经》整理一番；把我的哲学思想都藉着这部古书表现出来，留给我的弟子们——咳，他们真是可怜，像是船没有舵，荒野浓雾中没有指南车呀。哪知到了现在，转瞬间就快要两年了，《易经》，一点儿没有着手；《春秋》，也有刻在竹板儿上的，也有涂在一卷一卷的树皮上的，错错乱乱地在他的房里堆积着，向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来过问。就

* 本文写于1925年4月3日，原载1925年10月《沉钟》周刊，第2期，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后收入《冯至选集》，第1卷。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是那张古琴，伴着他流浪他乡，十四年总在身边的，现在挂在壁上，不但着了许多灰尘，并且结上许多蜘蛛网了。他每每在黄昏时节，倚着窗子望落日，领略着自然间的音乐，正在亡机物我、融会一切之际，房子里便会发出来一种苍茫的音调，使他回转头来，目光懒懒地落在那张琴上，他这般伤感地自语，不知说了多少次了：

——当年从我困于陈蔡的故人们，死的死了，不死的也多半在远方，只剩下这张琴，寂寞无语的琴……

田垄间一望无边的大麦，都渐渐被南风吹黄。在这静的乡间，从黎明一直到日暮，只有一种简单的、博大的情调管领着；风雨都很少有什么变幻。风靡一世的、楚晋争霸和吴越消长的狂飚怒浪，总激荡不到这里；正如幽谷的花木不曾有过一次的摇曳，深潭内的止水不曾起过一缕的皱纹。纯朴的农人们在他们工作之余，便聚在一起谈些荒诞的齐东海滨的故事，他们都知道仲尼读书知礼，是圣人的后裔；见闻广一点的，更知道他曾经做过短期的鲁相，就是所谓当时的诸侯大夫，也常常向他谈乐问礼，所以他们对于仲尼都存着一个特殊的尊敬的心。或是河滨，或是原野，他们在那里又歌又舞时，若是一旦望见了仲尼走来，他那严肃的面孔，端正的脚步，岸然的态度，立刻使他们都鸦鹊无声，歌的停了歌，舞的停了舞，静静悄悄地望着他，等着他走远了许久以后，才恢复他们原来的欢歌曼舞。甚至小孩子们，都听惯了他们父母的恐吓，“仲尼不是寻常的人呀，”所以连游戏都很少有在他的住房附近；虽然他的住房同旁人的是一样地简陋、狭小，三两间泥草砌成的茅屋。

今天早晨，仲尼起得分外早，这或是因为他近日神魂不安，

时有恶梦萦绕的原故。他扶着杖，立在门前，仿佛有什么期待似的，向着远方发呆。鸟儿们的晨歌将罢，草地上的露珠一颗颗地映着旭日的光；遍地的野花昂然向着这皤白老叟微笑，含着几分嘲讽的意味，像是还在替那两个争辩不清的宋国的童子问，“你这自命圣者的圣者呀，到底是早晨的太阳近，还是正午的太阳近呢？”但是他对于这自然的景象，这时毫不注意；他只是想着，或者有一个弟子能够来吧，或者有什么人带来些外边的消息吧。等到了绝望的时候，便这般说，“咳，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哪能影子一般地随我一生呢！”衰弱的目光无力地望着，北方的云雾已散，蔚蓝的泰山余脉，远远起伏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了。

二十年前，奔走齐鲁之间，追慕着古代的风光，正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在这乱世上最热衷的时期。一天独自一个人登上泰山的高峰，澄滓太清，齐鲁俱磅礴于茫茫大气之内，自己不觉觉得胸怀高朗：

——啊，当初登上东山，觉得鲁小，现在立在泰山顶，天下并不大呀！

现在呢，泰山依旧是那样嵯峨，可是旧日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耳边只是缠绕着一个樵夫的哭声，凄凄婉婉地。心里忽地一片苍凉，宇宙都似乎冰化了一般，一个久已消逝了的泰山樵夫的影子，有如白衣的神显现在黑漆的夜色中，又回到他的意念之内了。

——樵夫啊，你是世间的至圣！当我们在泰山的幽径里相遇时，你哭得是恁般地苦闷，岩石为之堕泪，鸟兽为之惊心。我这愚蠢的人啊，我那时不但不能领会，还要问你为什么哭。樵夫啊，你说，你自伤，所以这般哀泣……茫茫天空，恢恢地轮

……万物的无着无落，是这样锐敏地感动了你……你深入了人生的真髓、宇宙的奥秘；我直到今日，才能了解你！

他的头脑眩晕，目光放出许多火花——泰山也似乎旋动起来，地在震动，远方的河水在沸腾……他颤着……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杖，被掷在一边，颓然坐在阶上了。两手托着颐。

——赐呀，你来了？来得怎么这么晚呢？

他远远望见一个衣冠齐楚的人，渐渐辨别了知道是子贡以后，慈母见了远方归来的游子一般，两目射出消逝了的旧日的的光芒，迎上去，紧紧地握着子贡的手。

赐呀，你来得怎么这么晚呢！

子贡见他先生的神色、言语，都与往日不同，木鸡般地立住了。他忘记了种种的繁文，善于词令的子贡，一个字都不知怎样说才好。

——先生……

——赐呀，你看这座泰山呀——方才的兴奋，立刻又归于消歇；手扶着子贡的肩，师生两人缓缓地走了几步。——你说它有时要崩颓吗？

——先生……

——寂寞呀……赐，你日日锱铢为利，你好久不到我这里来了……

子贡本来是因为货殖的事，由这里经过，顺便看看先生，并且想问一问他近来对于政治上的意见。哪知出乎意料，先生说出这样悲痛的话，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先生，可是病……

——我哪里有什么病，只是昨夜做了一个梦。咳，这样的梦也不只一次了。你说，前面的泰山，有崩堕的那一天吗？

——先生，梦是无凭的；泰山是不会崩颓，如同哲人永不陨亡一样……

——赐呀……仲尼皱纹消瘦的颊上，缀了两颗绿豆大的泪珠了。

子贡慢慢地扶着先生又坐在台阶上，这时候太阳转到南方，被几片浮云遮护着。子贡站立在先生的身旁。等到浮云散开了以后，一只雄鸡高踞在树巅，叫起来了。

——赐呀，这是什么在叫？仲尼低着头。一切都在白昼的梦里迷迷蒙蒙的。

——先生，是一只雄鸡。

——啊，一只羽毛灿丽的雄鸡呀！他抬起头，对着那只鸡望了许久。假如仲由还在，恐怕又要把它射下来，把它的羽毛插在他的冠上；把它的血肉来供我的饑饕。可怜他金星随着太阳一般，傍着我车尘劳碌于卫楚陈蔡的路上，一日不曾离开过我；同我一块儿受着隐士们的嘲笑、路人们的冷遇。我又何益于他呢？他终于很惨怛地死了！赐呀，你的故乡，近来又有什么消息吗？我对于旧游的怀念，再没有比卫国更浓厚的。我的多少弟子故人还都在那里滞留呀。

——自从听说出公跑到鲁国以后，那里沉寂得有如一座古井。

——咳，卫呀，淇水涟涟，绿竹漪漪——他又异样地兴奋了——我在那里的哀乐荣辱，在我的回忆里一日比一日鲜明，使我的联想一日比一日锐敏：我听见雁鸣在天空，便会想起卫灵

公对我的冷淡；我听见车声在街心，便会想起南子车马的喧耀、雍渠的骄姿。往事都如梦如烟了。我那时岂不知道卫灵公除了南子以外，不知什么叫做政，什么叫做礼……我为什么又那样恋恋，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呢，……多少小人欺凌我，甚至于南子，我都不能不向她揖拜。……过去的，真是……

——先生那年住在蘧伯玉的家里，南子正在她的开花时代；她美丽得像是出水的芙蓉，灵公看待她像是一只娇美的孔雀。那天清新的早晨，我是不会忘记的，她立在轻情的纱帷里，穿着一身雅淡的衣裳，环佩是泉水般的琤琮；虔虔地、弯弯地，向着先生问礼。……在先生面前，她何尝像是一个罪过的人呢！

——现在的卫国，想已不是往日那样了。恐怕同灵公墓上的草一样荒乱了吧？——他沉吟了许久。想着卫国的内乱——咳，南子呀，卫国是因为她乱到这般地步！她那时要见我，她哪里懂得我的一缕头发，她哪里懂得我的一声叹息。她见我，不过因为我的身子分外高，我的头顶有些凹，想看看我这在她眼内觉得奇异的人罢了。她那没有灵魂的……女子同小人呀，是我生平厌恶的……

我是自己打算定了的，终身做一个东西南北的流浪人；郑人为我编成歌谣，说我茫茫如丧家之狗，这形容得真是恰当啊。流浪的人是没有家室的，我也从没有一日以家室为怀。我的家室早已任其自然地消逝了。家室啊，是我行动的障碍，是我思想之潮的堤防，我早已把它抛在比云还缥缈的虚无之乡了！死的死了；散的散了！

我抱着我的理想，流离颠沛，一十四年——卫呀，楚呀，陈呀，……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用我一天，种种魔鬼的力恐吓着我，

讽刺着我，压迫着我，四海之大，没有一个地方容我的身躯；终于不能不怀着惆怅回到我这儿时的故乡。故乡真是荒凉呵，乡音入在耳里，泪便落在襟前了。没有一个人不说我是陌生人，没有一个人对我不怀着一些异殊的意味。儿时的门巷变成一片瓦砾，生遍了鬼棘向我苦笑。防山侧父母的坟茔已经被人踏平。我哪里还有读易奏瑟的心情呢。

我悔不该回到故乡，故乡于我，失尽了它的意味了，赐呀，我还有几天的生命呢，天也无边，地也无涯，悠悠荡荡，我种种的理想已经化成灰烬了。后世呀，不可知的后世……

——后世，一定有认识先生的人……子贡寻不出另外可以安慰先生的话了。这淡如白水的慰语，丝毫不引起仲尼的注意。

——我为什么回到这个故乡来呢？我早就应该……我为什么不死在匡人手里？为什么不死在陈蔡人的手里？那时候的死，是怎样地光荣！怎样地可以自傲！那个时候，有颜回在我身边，仲由在我身边，百十个弟子在我面前，在弦诵声中死去，韵调是怎样地悠扬，怎样地美丽呀！现在，不肯“先我死”的颜回也死了，勇健的仲由也死了，百十个弟子都各自走上自己的路了。死也要有死的时候。

仲尼一气说尽了多少天积蓄着的抑郁，两目像着了疯狂，两手按胸，不住地咳喘，淤塞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子贡终于不大了解先生的这种心情上的骤然的改变，想用旁的话路岔开，却找不出适当的辞句。

——先生，该是午餐的时候了吧？

——啊，——仲尼似乎没有听清。

——午餐？

——……

——先生的精神太疲劳了。

——咳，疲劳啊……

——先生到房子里休息休息。

——休息？

——我到菜圃里去剪一些菜，为先生煮汤吧。

——你去吧，我到房子里……

子贡一步三回顾地走着，怀里怀着鬼胎，不知将来究竟要发生什么变故，到房后的菜园里去了。仲尼依然坐在门前。他怕走进房内，同怕阴森的坟墓一样。远远近近，静悄悄使人听到万籁中极细微的呼吸……

正是晌午的时分。

泰山的余脉，又蒙上一层薄薄的云霭了。

伯牛有疾*

霪雨淋淋地永不停息，伯牛的病也随着节气转入深秋了。

这时孔子正在家里删定《诗经》的稿本，从堆积着许多的树皮竹简中顺手取出来一块，上面刻画着这样一首诗：

唐棣之华，
偏其反而。
岂不尔思？
室是远而。

他翻来覆去地读了几遍，不觉又触动了他老人家关怀世道的心肠。他感慨着自言自语地说：“做这首诗的人是怎样地没有至性啊。‘远’是从‘思’才会感到的，还没有‘思’，怎么就会感到‘远’呢。现在好行小慧、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来欺骗人的人实在太多了。做这首诗的人是怎样地没有至性啊。”说着说着，

* 原载1929年7月20日《华北日报副刊》，第117期，后收入《冯至选集》，第1卷。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他不禁想起来病中的伯牛，阴云压着可怕的寂寞，雨是一片哀凉极了的声音。

自颜回死后，在弟子当中，讲起德行来，冉耕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他住在离孔子有三十多里一座无名的土山底下。他从今年春天结了婚，又在夏天得了病，直到现在他同他的先生许久没有见面了。现在孔子忽然想起他，自然是同这首诗有一点连带的关系。事情也要回到去年的新秋的时节。——一天，在泗水之滨拂着新凉的柳下，孔子在那儿半吟半咏地散步，望见远远有一个背着手、低着头的人从对面走来。

彼此走近。孔子看见他那憔悴的面貌，很担心的一句问话便脱口而出了。

“伯牛，你的面貌这样颓丧，可是有什么事在伤心吗？”

“先生，”冉耕停住了脚步，踌躇着，并且脸上泛着微红，“先生，不敢相瞒，是为了一件关于女子的事呢……”

“好德如好色的人是很少见的；但对于你这样的人，我却希望能够好色如你的好德呀。”

“先生，好色同好德，都不是容易的事，我感到同样的艰难。”

说到这里，师生都默然。俯视河中的水，不住汨汨地流着。最后还是伯牛说：

“先生面上的皱纹一天多似一天，先生背上的负担也一天比一天加重；先生捧着热心肠走到人间，人人都用防遏坏人的手段来对待你；一切坏人的罪恶都担在你一人的肩上了——”

“不要那样说呀，我并不曾长着一副与别人不同、使人一见就知道我的心是怎样的面貌，有什么权力叫人不那样对待我呢？怨天尤人，是千万要不得的。”

“先生的话很对。我近来正为着一个女子担受着许多苦痛；

求得一个女子的爱同求真理都是同样的艰难而险阻的路程啊。”

“正因为艰难而险阻，你更要提起勇气呢。”

“是的，荆棘刺破了我的手足，痛透了我的心了。——一天我向她说，她的美丽使我的内心感到了爱。她回答的却是，这样的话从你们男人口里已经听到了许多。她总是把男人是怎样凶狠呀、男人是怎样欺骗呀那一类的话向我说来，说得我竟像是一个没有罪的小羊一般替人家作了牺牲了。”

伯牛禁不住要流出泪来，孔子却正颜厉色地说：

“在她应当这样说的。正因为你不懂得凶狠和欺骗，所以你才会听了而痛苦。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受点苦也是分所应得的。既然要爱，你就像爱真理一样地去爱她吧。既然要向前进，路上的荆棘更是不能避免的。千万不要学那说着‘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的没有真心实意的诗人。”

自柳树底下分手后，继而得到关于伯牛的消息便是今年春天结了婚，紧接着是夏天又患了病；如今是霪雨把时节淋入深秋，由于一首诗孔子便深切地怀念起伯牛来了。

孔子左手撑着伞，右手扶着杖，路上没有行人，只有无边的细雨。因为许久不曾出门，走起路来脚同腿都有点发酸；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远望雨中的一切，别有一番新鲜的意味。慢慢地走近了那无名的土山的脚下，叩了几家柴扉，才打听出来冉耕的住址，是在一棵大槐树下几间很可怜的小土房的里边。

孔子用他的杖敲门，敲了许久，才听见里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定是伯牛的妻子吧，他心里想。

把门开开的却是一个半聋半盲的老太婆。

“冉先生在这里吗？”孔子问。

“染衣裳的？现在我们不染衣裳。”

“不是，我问的是冉牛。”

她又打了几次岔，最后说：

“就是那个生病的阿牛吗？”她把手向东一指，她自己却转身蹒跚地往西走去了。

在孔子的面前现出来一座棚似的小茅屋。

小茅屋里边躺在床上的人听到最稔熟的先生的口音，仿佛是梦一般地惊醒了，立刻把他那焦黄的脸探出窗外，并且伸出来一双柴样的枯手。

孔子吓得倒退了好几步，随后又把伞放在一边，迅速地走到窗前，握住了他那伸得远远的枯手。等到先生从面上拭去了几颗泪珠时，伯牛的枯瘦的脸上却现出几缕使人可怜的微笑。

“先生，在这样的天气，你从什么地方走来呢？”

“始终没有人到你这里来过吗？”

“只是今年夏天，子贡到齐国去办货，从我这里走过一次。那时我的病还不很厉害，不过是腿上长了一个小疮，都指望几天后就会好了。他是一个忙人，所以也没有谈几句……”

“是呀，关于你的病最初的消息，也是赐告我的。”

“还有一次，是我的本家冉求替季氏去收租子，带着许多车马从我的门前走过。我已经不能起床，他大半也不知道我病在这里。”

孔子的心里有点凄凉了，握着他的手只是颤颤地回答：

“冉求不是我们一类的人呀。”

“现在，在许多人的眼里，我已经成了一切罪恶的征象。街坊四邻没有一人不说我这身上的恶疮是没有做下好事的结果；

尤其是同我的妻结婚的必然的报应。我的妻在处女时，没有人见了不倾倒而惊为美女的；可是自从我们结婚以后，她却被人骂为狐媚，我也被人咒为恶魔了。先是我的病，后是她的走，都仿佛给他们提供了铁案的明证。——给先生开门的那位老太婆，天天都把我的事情当作警戒来训斥她的儿子；儿子有时受不了，又怀着满腹的气忿来到我的窗前发泄。”

这出乎意料的事实，使孔子哑得像呆子一样。

“我的生活真是一个长夜呀。”伯牛继续说，“在这冷冰冰而寂静的长夜里，我的心也冰冷而寂静了。我只是想，既然生了这样不幸的病，也只有自己担当，不曾害及别人，便是我惟一用以自慰的方法。一个人都未必肯为自己牺牲，有什么权力叫别人来为你牺牲呢；假如有人为我的缘故而受苦，无论是怎样的，我都会感到我是作下了非常的罪恶。因此，我的妻，我把她送走了；我不能为她劳作，反使她为我受难，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宇宙间不少用‘虚伪’来骗人的人，难道我竟要换个花样用‘诚实’来骗人吗；宇宙间不少用‘恨’来杀人的人，难道我竟要用‘爱’来杀人吗？我是不肯的。我是不肯大声叫喊‘我有一个热烈的心呀！’在可怜的人间来号召的——先生，这是我在我的长夜中的梦话，也许，见不得太阳一般明智的你吧。但是我一个人却是这样孤陋地想了。至于许多不相干的人对于我的谩骂，我早已听惯，在我的精神里不能发生一点刺激了。我只有一件万劫难赎的罪，就是不该在我的妻的生命上涂了一块很难消灭的黑影；然而，这又是没有法子的事。但愿那块黑影能渐渐淡下去，我的病痛纵使再增加多少倍，我也是甘心的。”

孔子听着伯牛的话断续而有力地倾吐着，虽然觉得有些地

方说得太过分了，但一见他那垂死般的面貌，也不忍得去有所矫正。他尽力想说几句劝慰他的话，可是终于一句也想不出来。

伯牛还瞪着两只大眼，希望从他先生的口中再得到一番教导。经过很长久的时间，两人呆呆相视着，最后孔子才半吞半吐地——

“这样一个人得了这样的病，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呀！这样的一个人得了这样的病，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呀！”

冉耕听了，把头低了下去。

孔子的全身都被雨淋透，彷徨无主地立在窗前，握着伯牛的手，自己不知是走好呢，还是这样呆下去的好。

两个姑母*

——《杜甫传》副产品之一

在写杜甫的家世时，我不能不附带着提到两个姑母：一个是他祖父的姑母，一个是他自己的姑母。她们和其他一般旧日的女性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每人都有过一段平凡的故事，由于杜甫的记载，使她们在千千万万、无名无语的女性中间显露出她们善良、隐忍而清苦的面貌。关于前者的，可真可假，只能当作一个普通的传说听听；后者的故事，则有关于杜甫的童年的命运。

一个贫穷的人家，在寂寞中过着清寒的生活，忽然有远方的客人来访，家里却没有一点储存能够招待客人。这时做母亲的，或是做妻子的，费尽心思，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头发剪下几缕，偷偷地在市上卖去，用卖来的钱给客人置办一些饭菜。自己无怨无诉，旁人也觉察不到，只为的是使儿子或丈夫的朋友既然高高兴兴地到她的家里来，也要高高兴兴

* 原载1946年3月10日《独立周报》，后收入《冯至选集》，第1卷。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地从她家里走去。这类的事，在女人把生命完全寄托在丈夫或儿子身上的旧日的社会里，总不会只发生过一次吧。我想，就是有过千百次也不是不可能的。除却我们都知道的陶侃的母亲以外，杜甫的一位曾祖母也是其中的一个。

隋朝大业末年，中国统一不久，又分裂了，形成一个混乱的局面。这位曾祖母和她的丈夫在深山里度着穷苦寂寞的岁月。一天，她的丈夫从外面带来几个朋友，大家有说有笑，谈论天下的情势。其中一个少年，大约十八九岁，面上长着虬髯，精神焕发，使这徒有四壁的茅庐充满了光彩。主人尽在谈笑，没有想到家里空空的甑中没有米，灶下没有柴。饭时到了，里边却送出来一席丰富的酒馔。客人走后，主人送客回来，在冷冷清清的室内出乎意料地看见妻子的两鬓上忽然失却了髻鬟。他惊讶地望着她不知是什么缘故，她的面上却十分坦然，她向他说：

“在这荒乱的时代，人生最可贵的在于有好的朋友，方才我看见这几个客人，风采气度都异乎寻常，为了使宾主尽欢，我哪里还能顾得到自己容颜的美丑呢？”

这些客人里，据说有房玄龄，有杜如晦，至于虬髯的少年，就是那一方面因为血统的关系，一方面因为政治的理想，一再被杜甫所称颂的李世民。

她的丈夫是谁呢？我们只知道姓王，在贞观时曾任尚书；人们猜测这人或许是王珪，因为这个与房杜齐名的政治家是贞观十一年任的礼部尚书——可是这里所述的与史书的记载并不能完全契合。

杜甫自己的姑母是开元天宝间济王府录事参军裴荣期的妻，早年丧母的杜甫可能有一个时期被这位姑母抚养着。在他

还没有记忆的幼年，他住在姑母家里。有一次他和他姑母的儿子同时都染上严重的时疫。姑母焦心苦虑，看护他们，在医药不能生效时，她请来一个巫者，问他这两个病孩子有没有痊愈的希望。巫者说：“哪一个孩子被放在室内的东南角，哪一个便有痊愈的希望。”这时她自己的孩子正睡在东南角，她听了这话，虽不能尽信，心里却发生难以决断的冲突：东南角只能放一个孩子，是让自己的孩子在那里继续睡下去呢，还是把两个孩子的的位置掉换一下？经过长久的踌躇，想到哥哥的儿子没有母亲是多么可怜，才慢慢地把自己的孩子抱开，又慢慢地把侄儿抱来，放在那光明的一角。

过了几天，侄儿的病渐渐有了转机，儿子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归终是一个在姑母的照料下痊愈了，一个在母亲的照料下不免于夭亡。

杜甫当时年幼，既不知道患过这一场重病，更不知道姑母在他这场病中所遇到的难题和难题解决后所发生的结果。他长大后，人们告诉他这段故事，他的长成好像无形中牺牲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若是处在杜甫的地位，谁对于死去的表弟不会感到永久不能赎偿的罪，对于姑母不会感到永久难以报答的恩呢？所以在天宝元年——他姑母在东京仁风里逝世时，他为她守制，为她做墓志铭，为她刻石。有人看见他这样哀痛的情形，都非常惊讶，因此想到几十年前在十三岁时为父复仇而死、谥为孝童的杜并。他们私自说：

“这不是孝童的侄儿吗？不然怎么会这样深情呢。”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段故事。等到杜甫把这段故事向他们说明时，没有人不感动得流下泪来。

公 孙 大 娘 *

——《杜甫传》副产品之二

杜甫在儿时多病，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是他生长在一个渐渐健康起来的时代。在他降生二十年前，陈子昂已经写成《感遇诗》三十八首，在幽州台上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唱，这是陶渊明死后二百余年内难于听到的声音。“常恐逖迤颓靡，风雅不作”，这和后来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同样的抱负，他深切地意识到他对于一个时代的使命。可是当他在四十岁的壮年，满怀忧愤死在家乡的狱中时，或许会感到无边的寂寞：因为像李白、杜甫、岑参、张旭、吴道玄，这些文学上或艺术上足以表现一个健壮时代的精神的人物，有的正在童年，有的还没有降生。但他不愧为一个时代的先驱，他比这些人早来了半个世纪。

关于陈子昂死后渐渐兴起的时代，我们只要想到一些传说所告诉我们的，张旭怎样在酒后写出他的神品，吴道玄怎样看

* 本文写于1946年10月，原载1946年11月3日《大公报·星期文艺》，后收入《冯至选集》，第1卷。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完裴旻的舞剑而画出东都天宫寺的壁画，人们便会觉得这些人的风度与艺术是豪迈而不空疏，放诞而没有颓废的气息。尤其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可以说是这时代里一幅最生动的画图，虽然只是八个人，而这八个人在这时代里并不是个个都居于重要的地位。

在杜甫的童年，这时代文学和艺术两方面正在破晓。除一个破晓前的早行人陈子昂已经提着一盏幽暗的灯笼在黑暗中消逝了，一切都还显着纤细、狭窄，缺乏雄厚。可是在民间，就是整个的民族，却早已蕴蓄着饱满而生动的力量，在舞蹈，在歌唱，敦促着这个时代的来临。那时中国的文化在渐趋安定的统一局面下恢复了健康，人们无论在体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去承受、去采用许多前所未有的外来的新鲜的事物，而不感到危险。所谓胡族的影响，虽说在南北朝时代即已开始，但情形是迥然不同的：在南北朝时，我们只看见中国的文化在异族侵袭下随着偏安的政局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萎靡下去，在唐代则宾主分明，所有异族的文物，无论是音乐、美术、建筑，以及服装用具，只要传到中国来，都足以辅助、启发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发展。所以当时中国的门户是敞开的，什么也不拒绝，胡商的足迹遍海内，胡僧的寺院聚集长安，西域诸国多少有专门技能的人都愿意到中国来显一显身手，中国人对此既不感到威胁，外国人到这里来也往往寻得他们的第二故乡，正如王国维在一首咏史诗里所说的：

南海商船来大食，
西京袄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

知是唐家全盛时。

图画、建筑都是偏于固定的、静止的，舞蹈和音乐却能与生命的韵律密切相呼应。西域诸国的乐和舞随着交通的大道河水似地流入中国，这些含有原始性的生力的节奏更容易在中国人的生命里注入新的血液，增添新的营养。所以上至帝王，下至庶民，都愿意在他们漫长的岁月中有一个时期沉酣在这些使人嗅到大漠中犷野气息的歌舞里，因为中国旧有的歌舞在这时对于他们过于柔弱了。就以名称而论，像“采莲”、“后庭花”一类的舞曲与胡旋舞、胡腾舞相比，是显得多么娇柔而无力！

许多胡舞中，最引人物议，使稳重之士对于世风怀有无限隐忧，认为不无可虑的，莫过于一度为中宗所爱好、在严冬时节举行的裸体的泼寒胡戏，以及在民间风行一时的、从泼寒胡戏演变出来的浑脱舞了。关于前者，有人以为“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张说）；对于后者则以为“旗鼓相当，军队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胡服相效，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吕元泰）。后来泼寒胡戏在开元元年被禁止了，但是“都邑城市相率为浑脱”的风气并没有因此而衰谢。

浑脱舞是这样风行一时，它常常与其他的舞曲相犯，则天末年，已有剑器入浑脱，名为《剑器浑脱》。玄宗初年，精于剑器浑脱的，教坊中有一个舞女公孙大娘。杜甫在他还不能读到陈子昂的诗，看不到张旭的草书，吴道玄的画还没有在世间出现，而齐赵吴越的山水对于他还是不可及的远方时，当他六岁的髫龄，却在许州郾城的街衢上看过一次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这在他的生命里也许是第一次难于忘却的有意义的经

验，致使他五十年后在夔州耳聋多病，回想起童年的印象，还历历如在目前。

《剑器》是健舞曲，舞女雄装打扮，一起舞就使人想到战争，“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今朝重起舞，记得战酣时”（姚合《剑器词》）。它又和犷野不羁的《浑脱》相犯，人们更不难想像这舞曲在一个舞女身上要求怎样大的一种雄浑的力量。但是公孙大娘不但能应付这个要求，反倒绰有余力支配这个舞曲，因此她在教坊中“妍妙皆冠绝于时”，和李龟年一样成为梨园传说中最有声色的人物。直到晚唐，她还一再被诗人所称颂，郑嵎在《津阳门诗》里说，“公孙剑伎方神奇”，司空图则在《剑器诗》中感慨于当年的情景，“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人们一提到明皇时代的剑器舞，就必定会提到公孙，公孙和剑器几乎成为不可分的了，这正如张旭之于当时的草书，吴道玄之于当时的壁画。

开元五年，杜甫随着家人寄居郾城，他得到机会观看这个名家所舞的《剑器浑脱》。这种舞，有人说“空手而舞”（《通考》），有人说执剑而舞（郑嵎诗原注及姚合诗），后来又有人在甘肃“见女子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说这就是剑器舞（姜元吉）。除非将来在敦煌或新疆一带的壁画里能够有所发现，我们现在无法描画剑器舞的舞容和舞式，我们只能从杜甫的《舞剑器行》里想像当时公孙大娘在怎样一种热烈的景况中展开她的《剑器浑脱》舞。在一个六岁的孩子的眼中，四围的观众有如雄厚的山围绕着一片空场，一个戎装的女子在这空场上出现了，四围充满了寂静，充满了紧张，等到她一起舞把这紧张的局面冲破时，人们好像失去固有的一切，被牵入一个激动的、战斗的、变化莫测的世界里了——

燿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
罢如江海凝清光。

日落、龙翔、雷霆的震怒，江海的清光，是舞者创造出来的世界，但她又被这自己创造的世界笼罩着，分明是舞者主宰着世界，可是又好像这个世界支配着舞者。在这样的景况下，四周的人谁还能有力量把握得住自己，把握得住舞者在瞬间万变中的一个舞姿、一个舞态呢？

这对于六岁的杜甫却是一个新的启示。他儿时多病，只惯于姑母的慈爱，惯于姑母家中温暖的环境，他从来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子的身躯会创造出一个这样神奇的世界。他的视线展开了，他呼吸到外界新鲜而健康的空气。人们只要读到《舞剑器行》的序里特殊提到张旭在邛县看完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后，体会到舞蹈的神韵，从此草书大进的那几句话，便可以推想，杜甫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在感念他儿时所遇到的这段难得的经验。

并且那时祥瑞时时出现，各地的官吏都把某处有瑞草产生、某处有凤凰飞降一类的消息报告给朝廷，以讨得君王的欢心。杜甫虽然不知道凤凰是什么样子，但由于公孙大娘的舞姿却不难在他儿时的幻想里看见凤凰的飞翔，所以他在第二年七岁起始学诗时，一开口就做了一首凤凰诗。

[附记]

写此文时，作者曾参看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和阴法鲁的《唐宋大曲考》（稿本）。

白发生黑丝*

——《杜甫传》副产品之三

大历四年的冬天，寒流侵袭潭州（长沙），大雪下得家家灶冷，户户衣单。杜甫以船为家，停泊在湘江岸旁，从秋到冬，已经四个多月了。左右邻船，都是捕鱼为业的人。渔夫们最初看杜甫是个外乡人，不知他是干什么的，对他怀有戒心。后来看这满头白发的老人，右臂偏枯，两眼昏花，带着一家人，生活和他们一样贫困，日子久了，就不把他当外人了。他们有时从渔市上回来，提着半罐酒到杜甫的船上闲谈，杜甫有时也到他们的船上坐一坐。彼此熟了，大家无话不谈。谈来谈去，总要谈到渔税上边来。天寒水浅，大鱼都入了洞庭湖，渔网又常常冻得撒不开，可是官家的渔税总是有增无已。越逼近岁暮，鱼越少，税吏的面孔就变得更为狞恶。这真叫人活不下去。一个年老的渔夫愤慨地说，“从我十几岁扯起渔网的那天起，渔税就

* 本文写于1962年4月，原载《人民文学》，1962年第4期。1980年3月《杜甫传》修订再版时，将其作为“附录二”收入，后又收入《冯至选集》，第1卷。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压在我的身上，好像打鱼就是为了交渔税。打了一辈子的鱼，交了一辈子交不清的税。索性天下的水都干了，鱼都死光，打鱼的人都没有了，倒也痛快！”老渔夫抬起头来，望一望船篷外茫茫的大雪，接着说，“叫他们向这冰天雪地要渔税吧！”

听着这类的话，杜甫暗自思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总看见农民身上背着一辈子交不清的赋税。男人死了或是逃亡了，女人还得交税；钱和粮都光了，差吏就把衣服和用具拿去抵偿；衣服和用具拿完了，还交不清税，只好卖儿鬻女。如今他五十八岁了，陆地上没有一块安足的地方，滞留在这条狭窄的江上，掺杂在过去很少接触到的渔民中间，想不到这里的人也被租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回想今年春天，初入潭州，停泊在花石戍，登岸散步，但见田园荒芜，柴扉空闭，农具仍在，农民却逃亡得无影无踪。这带地方并没有遭受过北方那样的兵燹，竟也这样万户萧条！这是沉重的赋税造成的后果。他心里纳闷，当今的皇帝怎么这样不察民情，于是脱口吟了两句诗，“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现在看来，下令减税是不大可能的，湘江的水是不会干的，鱼也不会死光，但是渔民走投无路，把渔网抛在江里，像农民一样逃亡在外，另谋出路的日子恐怕也快到了。

渔夫们说完自己的苦楚，看见杜老（他们这样称呼他）的生活比他们更可怜。他虽然没有租税负担，却是老病缠身，衣食无着，杨氏夫人常常眉头双皱，凝视着滚滚不息的江水，愁着没有米下锅。十六岁的儿子宗武饿得满脸苍白，每天还要用很多的时间读什么《文选》。渔夫们私下里常常为杜甫的生活担忧，觉得这一家人飘流在外，无亲无友，总要有点打算才好。这天大雪不住地下，老渔夫倾吐了满腔的愤慨，看见杜甫穿着一身单薄的衣裳，到处是补丁，冻得直是咳嗽，不禁转换了笑颜，

把他暗自为杜甫盘算了许久的一个办法说了出来。他说，“杜老，请你不要见怪，你的生活也实在艰难。我有一个主意，不知你肯听不肯听？上月我患风湿病，骨节酸痛，四肢发麻，你给了我一包蜀地的苍耳，我熬水喝了几次，很见好转。还有你从北方带来的决明子，也治好过船上孩子们的眼病。杜老，你有这样的灵药，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到鱼市上摆个药摊卖药呢？既可以医治病人，又可以买点米回来。”渔夫说完了，有点担心杜甫见怪，于是补充了一句，“不知杜老觉得怎样？”

杜甫认真地听完了这段话。在老渔夫为杜甫出主意的同时，杜甫的心里就在想，卖药，我是有经验的，在长安时，我在王公贵族的府邸里卖过药，在成都时，我在一些官吏中间卖过药，如今流落潭州，为什么不能把药卖给老百姓呢？他没有等渔夫补充的那句话说完，就把渔夫前边的话重复了一遍，“既可以医治病人，又可以买点米回来”。这表示他接受了渔夫的建议。

大雪过后，刮了两天刺骨的冷风，把阴云吹散，气候渐渐转暖。杨氏夫人从箱笼里找出来一包一包的草药。这些多年的草药，有的是从前自己培种的，有的是从山野里采撷的，其中还有少许在同谷县深山里挖掘的黄独。十几年的积累，经过自己的服用和分赠朋友与路人，剩下的也还不少。杨氏夫人把药分门别类，装在一个布袋里，交给杜甫，杜甫拿在手里，并不觉得怎么重。

在一个比较和暖的早晨，杜甫跟着左右邻近的渔夫到了离这里不很远的鱼市。

杜甫听从了老渔夫的劝告，众渔夫觉得像是听从了他们共同的劝告一般，都喜笑颜开。鱼篓里的鱼本来就不多，而且又都是小鱼，他们心里明白，反正卖不了多少钱，今天与其说是

卖鱼，倒不如说是帮助杜甫卖药。大家希望杜甫卖药一开始就能得到成功。他们把鱼市上最优越的地位让杜甫摆药摊，那是一座庙台，又干松，又引人注目。有主顾来买鱼，渔夫们并不夸奖自己的鱼是怎样新鲜，却都指着庙台上的药摊，说那些药如何珍贵，都来自产药闻名的地方，有长安的，有陇西的，有成都的，有夔州的，其中有些药在潭州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没有多久，卖药的事就传遍了鱼市的周围。附近长期患风湿病的、打摆子的、闹眼病的……都争先恐后，到药摊前来买药。价廉物美，不到一上午，杜甫的药卖出不少。

市集过后，渔夫们围绕着杜甫，回到船上，把杜甫卖药成功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大家有说有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杜甫和他们的交谊也更深了一层。

此后每逢市集，只要天气不太坏，杜甫就跟着渔夫们到渔市上摆药摊。买卖进行很顺利。杨氏夫人也暂时展开了愁眉，不只有钱买米，而且还间或能给杜甫置办一点酒肉。宗武的面色好像也不那么苍白了。这中间，老渔夫却又有一点另外的担忧。他知道，杜甫的药是旧日的储存，没有新的来源。卖完了旧存，没有新货，固然严重，更严重的是杜甫身体衰弱，一旦旧病发作，这可怎么办。又看他整个上午坐在庙台上招呼买主，也太辛苦了。他于是嘱咐年轻的渔夫们，此后不要过分为杜甫的药吹嘘；每逢看到杜甫卖出一点药，够买几斤米时，就催促他早点收摊回家。

后来老渔夫想出来一个望长久远的办法。他取得杨氏夫人的同意，带着宗武到远方药市上置办一点新的药材，放在杜甫的药袋里，把杜甫经常服用有效的旧药取出，交给杨氏夫人好好保存。一遇到杜甫显出有些疲倦的样子，他就说，“杜老，你

在船上休息吧，叫宗武跟我们去摆药摊，这孩子也是懂得药性的。”老渔夫对杜甫的关怀，使杜甫深受感动，他又听从了老渔夫的话，此后就常常让宗武替他去卖药。

一天，宗武又和渔夫们一起到鱼市上去了。阳光照耀着水上的波纹，江上的船只轻轻地摇来摇去。杨氏夫人把船板刷洗得干干净净，杜甫一人靠着长年随身的乌皮几，心情平静，不由地想起许多问题。

他一生饱经忧患，用尽心血，写了两千多首诗，诗里描述了民间的痛苦、时代的艰虞和山川的秀丽，而莽莽乾坤，自己却漂泊无依有如水上的一片浮萍。自从中年以后，衣食成了问题，谁像这些渔夫那样关心过他？从前在长安时，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如今在达官贵人面前，仍旧是“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日暮途穷，真像是可怜的“穷辙鲋”和“丧家狗”。多少亲朋故旧，以及一些做诗的朋友，见面时输心道故，甚至慷慨悲歌，可是一分手就各自东西，谁也照顾不了谁。想不到几个萍水相逢的渔夫，对他却这样体贴照顾，无微不至，使他感到无限温暖。而自己过去对待穷苦的人是怎样呢？回想两年前在夔州，生活比较安定，家里有一棵枣树，任凭西邻一个无食无儿的妇人过来打枣儿吃，不加防止，秋收时，地里多丢下一些谷穗，任凭村童拾取，也不干涉，自以为这就是很能体贴穷人了。此外写了些替穷人说话、为穷人着想的诗歌，但是比起渔夫们对他的热心关怀，还是差得很多。像在成都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是出自一片至诚，但是对于无处栖身的“寒士”们到底能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呢？想来想去，总觉得自己爱人民的心远远赶不上渔夫们爱他的心那样朴素、真诚，而又实际。他看见农民和渔民被租税压得活不下去时，想的只是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可是渔夫们看见他活不下去时，却替他想出具体的办法。请皇帝减征赋，只是一个空的愿望，而渔夫替他想的办法，却立见功效。

他对于那两句自以为很得意的诗发生了疑问。

正在这时，宗武提着药袋回来了，后边跟着一个客人。这客人大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矫健精悍，目光炯炯。上了船，和杜甫寒暄了几句，听出来是山南巴州人的口音。他说他姓苏名涣，是潭州刺史崔瓘幕府里的从事。

苏涣这个名字，杜甫在阆州、梓州时，仿佛听人提到过。人们说他是一个精良的弩手，百发百中，在巴山道上常常抢劫显官富贾，绰号人称“弩跖”。州府里说他是出无常的强盗，田野间说他是杀富济贫的侠士。不知怎么回事，不久又中了广德二年的进士，充任侍御使。后来，杜甫回到成都，转徙夔州，关于苏涣这个传说纷纭的人物，也就很少听人提到了。今天出乎意料，他出现在杜甫面前，杜甫感到无限惊奇。

苏涣却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有丝毫避忌。这时江上风日和暖，好像大地将要回春，杨氏夫人烹茶煮酒，款待这稀有的客人。客人说，过去在巴州的故乡，就仰慕杜甫的大名，杜甫的诗却读得很少。最近在崔刺史幕府里的书案上读到几卷传抄的杜甫的诗，其中有《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名篇，有“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那样的警句，有“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盗贼本王臣”那样的至理名言，真感到不同凡响，这是陶潜死后三百年来难于听到的声音。能够与这样的诗的作者生逢同时，是一件大快事。最近潭州居民都互相传告，鱼市上有位卖药的叫做杜甫，所以特来拜见。“你老人家可就是这些诗的作者？”说

到这里，苏涣的语调转为低沉，杜甫的心里也勾起一缕凄凉的情绪。

他没有等杜甫回答，就接着说起他自己的过去。“你老人家在阆州时，也许听人说过巴州有我这样一个强盗。我们巴州一带的賁人^①，从来就剽勇善战，又能勤劳生产，织出的布匹天下闻名。这些布匹虽不轻柔华丽，却是坚固耐久。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刘邦听取了阆中败类范目的献计，征募賁人为他平定三秦。此后賁人的命运便算注定了，供历代帝王牛马一般地驱使。一有战事，就征调賁人为他们打仗；战事平定了，又向他们征敛大批的布匹。賁人的布匹永远织不完，自己的身上穿的却永远是破破烂烂。十几年来，外地的商人也看上賁布了，他们运来一点米、一点盐，用一本万利的盐米，向他们骗取大量的布匹。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叛变，自称梁王，也到巴州来募兵。我亲眼看着賁人世世代代无法摆脱的负担和痛苦，我不能容忍了，我说，来个结束吧。我纠集了百十个健壮的青年，隐伏在巴山里，仰仗着我的弩弓，专门截杀吸血的商人和敲人骨髓的官吏。”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好像要缓和一下由他的谈话所引起的紧张气氛。他笑着向杜甫说，“你的《光禄坂行》里有两句诗，‘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请你放心，那时你若是从我们巴州的山下经过，我们的长弓是不会向你射击的，我们会对你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句开玩笑似的话把杜甫也说笑了。初次见面，就这样没有分寸，话刚脱口，苏涣就自觉失言，可是杜甫并不介意。苏涣立刻接着说，“你在梓州、阆州时期的诗，还是‘盗贼本王

^① 古代四川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作者注

臣’说得对。那些王公大人说起强盗来，像是说一种怪物，罪大恶极，个个该杀，其实强盗哪一个不是善良的老百姓？租税徭役，逼得人们无路可走，不起来当强盗又怎么办？不过你老人家还是太忠厚了一些，总希望皇帝略有醒悟，能减税减租，来解除他们的苦难，你看，这能办得到吗？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若是不向老百姓索取租税，还不是比穷人更没有法子活下去？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织布，三不会打鱼……不过我当时也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以为自己有一片好心肠，有一套好武艺，只要振臂一呼，就可以解除大家的苦难。实际上，我们起事不久，就因为人力孤单，遭到了失败。”

他没有说他是怎样失败的，杜甫也不想追问。杜甫近来常常考虑，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解除百姓的苦难，想来想去，总是想不通，现在听到苏涣这一番话，像是闻所未闻，却也含有一些新的道理。这道理仿佛是在八表同昏的宇庙中透露的一线微光，在处处穷途的旅人面前伸出来的一条小路。但他一时回答不出话来。

苏涣从怀里取出一个小手卷。他一边打开手卷，一边说，他本来不惯写诗，近些年来，有了不少感触，还是用诗写下来比较合适，因此写了许多首，可是不大讲究格律，现在吟诵几首，请杜甫指教。他用沉重的语调把下边这首诗读给杜甫听：

毒蜂成一窠，高挂恶木枝；
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
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
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
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

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

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机。

杜甫一听这首诗，就知道是苏涣从个人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诗在艺术上，若拿杜甫平素对诗的要求来衡量，是相当粗糙的。但是它蕴藏着一种新的内容，表现了一种新的风格。杜甫把这首诗吟味了片刻，便兴奋地向他说，“我一向称赞陈子昂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今天听到你读了这首诗，可以说是陈李以外，又树立了一个新的旗帜。‘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机’是你做了一番事业以后得到的经验。我也一向疾恶如仇，可是从中取得这类经验的事业，不用说做，我连想都还很少想过呢。”

苏涣听了杜甫对他的赞许，十分高兴，听到最后一句杜甫自己的感慨，他只认为是杜甫的谦虚。他被赞许所鼓舞，接着又诵读了几首。诗的体裁是一致的，内容比前边的那首更丰富了，涉及到日月的运行和宇宙的变化，世路的艰险和统治者的残暴，人民的痛苦和必然的反抗……读到最激昂的地方，诗里才思云涌，辞句动人，每逢一首读完了，都像有些东西沉重地压在人的心上。小小的船篷里，任凭日影移动，“书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

邻船上一片人声，渔夫们从鱼市上回来了。苏涣诵诗也戛然而止。他站起身来，和杜甫告辞，并约杜甫有工夫到他的茅斋里去谈。

杜甫吃过午饭，精神异常兴奋。午睡不成，只是反复吟味着苏涣读给他听的那些诗。诗的功夫并不深，但格调与众不同。李白早已死去了，高适也死了，岑参还在西蜀，却久不通音讯，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新作。大历改元以来，听人传述的一些所

谓新派的诗人，不是用诗谄媚权贵，就是骗取女人，诗风堕落到这等地步，致使他今年春天在《南征》诗里写过这样的诗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以表达他的寂寞心情。在难以盼望有什么知音的时刻，竟遇见了这样一个奇人。

苏涣所钦佩于杜甫的，是杜甫已经完成的惊人的成就；杜甫所倾倒于苏涣的，是苏涣诗里隐示着许多过去还没有人道过的新的内容。若是对苏涣的诗给以评价，可以说是突过了魏文帝黄初时代的诗人们。但是个别的地方，杜甫并不以为然。苏涣诵读过的诗中有这样四句：

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
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

杜甫还记得，贾谊在《论积贮疏》里引用过古人的话，“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赵晔的《吴越春秋》也有类似的句子。苏涣的诗显然是从汉代的这句谚语里脱化出来的。他把“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写成“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已经有些夸张了，不过去原意还不远；但是后两句为什么改写成“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呢？难道一夫不得意，真能使四海行路难吗？杜甫暗自考虑，这两句诗若是根据古人的原意，就应写作“一夫不得耕，万人难为餐”，若是保留苏涣的“四海行路难”，那么“一夫不得意”要改成“众人不得意”才好，“一夫”反正是不大妥当。

杜甫尽管不能同意苏涣诗中个别的诗句，但是苏涣这个人和他的诗的出现，在杜甫看来，确是一个奇迹。同时他又把邻船上渔夫们的生活、言语、思想、感情认真思索了一番，觉得

自己一生漂泊，看见的事物不算不多，接触的人不算不广，但究竟世界上还是有许多人和事过去不只没有遇到过，而且也没有想到过。不料在这垂暮之年，眼前又涌现出一些新的事物。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好像白头发里又生出黑丝。过去怀念古人，常常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慨；如今设想将来，不知有多少美好的事物是看不到了。苏涣说，他能和杜甫生逢同时，是一件快事；杜甫今天能遇到苏涣，心里也同样高兴，真好像司马相如遇见了一百年后的杨雄。他情不自禁，提笔写出来这样的诗句：

庞公不浪出，苏氏今有之；
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
乾坤几反复，杨马宜同时。
今晨清镜中，白间生黑丝；
余发喜却变，胜食斋房芝。

写到这里，江上已是黄昏，暮霭苍茫，两岸人家疏疏落落地升起几缕炊烟。一阵寒风乍起，江水拍击着船身。近些天，杜甫每逢听到夜半的风声便感到心神不宁，仿佛古代的神灵在湘江上出没。杜甫趁天色还没有完全黑，迅速把他那种感觉凝练成四句诗，写在纸上，作为这首诗的结束：

昨夜舟火灭，湘娥帘外悲，
百灵未敢散，风破寒江迟。

杜甫和苏涣很快就成为亲密的朋友了。有时苏涣到杜甫的

船上，有时杜甫到苏涣的茅斋。二人无话不谈，彼此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杜甫看苏涣有如蛰伏在沙水里的蛟龙，很惋惜这样的人才，朝廷不能使用。杜甫常常流露出这种惋惜之情，苏涣却是另有一种看法。他说，“我放弃了巴州的强盗生活，并且进士及第，人们说我折节读书，改邪归正，但是我并不指望朝廷看中了我。”他指着墙上的弓弩向杜甫笑着说，“我并没有抛弃这个东西。”

杜甫听他这样回答，很难推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只觉得他坦率亲切，并不是什么危险人物。两人的政治态度有相当的距离，却不是没有渐渐接近趋于一致的可能。杜甫建议他修改“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那两句诗，他表示接受，说是考虑考虑再改。杜甫从他那里也得到不少启发。杜甫虽然没有放弃对皇帝的幻想，但是认为指责朝廷不合理的措施，爱护挣扎于生死之间的百姓，应该更为积极。他身体尽管衰弱，百病缠身，精神却更为健壮起来。他在一首寄给朋友的诗里写出“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这样坚强的诗句，用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还把这首诗读给苏涣听。

一天，天晴气朗，杜甫望着岳麓山想到远方的南岳，无意中背诵起建安诗人刘桢的诗，“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背诵到第四、第五句“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时，心里起了一种难以调和的抵触情绪，再也背不下去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正的凤凰绝不会羞与黄雀同群”。他立即把刘桢的诗意反转过来，写了一首《朱凤行》，诗的下半首是，“下噉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

从此杜甫终日生活在渔夫们中间，也经常和苏涣来往。过了元旦，又过了清明，新归来的燕子好像旧相识似地穿过船篷，

两岸桃李盛开，杜甫两目昏花，也觉得花枝照眼，生趣盎然，白发里的黑丝仿佛又多了一些。在这美好的春光里，尽管鸱枭般的贪官污吏到处横行，混乱的局面还没有止境，他内心里却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忽然在一个4月的夜里，潭州城内火光四起，居民奔走相告，说湖南兵马使臧玠叛变了，刺史崔瓘已被杀死，士兵们正在大街小巷奸杀抢掠。这突然发生的事变，在湘江上的渔船中也引起一片骚乱。大家不知如何逃避时，苏涣在人群中出现了，他手里没有拿着别的东西，只有一只弓弩。

他跳到船上，向杜甫和渔夫们说，“大家不要慌乱，我陪送大家暂时躲避一下，有我这只弓弩，看哪个乱兵敢侵犯我们。”

这晚月光皎洁，杜甫的船和渔夫们的船结成一队，苏涣手持弓弩站在船头，逆着江水向南驶去。后来到了衡州，苏涣看见杜甫和渔夫们脱离了危险，和他们挥泪告别，独自往岭南去了。

杜甫虽然又经历了一次变乱，精神仍然是健壮的。但是这年冬天，忽然百病俱发，不久便病逝在湘江上的船中。苏涣到了岭南，东漂西泊，最后参加了循州刺史哥舒晃的起事，又遭受失败，被岭南节度使路嗣恭杀害。这时距杜甫逝世，已经过了五年了。

向儿童说我童年的故事（一）*

彩 色 的 鸟

（一封短信当作序）

编辑先生：

我们的生活艰难而严肃，终日绷着脸工作，难得有一瞬间真正的快乐。幸亏我有两个女儿，由于她们，邻家的孩子们常常到我家里来。晚饭后，他们便利用我休息的时候，围着我叫我讲故事。我想，从《格林童话》到《稻草人》，从《西游记》到《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他们都是听惯了的。我讲什么呢？我讲我自己的故事吧。这些故事也许是贫乏的，没有趣味的，但是他们不能从第二个人的口里听到，因为这些故事是我自己的。

* 原载 1944 年昆明《中国儿童》，又载 1948 年 3 月 28 日天津《大公报·大公园地》。

我不但讲了，而且还要写给《大公园地》，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曾经真正感到过片时的快乐；第二是因为《大公园地》如果是一个公园，就不妨像许多公园似的，开辟一片小草地供儿童们在上边玩耍，不要单纯看大人們的愁眉苦脸。不知你以为如何？

在热带地方是不难看见羽毛美丽的鸟的，但是在北方，在我的家乡，最普通的鸟儿只是喜鹊、鸽子、乌鸦、麻雀。你们想，这些鸟儿不是灰色的，就是黑色的，不然就是白色的；它们的羽毛怎么会十分美丽呢？但是我一打开我的图画书，就不同了，里边的鸟儿有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白色的……它们真是美丽呀，若在我的笼子里哪怕是只养这么一只，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是，笼子里边只有麻雀，房檐底下只有鸽子窝。一天，还有一个人送给我一只乌鸦，长得那样丑，声音那样难听；母亲说，把它放了吧，我还有一些舍不得。天天饲养着这类鸟儿，有多么单调。

我问父亲：“书上的彩色的鸟儿我们这里怎么都没有呢？”

父亲说：“它们在这里不适宜生存。”

“不适宜生存”，我却有些不懂，什么叫做不适宜生存呢？

父亲继续说：“水里的鱼不能在陆地上生存，空中的鸟不能在水里生存。冬天若是把你放在一个冰冷的房子里，你就会冻出病来。这都叫做不适宜生存。南方的彩色的鸟儿都惯于温暖，所以不喜欢飞到我们这个冷的地方来。”

我听着，似懂非懂，我只是更思念彩色的鸟了。但是彩色的鸟怎么也飞不到我们的天空。我想，彩色的鸟既然没有，我

就要制造彩色的鸟。母亲能够把衣服染成蓝色、红色、绿色，我为什么不把我的麻雀也染成蓝色、红色、绿色呢？——一天，母亲在染衣服，我就把各样的颜色都偷偷地留起来一点。午后，母亲的衣服都染完了，挂在院子里飘扬，非常好看。我就开始从笼子里把麻雀取出来一个，染一个。有的染蓝的，有的染成彩色，一切都按照我的心意，染完了一个，觉得比图画上画的还好看些，心里很高兴。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里也有彩色的鸟了。”

第二天一睁眼，就想去看那些彩色的鸟。但是走到笼前一看，已经有三只鸟死了，等到下午，又死了几只。最后只剩下一只还活着。这只是没有全身染遍了颜色，我只在它的翅膀上染了一点红。我看着这些活泼泼的鸟一个一个地死去，很懊丧，我只好把它们埋在房后的空地里。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才得休息。同时我自己想：“无论如何，我是有过彩色的鸟了，可惜它们这么快地就死去了。大半这就是父亲所说的道理吧，彩色的鸟儿在我们这里不适宜生存。”

向儿童说我童年的故事（二）*

表里的生物

我小时候，住在一座小城里，城里没有工厂，所以也没有机械的声音。我那时以为凡能发出声音的，都是活的生物，早晨有鸟叫得很好听，夜里有狗吠得很怕人，夏天蝉在绿树上叫，秋晚有各种的虫在草丛中唱不同的歌曲；钟楼上的钟不是活的，有时却宏亮地响起来，那是有一个老人在敲，街心有时响着三弦的声音，那是一个盲人在弹。哪里有死的东西会自己走动并且能自动地发出和谐的声音呢。

可是父亲怀里的表有时放在桌子上，不但它的秒针会自己动转，并且它坚硬的表盖里会发出清脆的声音：滴答，滴答……没有一刻的休息，这声音比蝉鸣要柔和些，比虫的歌曲要单调

* 原载1944年8月昆明《中国儿童》，第32期，又载1948年4月4日天津《大公报·大公园地》。

些。一天我向父亲说：

“我爱听这表的声音。”我一边说一边就向着表伸出手来。父亲立刻把我的手拦住了，他说：

“只许听，不许动。”停了一会儿，他又添上一句说：

“小孩子不许动表。”

他这么说，增加了表的神秘。“不要动”，里边该是什么东西在响呢？我对于它的好奇心也一天比一天增加。树上的蝉，草里的虫，都不轻易被人看见，我想：这里边一定也有一个蝉或虫一类的生物罢。这生物被父亲关在表里，不许小孩子动。

越不许我动，我的手指越想动，但是我又不敢，因此我很痛苦。这样过了许多天。父亲一把表放在桌子上，我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它。有一次，父亲也许看我的样子太可怜了，也许自己有什么高兴的事，他向我笑着说：“你来，我给你看看表里是什么在响，可是只许看，不许动。”

没有请求，父亲就自动给我看，我高兴极了，同时我的心也加紧跳动。父亲取出一把小刀，把表盖拨开，在我的面前立即呈现出一个美丽的世界：蓝色的、红色的小宝石，钉住几个金黄色的齿轮，里边还有一个小尾巴似的东西不住地摆来摆去。这小世界不但被表盖保护着，还被一层玻璃蒙着。我看得入神，惟恐父亲再把这美丽的世界盖上。但是，过了一会儿，父亲终于把表盖上了。父亲的表里边真是好看。

此后我就常常请求父亲把他的表打开给我看，有时父亲答应我，有时也拒绝我，这要看他高兴不高兴。一回，父亲又把表打开了，我问：

“为什么还蒙着一层玻璃呢？”

“这就是叫你只许看，不许动。”父亲回答。

“为什么呢？”我又问。

“这摆来摆去的是一个小蝎子的尾巴，一动就要螫你。”

我吓了一跳，蝎子是多么丑恶而恐怖的东西，为什么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里呢？但是我也感到愉快，证实我的猜测没有错：表里边有一个活的生物。我继续问：

“为什么把那样可怕的东西放在这么好的表里？”

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想，大半因为它有好听的声音吧。但是一般的蝎子都没有这么好的声音，也许这里边的与一般的蝎子不同。

后来我见人就说：“我有蟋蟀在钵子里，蝈蝈儿在葫芦里，鸟儿在笼子里；父亲却有一个小蝎子在表里。”

这样的话我不知说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不说了。

向儿童说我童年的故事(三)*

猫 儿 眼

母亲有一个戒指，上面镶着一颗宝石，和猫儿的眼睛一样，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石？”

母亲说：“这是猫儿眼。”

当时我很不喜欢这颗猫儿眼。哪有眼睛只有一只的呢？

母亲说：“这种宝石虽然不很贵，但是大小一样的一对，也不很容易配。”

“那么，”我说，“我宁愿意爱猫的真眼睛，它们总是一对，不大不小，完全一样。它们的瞳孔又会变化。谁爱这样的死东西呢。”

母亲笑着不理睬我，从此我就爱看猫的眼睛。尤其是那变来变去的瞳孔，早晨和晚上是圆的，正午就变成一道线。

* 原载 1948 年 4 月 27 日天津《大公报·大公园地》。

“你手上的猫儿眼有这样有趣的变化吗？”

母亲笑着，先是不回答我，随后说一声：“没有。”我更觉得得意了。

在没有灯的黑暗的屋子里，我常常一不留神，就碰到桌子上，凳子上，猫儿却是跑来跑去，它从来没有碰到过。有一回它在最黑暗的地方捉到了一个老鼠。

“你的猫儿眼有这样好的眼力吗？”我又刁难母亲。

母亲更没有法子回答了，我更得意了。同时我心里想：“母亲，你把你的猫儿眼戒指扔掉罢，就是不扔掉，也要收起来才好。”但我不敢说出口来，只是感到骄傲，母亲的手指上的猫儿眼，既是一只，又没有变化，又看不见老鼠，哪里有真的猫眼睛好呢？

从此我就因为眼睛而更爱我的猫了。

经过几个月，一天早晨，有人来告诉我说：不知为什么我的猫死了。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被邻家的狗抓死的。我不管死的理由，急急忙忙跑到死猫的身边。我看它卧在廊檐下一动也不动。眼皮垂下来，再也看不见它的一对大圆眼睛了。我想，眼皮把这一对眼睛蒙住了，我若扒开它，这对眼睛一定还是那样美，我还可以向母亲骄傲。但是我把眼皮一扒开，哪里还有眼睛，简直像是两团用灰土和成的泥被涂在那里。

这一瞬间，我哭了。我跑到母亲那里，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我望着母亲手指上的猫儿眼仍旧放着光彩，一点儿也没有变，我几月的自得，几月的骄傲，一时都消散了。

张明山和反围盘

《张明山和反围盘》系作者惟一的一篇报告文学，1954年7月由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据此全文收入本卷。

一 痛苦的日子^①

1952年9月，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喜事。这就是光轧机上的“反围盘”试验成功了。

反围盘试验成功后，苏联专家说，这个创造是有世界地位的，应当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反围盘是谁创造的呢？是一个四十岁的普通工人，名叫张明山。这人在解放前，不会写数目字码，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但是解放后，由于党的培养，由于行政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由于三年来日日夜夜的苦心钻研，他终于获得了这个伟大的成就。他钻研反围盘时，是小型轧钢厂备品班的工人，现在是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小型轧钢厂的副厂长。

张明山八岁就给地主放猪，从十六岁起在鞍山机械修理厂里做学徒，十八岁时拨到当时刚成立的小型轧钢厂当钳工。那时，整年整月吃的是豆饼、橡子面，穿的是用比麻袋还不如的更生布做的衣服，并且时时遭受日本鬼子的打骂，他的痛苦是数不尽，说不完的。

^① 为目录体例统一，将目录中此级标题序号去掉，内文则保留原貌。

“八一五”，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日本投降了。鞍山的工人觉得此后可以伸一伸腰，喘一喘气，不会再受日本鬼子的气了。可是将来到底怎样，谁也看不透，摸不清。日本鬼子把许多工厂加以破坏，临走时，还说出这样污辱中国人民的话：“我们走了，丢下这一大片厂地，将来中国人在这上边种高粱，高粱都不会生长。”没有料到，走了一批强盗，又来了一批强盗。这批强盗坐着美国飞机飞来，说中国话，穿美国军装，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闯。这是蒋介石派来的大大小小的匪徒。他们走进工厂，并不做修复工作，只是到处破坏，卸机器，抢器材，把贵重的东西卖给当地的地主和奸商，使鞍山市上大街小巷开遍了五金行。他们也召集工人，说是要开工。但工人回厂是有条件的，首先必须给他们送礼，其次是进了厂头两个月拿不到工资。张明山看这情形不对头，他和他的二弟张会山商量，跟这些人打交道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不如回到家里凭自己的一点本领过活。

他那时住在鞍山西南十五里的地号村。他和他的弟弟在家里搭起一座小铁匠炉，打些炒勺、粪叉、马掌之类的东西卖给附近的农民。过了一年半，保长看他一家人渐渐不吃豆饼，吃得起高粱米了，于是想打他的主意，要抓他的二弟去当兵。若是不当兵，就得交二十四石高粱。二十四石高粱，是多么大的一个数目，这够张明山全家人维持两年的生活。他东拼西凑，凑足了这个数目，交给保长，换得弟弟不当兵，一家人暂时安下心来，围着小铁匠炉继续工作着，生活着。但是保长常常从他家门前的小路上走过。每逢保长走过，他们都觉得像是看到不祥之物，将有大祸降临似的。

一天，保长又到他们家里来了。进门没有别的话，还是叫

他二弟去当兵。并且说，这回交钱交高粱也不成。事实上就是要钱要高粱，张明山也拼凑不起了。兄弟两个只好躲藏起来。那正是遍地青纱帐的季节，他们日日夜夜蹲在高粱地里。铁匠炉里的火熄灭了，一家人无法生存，吃糠，吃从附近河沟里捡来的白菜帮子，小孩子饿得躺在炕上，下不了地。弟兄二人在高粱地里提心吊胆，一听到什么声音，就赶紧往更深的地方爬，怕有人在搜查。在半夜看不见一个人影的时候，张明山的老婆才敢走出来，把些菜叶和糠揉成的团子送到高粱地里。有时这弟兄两个转移了地方，使得她到处摸索寻找，一直找到天亮。

在高粱将要收割，他们不能继续在里边躲藏，全家将要饿死的时刻，解放军来了。解放军的大车队住在地号村，准备解放鞍山。

张明山焦黄精瘦，穿着一身烂衣裳回到家里。家里正坐着几个解放军的战士，他们一见他，就热烈地和他握手，问他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他吓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快四十岁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亲切的关怀。战士们知道他有手艺，叫他修理大车；他的老婆也自动给战士们浆洗衣服，缝补衣服，一家人又吃得饱了。他的大儿子，不过七八岁，整天黏在战士们身边，战士们把些香甜的饭锅巴给他吃，逗着他玩，直到天黑了，妈妈有时怎么叫也叫不回来。最小的弟弟张鼎库看见解放军这样好，也要求参加解放军；报了名，但是岁数小，身体弱，不合格。从此以后，张明山一家人每逢谈到那时的情况，总是这样说：“解放军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要是晚来一个月，我们就都饿死了。”

二 鞍山解放了

鞍山解放时，鞍山钢铁公司没有一个工厂的烟囱是冒烟的。解放前夕，一部分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留在厂里进行了光荣的护厂斗争，但也有不少工人因为受不了反动派的迫害和剥削，变成了农民或街头的商贩。许多机器上的零件器材，也分散在各种各样的五金行和私人的家里。要使各厂的机器运转起来，给人民炼制钢铁，首先要汇集起已经分散了的人力物力。于是党和政府一方面号召工人回厂，一方面发动大家献交器材。

张明山回到他离开了三年多的小型厂，分配在备品班里。他走进备品班一看，真荒凉，里边连一个锤子都没有。进厂没有几天，公司就发给他五百斤粮食。他领到粮食，心里是说不出感激，当天就买了一幅毛主席的像，带回家里，端端正正钉在墙上。他怕灰尘落到像片上，又买了一个玻璃框子，把像片装在里面。从此党的光辉便照亮了他的破旧的小屋。

这时鞍山其他的工人也和张明山一样，觉得再也不会受气了，看见了青天。厂里的班长都是工人自己，领导干部也那样和气，事事和工人们商量，这真是工人自己管工厂，过去做梦也没有梦到过。大家情绪高涨，献交器材运动便迅速展开了。到处敲锣打鼓，有时排成很长的队伍，工人们争先恐后，把器材献交出来，只求工厂快快开工，此外什么也不计较。张明山把他铁匠炉旁的锤子、钳子、锉、钻等三十几件工具也一齐搬到厂里。他搬运时，还有人问他：

“你对共产党可认清了吗？”

“共产党救了我一家人的命。”他回答说。

“你拿出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不向公司要一点钱？一个钳子现在就值十几万。”

“只要厂子开了工，不愁没有吃的。”

不久，小型厂开工了。

当时接管工厂的干部，多是从部队里调来的，艰苦朴素，和蔼可亲。他们和工人一起吃饭，他们深入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的家庭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问长道短。他们向工人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解放军是给全国人民打天下的；用解放前与解放后的对比提高他们的觉悟，用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事实启发他们主人翁的感觉。这样，工人们工作起来，一天比一天起劲。张明山在这中间，是比较显著的一个。干部中有个叫马文功的，是党的支部委员，常常找他聊天，问他对于党的认识。他的回答还停留在“共产党救了我一家人的命”这句话上。再问下去，他就说：“共产党员艰苦朴素，关心穷人的生活。你们干部都是好人。”至于共产党是怎样的党，他还没有完全认识。

一天，马文功又问他：“共产党救了你一家人的命，你愿意做个共产党员吗？”

他说：“我不能。”

“为什么？”

“我不认识字。”

马文功向他解释：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被压迫的人民闹革命，如今胜利了，还要领导大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幸福社会。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最光荣的，共产党员不能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你是老工人，成分好，只要

阶级觉悟高，工作和学习积极，承认党纲党章，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就可以做共产党员，并不在乎认不认识字。

他听了马文功的话，停了片刻，激动地说：

“我相信共产党，也相信你。你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三 小型轧钢厂

小型轧钢厂是生产小型钢材的工厂。小型厂的第一车间制造钢筋和钢条。钢筋是基本建设上不能缺少的，钢条则送到钢绳厂里捻制各种的钢绳和钢丝。

小型轧钢厂的原料是初轧厂轧出的小型钢坯。钢坯在加热炉烧到一千二百度，送到毛轧机里轧细，经过一条长的跑槽，送入光轧机压延，制成成品。光轧机有五架辊子并排着。跑槽上滚来毛轧轧细了的、火红的钢条，进入第一架辊子的入口，从辊子后边的出口出来，循着一个半圆形的槽子钻进第二架后边的入口，立即从前边的出口出来，出来后再送到第三架前边的入口。这样越轧越细，越轧越长，几尺长三寸见方的钢坯便会压延成几丈长的钢筋或钢条。制造十六公厘到二十二公厘的钢材，通过三架辊子就可以制成；若是制造九公厘到十二公厘的，要通过五架辊子。钢条从第一架辊子到第二架时经过的半圆形槽子叫“正围盘”，是自动的；从第二架出口到第三架入口，需要工人用钳子夹着喂送。第二架和第三架之间为什么不能用围盘呢？原因是椭圆形的钢条从第二架的出口出来时是扁平的，入第三架的入口时，则须扭转角度，侧立着进去。怎样使它能够通过围盘侧立起来，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并且钢条甩出

时的角度和冲击力也很难计算。

人力夹钳，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工作，同时也需要高度熟练的技巧。这工作由压延的工人担任。工人们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铁钳，站在光轧机的前面，通红的钢条从第二架的辊子里出来，一露头就要迅速用钳子把它夹住，送入第三架辊子的轧槽。钢条每十多秒钟出来一根。工人眼睛盯着辊子的出口，手里紧握着钳子，不能有片刻疏忽。一不留神，没有夹住，这根通红的钢条便成了一条凶猛的火蛇，或是冲向房顶，或是在地上乱窜，人们无法约束。冲向房顶，一眨眼说不定会落在谁的身上；地上乱窜，也随时可能窜到人的脚上、腿上，或是穿过人的腹部。它有时还会结成圈套，把人套在中间，不烫死也要烫下一层皮。所以，解放前在小型厂工人中间，流行着这样悲惨的歌谣：

小型厂，
阎王殿；
夹钳活，
拿命换。

工人每天进了厂，谁也不敢担保下班时能安全无事地回家。

纵使能够驯服火蛇，把它一条一条、接连不断地送进辊子的入口，可是小型厂的劳动环境也会一天一天地损害着工人的健康。面前是一千多度的高热，下边是轧辊冷却管喷出的凉水，背后是鼓风机送来的冷风。凉水淋在身上，高热烤在身上，全身不断地冒蒸汽，蒸汽又立即被冷风赶散。工人十分钟就得换一次班。换了班，把铁钳望旁边一扔，跑出车间，不管什么地

方，便昏昏沉沉地在地下一躺，这是常有的事。所以无论多么壮、多么结实的小伙子，解放前在小型厂里干上两三年，就容易得上腰痛、腿痛、抽筋等等的职业病。

解放后，工厂的性质改变了，它成了人民的工厂，再也不是帝国主义者榨取中国人民血汗、掠取中国资源的机构了。在人民的工厂里，这样的环境一定要加以改善。公司发给工人作业服、围裙、胶皮靴子、口罩，添设了安全走台，安全栏杆；怕凉水喷到工人身上，又在光轧前面安上铁板。压延工人们都吃甲等保健饭，有鸡蛋鱼肉，夏天工作时，还预备了汽水。这样，烫伤事故和职业病比过去是减少了。可是，用人力夹钳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工人一上班，没有几分钟就热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把口罩摘下，满鼻孔、满嘴吸的都是铁末子。等到吃饭时，在饭厅里面对着甲等保健饭，他们常常这样说：“满嘴都是铁末子，什么样的大鱼大肉吃着也不香啊。”

但是在人民的工厂里，这个根本问题是不可能永久得不到解决的。

四 想到“反围盘”

当张明山向马文功说“我相信你”的时候，心里正盘算着一个重要的问题。他看着压延班的工人和火蛇搏斗，每次下班都像是经过一番恶斗从战场上走下来一样，有的精疲力尽，有时还有人受了烫伤。天天这样，一个人的身体能够挺多久呢？他又想，小型厂开工时，备品班连一个车床都没有，压延车间里的机器哪一处不是工人自己装修起来的？那时没有工程师，没

有技术员，凭着工人们的热情和经验，把这些死了许久的机器搞活了，难道就没有法子管住这一条条火蛇吗？他虽然不是压延班的工人，可是看着这个景象，跟夹钳工人一样感到深切的痛苦。他想到许多年前，日本鬼子有一次想在第二架辊子和第三架辊子中间安设一个“反围盘”，但没有试验成功，撂在一边了。那时他是个钳工，在旁边观看过。他曾向一个工人说：“多琢磨琢磨，反围盘还是可以成功的。”这个工人由于民族和阶级的仇恨，劝阻他说：“别给日本鬼子出主意。”张明山想，现在要是把那座试验失败的反围盘找出来琢磨琢磨，成功了，得好处的就是我们国家和我们工人自己了。

他心里盘算这个问题，没有向党说出。可是他向马文功说了“我相信你”以后，勇气增加了许多倍。在1949年11月里的一天，他和备品班的几个工人，一起到薄板厂北边的废铁堆里把那座日本鬼子丢下的反围盘找出来，当时天上正下着细微的雪粒。他们没有告诉上级，几个人七拼八凑，用工余的时间，把这反围盘收拾停当了。张明山找到压延班班长葛景新，和他商量，能不能再试一试反围盘。葛景新听了张明山的话，说：

“听说鬼子搞了二十年都没成功，我们要能把反围盘搞好，不就成了活神仙了吗？”

葛景新一来对工人自己的创造力量认识不够，没有信心；二来因为要响应号召创造新纪录，惟恐试验不成功，耽误生产。所以他不愿意试验。张明山耐心地向他说：

“反正是为了大家好，不是为了大家坏，万一试验成功，我们不就可以又省力气，又能提高生产吗？”

葛景新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大家把反围盘安上，试验了十几根钢条，和日本鬼子那时

候一样，没有一条能够钻进去。车间里有的压延工人就吵起来了：“快卸下来吧，别耽误生产了。”

张明山心里想，还是生产要紧。自己又没有把握，也就不好坚持再试，便把反围盘卸下来了。但他从中得到了一些门道，他看出，钢条钻不进反围盘，是因为反围盘的外槽太高，围盘上的出口嘴子也有问题。

不料第二天，就有一个压延工人大腿受了伤。张明山跟备品班班长宋宗耀商量，怎样才能把反围盘搞好。宋宗耀说：“算了吧，不要挨骂了。”张明山因为在车间里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又加上工作一天比一天忙，整天跑电气修理厂和机器修理厂，张罗备品订货，心里虽然没有忘记反围盘，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工夫琢磨它了。

五 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党不断培养他，教育他。支部具体帮助他的马文功，成了他的亲人。马文功向他讲了许多解放军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经常向他讲解共产党奋斗的目标。他这时明白了，共产党不只是救穷人的命，还要使全国人民有更好的生活，将来要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幸福社会。他对待工作比过去也就更认真负责，无论做什么事，都拿出他全身的力量。车间里需要什么器材，他尽量满足车间的需要；他到处去找破烂，利用废物，节省国家的财富。毛轧机和光轧机上用的铜瓦是伪满时遗留下来的，十几小时坏一块，不但影响生产，而且眼看就要用完了。张明山在铜瓦上挖出三条十公厘深的沟，嵌进硬木，上边铸上五

金，把铜瓦改为五金瓦。但是硬木遇水膨胀。他看见他的丈母娘（她是做木梳卖的）在做木梳时，先把木材放在豆油里，用油浸透。他便建议用油浸木材，研究时，有个老工人说出了道理，木材浸了油，便不进水了。领导上采纳了这个建议，果然五金瓦上的木条不膨胀了。一块新做的五金瓦可以六天不坏，这就使一个星期增加了一班的生产时间。解决了当时厂里一个重大的问题。

他在1950年3月5日入了党。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心里无限高兴，同时又觉得惭愧。他想，许多共产党员为了给人民谋幸福，出生入死，历尽艰难，甚至牺牲性命，立下大功。我张明山做了什么呢？不做出一点对人民有利的事，配得上是共产党员吗？他又想起那座反围盘。他下定决心，要给压延班的工人改变劳动环境。

这年5月，厂里发动竞赛，号召全体工人提合理化建议，找窍门。张明山在这号召下，提出反围盘的计划，他请宋宗耀替他写了一份建议书，交给上级。送上去不久，厂里有一个工程师拿着建议书来找他，迎头第一句话就是：

“反围盘是不会成功的。日本人搞了二十年没成功，外国的书上也没有看见过。”

张明山一听就愣住了，他问这个工程师：

“你指的是哪国的书？”

“美国的，英国的书。”

“我们共产党把日本赶走了，把国民党打垮了，这些事，英国美国的书上也不会有吧。他们不成，就不准咱们成吗？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共产党员是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

“你怎么用话冲我？”工程师问。

张明山心里想，领导上号召我们工人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你做工程师的，应该支持才对，怎么不但不支持，反倒怨我说话冲你呢？难道我说共产党员不向困难低头不是真理吗？他于是降低了他向工程师的要求：

“我只请你帮助我画画图好吧。”

“抱歉得很。我的时间不打算花在不可能的事情上。”工程师说完这话转身就走了。

建议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是张明山没有料到的。

张明山碰了这个钉子，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只是更加强了自己的意志。他想，小时候给地主放猪，长大了受日本鬼子打骂，没有念过半天的书，连数目字都写不出来。这个工程师念了许多年的书，画图在他不算难事，现在为了反围盘，请他画画图，他都不管，难道他就没有看见压延工人的痛苦吗？没有法子，先自己搞搞看吧。他于是向宋宗耀学写数目字码，同时更加紧学习文化。

六 苦心钻研

首先，他要研究反围盘的尺寸。那个试验失败了的反围盘放在剪断班小楼底下。他一有空，就到那里去，蹲在反围盘的旁边琢磨。他想，上次试验失败，钢条进不去，是围盘的外槽太高了，究竟放低多少才合适呢？

这个问题，只守着反围盘是解决不了的，要有实际的观察。他于是又经常到光轧辊子前边去看钢条甩出时到底有多高，转圈的角度到底有多大，这和围盘的弧度与外槽的高矮有密切关

系。这是一般人认为无法计算、无法掌握的，张明山因为看的次数多了，看出来一些规律。他把每次观察出来的尺寸都记下来，一回一回地核算，渐渐得到了比较正确的度数。

他专心一意地研究，生活习惯也改变了。本来就不爱多说话，现在话更少了。回到家里就是画，吃饭时用筷子画，睡觉前在床头上画。过去星期天有时约备品班的工人们到河边去捉鱼，有时去砍柴，如今鱼也不捉，柴也不砍了。没有纸，把糊墙的纸撕下来画，从墙脚撕到墙顶，满屋露出来黄土的泥墙。他的老婆问他在干什么，他只给一个含含糊糊的回答。他不肯告诉他老婆，是怕她串门子的时候传出去了，将来搞不成功丢人。

张明山在起始研究反围盘的这段时间，看到了、听到了很多使他感动的事。他听说，炼铁厂里老孟泰在夜半冒着生命危险，和同志们一起抢救了将要爆炸的高炉；他听说，一些工人学文化学得很好，将来要培养成技术员；他听说，自从开展竞赛以来，许多厂子创造了新纪录。他看到，小型厂的生产比1949年增高了；他看到，一些安全设施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那一条条的火蛇仍旧不断给工人带来祸害；一天，有一位领导同志来参观，忽然有一根钢条跑了钳，一个工人为了掩护参观的人，腿部受了烫伤。当然，他每天看到听到的，最多的还是备品班里的情形。备品班过半数的工人都是从压延班调来的，因为他们得了职业病，不能继续做夹钳工作。他们经常腰痛、腿痛，阴天下雨，就躺在长凳上呻吟，不能工作。张明山常常给他们捶腿，揉筋。这许多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在刺激他非赶快把反围盘弄好不可。同时他在上党课时，听到许多英勇的共产党员克服困难的事迹，更给他很大的鼓舞。

一有工夫，他就研究反围盘。夜里，老婆和孩子们都睡熟

了，他还一个人在灯下研究。这时围盘的弧度已经差不多了，他用他老婆给孩子们做鞋的“隔襻”（鞋衬）制造模型，剪缝联系第二架辊子出口的“出口嘴子”和联系第三架辊子入口的“入口导板”。出口嘴子怎样才能适应钢条的冲击力，入口导板怎样才能顺利地把钢条送入第三架辊子的轧槽，他为这些问题不知费尽了多少心血，消磨了多少深夜，剪掉了多少他老婆储存的隔襻。地号村的夜是寂静的，耳边只听得到老婆和孩子们轻微的鼾睡声，和偶然发出的梦呓。有时一直搞到天快亮了，他才到炕上去，好歹睡一会儿，随即又到厂里上班去了。

七 塑造模型

1951年，厂里响应政府号召，展开增产节约竞赛。他又提出反围盘的建议。这建议书又落到上次那个工程师手里。那个工程师又和上回一样，手里拿着建议书来找张明山，问他：

“你怎么又提反围盘呢？”

张明山心里想，我并不是“又”提反围盘，反围盘一天也没有撂下；不过这回比上回更有把握罢了。他已经研究出反围盘的弧度；外槽应该落下多少公厘，心里也有了谱儿；关于出口嘴子和入口导板的构造，他也有了几分把握。这些情形，那个工程师当然不知道，就是厂里的工人们也不知道。他心里有底，他用肯定的声音说：

“为了响应号召，我当然要提。”

工程师这次没有坚决反对他，却只是用些不着边际的话搪塞他，使他感到，他从这个工程师那里是得不到什么帮助的。但

是他的积极性并没有退减。

越往下钻研，越要求精确。用隔襟做模型，作进一步的研究便不中用了。一天晚上，他忽然想起，离家一里多路，有一条河沟，在河沟旁用泥巴塑造模型不更方便吗，高矮大小可以随意改正。想到这里，他不顾深更半夜，便走出家门，跑到河沟旁。月光下，小河在那里静静地流着，四围没有人的声息。三年前，他的老婆为了给一家人充饥，曾在这里从河中捞取白菜帮子，现在，这个地方成了他琢磨反围盘的场所了。

此后，吃完了晚饭，就跑到河沟那里，常常到后半夜才回家。有时模型塑成了，指望晒干后可以作试验，不料再到那里去时，却被不知谁家的小孩子给打烂了。他不得不又从新塑造。

正是初秋，河边的蚊子最猖狂，夜夜都叮他咬他，他也不在意。两条大腿叮成了疮，走路都困难，人们说他生了疥疮。走到医生那里，医生说是蚊子咬的，他还否认，他肯定说是疥疮。因为他不肯叫人知道他在小河沟旁搞的事。

他就这样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在试验。他先用秫秸皮，后用竹篾子当作钢条，上边穿上椭圆形的隔襟和泥巴。竹篾子上一节泥巴，一节隔襟，自然就会弯下来，他使它弯下来的弧度和钢条从出口甩出来时的弧度相等，在反围盘模型上穿来穿去。

一直到秋天过去，夜里河沟的水上有了浮冰，他才暂时离开这个试验场所。

这是1951年的事。现在我们若是遇见张明山，他会很生动地向你讲述他这些事，同时他常常附带着说：“那时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不该不告诉党。我只因怕弄不成惹人笑话，只因和那个工程师赌气，自己便一个人搞下去了，没有发动大家共同

研究，使反围盘的成功向后推了一些时间。若是我早一点发动大家，说不定反围盘早就成功了。”

那时真没有另外的人想到反围盘吗？是有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小型厂来实习，临走时给厂里提意见，其中有一条说到压延工人的工作太重了，应该设法试做反围盘，并且画了个草图。这建议和草图也同样落在那个工程师手里。那个工程师说：“没有理论根据，空想有什么用？”

张明山夜夜在河沟旁钻研时，绝没有想到有个青年学生和他一样想法；清华学生这样建议时，也不知道厂里已经有一个工人正在废寝忘食，日日夜夜一言不语地为反围盘的制造而苦斗。两方面不通声息，被落后的保守思想像一堵厚墙似地给隔开了。

八 得到新的启发

1952年春天，“三反”过后，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工人们一向只知道恨日本鬼子，恨国民党，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是很不够的。如今大家对厂内厂外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跟它划了一道清楚的界限。张明山在“三反”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认识了党的政策的正确，阶级觉悟提高了一步。他想，我入党已经两年了，对人民有利的事做得还很少，这算什么共产党员呢？加以“三反”过后厂里气象一新，工人們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那个工程师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别厂去了，这一切都给了张明山很大的刺激，促使他反复考虑：不加把劲儿把反围盘搞好，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这时反围盘各部分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所差的只是那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得不到解决：椭圆形的钢条从轱辘里甩出，要在反围盘上自动转变角度侧立起来，才能进入第三架轱辘的入口，但就是侧立不起来。

天气还冷，不能到河沟旁去，他暂时在一个筛米的筐箩上和泥做反围盘的模型。

不久，东北的春寒已经过去，夏天开始了。他又想起那条河沟。他觉得还是那里清静，又没有人来打搅。他下了班，索性就不回家，路上买两个烧饼吃了，一直到河沟旁边去。在寂静的夜里，他用穿着隔裤和泥巴的竹篾子，在重新塑起的反围盘模型上穿来穿去，何止穿了千百次，怎么摆弄，也不能使竹篾子从扁着的形状下侧立起来。累得不能支持了，回头望望东北方，炼铁厂、化工厂的上空，一夜不熄的火焰，红了半个天，好像在向他说，干下去吧，快成功了。他捧起河沟里的泥水喝两口，洗一洗脸，感到清爽，又继续试验。一直搞到后半夜，觉得回家也太麻烦，困极了，就倒在草地上睡去。他小时给地主放猪时，在露天地里睡过；在国民党抓壮丁时，他在高粱地里睡过；如今他睡在河沟旁草地上，和那时是怎样的不同。那时睡梦里也躲不开地主和匪帮们的迫害，如今他日日夜夜放不下的，是一件体现阶级友爱、为国家增加财富的崇高工作。

他常常几夜不回家，他的老婆不知他在外面搞些什么。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不过她知道，张明山一向是最老实的人，绝不会在外边为非作歹。一天，张明山忽然回来了，面黄肌瘦，一句话也不说，从房檐底下提起一个洋铁桶，回头就走。他的老婆赶上去：

“你拿洋铁桶做什么？”

他没有回答，只是望河沟那边跑。他在前边跑，他老婆抱着孩子在后面追。这是黄昏时分。张明山走上一个土坡子，回转身来喊：

“天晚了，又抱着孩子，快回去吧！”

“我要问你这些天尽在外边做些什么？”

“你不久会知道的。我快成功了。成功了就回家。”

她听了他的话，不大明白。看他的神情，听他的语气，并不像有什么不幸的事，相反的，倒是很快乐。她停止了脚步，望他走远了，只好抱着孩子转回家去。

张明山的确快乐，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启发。有一天，他看到从毛轧机到光轧的跑槽上有两个挡板，扁形的钢条从毛轧机那里顺着跑槽过来，碰在挡板上，便很自然地侧立起来了。他发现这两个挡板，心里忽然豁亮，他把挡板螺丝拧松两三圈，钢条就不能侧立，拧紧了，立刻就转过来了。他又是高兴，又是懊恼。因为这挡板还是一年多以前苏联专家建议安设的，这一年多张明山尽在想反围盘的外槽、出口嘴子、入口导板等等问题，竟没有注意到跑槽上的这两个挡板。如今发现，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下了班就跑回家里，拿起那洋铁桶，准备把它剪成挡板安在反围盘模型上。这一来，反围盘成功的日子，就更接近了。

九 领导上的大力支持

1952年5月，中共鞍山市委布置了全市增产节约运动，号召各厂在不增添设备不增加人力的条件下，发动全体工人开

动脑筋，找窍门，挖掘潜力，增产节约。小型厂领导上根据这个精神结合厂里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研究：看到这时厂里已经出现了自动磨床的创造、皮带锤的安装、立围盘的初步成功等技术革新的萌芽，提出“机械自动化，产品标准化，操作合理化”的口号。同时组织了全厂党、行政、工会和青年团五十四个干部深入每个小组，发动工人讨论国家计划，制订增产节约计划。干部深入车间研究以后，发现主要问题是各工序间生产力的不平衡，操作上不能有机地配合进行。如第一车间四道主要的生产工序里（加热、毛轧、光轧、剪断和成品精整），光轧快，毛轧慢，竞赛中光轧工人总是催毛轧工人，毛轧工人累得满头大汗还是供不上光轧的需要。干部在车间里进行了巩固劳动纪律的教育，改变了不合理的劳动组织，明确分工，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工会配合新的劳动组织，发动了组与组间的竞赛。厂长也深入车间，找出技术上的关键问题，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创造了毛轧钢机一、三、五孔同入的快速轧钢法，加快了毛轧的轧钢速度。青年团培养先进的姜兴家青年小组掌握了这一种新的操作法，工会组织了表演会，在全厂推广。

一、三、五孔同入的轧钢法推广后，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即第一道工序加热又供不上第二道工序毛轧的需要了，第三道工序光轧也赶不上了。领导上综合了工人的建议，展开了上下工序互不影响的竞赛，就是“不冷、不断、不等”三不影响的竞赛。抽钢后要快送，送时不要间断，以保证轧钢工序不等料。第三道工序光轧，用人力夹钳，又慢，又容易出人身事故和使产品报废。

这种生产上的不平衡现象，必须想办法解决。不然，厂里就很难完成任务，落后现象也就不能改变。现在，主要关键问

题是在光轧工序上。

这道工序，在不同的时候，已经有过几次成为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在过去，张明山把铜瓦改为五金瓦，曾经解决过一次重要的问题；苏联专家改进轧槽孔型，也解决了质量不好的问题。此外，因为常常跑钳、打套，工会组织过工人开展“不跑钳，不打套”的竞赛，有不少优秀工人在竞赛中获得“神钳手”的称号。平时一个夹钳工人是十分钟休息一次，可是有的工人一连夹钳几小时，完成产量任务，大家说他们简直像“活围盘”一样。工人弟兄这种高度的劳动热情，使张明山非常感动，他想，反围盘如果成功，就不用再拚气力去搞“神钳手”和“活围盘”那种竞赛了。

现在，钢条一根接着一根从毛轧那里过来，光轧应接不暇，多么能干的“神钳手”也赶不上了。大家的眼睛都盯在光轧这道工序上。张明山心里想，现在应该提出反围盘的建议了，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要和大家一起研究才对。

一天，备品班里的工人陈令言和鲁宝善向张明山说：“到处都有先进经验，只是我们备品班什么也提不出来，我们不能睁眼看着车间里的关键不管呀。”这句话正中张明山的心意。张明山立刻和班里的同志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提出：“咱们还是把反围盘搞起来吧。成功了，不正好给厂里解决一个重大的关键问题吗？”

这年6月，他第三次提出了反围盘的建议，得到领导上的大力支持。

他提出后，厂里的领导干部开会讨论。当时除了张明山的方案外，还有一个工程师的和另一个工人的建议。工程师的方案只有理论；另一个方案是电气设备，构造复杂，就是成功，操

作也不容易；只有张明山的方案简单，把握也比较大，但大家信心不高。能不能成呢？试验不试验呢？谁也不敢作最后的肯定。厂长说：“我们不能解决，我们有老师，我们去请教苏联专家吧。”专家这样回答：“工人的创造不是一下子就会搞好，但都是从实际工作的经验里得来的，领导上应该全力支持。并且张明山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这个回答是这样明确有力，给小型厂的领导干部以极大的鼓励，领导上决定接受张明山的建议。厂长命令助理工程师周任源把试验张明山的反围盘列入9月份技术措施计划里。

周任源不相信一个工人会有这样的创造，觉得把这个试验列入计划是开玩笑。旁边另一个技术员说：“厂长叫你订入计划，你就订进去。试一下，也许会成功；失败了，也可以吸取经验。到那时我们再试验别人的，厂长也就没话可说了。”他们用坐观成败的态度把张明山的反围盘列入了计划。

张明山得到了党、行政、工会领导同志的鼓舞和支持，再也用不着躲在家里或是跑到远远没人注意的河沟旁搞反围盘了。他把他的计划向备品班的工人宣布，告诉他们他已经做到什么地步，什么地方还做得不够，什么地方还需要改正。他和陈令言、鲁宝善约定，大家分头想办法，找窍门，两三天一碰头，各人谈各人的收获。下班时，他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回到家里，不要忘记琢磨反围盘！”人多出韩信，大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例如出口嘴子用二节的，在入口导板外加一个压板等宝贵意见，就是老陈和小鲁研究出来的。这都是张明山一个人想了好久没有想出的办法或者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这些意见对反围盘的成功，都有一定的帮助。

厂长经常来问他们：“还用什么东西不用？”“还短少什么材

料？”总支副书记康兆文（现在是总支书）见了面也这样问：“老张，做得怎样了？”年年8月厂里总有几天大修，领导上特准张明山不参加大修，使他得到更多的时间赶快把反围盘搞好。张明山心里想，现在生产任务这样重，领导上这样关心我，支持我，做出来好使当然很好，万一不好使，不是给国家制造损失吗？所以他到处找旧材料拼凑使用，从不要求用什么新的材料。

大家同心合力，互相帮助，一座敦敦实实的钢铁制成的反围盘做好了。

9月到了，试验的日期一天比一天近，张明山向党总支组织委员沈景泉请求：“我的反围盘没有准，试验的时间最好能给四个钟头。”

“为什么要四个钟头？”

“时间还是长一点好。万一不好使，我可以多看看，找出失败的原因，往后再改。”

沈景泉把张明山的意见反映给厂长。

厂长说：“别说四个钟头，八个钟头都行！”

十 试验成功了

从6月到9月三个多月的时间，党委会专为反围盘开了几次讨论会。领导上对厂内的保守思想作了坚决的斗争，给了张明山各方面的支持；工会和青年团发动职工群众从多方面给他帮助，并且经常和张明山联系，给他解决困难问题。最后，厂长根据党委会的决议，宣布在9月14日（星期日）上午做反围

盘的试验。

张明山以无限的欢悦迎接这个日子，但他心里还有不少顾虑，他担心，万一试验失败，自己丢脸还是小事，废掉许多钢条，给国家造成损失，用什么来补偿呢？领导上知道他这种心情，不断稳定他的情绪。党总支副书记告诉他说，党保证在试验前一定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即使试验不成功，也还要继续支持他的研究工作。同时党号召参加试验的党员，积极帮助张明山，张明山不会操纵机器，大家要在试验前把光轧机调整好。关于保证安全、指导试验、测定技术等等，厂长事先都做了周密的布置：指定技师刘家财负责入口导板，一车间的工长傅治国专门观察出口嘴子，高贤武守住挡板，技术员吴良亚做技术测定和质量检查，一车间主任张永春维护全面的安全。在试验前，一切都准备好了。

9月14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开始试验。张明山两眼盯住反围盘。厂长发出命令：“来一根吧！”一条火红的钢条从跑槽上过来，和往常没有两样，可是等到它从光轧的第二架辊子出来时，碰上反围盘却停住了，没有能够走入第三架辊子的入口。四围的人没有做声，张明山脸色变了，腿肚子的筋不住乱颤。党总支副书记康兆文从旁安慰他说：“不要慌，有门儿！”康兆文同志是压延工人出身，他观察钢条甩出的弧度，听到钢条冲撞铁板的声音，认为是有希望的，这回只不过是没穿准入口的地方。张明山听他说“有门儿”，才暂时镇定下来。

这时，工人出身的技师刘家财，把入口导板的螺丝松了一松，使导板沟松口大，钢条钻着不费劲；又有人把挡板紧了一紧；葛景新按照他的经验把出口嘴子扭斜了二十五度到三十度。调整好了，厂长发出第二道命令，第二条钢照样滚来，冲出第

二道辊子，经过出口嘴子，便顺利而迅速地进了入口导板。

全车间充满了欢呼声和掌声。

继续下去，一根接着一根，都顺利通过反围盘，钻进第三架辊子。过去一根，一片掌声。二十七根钢条，只有五根没有过去。这说明，反围盘经过张明山将近三年的苦心钻研，如今在领导上大力支持和职工群众集体帮助下基本上是成功了。

试验完毕，大家一拥而上，把张明山围在中间，厂长燕鸣同志热情地抱住张明山说：

“老张，你解决了大问题，这个价值是无法估计的。”

压延工人吕长宽说：

“这一下子我可以多活十年啦！”

剪断班的工人结束了他们的剪断工作，也跑来给老张祝贺。

全车间的工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高兴，一下子把张明山高高举起，抬出车间。这正是中午时刻，初秋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温暖地照耀着这一大群快乐的人们。

小型厂的面貌改变了，“阎王殿”根本被推翻了。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顺利。一片欢乐的高潮退后，厂长和总支副书记回到车间，检查成品，发现通过反围盘压延出来的钢条一条条都是前粗后细，前端二十六公厘，后端二十三公厘；而且上边有道子，有沟纹。试验时，只求钢条能从反围盘穿过去就成，没有注意质量好坏。如今穿是穿过去了，出来的东西却不合规格。

最大的难关已经过去，明知这是一个枝节问题，但是这枝节问题若不解决，那个最大的难关不是白过了吗？大部分的工人都回家了，厂里剩下厂长、总支副书记、技师刘家财、张明山和几个参加制造反围盘的工人，他们继续琢磨这些道子和沟

纹的来源。搞到深夜，饭也顾不得吃，还是琢磨不出是什么道理。厂长知道张明山几天以来精神过于紧张，怕他身体支持不下去，用了许多话劝他回去休息休息，他最初不肯，后来禁不住厂长和总支副书记的左劝右劝，他才回家去。

厂长和总支副书记留在厂里，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清早张明山便回到厂里，大家继续试验，钢条上仍旧有道子。第三天，第四天，调整调整围盘上的零件，锉一锉嘴子，质量没有丝毫改善。一大捆一大捆的废品堆在那里，叫人好不着急！个别的工人开始动摇了，有人说：“还是人工夹钳吧！”周任源也向厂长说：

“我们已经亏了三四百吨钢，等完成任务再试验吧。”

“重要的问题都解决了，枝节问题应该在试验中研究解决。”厂长说。

厂长虽然这样坚决，但是心里也很着急，怕影响工人的计件工资，怕公司批评。

最后他们请教苏联专家瓦西列夫同志。专家来了。把围盘从嘴子、挡板一直到每个小螺丝都仔细推敲，最后他指出，这是出口嘴子铁管上的毛病。他说，要把铁管换成钢管，并且把管子嘴的椭圆放宽五六公厘。苏联专家一边建议，一边向厂长说：“不管试验什么，都要经过多少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大家得到鼓励，按照专家的意见，用心修改，果然修改后出来的钢条都是光溜溜的，没有道子和沟纹了。

这时，反围盘试验完全成功了，距离9月14日又过了七天七夜。这七天七夜，厂长和总支副书记一直没有回家。

十一 见到毛主席

反围盘试验成功后，中国共产党鞍山市委委员会、鞍山市人民政府、鞍山钢铁公司和鞍山市工会联合会立即在9月24日举行了发奖大会，表扬张明山的功绩。公司奖给张明山奖章、自行车、制服、衬衫和一千万元人民币，同时也奖励了厂里其他有技术革新成绩的职工。鞍山市工会联合会授予张明山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在张明山报告创造反围盘的经过时，群众里递上来一个条子，助理工程师周任源要求发言。张明山报告完毕，周任源走到台上讲话，讲到反围盘的创造，他激动地说：“为什么帝国主义没有成功，伪满时的鞍钢没有成功，而现在小型厂的工人就创造成功了呢？只有一个答案：工人阶级在新中国充分发挥了创造才能。为什么张明山能创造成功，我工程师不能创造成功呢？也只有一个回答：张明山是工人阶级思想，而我则保留着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事实说明，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向工人学习，贯彻劳动经验与科学技术知识相结合的方针，才能发挥技术指导作用。”他主动地在大会上对他支持反围盘的研究和试验不够作了深刻的检讨。

会上，市委负责同志指出这是改造旧有厂矿的方向，号召全市职工向张明山学习，向小型厂学习；并且要更进一步，把劳动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密切结合起来，大力开展机械化自动化的技术革新运动。

这次大会所有的发言，都同时转播到鞍山各厂矿，转播到

工人家属收听小组。大家互相传开了：“咱们鞍山可出了能人啦。小型厂的张明山创造了反围盘。制造一个反围盘只用三百万元，不只改善了工人的劳动环境，而且能提高成品质量和生产能力，一年给国家增加二百二十亿元的财富。”

过了四天，9月29日中午，张明山在食堂吃饭，忽然有人通知他，全国总工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决定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去见毛主席。

1952年国庆节前夕，在北京辉煌的怀仁堂里，张明山和沈阳被服厂女工张淑兰代表全国各地出席宴会的劳动模范，向毛主席敬酒。他当时是多么高兴，多么激动。他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慈爱的眼睛，他和毛主席碰杯时，竟把酒都洒在毛主席衣袖里了。宴会过后，他心里还一直在想：三十二年前一个放猪的孩子，要不是党的培养和教育，就是做梦也梦想不到会看见毛主席啊。国庆日他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看见我们雄赳赳的、现代化的武装队伍，想起几年前在他家里住过的解放军大车队，不由得自言自语：“我们祖国发展得真快呀。”

张明山见毛主席的故事，很快地传遍了小型厂，传遍了全鞍山市。张明山见毛主席的故事，成了当时技术革新运动的一股推动力量。大家都感到做一个新中国的工人，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是多么幸福！

1953年5月1日，张明山到莫斯科参加“五一”观礼。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十分亲切地跟他谈话，询问他的创造。张明山和什维尔尼克同志合摄的照片，直到1954年初还贴在小型厂的劳模橱窗里。他在苏联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工厂，全厂流水作业，工人坐着干活，四五分钟出一辆汽车。他想，小型厂跟斯大林汽车工厂来比，还差得很远。他下定决心，

要继续进行技术革新，努力改造小型厂，充分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十二 小型厂的新面貌

小型厂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家的思想也起了剧烈的变化。工人们过去觉得自己没有文化，没有理论，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现在亲眼看见反围盘的成功，都增强了信心。技术人员认识到若不与工人结合，只凭书本上的理论，工作是做不好的。领导上更明确了依靠工人、依靠苏联专家的伟大意义。在这新的思想基础上，技术革新的热潮，立即高涨起来。工人们无论在工作时或休息时都在开动脑筋，找窍门。下了班不肯回家，有的拿着粉笔在地上画图样，有的躲在一边拿着笔记本做计算，有的拆开机器钻研技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天晚了，赶都赶不散。劳动经验与科学技术知识的结合也密切了。技术人员诚恳地帮助工人，虚心向工人学习，工人也主动地和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向他们请教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职工们都体会到技术革新要靠集体的力量，不能一个人埋头单干。这一点，张明山体会有得最深刻。他的反围盘过去一个人单干，搞了两年多还没有成功。后来他向领导上提出后，得到领导上的大力支持，群众的热情帮助，专家的技术指导，反围盘才最后成功了。所以他现在逢人就说：要没有党的领导，大家的帮助，一定现在还没有成功呢。后来张明山领导了厂里的技术研究组织，这个组织因为研究的问题多是自动化方面的建议，当时大家叫它“自动化小组”。这是一个集体研究的群众组织，反围盘

以后的许多创造改进，都是在这个小组会上由各工种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研究、修改、补充而成功的。“一人提出，共同研究”，慢慢地成为全厂的风气了。

张明山任自动化小组组长，厂里的模范技术员吴良亚任副组长，他们合作得很好。在技术研究的过程中，张明山总是鼓励工人要和技术人员密切合作，他常常用自己的例子，说明过去他没有争取到技术人员的合作，就走了许多弯路。从此以后，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的建议，一个跟着一个实现了。老工人卢乃涛和技术人员吴良亚密切合作，两人提出自动推钢机的建议。大家共同研究、补充，各工种的技术工人和其他技术人员，帮助他们解决了十五项机械问题，又解决了推钢机与装入机联系操作的电气问题。这样，就使一车间抽钢这一最繁重的高温操作自动化了。原来不相信张明山能创造反围盘的助理工程师周任源，自从他在大会上自动作了检讨后，也积极和工人打成一片，和总支副书记康兆文合作，创造了毛轧南边的翻钢机，使毛轧第三孔入钢自动化，进一步改进了一、三、五孔同入的操作。

技术改进，一个跟着一个涌现出来。每逢一个新的改进成功了，就造成生产上新的不平衡，大家又集中力量，想办法解决新的薄弱环节。这样，单纯提高劳动强度、拼体力的劳动竞赛，便提高到以技术革新为内容的竞赛了。

现在，小型厂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如今我们走到一车间，大家可以看到，从初轧厂运来的钢坯，用自动吊车放到运料机上，自动运入加热炉；烧好后，自动推钢机便把它推到自动跑道上，送入毛轧机；经过自动翻钢和压延，又窜过光轧的反围盘，再被自动剪断机剪成一定的长度，在自动冷却床上冷却后就精整为成品。大部的工作都基本上自动化了，这和我们前边叙述的

“阎王殿”的情景相比，是有多么大的不同！

工人们都说，过去在水里火里叫机器撵着干，现在坐在机器旁边，看着机器干了。

你要和张明山谈到小型厂现在的情况，他会带着幸福的微笑告诉你：“一个人力量是多么有限，群众的力量是多么伟大。一个反围盘，我搞了两年多，最后还是靠大家才搞成功的。后来大家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工人和技术人员合作，多快啊，只几个月工夫，就把一个破旧的厂子改成基本上自动化的工厂了。”

十三 全鞍钢向小型厂学习

中国共产党鞍山市委委员会，以张明山的首创精神和小型厂的经验，反复地教育全体职工，指出这是改造旧企业的方法，号召全公司向小型厂学习，走小型厂的道路。在一年中就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市性的技术革新奖励大会，两次规模较大的技术革新展览会，共组织了六万多人参观，因而发挥了全体职工的创造智慧，壮阔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因此，小型厂的技术革新运动，迅速推广到鞍山的各厂矿、各部门和基本建设的各工程公司，而且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

设备条件和小型厂过去一样陈旧的钢绳厂，在该厂党组织领导下，学习了小型厂的经验，技术革新运动很快就开展了。厂里出现了创造八件自动化设备的鞍山市劳动模范栗根源，出现了很多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的先进生产者，他们把小型厂的经验更向前推进一步。全厂五年以上工龄的工人，有百分之八十参

加了技术研究小组，1953年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

机械总厂工具车间的青年刨工王崇伦，在张明山首创精神的启发下，创造了“万能工具胎”，扩大了机床运用效能，使一台刨床代替六台插床，一年内完成四年一个月又十七天的工作量，掀起广大职工和时间赛跑、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热潮。

隔行不隔理，小型厂的经验，很快就在鞍钢各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推广了。张明山的首创精神，鼓舞了鞍山市的职工，在王崇伦、栗根源之后，技术革新者不是一个一个地，而是一批一批地涌现出来了。

一年来，鞍钢职工有一万七千多人提合理化建议三万八千多件，单是已投入生产可以计算出创造价值的就有一万九千多件，全年给国家创造三千六百多亿元的财富。

这些事实，给张明山很大的教育，这使他更进一步认识了集体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先进生产者要依靠党，要依靠群众，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十四 劳动竞赛的新方向

1954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举办了“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要把鞍钢技术革新的经验，要把鞍钢技术革新运动中的先进人物如孟泰、张明山、王崇伦、栗根源、黄德茂、王进忠、刘祖威、吴良亚、胡兆森等的首创精神，向全国各地厂矿和广大职工群众推广，以便把全国正在开展的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1954年的国家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度。

中华全国总工会赖若愚主席说：“鞍钢的技术革新运动，代表着当前劳动竞赛的方向。”

张明山在展览会开幕的时候，和鞍山市王崇伦、刘祖威等生产革新者一块儿到了北京。在北京他和各地来参观的生产革新者见了面，出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主席团会议，知道全国技术革新的队伍正一天一天地壮大，这给了他更大的鼓舞。会上，他和王崇伦、唐立言、黄荣昌、刘祖威、朱顺余、傅景文一起，向全国总工会建议，在全国开展技术革新运动。他们的建议被采纳了，全国总工会并为此事作了决议，号召全国工人响应他们的倡导。

他在工人日报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对到会的各地劳动模范们说：

“我这次来首都出席展览会开幕典礼，收获很大。在我们鞍钢，在技术革新上有成绩的人很多，像老英雄孟泰，在全鞍山是人人都敬重的，他在许多地方都是我们的榜样。炼铁厂还有个老工人李凤恩，只念过几年书，可是经过刻苦地学习，他现在已经成了工程师。王崇伦也是这样，一年完成了四年多的工作量，走在时间的前头。要是我们工人都像他们那样，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定来得快。这次在展览会上我还见到了重庆一〇一厂的黄荣昌同志，他是个木工，过去完全是用手工操作，可是他带动大家创造好些机器，使木工房的生产全部机械化了。和他比起来，我那阵创造反围盘时的困难，可小得多了。因为我自己多少还算是搞机器的工人，有点门儿；人家黄荣昌同志一点不摸机器，竟有这么大的成绩，这才真是有技术、有本事。比起这些人来，我那点贡献就算不得什么了。我得好好向大家学习，也希望全国工人兄弟都来学习他们，都来进行技术革新。一

个人的力量很小，要是大家一齐动手，那力量可就大了。

“这次我回厂后，一定要把展览会的精神带回去，好好地给厂里传达一下。另外，我还要多多想办法，一定依靠大家，向苏联专家请教，继续努力改进生产技术。

“同志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

现在，他在鞍山党校里学习。有人问他，将来学习完了，回到厂里，有什么新的革新计划。他回答说：“在党的领导下，和大家一起革新技术，争取全厂完全自动化。”

1954年5月

后 记

这篇记载是根据小型厂厂长燕鸣、总支书记康兆文、张明山、马文功、张明山的爱人和岳母以及小型厂备品班陈令言、王洪彬、张鼎库诸人的口述写成的。同时也参考了下边的一些文件和作品：

一、《鞍钢小型轧钢厂开展机械化运动的总结》，载《鞍钢继续开展机械化自动化运动代表大会汇刊》；

二、张明山：《反围盘创造经过》，载《鞍钢继续开展机械化自动化运动代表大会汇刊》；

三、燕鸣自述，于敏整理：《我怎样学习当厂长》，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

四、艾芜：《一个普通工人的伟大创造》，载《文艺报》，1953年，第1号；

五、陆灏：《走机械化自动化的道路》，载《建设鞍山的人们》，第56页，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

六、草明：《鞍山的人》，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第1期。

记载力求符合事实，如有失实处，希望得到指正。

五、陆灏：《走机械化自动化的道路》，载《建设鞍山的人们》，第56页，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

六、草明：《鞍山的人》，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第1期。

记载力求符合事实，如有失实处，希望得到指正。